Guimi

郭 琳/著

闺蜜

她想改变，

她想好好再爱一回，

她倦了累了，

是该找个温暖的怀抱，

做回脆弱的女人，

然后沉沉睡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王明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一对闺中密友，红玫瑰与白玫瑰，凋零与绽放，都是活生生的美丽。

★ **梁　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名作家、诗人）：

“闺蜜”是一个温暖、私密的符号，这在当代知性女人那里，几乎成为生活里最重要的珍藏。女作家郭琳以肆意而温婉的文字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整个女性世界鲜为人知的情感痴迷与纠结，生存苦痛与挣扎，体会她们最隐秘的真实。

★ **李元胜**（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

闺蜜是一种奇妙的关系，由甜蜜的友情、人性的黑暗、琐事的粉末调制而成，时而幻化成一杯醉人的美酒，时而幻化成一剂害人的毒药。

★ **黄兴力**（特级教师，浙江省宁波市第二中学校长）：

温婉、率真、坚毅的郭琳酣畅淋漓地笑着、哭着、痛着、乐着，活出了她玫瑰般的人生。十年磨一剑的《闺蜜》的出版是她生命的一次灿烂绽放。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物塑造很多来源于她真实生活和情感历程的投影。捧起书，掬把泪！

上架建议：言情小说



ISBN 978-7-229-08664
9 787229 086640 >

定 价：30.00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闺蜜 / 郭琳著.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29-08664-0

Ⅰ. ①闺⋯　Ⅱ. ①郭⋯　Ⅲ.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1989号

闺蜜

GUIMI

郭　琳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插图作者:许世虎　王开敏
责任编辑:秦　琥
责任校对:郑小石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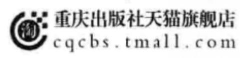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1.75　字数:280千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664-0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所有那些像玫瑰一样绽放与凋零的女人，以及那些至今仍徘徊在痛苦人生边缘的人们，愿他们借此能够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慰藉！

本书讲述的是两个单身女人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她们一朵好似红玫瑰，一朵好似白玫瑰，她们代表女人不同的A、B两面，在现实的生活中摇曳着，感悟着，成长着，绽放着，凋零着。

玫瑰，有的红得热烈，有的白得含蓄，有的粉得妩媚，还有蓝色妖姬可以把人迷得神魂颠倒……

何维尔、綦子琪两个女人，由于单身，身边总是有异性飞快掠过。

他们能给她们一段什么样的感情生活？他们会对她们使用哪些伎俩？

她们将如何对待他们给予的感情生活？她们会让他们作多久的停留？

爱情，是两个人的战斗，斗智、斗勇、斗谋。

不同的爱情故事不断更新、上演。

往往，男女主角直奔性的主题，为何爱却迟迟不来？

两个女人，融合了很多女人的内心和情感，苦辣酸甜，痛并快乐，放纵压抑，滋味尽在其中……

岁月如风，仓皇刮过。

每一个女人，皆一如玫瑰，不管开放的时候如何粲然，如何炫目，但终将凋零。

花开花谢，终是空。



王　红（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广新局副局长）：

有时候，女人之间的友情，比男女之间的爱情，还要来得持久和稳定。因为懂得，所以心疼。

王明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一对闺中密友，红玫瑰与白玫瑰，凋零与绽放，都是活生生的美丽。

尹小安（写手、策划人，为多家时尚情感杂志专栏撰稿）：

这个女人最可怕的就是把文字当成了游刃有余的利器，每一段阅读起来都会让你惊心动魄：故事中的主角讲尽了世间的相遇和分离，讲尽了甜蜜和悲伤，也讲尽了丑恶和真善美！

邓三红（法国索菲亚艺术基金会秘书长）：

一口气读完了《闺蜜》，写下这样一句浅浅的话，表达我对白玫瑰的敬意：

真善美，平常心，愿艺术与信仰为郭琳这个热爱生活的女子在今后的创作中提供更多的营养和故事。

田　玉（曾为媒体人，后半路“出家”做律师，现供职于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

我作为葡萄的朋友，比较了解她这十年奋斗的历程，我流着泪读完了《闺蜜》，“她”非常好看，小说中两位女主角的故事催人泪下。感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让饱受情感挫折、经历生活种种磨难的“白玫瑰”看到活着的“希望”。祝福有缘读到这本书的女人或男人们，不管单身与否都要温暖地活着。

田祥平（中学特级化学教师，重庆南开中学校长）：

我是来鼓掌的！

许　红（腾讯·大渝网健康频道高级编辑）：

葡萄的《闺蜜》耗费了她十年的时间，凝聚着她十年的心血，我是她的闺蜜，我掉着泪水品读这本让心头沉甸甸的《闺蜜》。很多女人能看见自己成长的影子。珍视《闺蜜》，如同珍视闺蜜间的纯真友情。

许世虎（中国水彩画大师，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希望郭琳在文坛上绽放，一枝独秀。

羊　华（媒体人）：

来源于生活的小说更有感染力，很明显，这部小说就是这样的一部写实作品。

李元胜（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

闺蜜是一种奇妙的关系，由甜蜜的友情、人性的黑暗、琐事的粉末调制而成，时而幻化成一杯醉人的美酒，时而幻化成一剂害人的毒药。

李春燕（华龙网总裁，腾讯·大渝网原总裁）：

罗曼·罗兰："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希望天下所有的白玫瑰、红玫瑰，都更从容，更勇敢，更芬芳！

江省吾（媒体总编、诗人、书法家）：

我是把《闺蜜》当做"闺密"看的，可以从中一窥女孩子的"闺中秘密"，满足一下自己的"偷窥"欲！

阿　丁（媒体人，出版有长篇小说《无尾狗》、《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等）：

我一看就知道小说中写的这两个女人是谁，她们和所有男女一样，总是陷入无尽的情感里，生得卑微，活得纠结。此为生而为人逃无可逃的悲哀，包括我自己。

陈　灏（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中山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小说看完了，内心很是感触，从头到尾，越写越流畅。非要用一句话说，那就是："一个让人感慨唏嘘的悲情故事，两个不同性格女人的情感磨难，凸显了女主角心灵的高贵与圣洁。"

陈仁德（古典诗人、当代作家）：

看完《闺蜜》后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真是郭琳写的，太不简单了！

周小山（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看看周围的男和女，有人似红玫瑰有人似白玫瑰。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何尝不是一半红玫瑰一半白玫瑰，要不人生怎会常伴着撕裂的痛楚。你尽可从"两朵玫瑰"的命运中看到众生的镜像。

越来越多的女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过着单身或半单身生活，单身女性隐秘混乱的情感生活，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进行了体验式的再现。

周世通（笔名丁义，当代作家、诗人）：

《闺蜜》，让我们看到私密的都市粉红美女们那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闺蜜的骨髓里似乎都流淌着偷吃的欲火。当真相侧漏，闺蜜就成了恨之入骨的过客……

长篇小说《闺蜜》的问世，让我们知道一刻也没有停止写作的郭琳这些年的艰辛。为十年一直在孤独中写作，点赞！

赵　伟（媒体人）：

小女人的笔调，大女人的情怀。这是葡萄呕心沥血之作，作为十多年的兄弟，我真心为她高兴。

赵美萍（《知音》传媒集团资深编辑记者、励志作家，著有《我的苦难，我的大学》、《谁的奋斗不带伤》）：

一部《闺蜜》，写尽了女人的无数面。我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既是白玫瑰也是红玫瑰，也许每个女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希望每个遇到这些玫瑰的男人，学会善待每一朵玫瑰。她们会因你而盛开，也会因你而凋谢。

徐永恒（北大双料状元，诗人、作家、媒体人）：

几乎没有单身男人现象，却有单身女人现象，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现象。葡萄的这本书，名为小说，其实更有纪实痕迹。她以自己的笔触，描述两个红玫瑰和白玫瑰般的女人，为何要成为单身。她们和一般女人一样，总是追求着爱与被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

梁　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名作家、诗人）：

“闺蜜”是一个温暖、私密的符号，这在当代知性女人那里，几乎成为生活里最重要的珍藏。女作家郭琳以肆意而温婉的文字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整个女性世界鲜为人知的情感痴迷与纠结，生存苦痛与挣扎，体会她们最隐秘的真实。

黄兴力（特级教师，浙江省宁波市第二中学校长）：

温婉、率真、坚毅的郭琳酣畅淋漓地笑着、哭着、痛着、乐着，活出了她玫瑰般的人生。十年磨一剑的《闺蜜》的出版是她生命的一次灿烂绽放。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物塑造很多来源于她真实生活和情感历程的投影。捧起书，掬把泪!

悲欣交集的命运咏叹

——序《闺蜜》

余德庄*



阅读郭琳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闺蜜》，有一种近乎诡异的奇特感觉：这似乎已经不仅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文学审美经历，而更像是对当代女性私密情感世界的一次冒险犯难，探幽触微；一次令人悲欣交集、感慨系之的精神之旅。

小说中的何维尔和綦子琪，两位同窗加闺蜜的美丽女子，同在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遭受了初恋初婚被蒙骗和背弃的惨痛经历之后，陷入悲恸哀戚、孤独茫然的人生迷途，终至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萌生并形成了两种分别越来越大的生活态度。

何维尔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真正的爱情，从此空虚迷茫，自甘沉沦，陷入欲望的旋涡之中，后来竟劈腿到綦子琪的丈夫陈家梁的身上，又与綦子琪的网络男友萨文丁上演了“三岔口”式的一夜情，凡此种种，几近疯狂而不能

---

*余德庄，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一级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顾问。

自拔。在认识汪学儒之后，她也曾一度转念，想要“好好专一地学习爱这个男人”，“好好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好女人……好好恋爱，结婚生子，过一个女人应该过的平平淡淡的一生”。然而严酷的现实却再次击碎了她的美梦，她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汪学儒诸多“情人接力棒”中的一员而已！她在痛哭过后叫喊：“去他妈的爱情！”然而就是这样，她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她想改变，她想好好再爱一回，她倦了累了，是该找个温暖的怀抱，做回脆弱的女人，然后沉沉睡去……”但是，“红玫瑰的娇艳热烈，已经把她的内心熏染培植成一朵爱的罂粟”，终于在身心遭受致命一击之后精神崩溃，坠楼身亡。在告别人世前，她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这一生是堕落的、不洁的，我回不去了。我在报复我最初失败的爱情，可是最终报复的是我自己！如果有来生，我会好好生活。”红玫瑰终于在凄楚中凋零。这是一个失败的女人，不幸的女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强烈的“前车之鉴”的社会意义的女性文学形象。



綦子琪也曾迷失绝望过，并且一度试图在佛家的黄卷青灯中找到人生的归宿，却终因尘缘未尽——难以舍弃无辜的幼小女儿而重返红尘，并决心从此自尊自爱地立足社会。她洁身自好，特别是在与异性的接触中慎之又慎，决不苟且，然而冥冥之中却又先后与两个男子不期而遇，经历了两起高洁恶浊犹如天壤的感情沉浮。刘龙辉从开始时的百般示好、苦苦追求到最后的图穷匕见、凶相毕露的行径，足以将任何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子的心灵打入万劫不复

的黑暗地狱，但綦子琪却没有被击倒，她咬紧牙关，果断地应对了一切。或许真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一朵圣洁无比的爱情之花终于在她的心灵中悄然绽放，带给她这份人生大礼的是一个身在远方的名叫朱忆林的青年男士。对于身患重疾的朱忆林来说，这注定只是一种单向的、无望的爱情，他以自己不求回报的默默奉献维护着她的圣洁，更以在去世前委托友人作为“替身”，延续这份奉献的惊世骇俗的举动，将这份爱推到了崇高的境界！綦子琪得知这一切时，朱忆林早已长眠九泉，尽管留下无尽遗憾，然而他的出现和逝去却使她更加坚信人世间确有超越庸俗私情的真爱存在，她的情感和心灵由此得到了洗礼和升华，从此以更加积极和阳光的心态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白玫瑰终于开始在阳光下绽放。



至此，何维尔和綦子琪的命运分别已经在创作上完成，成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彼此陪衬。可贵的是，作品通篇都没有对这两个“泾渭分明”的女主角进行妖魔化和脸谱化的描写，而是真实地直面人生，真切地直逼心灵，将她们“堕落”与“追寻”的人生历程和内心冲突写得非常曲折和充分，令人阅之动容，生发出无尽的慨叹和思考。此乃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魔力所在，也是其最大亮点所在。

《闺蜜》是一部有生活，有激情，有担当，且不乏真金白银的作品。在结尾，莫杰受朱忆林的临终之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代其继续以“电话爸爸”之名，关心和呵

护綦子琪母女的情节，让人感动，这是因为前面已有大量的情节铺垫。一仆二主的维皮皮是作品中除了綦子琪之外，唯一贯穿始终的角色，它忠心耿耿，爱憎分明，给了何维尔和綦子琪以莫大的慰藉，虽然作品对它的描写往往都是“附带”的，但却呼之欲出，令人喜爱难忘。

平心而论，对一个初涉文坛即勇敢地向最具挑战性的长篇小说发起冲击的文学新人来说，《闺蜜》能够达到现在的程度，已殊为不易！我希望她能在未来的文学之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郭琳把何维尔和綦子琪比喻成凋零和绽放的玫瑰，而不是魔鬼和天使，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爱切责深的人文情怀，这对由于受到某些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很容易走进极端的道德窠臼的国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锲而不舍地坚持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心中一定回荡着一个强烈的声音：姐妹们，生活是美好的，也是复杂的，在追求幸福的人生长路上，一定要自己攥紧命运的缰绳！



2013年10月

自　序

郭　琳



父母赐名“郭琳”，师父赐法名“正琳”，笔名“葡萄”，意为酸酸甜甜的人生滋味。

祖辈颠沛流离：山东、江苏、安徽、陕西。出生于陕西西安，又随父母从四川辗转到重庆。写作是我一生的挚爱，1996年开始“卖字”为生，1996—2006年在《重庆青年报》供职，《激动周刊》老臣。2006年至今担任腾讯·大渝网文体部主任、腾讯重庆站微博工作室主任。2011年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很伤感地开始阅读自己从构思、撰写到收笔花费了十年时间才完成的这本小说。十年前，在经历了一次人生坎坷后，一直犹豫着是否继续提笔，因为那是在撕裂自己的内心，很疼。但总有一帮朋友在支撑着、鼓励着我，给我勇气让我重新提笔。搁笔三年的时间里，再次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坎坷。这十年，有人永远离开了，这一段段坎坷的岁月把记忆变得更加丰满、更加冷静和成熟。

一直认为玫瑰是最适合用来形容女人的一种花卉，如同歌中所唱的，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张爱玲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在她的那个年代，那璀璨的红玫瑰和纯洁的白玫瑰蜕变到今日，会是何种情景？无法忘记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经典的文字，她影响着我的一生。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明凯先生将我引入重庆作家圈，才能有幸得到很多文学界前辈的指点。感谢一级作家、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余德庄老师的悉心指点，他耗费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拙作，执笔认真写下序言，并为它起名为《闺蜜》；他希望我有了这个开始之后，从此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更远。感谢重庆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水彩画大师许世虎教授为本书绘制插图，它们是那么唯美。感谢我的一帮好友一直鼓励、支持着我。感谢我的好友黄梅和患了尿毒症并失明的阿彬，小说里有他们的影子。叩首2013年2月2日示寂的恩师惟贤长老，他曾为我这个弟子加持开智，使我虽历经诸多坎坷，但仍能修得一颗纯净的心，进而热情地拥抱生活。感谢一个叫朱忆林的年仅28岁的孤儿，他用他纯洁的爱和生命，让小说获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尾。他因患主动脉夹层于2012年那个寒冷的冬季，永远地走了。这本书献给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家人和朋友，献给每一个逝去的青春，献给每一个渴望爱的男人和女人。



一直以来，我都很用心很认真地写作。

写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历经十年的岁月，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心灵和文字皆从青涩逐渐走上成熟，于是有意保留了十年前文字的青涩痕迹。那时，写这本书时总觉得痛苦、压抑，然而时过十年，才觉越写越豁然开朗。

静静的夜晚，听见一声轻轻的、碎裂的响动，那是心在泣血。然后，开始敲打键盘，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让它在屏幕上形成文字奔泻、流淌。

2009年，这部小说完全搁浅，这一年的体验使我获得前所未有的蜕变，从而使它有了更丰富的生动题材。精彩的永远是生活！



每一个女人，都要用自己的经历为自己的人生写一本书，经历过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人生，你才品味得到生活的真味——苦辣酸甜；你才懂得人生该拥有什么，该珍惜什么；别为人生的过往而嗟叹，品过苦涩才知其中的甘甜。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发泄女人对男人的怨恨，而是告知所有那些渴望着爱情梦幻的女子，主人公如何一步步地走进现实，跌落红尘；也期望所有女人和男人都能珍视眼前的幸福，握紧身边人的手，一起呵护自己眼前的情感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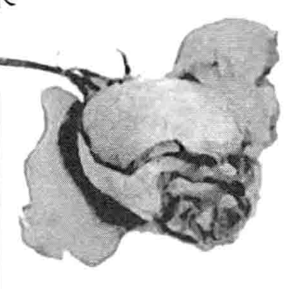
你的人生际遇里，是否总是有人无意认识，刻意相见，无缘再见？

这部长篇处女作虽经多次精心打磨，仍显青涩，但读者不难从中洞察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而不屈不挠的坚强女子的心路历程。罗曼·罗兰曾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

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要说的是，这句话正是我心爱的主人公内在精神的最恰切的写照。



目 录





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爱的罂粟

白玫瑰，寻觅





小　引

红玫瑰和白玫瑰，
你喜欢哪一朵？

红玫瑰

何维尔热烈奔放，如一朵带刺的、娇艳的火辣红玫瑰，她一生都在不停地寻觅爱情，她对每一段爱情都爱得刻骨铭心、真实深刻。虽然遭遇了一次次失败，但亲爱的何维尔从来没有在爱情障碍赛前止步，她越战越勇，不停地奔跑，掠过身边所有对爱情抱着美好幻想的女人和投来暧昧眼神的男人。

网上、现实中、身边、别人家里的，她都会信手拈来。男人似乎很少有人抵抗，带着不负责、不拒绝的态度，甘愿当好男配角，主动配合着这个精力旺盛的女主角制造或浪漫或直白的性与爱的主题。

当一个女人沉浸在不切实际的爱情中游戏着感情的时候，她的结局只会如此：虽然阅人无数、品尽百味，但她逃避不了孤独，内心令人心悸般的孤独……

红玫瑰的命运将会如何？她的热烈会在什么时候消失殆尽？难道，她就这样渐渐老去？

白玫瑰

和很多女人一样，綦子琪对感情生活总是充满了童话般的幻想。但一段破裂的婚姻把她的幻想彻底撕得粉碎，她同样渴望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她害怕失去、害怕伤害，便选择了拒绝和逃避。她善良单纯，如同纯净的白玫瑰，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在一次次拒绝和等待中，这朵白色的玫瑰感觉自己即将枯萎……内心的恐惧和迷离，让她一直处于徘徊与迷茫之中。她曾经多么想拥有一个男人，可是用这样耗尽一生的时间漫长地等待下去，她会等到他吗？

她一路走来，经历着抛弃、陷阱、伤痛，也获得了成功、掌声和尊重……她随着岁月在成长，她发现，自己却不曾真正被击败过。正是这些看似痛楚的阅历，让她的人生更加丰富。生活中所谓的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内心安置一个温暖的家，哪怕那个家只有她自己。当她的内心足够强大以后，尽管身边有不善的是非者，但只要不去计较，便不会有人真正能伤害到她。

看破红尘并非远离红尘和寻求逃避，在红尘中历练，她才真正能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成熟的、拥有智慧的女人。

作好准备，等待一个真正走进她的内心、真正可以陪伴的人，很难，但也不难。


红玫瑰
HONG MEIGUI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是不是每一个女人都会如此矛盾，心里也都生长着两朵玫瑰呢：一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红玫瑰热烈，是自己压抑已久的奔放个性，但会因为太过于灿烂地绽放而很快凋零；白玫瑰纯洁，黯然地在角落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却会因为过于安静而无人能知，也让人担心摘取即是玷污，也是远远地看着，看着，如绘画一般，永永远远地绽放着，云里雾里，消失殆尽。




维尔小姐又怀孕了

三十五岁那年，何维尔小姐又怀孕了。

她在电话里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描述事情经过的语速比以往更快，好像一辆疾驰在高速公路上刹不住的车，以每小时两百码的速度狂飙，以至于綦子琪不得不频频打断她，让她把每句话都重复一次或两次。

何维尔在那边唧唧喳喳，綦子琪却在这边黯然无语。

綦子琪的忧虑大大超过喜悦：

一是何维尔已经是高龄孕妇。

二是何维尔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人工流产。有一次她被弄得很惨。那次，个性冲动又羞得难以启齿的她悄悄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去做掉那个无辜的激情产物，手忙脚乱的“兽医大夫”让她活生生地上了三次手术台，想必是可怜的小胎儿不愿意就这么被人为地抛弃，故意折磨那个短暂孕育他的母体。

三是何维尔的家里有一条特大的、特爱撒娇的白色西摩犬维皮皮，瘦弱无助地长着一对黑溜溜眼珠的它生下来大约刚满月就去何维

尔家附近的垃圾堆找食吃，遇到了正在倒卤鸡爪子骨头的她；维皮皮如一头半月没有吃食的猪一样嚎叫着冲到何维尔面前，头一刻也不抬地埋进装鸡爪子骨头的塑料袋里。于是吃饱了骨头的维皮皮被好心的何维尔带回了家，她再也不要它去垃圾堆当流浪狗了。从此，维皮皮认定何维尔是它的妈，每天都会跟着何维尔妈妈躺进被窝，打着酣、放狗屁、说梦话，阻隔着何维尔和其他同类的身体接触，所以何维尔待过的空间里经常是白毛飘扬。綦子琪担心的是，在这个人犬同居同眠的家里，何维尔腹中的胎儿能健康成长吗？

最后一点，也是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何维尔这次和上次及上上次一样，孩子的爸爸和她感情并不稳定，他们更没有合法的结婚手续。

綦子琪在电话里违心地祝福何维尔，叮咛她该吃些什么，注意些什么。但身体里却有根神经扯着她的心，疼痛不堪。綦子琪不知道，何维尔这次能否如愿把这个胎儿孕育成一个健康的婴孩，让这个孩子顺利地脱离母体，来到人世，让他过上自己所希望的、最基本的幸福生活。

綦子琪最过意不去的是，何维尔一意孤行地做高龄孕妇的决定是源自綦子琪的个人生活。綦子琪有一个相对稳定、收入不低、自己又喜爱的工作，有一个花儿般美丽、脱兔般活泼、狐狸般聪明的小女儿果果，最关键的是她拥有女儿的单独抚养权，无人争、无人抢。

当然，果果的父亲并非已经离开人世，也并非移民海外，他和綦子琪一样，在这个西南炎热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着，只是和她从不联系，十年之内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他有他新的婚姻，綦子琪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她换掉手机、换掉住处，过着自己安静而自由的生活。这一切，让大愚若智或是大智若愚的何维尔羡慕不已。

但何维尔不知道，在綦子琪拥有这些外表看似幸福的精神财富的同时，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和很多的烦恼及压力，最使她难以承受的是，为了让女儿觉得自己的母亲开朗乐观，为了培养女儿拥有坚强快乐的个性，她还要随时掩饰着内心的脆弱。

上天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它看着万物生长、死亡，它创造了很多生命，又让他们互相毁灭，它让许多享受了快乐的男女充当刽子手，让他们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也埋下了种种痛苦，肉体的和精神的痛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快乐，也没有纯粹的痛苦。

在这个充满物欲和交易的现代社会，女人和男人一样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迷茫，包括綦子琪身边的女人和她自己，她们看不到未来，抓不住现在，只有短暂的快乐，绵长的痛苦、幻想和期待。

但这一切幻想和期待都如同瓷器一样，总有一天会被打破，只是迟早而已。

酸涩滋味在心里蔓延

何维尔扑朔迷离的目光，总在綦子琪脑海中游弋不定。气质忧伤、身段娇小以及饱览诗书的何维尔，其优雅的谈吐经常会吸引住男人的注意力。何维尔属狗，但她却又像只猫，在綦子琪很忙或者暂时没有男人陪伴她的时候，何维尔就会花费大把的时间泡在酒吧里。在酒吧闪烁迷离的霓虹灯光下，何维尔用她那猎狗一般的嗅觉捕捉着猎

物的气味，用猫一样诡异的眼神在黑暗中不停地扫射。

綦子琪躺在柔软的床上，内心突然有种酸涩的味道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蔓延。只要闭上眼睛，她就总是不停地做梦，而且醒来以后也总为那些梦境所烦恼。自从何维尔怀孕后，綦子琪的梦里总会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总会有团殷红的血浸泡着她梦中的某一个片断。

綦子琪承认，她和何维尔彼此惺惺相惜，这种女人间单纯的爱源自她们的内心，源自长时间友谊的累积，源自彼此的默契。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没有任何隐秘而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是长年累月滋生起来的纯真的感情、真诚的爱和关心，即使她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彼此不联系，尽管她们嘴里不愿表白，但她们彼此始终在牵挂着对方。何维尔对綦子琪的爱大大咧咧，直接而坦率，綦子琪对何维尔的爱却总是小心翼翼，甚至有种惋惜和痛心的成分。但何维尔的言行却总是让綦子琪感到无奈，甚至是出离愤怒：这个风流女人的行为击碎了綦子琪内心萌发的、透明而纯洁的玻璃般的情感，让她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

造成何维尔今日风流成性、频频酿成苦果的原因，是基于在某一年她和綦子琪初识的时候。

记忆总是在寂静的夜晚无声地打开。

深秋时节，这个炎热的城市渐渐退尽了热情。綦子琪常常独自窝在报社“情感热线”的沙发上，捧着一杯热茶，用热气温暖着自己。

很多时候，她都是半张着耳朵、半闭着眼睛倾听怨妇们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凄凄惨惨戚戚的爱情故事。每天，她的大脑都被这些充满怨恨的哭声折磨着，晚上回家还得把这一桩桩记录在案的故事整理

成资料，保存在电脑里，作为自己写作的素材。

一天傍晚，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在宁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綦子琪不接，看着茶杯里的雾气缓缓蒸腾。

铃声气也不喘地、固执地响着，綦子琪眉毛打皱，这刺耳的声音震得她头皮发麻。她只好放下茶杯，疲惫而机械地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女人幽怨的声音。

这声音虽然透着迷人的磁性，但打着颤，细微得仿佛从地底下传来似的，令人心里发毛。

那声音说有一个很典型很特殊的故事，是披露一个负心男人的丑恶嘴脸的，要綦子琪帮一个忙。

记者这职业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喜欢找茬，更喜欢寻找蛛丝马迹，如同侦探，一得知典型的故事就会激动不已。这不，綦子琪的慵懒被这突如其来的倾诉给迅速驱走了，她一下子来了精神。她拿出纸和笔，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并约好第二天下午见面。

下午三点，沙坪坝，重庆大学旁的一个咖啡馆，一个瘦弱苍白，但掩饰不住妖艳狐媚的女人已经等候綦子琪多时了。

两个陌生的女人坐下，趁着点头微笑的时候，互相细细打量着。

对方叫何维尔，烫着浅棕色、大波浪卷的齐腰长发，身上的穿着打扮价值不菲。綦子琪不明白她为何要戴那么多戒指：她左手无名指戴着明晃晃的一枚金戒指，食指戴着一枚猫眼石戒指，右手无名指戴着一枚镶钻的银色戒指，脖子上圈着的也是银色的、带着钻石的链子，綦子琪猜测那是铂金的。

綦子琪一头漆黑的齐腰直发，梳着直直厚厚的刘海，穿的是大V领红色T恤和蓝色有破洞的牛仔裤，手腕上戴的是沙坪坝步行街小店里的一枚石子，脖子上套着麻绳为链、木头为吊坠的手工项链。

何维尔往自己的咖啡里不断地加糖。

“不要咖啡，要杯奶茶。”綦子琪不喜欢咖啡的苦涩，她喜欢茶叶的芬芳和牛奶的鲜味。

何维尔是那种一见到有倾听者语言就如洪水般决堤的女人。

整个下午，綦子琪花十分钟提了估计有二十个问题，何维尔说了估计有四个小时，其中重复的片断最多的时候有五次。

綦子琪发现对面这个女人有惊人的语言表达能力，那语言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个女人口不干、舌不燥，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小小的细节，而且会用最快的语速讲述，且她的面部表情、手势和语言一起跌宕起伏。綦子琪感觉如同在看张艺谋的大片，热闹的故事，优美的画面，只是情节太不连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猜想，去感叹，去唏嘘。

綦子琪还发现这个女人有些歇斯底里，她不容人插话，说到痛苦处，简直无法自制；她嘶哑着嗓子，捶打着胸部，捧着脸，毫不顾忌地失声大哭。綦子琪知道，这女人已经深深陷入情感的旋涡里，无法自拔了。

她守着通往天堂和地狱的路

通往天堂和地狱的路只有一条。只是有的向上升，有的往下坠。

那里会毁灭掉人的肉体，留下魂灵去继续漂泊，再去寻找新的肉体，然后哭哭啼啼地诞生于人世，继续享受和承受人间的折磨和快乐。周而复始。

何维尔从民政校毕业后被分配在一家事业单位，那里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殡仪馆，她每天就站在天堂和地狱的路口等候着每一个人，看他们的肉体在鲜红的火焰里化为一缕青烟，最终化为灰烬，看他们的魂灵四处飘散。

何维尔初来乍到，只有从最低端的工作做起。最初，她总是被安排拎着那些被人抛弃、无人认领、放在塑料袋子里的灰烬找到干净的空格存放。娇小的她瑟瑟发抖，带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捧着一钵从滚烫到冰凉的灰烬，作好记录、打上标记。回家就钻进被窝，一直抱着自己的维皮皮哆哆嗦嗦地入眠。

何维尔总会想：这些灰烬为何无人要呢？他们生前有过怎样的面容，有过怎样的经历呢？为何到现在会如此凄凉？

何维尔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极为美貌的女子，漆黑的长发，秀气的瓜子脸，覆盖在白布下的身姿窈窕诱人，她修长的胳膊垂在身旁，惨白的左腕上有殷红的血痕，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把她送来就立刻离

开了。

这女子就要被推进炉子火化的时候，何维尔看见炉前的年轻工人揭开那白布，长叹一声：“好美的女人啊！可惜了！”

何维尔走过去看看，那女人浓密上翘的长睫毛被睫毛膏凝结在一起，上面仿佛还有些湿润，似乎在讲述着自己生前经历过的忧伤。她的嘴唇圆润而惨白，鼻梁高挺，晶莹剔透的皮肤带着失去生命的青色，她果真是一个令人心疼的美人儿。

如果这女子拥有生命，一定会是一个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此刻，这美丽的、僵硬冰凉的躯壳带着哀伤孤单地躺在僵硬冰凉的石床上。

几十分钟后，这美丽的躯壳开始变暖直至滚烫，那炽热的火焰和喷出的柴油让女人迅速变成了何维尔手中的一袋灰烬。

女人的头骨和膝盖没有碎，火化车间的两名小伙子用小铁锤轻轻敲碎，好像生怕伤着了这个美丽女人似的。

何维尔取了女人粉碎的骨灰出来，遍寻那个墨镜男人，但他已杳无踪影。

何维尔把存放间里满是尘灰和骨灰的地面用扫帚清扫了一遍，把这个美丽的女人安置在墙角一个干净的、高高的格子里，不想让人打扰她；她盼望着那个墨镜男人能回来认领这一包灰烬，带她的魂灵回家。

何维尔一直盼望着，盼望着，但她一直失望着，失望着。

何维尔认为，狗是能避邪驱鬼的。所以，在维皮皮到来之前，她的身边也是与狗相伴，狗儿们在何维尔家里肆意繁衍，狗妈妈和狗儿

子相恋，狗外婆嫉恨狗孙子，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从那垃圾站捡来的维皮皮可能就是一个乱伦的产物，对同类无欲无求，毫无兴趣，对雌性的人类却充满了浓浓爱意和情感依赖，仿佛一个荷尔蒙亢奋的、自不量力的男人，总是春情荡漾，面对柔媚的女人，难以掌控自己。

维皮皮柔情蜜意的内心常常会做出一系列发情的行为，它会扑到何维尔的脸上把一张涂抹了高级化妆品的精致脸蛋舔得唾液淋漓，会跟着何维尔寸步不离，哪怕是她洗澡时它也会在外面用狗爪子敲打房门，还会抱着何维尔的小腿做不雅的动作……这些七情六欲的真情表达总会被何维尔看作是色情不齿的行为，可怜的维皮皮的爱情总是被何维尔摧毁和扼杀。

每次伤心失落地蜷缩在屋角，维皮皮无意间照照家里的落地穿衣镜，它忧伤地看见了一条白毛大狗颓废不堪的影子。这有些不太真切，难道那条沮丧的、日渐肥硕的白毛大狗就是自己？

一个男人同时拥有两个合法妻子

那一年，何维尔二十五岁。

何维尔和她的男友余永南之间的感情故事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奇闻。

何维尔和余永南是民政校的同桌。何维尔的父母一直经商，他们总是给她留足了生活费和零花钱，因此她在学校已经养成一副高高在

上的富家小姐姿态，个性大大咧咧、风风火火。

和何维尔个性相反，余永南老实巴交，家境也不宽裕，他虽然不擅言语，但脾气倔强如驴，可是对牙尖嘴利的何维尔却始终如一地言听计从。

四年的同桌生涯一晃就过去了，余永南回到了家乡——南方一个非常偏僻的、不知名的小镇，而何维尔则留在了重庆。

余永南分到一个民政单位婚姻管理处做普通职员，工作简单枯燥，生活了无生趣。于是，和很多男人一样，余永南迷上了赌博，一个月的薪水要不了多久就变为负数，而后的吃喝拉撒的费用都得由何维尔支付。

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何维尔和余永南几乎每个月都会找时间甜蜜地度过周末，要么是余永南到重庆，要么是何维尔去小镇。余永南没有资格分房，何维尔就花钱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那里成了何维尔和余永南幸福的小窝，两个相爱的人在那里尽情进行小别的温存和释放疯狂的激情。

对于相爱的人来说，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更加沉淀，虽然激情不在，但爱情会逐渐转化为亲情，成为弥足珍贵的宝物，令人珍惜。

何维尔对待余永南就是这样，她始终惦记着他，在那小屋里，他是否孤单寂寞？在那小屋里，他是否同样思念着她？

可是，不久何维尔就隐约发现，亲昵的时候，余永南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每次去小镇，余永南总是见到熟人就躲躲闪闪，似乎盼望着何维尔成为隐身人。

每次分手的时候，何维尔都是那样依依不舍地塞钱给余永南，但

余永南却总是低着头拿了钱就催促何维尔别误了车。

回来的路上何维尔就一直在想：该结婚了，得用根红线拴住他吧！

半个月后，余永南从小镇赶来，在何维尔的温柔加胁迫下拿了结婚证，可是就在当天中午何维尔开始呕吐，下午跑到医院一检查，得知结果时，何维尔小姐就差惊声尖叫了，她想起上月他们释放激情时的疯狂，不禁羞红了脸庞。这可是二十五岁的何维尔小姐有生以来第一次怀孕，那种兴奋而又幸福的感觉弥漫了她的每一个细胞。可是，在她沉浸在对宝宝的遐想中的时候，余永南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夜晚，何维尔感到腹部隐隐作痛，她从梦中惊醒，她隐约听见了枕边的叹息声。

第二天，何维尔哗啦啦地吃了一顿自己搭配的营养早餐，兴冲冲地跑到银行去取了一摞钱，拎着坤包拖着余永南出门直奔商场的孕妇专柜。何维尔是最时尚的月光族成员，她把所有薪水都带在身上，准备来一次大扫荡。她瘪瘪的肚子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是孕妇，孕妇专柜的营业员终于忍不住在何维尔试穿第五套孕妇装的时候悄悄抿嘴窃喜：一是被何维尔故意腆着小肚皮的样子弄得好笑，二是好开心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好主顾。

而余永南先生，坐在试衣间的沙发上一筹莫展。可是沉浸在幸福中的何维尔小姐怎么会察觉得到余永南的烦恼呢？

何维尔用这月丰厚薪水的一半替换成了几口袋的孕妇装和营养品，她看见了余永南有口难言的表情，她理解他初为准父亲的不安，她挽紧了他的胳膊，不由得又开心地笑了。

余永南要回小镇了，一脸灿烂的何维尔塞给余永南两千元钱，满脸歉意地说："这次多花了些钱给宝宝，你拿这点钱去改善一下生活，

少去赌！”

余永南来到长途汽车站，何维尔站在车下不舍地挥着细细的苍白的手臂，车临开的瞬间，余永南看着瘦弱的何维尔，眼圈突地就红了。

车带走了余永南隐藏起来的心，也带走了何维尔的心。

一个月后的中午，何维尔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奇怪的是，电话里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女人告诉何维尔，她曾经在余永南的办公室见过何维尔，也隐约知道何维尔是余永南的妻子，但是最近几天有件事情已经传遍了当地民政局，因为有一名清洁工清扫卫生时，从余永南的办公桌下面掉下来两张结婚证，一张是何维尔的，一张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让人吃惊的是两张结婚证上的男性持证人都是余永南。

这女人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何维尔已经顾不上打探，也不愿意知道此人是谁。放下电话，她怒火中烧，浑身颤抖。

不可能！余永南怎么可能同时拥有两个合法妻子！

“我真的要死了！我真想把他一把掐死！然后一起死！”

何维尔的天塌了，对她来说，这好心或好事的女人告诉她的是一个让她的天空瞬间变黑的消息。

何维尔浑身发抖、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家中，邻居牵着一条狗出去遛，询问维尔要不要顺便带着维皮皮一起出去，维尔无力地摇摇头。

进到屋里，反锁了房门，何维尔扑倒在床上，任泪水悄声地流淌，小腹也开始隐隐作痛。

不知道哭了多久，何维尔晕乎乎地缓缓起身，头一晕，腿发软，她腹部朝下，跌倒在地。疼痛让她几乎昏厥，恍然间，她觉得血从两

腿间流了下来。

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捂住下身，想堵住不断涌出的鲜血，一步步往厕所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她面部都因疼痛变形了，终于挨近了便池，蹲下来，血无声地流淌，那么那么烫，那么暖，那么急促，雪白的便池刹那间被染成了红色……

何维尔号啕大哭，悲痛欲绝，她摸索着收拾好自己，换了一套衣裤，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把一瓶保胎药和一瓶感冒药塞进嘴里，躺好，盖好被子，拥着维皮皮，说："维皮皮，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一个叫綦子琪的女人会来接你走的。一切真没有意义！何维尔！该走了！"

一个冰冷的人与人强行分离的世界

綦子琪不停地拨打何维尔的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无人接听。綦子琪忐忑不安，觉得情况不妙，她心急火燎地冲到殡仪馆家属区，找到维尔的家，邻居的一位先生探出头来说看见何维尔中午回家就没有再见她出门，肯定在家。綦子琪手脚并用地敲打着维尔的家门，门内的维皮皮汪汪地号叫着，嗓子都要号破了，铁门都快被綦子琪敲变形了，还是不见维尔来开门。綦子琪无奈地向邻居提出到他家看看，邻居和维尔家的阳台平行着，只隔着四五米的距离，綦子琪心生一计，准备从邻居的阳台上翻过去。

维尔的住处在八楼，綦子琪看了一眼楼下，心里嗖嗖地发凉，腿也瑟瑟地发抖。但是惺惺相惜，同为孤单无助在这个城市栖居打拼的女人，綦子琪此刻已经无法抛开何维尔了。綦子琪内心涌起巨大的恐惧，她担心何维尔会做出什么傻事。

邻居用家里的两块厚木板在自家的阳台和维尔的阳台之间搭起一座木桥，綦子琪学着蜘蛛侠蝙蝠侠的样子爬上栏杆翻越阳台的时候，胆战心惊，两腿发软。这四五米的距离，如同四五百米，如此遥远。綦子琪脑子里一片空白，努力保持着自己身体的平衡，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

终于，綦子琪成功地翻进了维尔的阳台。阳台的玻璃门内，一条浑身雪白的大狗正拼命挥舞着自己的大尾巴，摇头摆尾地迎接着她。她跟着维皮皮进了一间卧室，她看见了口吐白沫的维尔。

何维尔命是保住了，綦子琪带她去一家三甲医院挂急诊洗了胃，醒来以后她作出决定要和余永南彻底了断，腹中的胎儿也必须随着这段感情消失，綦子琪带着她又去了妇产科准备做人流。

妇产科在三楼，问诊室、人流室拥挤不堪，女人们一脸愁容，有的捧着肚子，有的面色苍白，何维尔要在这里拿掉她人生的第一个孩子。医生让她去做了个B超，说胎儿发育很好，有点大，需要先吃药物让胎儿松动再来清宫。

何维尔带着两小瓶藏着透明颗粒如深海鱼油一般的水晶球，回去按照医嘱服下，不由得更加恶心难受。她想孩子知道自己的命运了，要最后折磨她的母体一把，由他去吧。

服药第三天的早晨，綦子琪请了假陪伴何维尔去了医院。医生让

何维尔空腹前往医院，她哪里还吃得下，喝的水都全吐了。她浑身无力，依在綦子琪肩头，像一只耷拉着翅膀的鸟。她俩怕排不上队，七点半就到医院等着排了第一个，坐在了人流室门外的第一个凳子上。八点半的时候，女人们越来越多，有的有男人陪伴，有的就是一个人。

医生要女人们依次咀嚼服下几个小药片，然后去楼下买个小盆子接排出的胚囊。女人们和綦子琪下楼，一人拎着个小盆子上来。

綦子琪上来的时候，何维尔已经面无人色、浑身哆嗦，綦子琪忙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她哆嗦得更厉害了。綦子琪有点害怕，因为这几天何维尔已经吐得毫无力气了，哪里还有力气排出胚囊？綦子琪找来医生，一个高大魁梧、横眉倒竖，穿绿色手术衣、戴着绿色手术帽的中年妇女皱着眉头出来了，声如洪钟地藐视着她俩说："当初开心的时候不晓得今天这么痛苦吧！抖啊吐啊都是正常反应，去厕所蹲起，自己排出来再来找我！"

何维尔用微弱的声音说自己毫无力气，加上贫血，请求医生直接做无痛人流。戴着绿帽的妇女说："我们没时间！人太多！我给你说清楚，你自己把握好、控制好，不要倒在这里了！"

何维尔腹痛不止，越来越加剧，厕所只有四个蹲位，外面排了一串等待排出胚囊的女人，何维尔拉着綦子琪的手排在后面，无力地说："子琪，我是不是要死了，头晕目眩，脚下如踩云端。"

綦子琪不要她瞎想，那么多女人都这样，没事的，再说在医院呢，不怕，即使有什么，也有医生抢救。

终于排到何维尔了，她一脚踩滑，卡在厕所蹲坑下水道了，她攀着綦子琪的胳膊挣扎着起来，缓缓蹲下，腹部一阵痉挛，哗啦啦就掉下来一大堆血块。綦子琪赶紧端了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不是，得继续

排。何维尔继续蹲着，腹部如抽筋般一阵阵紧缩。她蹲得腿发麻，觉得整个子宫都要从阴道中脱垂了，又一大块血块滑落出来。綦子琪把何维尔扶起来时，何维尔如一只没有了骨骼、只有肉皮的皮草似的直往地上坠，最后气喘吁吁地瘫在塑料椅子上，綦子琪又端着血淋淋的盆子去给医生看。

结果还不是！

两个女人要抓狂了，厕所还是排着队，何维尔肚子里咕噜噜憋不住了，她吊着綦子琪的胳膊往楼下的厕所一步步艰难地行走，楼下也蹲满了人。她迅速脱裤，顾不上排队的女人们鄙视的目光，往地上一蹲，呻吟着："子琪，快！我不行了！"綦子琪赶紧把盆子放在她的身下。

从上午八点半折腾到十点半足足两个小时，这一团小小的黄色的肉团终于从何维尔身体里脱离了，她蹒跚地挪动着步子进入手术室清宫。

手术室里四五个医生护士在为另一个已经被麻醉了的女孩清宫，她们开着玩笑说："每天这么多人，以后我们干脆安排一百个，喊预备起，让她们一起脱裤子拉出来！"

手术室里响起笑声一串，何维尔脱下裤子，躺在了另外一个手术台上，悄悄哭了。一个针头在她胳膊扎了一下，她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万元同时了断两桩婚姻

綦子琪决定，等何维尔身体恢复一段时间后，和她去那个偏僻的

小镇。綦子琪一定要为何维尔讨个说法，让那个男人知道他给她带来的巨大伤害。何维尔和余永南有结婚证，那么那个女人和余永南怎么又会有一张结婚证呢？那个女人又是谁？

小镇位于四川的南面，偏僻宁静，何维尔带着綦子琪来到她和余永南租住的房子里，那里显然有着另外一个女人长久居住的痕迹。

余永南和这个小镇一样宁静，他始终低着头，不肯抬头说一句话，偶尔听到何维尔的控诉激昂处，眼皮悄悄眨巴几下。

而何维尔，眼睛和脸颊一直潮湿着，嘴里一直嘟囔着咒骂着讲述着自己痛苦的付出。

何维尔用尽所有的力气，用尽所有的威胁恐吓，软硬皆施，终于在两个小时后撬开了余永南那张生了锈加了锁的嘴。

綦子琪终于弄明白了，余永南是一名民政干部，职业也正好是婚姻登记处的登记员，于是他为自己办理了两张结婚证，一张是和何维尔的，一张是和当地的一名从事色情职业的“小姐”，持证人男方都是他自己，理由是为了开房方便。

这男人真够荒唐和无耻！居然拿着何维尔的钱和小姐开房。何维尔得到这个明确的答案后，扑上去撕扯着余永南的衣领，想掐断他的脖子，她嘴里骂骂咧咧：“老娘拿钱养着你，你居然在我出钱租的房子里养着一个婊子！还拿钱去开房！你真他妈的脏啊！真他妈的恶心！你他妈的怎么不得个梅毒淋病艾滋病，死了你！”

綦子琪听着何维尔的咒骂，难以理解眼前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她皱着眉，把难以自制的何维尔扯开，綦子琪有些迷糊了，余永南这种行为算是重婚吗？

如果这样滥用职权，余永南岂不是可以同时和不同的女人结婚

N次?

余永南两张结婚证的问题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开出来的结婚证全是真实的。但如果承认结婚证的真实性，余永南算不算重婚?

綦子琪带着一串串疑问和何维尔回到了家。

这实在是太难得的典型案例，綦子琪隐去了何维尔和余永南的真实姓名，把这稿子刊登了出来，立即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律师也主动找到报社，想为何维尔维权，也想尝试在法律上给这个案件定论。綦子琪替何维尔选了一名女律师，她认为女性会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更多的问题，于是何维尔把余永南告上了法庭，也希望法院判决离婚。

经过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余永南的两桩婚姻不是重婚，理由是余永南为自己办理的结婚证虽然有正规编号，也是真实的结婚证，但是这两张结婚证都是余永南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违法违规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于是法院认为，何维尔和余永南的婚姻以及余永南和另一女子的婚姻关系并不存在。同时，判决余永南赔付何维尔一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听到判决，何维尔突然脚下无力，如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般浑身瘫软，法院判决婚姻无效，何维尔恢复单身，就这么简单：一万元，同时了断两桩婚姻。

这一次，大大咧咧的何维尔着实被打击得七零八落，她是一个如此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女子，居然被一个看似老实巴交的男人给耍了，这下出门都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抬头。半夜里，维皮皮总被何维尔的哭声惊醒，惊慌失措，维皮皮不知道这个平时笑声不断的女人怎

么了，维皮皮似乎听见了女人内心碎裂的声音，每一根白毛下牵扯的每个细胞都被这个女人的哭声击碎了。

维皮皮无法言说自己内心的伤感，无法表达自己的热情，它只能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个无助的女人，钻进她的被窝，听她半夜嘤嘤地哭泣，舔着她淌下的泪。

维皮皮在心里发誓，自己将永远陪伴这个女人，做一只默默无闻、忠实一生的狗。它总觉得自己比男人这种动物强多了——男人，算个什么东西！见异思迁的负心汉而已！

何维尔突然如同失声的小鸟，把自己关进笼中，不见任何朋友，掐掉了家里的电话线，每天和维皮皮厮守在一起，对维皮皮也百般呵护。那段日子，维皮皮是一只世界上最幸福的狗，它希望维尔小姐一直这样安分守己地和自己厮守下去。可是，可怜的维皮皮总是忘记自己的本分。每次看见镜子里伸着舌头浑身长满白毛的家伙时，它的心里兀地又涌起无尽的伤感。

维皮皮伤心地想："要不了多久，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女人还是要去找男人！"

维皮皮从骨子里讨厌男人：胡子拉碴，说话大声，嘴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实是烟臭、酒臭、袜子臭，臭臭不息。

果然，维皮皮最知女人心。

两个月后，当何维尔重新出现在綦子琪眼前时，她已经焕然一新，神清气爽，她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衣服的颜色全换成了鲜亮的色彩，她恢复了快乐的神情，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为了表示对綦子琪这段日子给予自己的关心，何维尔把她拖到重

百，给她一口气挑选了三件衣服作为感谢。买完衣服，吃了麦当劳，又去蹦迪、K歌，那晚两个女人玩了个通宵。

没有人清楚何维尔小姐是怎么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有人说，痛苦让女人涅槃。

女人，在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后，似乎才会顿悟。有的女人从此真的悟出其中的道理，收回脚步，涅槃中重生，走上一条正确的路。而有的女人却越悟越糊涂，脚下的路会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涅槃中沉沦，滑向那游戏情感的深渊。

天黑了，去“爱上”品尝美味

何维尔的身体彻底恢复了。她除了上班，白天要么在床上睡觉，要么在网上撒网，要么到街上去瞎逛。

寂寞的何维尔总是在天黑的时候饥渴难耐，她想去酒吧找一份可口的夜宵，她爱上了酒吧的夜生活。

每当那些霓虹灯开始闪烁的时候，何维尔小姐就觉得有一群男人正在夜色里眨着眼勾引她，她会认真梳洗打扮得格外光鲜，如同被露水浸润过的打过激素保鲜剂的水蜜桃。

灯红酒绿，烛光闪闪，红男绿女，相对而坐，面对美食，心思各异。而真正的夜宵是对面的那个陌生的人。

可是，到底，谁是谁的夜宵呢?

她最爱去的酒吧名曰“爱上”，是沙坪坝这个高校集聚之处热闹的焦点。

她爱去那里品尝新鲜出炉的美味……

在何维尔眼里，那里的男侍应生个个如才出炉的甜点，穿着苏格兰格子红裙穿梭忙碌，端着红色的醉人的酒，身上带着香甜的青春的气息。

在酒吧里坐定，咖啡冒着浓浓的香气，红酒散发着迷人的颜色。

那种异性散发出来的令人越来越沉迷的气息，如同何维尔杯中的酒，味道越来越纯，气息越来越浓烈芬芳。

何维尔就在酒吧里消耗着自己的一切精力，颓废沮丧地寻找着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激情。何维尔胸前的一对肉色脱兔，随着动感的音乐在若隐若现的低胸衣服里跳跃，时不时露出顽皮的脸蛋，吸引着一双双微醺的色眯眯的眼。

有时候，綦子琪会接到何维尔口齿不清的电话，綦子琪只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冲到“爱上”，总是看见已经喝得疯癫的何维尔正披头散发地坐在陌生的男人身上乱摸狂啃，綦子琪眉头紧皱，一个巴掌扇过去，扯了歪歪倒倒的何维尔就走。

何维尔的家里满是红玫瑰，总有不同的男人来给她送玫瑰，这一束尚未凋谢地插在瓶中，那一束就娇艳绽放地抱在怀里，她总是喜欢在这诱人的芬芳里入眠。

回到满是红玫瑰馨香的家里，特别是回到家里的床上，喝一杯温热的纯牛奶，面对维皮皮质疑和无奈的眼神，何维尔就会逐渐清醒过来。

何维尔家有两张大红色的圆床，适合她摆出任何一种不雅或诱人

的姿势。一张铺满红玫瑰，一张铺满白玫瑰，红玫瑰那张是男人们和她一起耳鬓厮磨、激情澎湃的温床，每次何维尔躺倒在那张红玫瑰的床上，她就会彻底迷失和放纵自己，任意癫狂。

那张铺满白玫瑰的床，何维尔视为家中的爱物，是她特意为綦子琪准备的。除了她自己和綦子琪以及维皮皮，别人是连坐也别想坐。每次和男人疯狂了一把后，何维尔总是半醉半醒地躺在铺满白玫瑰的床上抚摸着维皮皮柔软的白毛，和綦子琪谈起那些和她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咬牙切齿。

何维尔一回到白玫瑰的床上，就变成一个柔弱的婴孩，她蜷缩着身子，还原到在母亲子宫里的状态，她抱住綦子琪的腰，不停地掉泪。

綦子琪抚摸着何维尔柔软的发，里面散发着难闻的浓重的烟味和酒味。而此刻，哀伤的何维尔和受伤的维皮皮一样，如同两只受伤的小鸟，直往綦子琪怀里扑。

“子琪，我们不要男人，我们一起生活吧?”

“子琪，你知道男人真可恶，狼心狗肺！游戏！全他妈是游戏！”

“子琪，抱紧我，你的拥抱才是真实的。”

……

泪水流尽，酒精逐渐在体内蒸发后，何维尔又换了一副面孔。

“不过……我还是离不开这些肮脏的家伙！他们让我如此快乐！”何维尔又开始有些意犹未尽，眼神迷离。

这时的何维尔突然变身，宛如一个贪婪的美食家，津津有味地告诉綦子琪不同男人的不同味道。

有的男人被她视作麻椒鸡，带着辣和麻，劲爆刺激，让你吃了一次就会上瘾，但不能常吃，那会上火；有的男人如红焖大蟹，鲜美无

比，可以强烈地让你分泌唾液，但吃起来却有点累人，需要小心翼翼以免受伤；有的男人是份加了豆瓣酱的回锅肉，要吃第二次才会品出点味儿；有的，切！看着如比萨饼一样把最美好的东西全摆在面上拿来诱人，吃一口却索然无味、半生不熟！

綦子琪就心惊肉跳地听着，不想多说一句话，她已经习惯了做一个安静的情感垃圾筒。听着听着耳朵就满了，綦子琪就睡一觉，全拿去做梦了。梦醒了，就全部忘了。

真不知道哪个时候的何维尔才是真实的，真不知道何维尔的哪句话是她内心最真实的流露。

偶尔，听不下去的时候，綦子琪忍无可忍地会说上一句："何维尔，你就不能再好好认真地去爱一个人吗?"

何维尔会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气："动什么也不能动感情！蠢货才相信爱情！"

綦子琪偶尔还会说一句最让何维尔既厌恶又恐惧的话。每次綦子琪叹气的时候，何维尔恨不能用棉花立即堵住两耳，她最怕綦子琪字斟句酌地说："何维尔，你这样饥不择食，你就不怕得那些可怕的病吗？就不怕有一天玩到最后在感情上还是一无所有吗?"

"你别让我晦气了，大不了就是一个字——死！"

何维尔脖子一横，视死如归。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是不是每一个女人都会如此矛盾，心里也都生长着两朵玫瑰呢：一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红玫瑰热烈，是自己压抑已久的奔放个性，但会因为太过于灿烂地绽放而很快凋零；白玫瑰纯洁，黯然地在角落绽放着自己的美丽，却会因为过于安静而无人能知，也让人担心摘取即是玷污，也是远远地看着，看着，如绘画一般，永永远远地绽放着，云里雾里，消失殆尽。

他是一枚诱人的新鲜青苹果

夜随着时针的旋转在弥漫扩散着沉沦腐坏的气息，吞噬着一颗颗疲倦的心，让他们情不自禁地融入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霓虹灯闪烁的光影里，只要音乐一响起，何维尔的心和身体就如同一条笼子里冒出头的美女蛇，开始随着酒吧的音乐扭摆着柔软的腰肢。

在酒吧，只要你是一个打扮性感的女人，你只需要转动一下臀部下的旋转椅，再轻轻扭动一下你的脖颈，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多迷离的眼睛藏在黑暗里向你刷刷地投射过来。

一个夜晚，英俊的侍者阿卜端着一瓶红酒，来到维尔的KTV小包间，他如同一只诱人的小鹿蹦跳着跃入何维尔充满欲望的眼睛里，在那双女人的眼睛里，有一丁点小小的火苗，开始燃烧、燃烧、燃烧，火势越来越猛。

“小姐，请问您需要点什么?”阿卜弯下腰，笔挺的鼻梁挂着一抹

润泽的光，浓密的眉毛下，长长的睫毛被灯光射出深深的暗影，睫毛的暗影里是一双黑黑的大眼睛，他青涩的声音在夜色中充满谜样的魅力。

何维尔心里如猫爪在挠：

“需要，需要……”

何维尔嗫嚅着，她怎敢开口就说需要这只青涩的果子呢？

她知道，把这枚青涩的果子捂在自己炽热的怀里，就会迅速成熟。

阿卜红扑扑羞涩涩的脸庞和温柔的男声，让何维尔无法抵挡地醉了。

心醉了，身子岂能不醉？

何维尔要阿卜陪他唱歌，于是，在阿卜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的时候，何维尔适时地羞答答又醉醺醺地倒在他的怀里。

阿卜送何维尔来到她的住处。

打开一扇铁门，他有些惊讶，屋内琳琅满目，他无法想象这么年轻的女人会有如此奢华的住处。

灯明了起来。何维尔的眼睛总是如梦如幻地盯着阿卜，阿卜这下看得真切，他有些躲闪，但躲闪不及。

娇艳的红玫瑰在屋内四处肆意绽放，房间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浪漫迷人的味道，就连卫生间也不例外。

何维尔倒在红色的玫瑰床上，阿卜想为维尔洗把脸，去卫生间拿了毛巾去拧，那条大白狗跟在他背后，用敌视的目光怒视着他。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眩晕，他回味着这个女人的眼神，火辣辣的，如同重庆火锅，还未品尝，就被飘出的麻辣味熏得胸口发闷，鼻子发呛，喉头发痒。他的脸如同火红的辣椒汁溅到脸上，发烫起来。

阿卜来帮维尔洗脸的时候，我们的何维尔小姐岂可轻易放下爪下的猎物，她那猫样迷人的眼睛在流泪，让年轻的阿卜格外心疼和心慌。

何维尔眼中的火焰很快燃尽了那湿润的泪珠，那朵火红的玫瑰花蕊里突然伸出无数章鱼般的触角，将阿卜拉到了她柔软的滚烫的怀里。

毛巾早已跌落在地上。

阿卜慌乱而兴奋。

一切如同在梦中，阿卜来不及品味这初次的感觉，已经彻底眩晕了过去。他只觉得自己被一只章鱼伸出的无数只触手紧紧缠绕着，让他无法脱身，那章鱼在瞬间把自己完全打开，把最柔软的部分展示出来，阿卜只觉得似乎有股力量如同吸盘牢牢吸附着他，将他吸到海底的最深处，那里是一个汹涌而湍急的深邃旋涡……

“啊！”阿卜忍不住喊了一声，从未感受过的美妙奇特的感觉袭遍全身，他浑身酥麻，如同被巨大的电流击中。

“和我尽情做爱，但别爱我，千万不要爱上我啊！”阿卜听见何维尔小姐在激流中低声呢喃。

大颗的汗珠从阿卜肌肤上跌落下来，原本升腾起来的心开始缓缓往下坠落。

何维尔瘫软地倒在沙发上，要阿卜给她削一只苹果。

苹果青青的、脆脆的，如同阿卜的味道。何维尔用舌头舔舔嘴唇上的汁液。

吃完青苹果后，何维尔才坐下来慢慢打听阿卜的家事。阿卜来自四川一个偏远的乡镇，正在一所大学学习室内设计，大四。为了筹集生活费，帮父母分担一些因上大学借来的债务，阿卜每天晚上都会来

离学校最近的酒吧当侍者。

自从被何维尔带回家以后，阿卜不再去酒吧当侍者，他按时上学，按时放学，放学回来就直接来何维尔的住处。何维尔也暂时不到酒吧去泡了，何维尔买来很多品牌男装，把阿卜打扮得更加英俊帅气了。

阿卜的一切开支都由何维尔来支付。

阿卜有些惊喜，他不再为经济发愁担忧，而且，一想到何维尔，他就会脸红心跳，有种蜜意从身体的深处逐渐发散开来。很显然，这男孩情窦初开了。

每个夜晚，何维尔鬼魅般的妖媚都让初出茅庐的阿卜沉醉其中，仿佛一只困在网中的小兽，怎么挣扎也逃脱不出何维尔编织的那张迷人的罗网。

每每在和阿卜疯狂之前，何维尔总会对阿卜说一句："别爱我，千万不要爱上我！"

每次听到这句何维尔最喜欢说的习惯用语，阿卜泛着苦涩的心总会连同何维尔忽闪忽闪的媚眼和歇斯底里的尖叫一起跌进黑夜里。

每次欢愉过后，何维尔会让疲乏的阿卜躺在客房的单人床上。

何维尔会踱到卫生间洗一个澡，对着镜子，她总会抽抽鼻子闻着阿卜留给她的味道，有点怅然地叹气："一鼻子土气。"

可是，何维尔不得不承认，这土气里散发着诱人的清新气息，你看不清这泥土里的种子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植物，是羸弱的小草还是茁壮的大树。

女猎人和小困兽

其实，也只是两个月的时间，何维尔已经开始厌倦。何维尔想忘记余永南给她的莫大耻辱，但是阿卜的青涩气息怎么也让她无法抹去那段晦涩的记忆。

她觉得自己似乎每天都躺在一块虽郁郁葱葱但没有收成的麦田里，啃一块原始粗糙的麦饼，满嘴的土渣，塞满了牙齿的每一个缝隙。在最高潮的戏份里，完全没有一点让高潮更加跌宕起伏的情趣。

而对阿卜来说，两个月的时光仿佛只是一夜的梦。这梦里，有些许甜蜜，但更有几多苦涩与无奈。

阿卜渐渐发现，自己似乎只是何维尔手中一个小小的新鲜猎物。

阿卜担心，何维尔能忍耐多长时间，就想着要更换一种味道来品尝呢?

阿卜担忧着，诚惶诚恐。

他知道自己已经迷恋上了何维尔慵懒的姿态，她的声音，她的迷离的眼神，她身上散发的淡淡的玫瑰香，以及她的柔软馨香的胴体。在那里，让他感受到一种母性的乳香，一种母性的安全，更有一种女人特有的让他无法抵挡的深深诱惑。

他担心，他不在何维尔身边，他的女人何维尔在酒吧里喝醉的时候，是否有人送她回家；醉了以后，他的女人是否还会哭泣。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爱。

何维尔每次喝醉后，都会很伤心地哭泣。阿卜就会把她拥抱在怀里，他抚摸她的长发，吻着她的长发，嗅着她的长发飘出的气息，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靠在阿卜的胸膛，何维尔会突然变得很温顺，她抬头问阿卜："你会爱我吗?"

他会很认真地点头。

然后，何维尔会疯了一样拉他进入自己的怀里，让他疯狂地进入她，进入一切他可以进入的领地。

每每释放过后，阿卜拥紧了这个女人，生怕离开她的身体。

可是，阿卜不明白，她为何总是伤心地哭泣。

现在，何维尔开始经常不按时回家，把给阿卜的家门钥匙也收了回去，阿卜又回到学校的寝室。

阿卜穿着名牌服装在校园里低垂着头，他越来越抑郁，他躲避着寝室里以前的哥们儿的眼神，他知道他们的眼睛里写着一丝羡慕，但更多的是鄙视。

很多时候，阿卜会很想念何维尔，他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何维尔家的楼下，他会看见何维尔客房的灯亮起来又灭了，他不敢敲门，他知道何维尔也不会给他开门，因为何维尔玫瑰灿烂开放的屋子里，在不停更换着新鲜的雄性的气息。

不知道是谁出于嫉妒，还是有人想报复，阿卜的事情被学校知道了。

阿卜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被学校扫地出门。

他不敢回家乡去，他迟疑着，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何维尔的家门前。

阿卜知道：要么，何维尔成天不见人影；要么，就是两个人的影

子一道回这间屋子。

阿卜不敢上前。他如同一只受惊的无家可归的小兽，躲在黑暗里，在曾经在他眼前盛满了诱饵的陷阱边缘徘徊，他看见其他的困兽跳跃进去吃食，被何维尔这个女猎手捕捉，然后嬉戏，然后是短暂的驯养，然后被抛弃。

阿卜足足等了一个星期，一天凌晨，天边刚刚擦亮，他终于看见何维尔独自一个人醉意朦胧地归来。

何维尔让阿卜进了屋。

阿卜知道，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他这是第一次主动进攻，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女人被意外侵入，有些愕然，有些惊喜。

他不看她的眼神，咬牙切齿，用手用牙撕碎一切阻挡他的障碍物。

他像男人一样把她占有，强烈地。他听见她难以承受的兴奋的尖叫。

一切平息下来，阿卜又恢复到以往那样，他低垂着头，嗫嚅着想要何维尔给他一点钱。他想暂时留在何维尔这里，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份赖以谋生的工作他就离开。

“钱可以给你一点，但要住这里绝不可能！这是我的家，怎能容他人长久侵犯！”何维尔突然像被人泼了一瓢凉水，从快意的余温中清醒，柳眉倒竖。

刚才的温存并没有给阿卜带来一丝好运。阿卜狠狠咬了咬牙，穿上衣裤，他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难堪得让他想迅速找地缝钻进去消失。

“砰”的一声，门在背后紧紧关闭，何维尔知道这个男孩不会再回来，她也不允许他再回来。

因为，她的居所和她的内心一样，不需要一个常住的男主人。

但是，何维尔心里突然泛起淡淡的怅然和后悔，她是不是该拦下这个男孩，阿卜身无分文，是不是自己有一点太狠心太无情?

后来，阿卜在离开重庆之前来找过她，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何维尔，而且他将永远爱她，因为何维尔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阿卜离开了，看到何维尔矛盾徘徊的样子，綦子琪想寻找阿卜，可是现在去哪里找得到阿卜年轻的背影？而且，即使找到了，又会怎么样呢？让阿卜祈盼着何维尔爱他？綦子琪知道那真是痴心妄想！

玫瑰盛开在寂寞的夜里

因特网是个无边无际的虚拟世界，吸引了无数个寂寞的男女去里面释放激情。那个昵称“夜色玫瑰”的女人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疯狂世界捕捉到那个“寂寞啤酒”的。

在QQ聊天室里，夜色玫瑰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网络妖精，她的QQ形象性感艳丽，她一进入聊天室，就如同在一个大鱼池里投下了一把芳香四射的诱饵，一大群饥渴难耐的大鱼小虾全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游了过来。

夜色玫瑰喜欢这种感觉，她在里面肆意玩弄着每一条“鱼”。

夜色玫瑰点开一条条“鱼”的个人资料。这个年龄太小，这个职

业不好，这个个人说明太简单，这个名字起得太臭太俗气……夜色玫瑰就像在菜市场翻拣那些或死亡或充满活力散发着腥骚的各种鱼。

午夜十二点，夜色玫瑰在寂寞的夜里肆意绽放。

一个寂寞的夜晚，一个寂寞的男人适时地出现在夜色玫瑰编织的罗网里。

寂寞啤酒请求添加夜色玫瑰。

玫瑰欣然通过。

啤酒小心搭讪。

几句话的挑逗就让夜色玫瑰对啤酒充满了兴趣。

“有视频吗?”夜色玫瑰懒懒地不想打字。

啤酒说视频坏掉了：“但我想看看你这朵玫瑰。”

玫瑰婉然一笑，打开了视频。

玫瑰美丽的脸出现在啤酒的屏幕上。

暗夜里，啤酒眼睛瞬间就亮了，如饥饿的狼发现猎物一般，他由衷地赞叹：“啊！你很美呀，真的很美！真是一朵令人无法抵挡的夜色玫瑰！”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牢屏幕中那张充满诱惑的脸，他仰头看看书桌上自己和妻子的照片，妻子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隔着玻璃对着他甜蜜地微笑。与屏幕中的女人相比，妻子似乎缺少一种摄人的娇媚，妻子的脸上只是挂着一副让他曾经很爱但现在并不喜欢的单纯的稚气。而夜色玫瑰脸上那种娇媚隐含的东西深不可测，让他想去探索去抚摸。

啤酒心里一动。他知道心里这一动代表着一种危险在向他慢慢地靠近。

但啤酒无法抵挡。妻子曾经不止一次亲昵地拧着他的耳朵告诉

他：张爱玲的小说不是写了吗？男人一生起码需要两朵玫瑰，一朵白玫瑰，一朵红玫瑰。一朵纯洁，一朵娇艳；白的那朵适合娶回家做相夫教子的太太，红的那朵可以摘取下来做释放激情的情人。

每次，妻子会问啤酒，自己是一朵什么样的玫瑰。

啤酒会讨好地说：“一朵纯洁的白玫瑰。”

妻子会故意继续问：“那你是不是还想要一朵红玫瑰？”

啤酒会斩钉截铁地回答：“红玫瑰我消受不了，我只需要我眼前这一朵纯洁的白玫瑰！”

这样，妻子才会满意地罢休。

其实，啤酒知道，哪个男人真能抵抗住红玫瑰的热烈呢？

“情人！红玫瑰！”此刻，这几个字震得啤酒头皮发麻。难道自己真有那么一天会瞒着白玫瑰去疯狂地摘取那朵娇艳欲滴的夜色中的红玫瑰？

“怎么不说话？”玫瑰狐狸般妩媚的笑在屏幕里荡漾开来，“让我看看你的相片吧？”

根本不允许自己思考，啤酒爽快地答应了。

啤酒发过来一张照片：一个英俊清秀的男人站在风景如画的山顶上，目视前方，踌躇满志。

玫瑰把这个男人存进了自己硬盘的同时，这只野猫的唾液迅速分泌。

玫瑰立即发过去一朵怒放的玫瑰。

啤酒发过来一杯泡沫溢出的啤酒，问：“有时间一起品尝吗？”

玫瑰发过去一颗心，想先吊一吊他的胃口，说：“过段日子吧，最近身体不适，一直在感冒。”

啤酒很不情愿地说“好”，其实心怀懊恼，他恨不能在今晚就能嗅到那朵红玫瑰的芬芳。

妻子呢？那个还是单纯的孩子气的女人，成天忙着加班加班。这会儿，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忙了，中午只是给啤酒发了条短信，说一周后回来。

寂寞难耐啊，寂寞难耐。

天明时分，当这朵夜色玫瑰从网络上消失的时候，啤酒寂寞的心也被牵走了。

似幻似真似烟的一个动人爱情故事

在綦子琪的嘴里，自己的家庭一直是幸福的。

在何维尔的眼里，綦子琪的幸福是不真实的。

“这个小女人，总是活在自己幻想的幸福里。”何维尔暗自叹息。

在何维尔看来，每当綦子琪对她谈到自己的爱人陈家梁时，总是一副不真实的幸福感。都说七年之痒，綦子琪和陈家梁从恋爱到结婚已经即将进入这个痒痒难耐的时期了。这时间段，不出点问题才是稀罕事儿。

何维尔从来没有见过綦子琪的丈夫，但她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因为，何维尔经常看见綦子琪故意掩饰的下巴上和胳膊上的瘀紫。

何维尔会扒拉开綦子琪的袖子，心疼地抹上药水。

綦子琪解释说自己有点低血压，会经常眩晕，总会跌倒。

这伤痕不可能是跌倒摔的吧？何维尔总是充满怀疑。她总感觉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伤痕。因为，她看见綦子琪脸上总是刻意隐藏起来的浓浓的伤感。

“何苦呢？你到处东跑西颠的，你男人又在忙什么呢？既然有了家庭，就该男人养你疼你！”何维尔希望綦子琪不要总是那么拼命三郎般没命地工作。

何维尔认为綦子琪是那种应该回归家庭的女人，都说做媒体的，女人像男人，男人像超人。何维尔发现綦子琪是越来越不像个女人了，人也越来越憔悴，成天不沾家，往区县跑，写那些得罪人的劳什子新闻稿件。

每次提及綦子琪家庭关于幸福、关于未来、关于孩子的事情，她就低垂着头，含含糊糊，不希望何维尔更深地探究。

唉，家庭、婚姻，到底要还是不要呢？

何维尔感到有些凄凉，她有点后悔，哪怕没有婚姻，她也该生下阿卜留给她的孩子，那样会有个小可人儿陪伴着她，可是那需要一份怎么样的责任心啊！何维尔感到自己浑浑噩噩地生活着，父母还定时寄钱寄物来，虽然衣食无忧，身边男人不断更新，但是内心却一片空白。何维尔感到很可怕，屈指算来，自己再晃晃，很快就要奔三了。

可是，爱情，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男人是那样的不可信任。

何维尔不敢去想。女人一过三十就完蛋了。在爱情的道路上，三十岁之前时针在走路，你可以挑挑拣拣；三十岁之后时针就开始小跑了，你就只能走马观花了。

何维尔想在时针尚在走路的间隙再仔细看看眼前的一棵棵歪脖子树，在一棵棵树上吊吊玩玩，看哪棵树能经得起她的折腾。她再也不会为了一棵歪脖子树而放弃一片歪脖子森林了。

这次，何维尔想向綦子琪炫耀一下才掉入她网中的啤酒的事。可是，她看见綦子琪神色黯然，没有说出口。

而且，最重要的是啤酒突然从网络中消失了。

何维尔在QQ里每天给他留言，都没有回音。

“这人怎么啦？逗本姑奶奶玩啊！”

何维尔大为光火。

何维尔突然有种预感。很强烈的不妙的预感，但她又说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预感。

既然啤酒总是不在夜里出现，玫瑰当然不会为这一个人开放。

每到夜晚的时候，她会准时慵懒雅致地出现在网络中。

何维尔在网络菜市场里挑三拣四，总会挑出自己想吃的食物，毕竟她还饿着。

“我很孤单，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夜晚……”

夜色玫瑰接受了这个颇有诗意的请求。

资料显示这是一个一米八五的壮汉，西安人氏，昵称“戒烟如你”。

“为何叫这个网名？”

何维尔用惯常的语言作为开始。这是最普通也是最易于往下交流的方式。

“你没有听过一首歌吗?”

“哪首?”

“《戒烟如你》。”

戒烟如你把歌词发了过来:

总是想

戒掉烟吧

就像戒掉你

这样的决定

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会实行

多少个晚上

你靠在我的肩上

笑得像个孩子似的

而我却不得不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离去

……

戒烟容易

戒你太难

……

“你在哪里呢?”何维尔问。

"我在咸阳机场。"

原来，戒烟如你是一个空中少爷。

凌晨，从天上下来，走在机场的林间，雾霭浓浓而起。

一个小时的聊天里，何维尔得知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半年前，戒烟如你从天上下来，打开手机，突然得知女友出了车祸。笑颜如花的女友被一辆呼啸而过的重型车无情地碾压，蓓蕾还未来得及绽放，就被草草埋葬了。

天上的失重，地上的失落。

戒烟如你的心很疼很疼，女友在老家，是当地最美丽的姑娘，很多男生一直盯着女友，但戒烟如你以自己优秀的条件获得了女友的芳心。老家没有飞机，只有卷起大片尘土的拖拉机和重型车，在车卷起的一片黄土里，有座小小的坟茔，掩埋着自己过去的恋人。家乡正在建设，正在修桥修路，戒烟如你希望家乡的路建设好了的时候，就迎娶女友过门。

女友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每个周末坐着车去县城里的唯一一家网吧里，和戒烟如你上网视频聊天。然后，在网吧里，他们会静静地待上一个通宵。

女友不会打字，但她会在视频里微笑，用很悦耳动听的声音说话。

每次相望的时候，戒烟如你会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他吸一口烟，如同嗅着女友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吸进肺里，靠心最近的地方。

然后，戒烟如你会安静地看，看她纯洁无瑕，看她娇艳如花。看她坐在屏幕里，看她含苞待放。

于是，戒烟如你给她起了个网名“夜色玫瑰”。

戒烟如你来到最近的网吧，寻找和他以前女友一样的名字。

“夜色玫瑰，总在寂寞的夜里开放。”戒烟如你突然掉泪。

何维尔的眼角也湿润了。

但何维尔不是一个轻易能相信男人的女人，她怀疑也许这故事并非真实，也许他编造了这个故事引诱网上的女子?

可是，我们骨子里埋藏着善良品质的何维尔不想去思考故事是否真实，即使是虚构的，她也想在故事结尾处加一个优雅浪漫的省略号。

“寂寞的时候，我会发短信给你。”何维尔有些伤感。她知道他们彼此都需要，虽然这种感觉遥远又缥缈。

戒烟如你发过去自己的号码，然后他看见一行字。

“也许，天亮的时候，玫瑰会在你眼前盛开，化为一股清烟，似幻似真似烟弥漫在你心中……这个周末是不一样的周末，让你难忘的周末。”

然后，何维尔的头像变灰了。

她是电影里唯一女主角，男配角都是跑龙套

这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冬季。室外寒冷。室内的暖气却让人格外燥热，难以呼吸。

天亮的时候，这个宁静的城市被白白的、浓浓的雾气笼罩着。咸阳国际机场，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短大衣的美丽女人，她的大衣的领口是很大的黑色狐毛大V领，腰上有一根显示她小蛮腰的红色腰带，大V领里面是大红色的低领毛衫，一根玫瑰色的针织围巾缠绕在那高傲的、裸露的脖颈上，脚上穿一双大红色的靴子。

这个女人，不用介绍，就是我们迷人的何维尔小姐。

此刻，何维尔拎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行李箱子，在机场询问室打听几个小时前抵达的航班。

然后，她放下箱子，找了一个舒适的座椅，掏出手机，大拇指开始忙碌……

然后，她按下发送键，让这个短信在天空和思绪里向一个陌生的手机飞奔……

然后，她翘起她纤细的腿，幽雅地坐在候机室里，等待……

等待是如此漫长。

天空正缓缓变白。

他会来吗?

他果真在机场吗?

他的故事是专门用来做诱饵的吗?

何维尔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等待上钩的鱼。

如果他不来，何维尔已经安慰好了自己，不就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吗? 在陌生的城市里，哪里遇不到自己需要的男人呢?

如果他不来，何维尔已经做好打算，坐机场大巴去古城西安，去看那古老的城墙，再看看古城围起来的北方汉子的模样。

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

何维尔换了一个坐姿，虽然保持着优雅，但她的内心的确有些焦急。

突然，何维尔眼前一亮。一个男人，高大的男人远远地进入她的视线。

那男人渐渐走近，他用一种很坦率的眼神盯着何维尔，的确我们的何维尔小姐如同这个北方城市的洁白雪地里的一朵艳丽的玫瑰，很吸引男人的注意力。

那男人盯着何维尔足足看了两分钟，可是他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

何维尔也不说话。她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翘着嘴角。

然后……

男人向她挪动着脚步，可是又转身，犹豫着离开。

难道，何维尔此行就是为了这两分钟的对视吗?

等男人消失在人群里，她失落地叹了口气。

她拎着行李，缓缓起身。

突然，手机嘀嘀响起来。

一条短信:“真的是你吗，夜色玫瑰? 我是戒烟如你，我是在做梦吗?”

何维尔的心狂跳不止。

她的手有些颤抖。

“绝对不是梦!”短短的一行字，她回复了很久，“我在大厅。黑色大衣。玫瑰色围巾。”

“你在哪里?”

“我在候机室门口。黑色夹克。黑色鸭舌帽。”戒烟如你回复得

很快。

何维尔快步走到大厅出口："你在原地等着我。"

走出玻璃门之外，她看见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高大男人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她看见帽子下面有一张帅气的脸庞，脸庞上有一双黑色的深邃的眼睛，但是那眼睛里还带着没有散去的浓浓的哀伤。

何维尔走过去，莞尔一笑。

戒烟如你走过来，哀伤地微笑着，拎过何维尔的包，握手。

他紧紧握着，他不太相信这是真实的，一朵真正的夜色玫瑰在眼前绽放。他们，仅仅相识了才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前，她还在南方的那个城市，还停留在那个城市的网上。

"放我的手心在你的掌心。"何维尔不想抽出她的手，这双男人的手大而厚，很温暖。

他们就这样牵着手一起走着。

戒烟如你总是用很不真切的眼神看着何维尔。皱眉，舒眉，又皱眉，又舒眉。

何维尔保持着永恒的不变的微笑。

没有人知道何维尔那精灵或者魔鬼般的脑子里在思考着什么。

没有人会看出她将要上演一部什么样的浪漫电影。

即使是她自己，也不会知道。她始终是一部部即时影片的导演编剧，灵动而机敏，随意修改着剧本，预料着结局。她总会是里面迷人的女主角，没有男主角，只有男配角。

他把她吸进肺里，然后烟消云散

戒烟如你和何维尔紧紧牵着手，他捏着她那只绵软的小小的手，不敢松开，他生怕一松手，她就会化作一阵青烟，婷婷袅袅地飘远。

一切都不真实。

似幻似真似烟。

他牵着她的手，坐上大巴，抵达古城西安。

他牵着她的手，去古城墙下抚摸那古老的城砖。

他牵着她的手，去吃那鲜香四溢的羊肉泡馍，喝着热气腾腾的稠酒，嚼着羊肉串。

古城如那位唐朝的贵妇般不停变换着她华贵而古旧的装束，整个白日在不停地变换着不同的场景。

他小心翼翼，生怕这朵娇艳的玫瑰会突然长出刺来，扎疼他的心。

恍惚中，他觉得他手中的她，是他的那朵一直未曾摘下的芬芳；而这朵玫瑰血样的红色异常艳丽，令人炫目，她散发着扑鼻的芳香，吸引着采蜜的蜂蝶随着浓浓的馨香钻入那花蕊里，不愿离开。

他就是一只闻香而醉的蜜蜂。夜色越来越浓，他的大脑逐渐进入混沌状态，那香味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刺激着他的嗅觉，随之传送到味觉，再随之传送到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他想就此跌入玫瑰的花蕊里。

夜色渐渐袭来，街灯次第明了，她站在拐角处，低语。

她的低语让他微微战栗。

“去吧，去酒店，去这里最好的……只是，请你，在天黑之前，去买一束娇艳的红玫瑰。”

她不会疏忽一丝浪漫的细节。

何维尔选了一家位于钟楼附近的酒店。酒店收费不低，但何维尔是个享受型的女人，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她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和戒烟如你度过几天浪漫之旅，也不枉来西安一场。

酒店的房间虽然不大，但是很安静，里面全是玻璃做的隔断，玻璃浴室、玻璃洗脸槽、玻璃茶几、玻璃柜……何维尔很喜欢这种透明的感觉。

要是，每个人的心也如此透明该有多好！

夜色浓浓地笼罩着宁静的古城。

酒店里暗红色的门被何维尔打开。

玫瑰插入瓶中，跌落几片花瓣。

她身上的大衣也如同松散的花瓣，散开，跌落……

他把她轻轻抱到床上。拧亮了所有的灯，点燃一支烟，俯下身子，盯着那张迷人的脸。

烟雾缭绕，眼前的一切似幻似真似烟。

她婉然一笑，从他的嘴里轻轻扯下这支烟。

猩红的唇贴过去，他恍然中听见她的呢喃："扔掉它吧！我就是你的一支提神的烟。"

她身上的衣物如花瓣片片迅速跌落，她把自己完全敞开，露出花蕊，任他在那里吮吸。

他嗅着她的味道，深深地呼吸，吸进肺里。靠心最近的地方。

花蕊被那蜜蜂猛烈地吮吸，那蜜缓缓滑入蜂的吸管里……

她抚摸着这个高大男人的后背，听见他沉重的喘息。

喘息过后，她感觉到自己脸上有冰冷的泪。

她听见他在哭泣。

低低的，压抑的。

"哭吧！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戒烟如你这个名字可真不好念。"她抚摸着他的头发。

他的头发如婴孩般柔软，此刻，他的心如婴孩般柔嫩。

他号啕大哭，说："我其实是个混蛋，维尔，你永远不要问我的姓名，我会消失的，消失得彻彻底底！"

何维尔柔肠百结，她不知这男人为何要这般哭泣。也许，他内心藏着一些隐情。

何维尔很累很疲倦，她觉得很口渴，男人说稍等，他去弄杯热牛奶，然后去捣鼓了好一阵，端了一杯热乎乎的牛奶进来。

男人很是殷勤，希望维尔趁热喝下去。

当何维尔疲倦地沉沉入睡的时候，她恍然中发现身边的那个男人

已经缓缓起身，化作一股青烟消失了。

她有种预感，这个男人将不再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她也希望这个男人也只是她一生中一个难忘的小插曲。

但是，这很难忘。已经够了。

只是何维尔不想控制最后的似幻似真似烟的结局。

她带着愉悦又报复般的神情，离开。

如果，他把她当作那朵夜色玫瑰，她心里兴许好受一点。

何维尔迷迷糊糊地进入玫瑰般的梦乡。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觉得头重脚轻的。

她以为还是凌晨，因为天还是黑的，身边的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她迷迷糊糊摸手机，怎么也没有摸到，她摸到了电视遥控器，打开电视一看已经是下午六点，何维尔突然觉得不对劲，脑袋像是被人塞进了浆糊很不清醒，而且开始剧烈地疼。

她突然浑身打了个激灵，她下意识地赶紧找钱夹，钱夹还在，身份证还在，但是大额的钞票已经全部不翼而飞，不过还好，这男人还留下了几十元零钞和银行卡，其实银行卡也是空空如也，维尔习惯了月光族的享乐生活。

何维尔摸摸脖子、看看手指，金项链和金戒指也不见了。

“混账王八蛋！他的那个掩埋在黄土地的女友呢？去他妈的，全是瞎编的。一定是那牛奶里有问题！”何维尔明白了，这个男人一直不肯告诉自己真实的姓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贼，是一个骗子！但是他为何要哭呢？是不是觉得还需要忏悔？

正懊恼的时候，何维尔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

地写着几排字：“对不起，维尔，你是一个如此美丽简单的笨女人，我这样做其实很难堪，我的确是迫于生计，我的父亲两年前患上了肺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受了很多很多的罪，人还是走了。我的母亲今年年初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我其实大学毕业后一直四处找活儿打工，可是赚的钱杯水车薪，离我家所欠债务的数额差距太远。我知道现在很多富婆会拿钱出来包养男人，于是我钓上了你，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我拿走你的钱，我的确很矛盾，很纠结，内心很难受，我希望你不要去告发我，不要去报案。我实在是无奈之举，生存是如此艰难，我目前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那个女友的故事其实是我瞎编的，你居然也相信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也多留个心眼。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真的，很美，对你下手，我真有些舍不得，我很矛盾，我很想继续骗下去，但是我害怕我真的爱上你。”

何维尔轻蔑地笑了，笑自己的愚蠢，笑这个男人也蠢，笑这个男人居然还幼稚地给自己写张纸条。她虽然喜欢爱情和激情这种冒险，但是不想遇到这样的骗子。俗话说，久走夜路必闯鬼，这次还真的遇上了。但是，她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试着相信这男子写的信。

何维尔还是非常懊恼，居然被骗子玩得爽了个够，还把钱和首饰、手机全给偷走了。她觉得自己内心又有些柔软，有些同情那个男人，如果他有其他渠道谋生也不会这样，但是内心的耻辱仍无法消散。

如果没有遭遇到这个骗子，在对待感情上，何维尔是残忍的，她不会让自己去怜惜任何一个男人，她如果真的爱上任何一个男人，那会让她感到恐惧的。

但是她扔不掉那一段段缠绵悱恻的记忆，她想从一次次激情里释放自己对情感的压抑，她知道自己很脆弱，很想好好去爱一场，可是谁敢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呢?

何维尔也是善良的，她每一次都会很动情，很认真，甚至有时候，她就是一个天使。她对自己天堂地狱守护神般的职业充满一种神圣的恐惧感，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如一个个亡魂那样无助地烟消云散，没有归宿。

这个矛盾的女人为了忘记过去的记忆，毫不吝惜地在一个个陌生的男人那里寻找短暂的温暖、激情，释放、消耗着她美丽的胴体。

何维尔不敢给綦子琪讲述这一切，她知道好友綦子琪一直很难理解自己的这些做法，一旦她知道了会把她骂死。

在綦子琪眼中这一切简直是荒谬!

可是，何维尔对每一次擦肩而过的男人难道在瞬间或者之后没有动过真情吗? ——哦，不能只是擦肩而过，而是擦身而过。

何维尔知道綦子琪很是担忧自己这朵艳丽的红玫瑰这样挥霍下去，会不会太早枯萎、凋零。

何维尔在陌生的西安，感到束手无策。

再次遇见，该不该擦肩而过

何维尔突然想起綦子琪的父母住在西安，该去见见綦子琪的父

母，去那里借点钱回重庆。

何维尔的这次突然出行，没有提前告诉綦子琪，何维尔的每次行动都被綦子琪视为冲动，似乎都没有得到过她的赞同。虽然，綦子琪无法阻拦何维尔，但是她那些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言语，让何维尔很是郁闷烦心。所以，何维尔决定，以后还是统统先斩后奏的好。

何维尔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好，然后晃晃悠悠地拎着行李出门，去把酒店的押金退了，好歹还退回一百元。

何维尔的手机没有了，很多电话号码如同那些男人一般被清空了，好歹大脑里存牢了綦子琪的电话，她用酒店的座机给綦子琪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在西安旅游，要綦子琪父母的电话，要去拜访两位老人。

綦子琪才不相信何维尔就是这么简单地在西安旅游，她知道这个女人又在胡乱折腾，她想着何维尔去看看自己的父母是好事，于是给了她电话和地址。得到了綦子琪父母的电话，何维尔立即用剩下的几十元买了点水果，找到綦子琪父母的住处，两位老人对何维尔的到来很是惊喜，因为他们知道，何维尔是女儿在重庆最要好的朋友了。

何维尔受到热情的款待，她支支吾吾提出先借点现金，自己的钱包在机场不小心失窃了，也不好请綦子琪麻里麻烦地汇款过来。等到回到重庆立马还给老人们，并希望綦子琪的父母不要告诉綦子琪她借钱的事情。

綦子琪的父母连声说不妨事不会说的，只要维尔能顺利地早点回家就行。

綦子琪的父母和何维尔闲聊，他们心里其实最担心的是綦子琪现在的婚姻，因为女儿独自在重庆，连一个亲戚也没有，好歹还有何维

尔这个好朋友。女婿是女儿自己选的，两位老人就只见过两面，第一次见面是初次认识，他们看见的是个很腼腆的小伙子，大声说话都会脸红。第二次见面是在女儿的婚礼上，这个小伙子站在女儿身边，激动得落泪。女儿在那里穿着大红色的旗袍，羞涩又甜蜜。

可是，做父母的总是不太放心，綦子琪自小就没有独自远行过，自从扎根重庆后就独自生活，她在那个城市果真过得好吗?

何维尔连连说綦子琪好着呢，工作好敬业得很，朋友也大多对她都很好，在重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子了。

綦子琪的母亲要何维尔回去提醒綦子琪，眩晕的毛病要经常调理，上次母亲去重庆住了半月，看见綦子琪满身摔得都是瘀紫，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母亲看见女婿对女儿很好，心里的忧虑消除了。

其实，何维尔心里也不太踏实。因为，綦子琪身上的瘀紫发生的频率过于频繁，而且的确像是人为的痕迹。

可是，面对老人，何维尔只能善意地说綦子琪一切都很好。

从綦子琪父母家里回到酒店的时候，华灯初上。

何维尔独自走在古城的夜色里，寒冷的风吹得她的骨头都快冻碎了，鼻子、脚趾和手指已经冻得僵硬，似乎离开了她的身体。

这北方寒冷的天气，把孤单的何维尔冻得瑟瑟发抖。

如果此时能和一个男人相依相偎着回家，那感觉会多好。何维尔会躲进他的大衣里，路人也许会发现，一件大大厚厚的大衣里面居然长着四条腿，其中有两条是何维尔的大红色的靴子。

唉，可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昨晚和她一夜激情的戒烟如你，还会有谁来陪伴她呢?

她失落地回到酒店，大厅里人很稀少。北方冰冷的冬季，男人女人都想躲进温暖的被窝里。

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一个男人在和服务台的小姐说话。

何维尔扭头看看这个男人的背影，高大，肩膀很宽，头发很黑。

男人似乎觉察到背后有双女人的眼睛，他也扭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时候，何维尔和那男人的思维突然都停顿了。他们的思维都停顿在两天前的咸阳机场，那天的场景重现，在足足两分钟的对视里，那个男人的眼睛充满坦率，而何维尔的眼睛充满了挑衅。

谁在冥冥中安排再次遇见?

再次遇见，该不该擦肩而过?

他是谁?

他是谁?

何维尔挑衅的眼神里充满鬼魅和诱惑，把那个男人强烈吸引了，他盯着她的眼睛，陷进去，深深地陷进去。

在何维尔看来，这个男人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她，把她一点点吸引过去，她的目光猛然被他拉近，牢牢地贴在磁石上。她如同一枚铁钉，在他的周围旋转，但始终离开不了他的引力。她已经完全忘记和刻意忽略昨晚才发生的骗局，她的大脑神经又完全失控了，不由自主。

他是谁?

何维尔觉得和他似曾相识，但又不能完全确定在哪里见过。

男人不主动问何维尔的身份，何维尔就不会去打听男人是谁，在她看来，人生中会与很多人擦肩而过，匆匆走过。即使偶尔作短暂停留，难道非得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了又如何呢? 也许他有婚姻，也许他单身，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何维尔不想要结果，何维尔只想要今晚美好如梦的感觉把昨晚的那一场梦魇驱散。

再次的邂逅，如果让何维尔错过，也许她会后悔。在何维尔看来，人生何处无艳遇，再多一次又何妨?

"砰!" 侍者拧开红酒的瓶塞，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何维尔的房间。

杯中的酒香气袭人。

酒中的红色漫上何维尔的脸庞。

那男人已经坐在何维尔的对面，沉醉地看着对面的陌生女人。

红酒是最好的情色添加剂，女人往往可以利用酒精的渗入，借着这种液体的刺激而发挥自己的内心想象和表演天赋。

而男人呢? 可以酒不醉人人自醉，醉时释放它的热能，醒时如冰凉的空空的酒瓶。他们会欺骗自己，告诉自己：忘记吧! 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酒瓶见底之后，他们已经抵达酒吧附近最近的酒店里。何维尔已经醉倒在男人的怀抱里，一切在她经常表演状态下是如此的自然。

两分钟的对视，制造出两小时的激战。

他们如两个搏击的骑手和野马。

她拥紧马的脖颈，翻身上马，在那光滑的马背上翻腾着自己的身体，她如一位技艺高超的骑手，强烈的欲望逼迫她制服身下的剽悍的野马，她的唇，她的齿，她的舌，她的手，她的腿，齐齐并用……

而那马，却伺机报复，用他强壮的身躯来掀翻她，压倒她……

骑手和野马从山顶翻滚到深渊，又从深渊挣扎到了河里。

他们大汗淋漓，浑身湿透。

何维尔大声尖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寂静。

寂静过后。

"你是谁？"何维尔悠悠地喘息，还是忍不住要问，她想把一个名字或者一个符号添加在她的日记里。

他粗粗地叹息，不言语。

一个深深的吻过后，他缓缓穿上自己的衣服，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只留下怅然若失的何维尔。

喧嚣过后，仍然孤单。

夜还很漫长，在陌生的城市里，何维尔继续独守着自己的孤单。

但是她坚信，没有人来过心上，心就不会疼痛受伤。

可是，这个男人，何维尔总觉得是在哪里见过。

他是谁？

他是那样的神秘而又野性，让何维尔一直沉醉在疯狂的记忆里。

那种很爱干净的男人身体上的淡淡洗衣剂的香味，让她沉醉。

就当作一个短途的过客，一个小站吧！

何维尔的耳朵里，萧亚轩在那里忧伤地唱："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

心上，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

何维尔的眼泪，突然忘记了眼眶的存在，兀自冰凉地跌了出来。

何维尔起身，她看见，在枕边的床头柜上，他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何维尔把这张纸条捏在手里，是扔掉还是留着期待下次重逢？

两天，两个不同的男人，都是如此陌生！这个周末还真是足够刺激！终于，疯狂的何维尔踏上了返回重庆的火车。

毕竟，已经经历了一次急火火的浪漫，何维尔想慢慢地坐火车回去，列车发出的有节奏的悦耳的哒哒声，让何维尔心情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綦子琪来接她，何维尔看见綦子琪的下巴肿了。

回到何维尔的家里，何维尔很心疼地看着那青青的下巴，给綦子琪抹了消肿的药水，唏嘘不已。

何维尔告诉綦子琪，父母对自己女儿婚姻的担忧，綦子琪垂下了头。

这次，綦子琪的伤感难以掩饰，她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

"子琪，告诉我，你似乎一直对我有所隐瞒。"何维尔真切地问。

綦子琪不说话，只顾掉泪。

何维尔有些烦躁，可是又很无奈。

何维尔唉声叹气，她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相知的女友在情感的旋涡里痛苦挣扎，却怎么也拉不出来。

綦子琪终于开口说话。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何维尔一下子就明白了。

难道，男人的感情就那么容易逆转而变质？

何维尔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但是，这狗日的，怎么还动手打人！本姑奶奶和他拼了！”何维尔牵着綦子琪的手往门外冲，“而且，这狗日的，怎么总是动手，你身上以前的瘀紫，肯定都是他干的！”

綦子琪的哀伤更浓。她趴在何维尔的床上号啕大哭。

这么多年以来，何维尔一直没有见过綦子琪丈夫陈家梁的尊容，这次，何维尔真的怒发冲冠了，欺负女人打老婆的男人算个什么玩意儿！何维尔一定要去找他理论。

何维尔知道，綦子琪一个人在重庆打拼，已经够苦的了，她还知道，乖巧的綦子琪每赚到一分钱，都会及时上交给她的丈夫，这样的女人不拿来心疼却拿来虐待，这男人是什么东西！

突然懂得了什么叫悲欢离合

每天清晨的时候，何维尔总是被同一首乐曲惊醒，那是中国人固定给亡者的一支送行曲。哀乐声声，每天有很多个冰凉的躯体被同事拉回来，有的是一群人热热闹闹地送行，有的却是孤孤单单一个送行

的都没有。

每天上班，一群人还是一个人，但是每次一看见那具停止了呼吸的躯体，都令维尔无比的悲伤，无比的不快乐，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离开，每天她都要看见那么多人悲伤的脸?

维尔想快乐，可是无论如何，她都快乐不起来。

工作是轻松的，每天打电话，安排车队派车去接亡者，安排冰柜，安排灵堂的布置。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就彻底清闲下来。亡者的亲人都希望亡者在清晨火化，这样魂灵会在清晨最清爽的时候飘离肉体，寻找新的归宿。

有时候，会有很多家属为了抢第一炉焚化死者而争得不亦乐乎，几个子女媳妇女婿为遗产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在商议是用影像把亲人最后一刻记录下来，还是亲自去看最后一眼；有的在盘算买哪一种骨灰盒；有的在打听墓地的价格；有的在想悄悄离开扔一包骨灰在殡仪馆；有的想着用金银铜铁打造一个奢华墓地；有的在灵堂打麻将唱死人子板板歌热闹得一塌糊涂；有的在灵堂泣不成声；有的要跟着死者扑进焚烧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有的也想跟着扑进焚化炉是因为要扒拉金戒指金牙齿；有的女人彼此在灵堂互相打耳光扯头发，破口大骂，衣衫不整；有的因为生前没有为老人尽到孝在这里追悔莫及、捶胸顿足；有的因为患病多年在医院耗尽全家甚至全家族存款仍一命呜呼，欠下一屁股债给老子、妻子和儿子；有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却从身上贴身内裤里翻出几大摞的钞票差点一起烧掉；有的相依相伴一辈子的白发老人，哭着喊着要一同去了……当然，何维尔也看到最幸福的一对，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一直守着已故妻子的灵柩，黯然神伤，足足七天。何维尔认为那个离去的女人是幸福的，但后来才知道

男人的财产被年轻貌美的外遇用各种手段全扒拉去了，而离去的糟糠之妻生前买了高额保险后出了车祸，受益人写的是男人的名字。为什么，人离开了，才知道什么叫做珍惜和真爱，才悔不当初，但为时已晚。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悲，有人喜。人生的最后悲喜剧在这里毫无顾忌地倾情上演，维尔突然懂得了什么叫悲欢离合、人情冷暖。

除了休息的日子，维尔的每个白天都是在哭哭啼啼、打打闹闹、悲悲戚戚的喧嚣中度过。好歹工作轻松，待遇不错，父母对这个独女又恩爱有加，时间和金钱可以让维尔弥补很多工作上的烦恼。

慢慢地，何维尔把一切都看淡了，一切美丽的、丑陋的，不幸的、幸福的，年轻的、衰老的，得意的、沮丧的，伟大的、卑微的……都会在同一个火炉里化为同样的一堆灰烬，以同样的方式离去，殊途同归，无一例外。

一切的一切，真的淡了。何维尔不愿意多想，因为总有一天她也会躺进这炉子里。原本想找个男人一起过最平淡普通的生活，可是经历了那场无效的荒谬的“婚姻”后，她真的不再奢求。她只想快乐快乐寻乐寻乐，要用不一样的爱情和激情打破固有的一成不变的生活。

每个傍晚，何维尔会路过一个回收站，每次都看见一对老年夫妇坐在那里，都能听见一个小小的老式录音机里传来怀旧的曲子。她经常看见老先生歪在藤椅里打盹，老太太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庞龙的《幸福的两口子》：

记得你最爱穿白裙子

我最喜欢你的大辫子

你爱看我傻笑的样子

说我是你爱的男孩子

静静坐在湖边的椅子

我第一次抱着女孩子

我们一起攒钱买房子

还要一起生个胖儿子

……

等到我长出了白胡子

一起坐在家的老院子

看着满地玩耍的孩子

回想我们年轻的日子

……

何维尔每天唉声叹气，难道这种最平淡的幸福与她今生都无缘吗?

何维尔万分地伤感。她多希望能有一个爱她的男人，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和悲伤。而这一切，离她如此遥远——哪怕，在她最老的一个晚上。

高潮，伊甸园的蛇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何维尔疯到半夜回家都会遇到一个男子，

忧郁，长发，不快乐。他俩半夜都会往殡仪馆这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走，何维尔担心是跟踪她的游魂，她想，这个世界上，除了哀哀怨怨的游魂，还有谁和她一样不快乐？于是，她忍不住哆哆嗦嗦地问了：“你是谁？是人是鬼？”

“游魂”说话了，看来是个人。何维尔松了口气。他抬头，是一张游离于人世之外的脸。

这男子是一个酒吧歌手，名叫高潮，由于挨着殡仪馆的房子房租特别便宜，于是他在维尔家附近租了一套小小的房子。

第二个晚上，高潮带何维尔去了他唱歌的酒吧。这是一个很清雅的酒吧，不大。

夜幕降临，高潮在那里孤单地唱着歌。

歌声凄凉而优美。

何维尔捧着一个杯子，听着听着，泪水大颗大颗地掉进酒里。

从此何维尔每晚都会来听他的歌曲。

何维尔一来，他都会唱那首自编的《玫瑰凋零》：

那朵玫瑰

盛开在梦里

她和他嗅着芬芳

沉醉在炎热夏季里

炽热难以抵挡

跌入梦里

尽情挥霍

沉醉与疯狂

天明
从梦中醒来
玫瑰凋零
心的每个空隙里
撒满了花瓣
盛满了疼痛

玫瑰凋零
一片一片
跌落在雨天的泥土里
美丽仅存一夜
是那样不堪一击
是那样转瞬即逝

他每每唱完，何维尔都会请他过来喝杯酒。

“为何叫高潮这古怪的名字?”

“因为我一直生活得很低潮，希望能用名字冲淡一点低落的情绪。”

“你是哪里的人?”

“新疆。”

“为什么流浪?”

“为了生存。”

“喜欢流浪吗?”

“也许不喜欢吧?”

“也许?”

“有时候也想找个地方歇息。”

高潮也会问何维尔一直憋在心里好多天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想哭。”

“为什么想哭?”

“因为内心一片空白。”

“是因为受伤很深吗?”

“没有受伤，因为我不曾去爱。”

有时，高潮也会掉泪。

何维尔问他：“你为何哭?”

“因为我欲爱不能。”

于是，一对孤单的男人和女人黯然神伤地坐在黑暗的角落里。

高潮不停地写他的歌曲。高潮的歌曲不再那么忧伤。因为有了何维尔这样执着的听众。

他的长发飘在黑色的夜里。

何维尔每天都来听歌。

她的泪水越来越少，因为高潮在唱歌的间隙，开始对着她微笑。

她觉得异常甜蜜的滋味漫了上来。

高潮微笑的时候，何维尔觉得自己如同那朵歌中的玫瑰，在缓缓伸展自己的花瓣。

高潮出租屋的沙发角上，总会躺着一对相互依偎的男女。

他们惬意地躲在高潮自己用麻绳和木头做的镜框里，男人旁若无人地拍着女人的脸蛋，女人歪在男人的怀里羞涩地笑着。

那男人披头散发，何维尔的眼看不清，以为是一个爵士乐手。

高潮牵着何维尔的手，掩上自己卧室的房门，何维尔看见高潮床前有一幅油画，油画上是一个美丽的女子，白皙的面庞如同透明的玻璃。

Blues在耳边响了起来，随意而又悠闲，一个男人啰啰嗦嗦、反反复复地唱着、念着重复的诗歌。关于爱情、自由、性和生命的悲痛融入乐曲，然后戛然而止。

高潮随着节奏扭动着身子，上衣随之脱落，高潮崇拜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摇滚歌星吉姆·莫里森文在高潮的背上，和他一起舞蹈。

那是高潮崇拜的偶像——20世纪60年代一个最彻底的摇滚歌手、一个最敏感的现代诗人。

吉姆·莫里森趴在高潮的背上，片刻也不分离。高潮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和吉姆·莫里森的思想行为随时融为一体。他给了他灵感，也给了他颓废和迷茫。

高潮摸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吸一口，递给何维尔。

何维尔也吸了一口，大脑一阵混沌而快乐。像喝醉了酒。晕晕的。

他们就这样吸着，吻着，抚摸着。

何维尔的身体战栗，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高潮的长发缠绕着何维尔赤裸的身体。

高潮像一条伊甸园的蛇，对着何维尔身上一对诱人的苹果，吐着鲜红的信子。他用双手圈着这苹果，一点点啃噬，一点点，然后一口吞没。

“快乐无比，抛开一切，要尽情享受快乐！”高潮把唇从苹果上移开，使劲啃了雪白的地方一口，何维尔胸前那苹果旁立即起了一块鲜红的印记。

何维尔疼并快乐地呻吟。

快感，漫过来，如浪，漫过来。

高潮在音乐的节奏中抽动着身子，嗅着何维尔的气息。

这味道，如初夏的气味，有点香甜。

一个疯狂又缠绵的夜晚。

这次，何维尔感觉格外不同。

她感觉到了一丝甜蜜的滋味，也许那就是爱在萌芽吧?

欧蒂，我噙着你入眠

高潮比何维尔小五岁，三年前流浪到这个城市。

他的脸上却有着很深很深的岁月的刻痕，让人辨不清他的真实年龄和真实心情。他给何维尔起了个爱称——“欧蒂”。

而何维尔，却有一张清晰的脸，她内心的矛盾冲突总是写在上面，深浅不一地在脸上刻画着自己的情绪。

和高潮在一起，何维尔尽心地担负着一个如母亲、如姐姐、如情人的角色。

高潮的一举一动都是何维尔眼中最至关重要的大事，何维尔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她的“孩子”、她的“弟弟”、她的男友高潮。何维尔已经帮高潮戒掉了大麻，她很欣喜，她看着高潮的脸色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高潮每天下班，何维尔都会在家里静静等待，给他温一杯牛奶；高潮的每一件贴身衣物，何维尔会仔细轻揉细搓；高潮的每一丝长发，何维尔会用木梳轻轻梳理；高潮的每一支新歌，何维尔会欣然鼓掌。

夜晚的时候，高潮会噙着何维尔的乳头酣眠，轻轻呼唤着欧蒂；中午起床的时候，高潮会和何维尔深吻拥抱，轻轻呼唤着欧蒂；每次，高潮高声呼唤着欧蒂，看着那幅床头的油画，然后，他会进入极端亢奋的状态。

何维尔给高潮打扫房间，她终于看见了高潮沙发上的相片，那个女人，皮肤看上去白皙如雪，那双眼睛如此酷似何维尔，像猫，但带着一股淡淡的化不去的哀伤。

“她是谁?”何维尔问。

“我以前的女友。”

“她做什么的呢?”

“她学画画的。”

“她在哪里呢?”何维尔觉得他们之间的神情不像是姐弟。

“她死了，两年前。”

何维尔看见高潮眼中泛起了雾。

何维尔突然想起那张床头上的油画。高潮一直视作爱物。

“那画是她画的吧?”何维尔问。

“嗯。”

维尔仔细辨认着那幅油画的角落里一个小小的签名:“欧蒂”。

何维尔虽然感觉欧蒂在高潮内心根植着，永远无法移去，但维尔觉得高潮是爱自己的，她沉浸在恋爱的幸福里。他的吻，他的拥抱，他的歌，他的微笑，这一切都真实而美好。可是，何维尔仍然感觉到高潮的内心不可捉摸、深不可测。

“爱情”，一个美妙的词语。可它也是一种无止境的痛。爱，该如何去爱? 怎样才是爱?

情，分为很多种类。他和她之间的情属于哪一种? 当她说爱的时候，他也会说爱吗?

比如何维尔，比如高潮。当这两个不确定的人身体靠近的时候，他们之间不确定自己对彼此的感情，是不是就是爱。

也许因为单身，也许是两人都那么孤单，也许是两人彼此需要，心理的、生理的。

有了高潮的夜晚，何维尔不再孤单。她每天上班回家一起做饭吃饭，然后晚上陪高潮一起去他的酒吧。高潮不停地写着新歌，给何维尔，哦，不，应该说是给他的欧蒂。

他黑色的长发飘在黑色的夜里，辨不清哪里是黑发，哪里是黑夜。如同何维尔辨不清高潮对着她微笑的时候，内心是否一样在对着

她微笑。

任何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的内心都是隐藏起来的，你看不见里面盛着什么。他们的外表也许在微笑，而内心也许在哭泣。

何维尔渴望能这样一直和高潮相依相伴地走下去，但她总是忽略：高潮很多时候眼神总是迷离，像是有雾。那雾里裹着淡淡的无奈的哀愁。

从高潮跌入深渊，盛开一夜就凋零

何维尔没有料到，高潮也消失了。高潮留给她一封信，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两个黑色的字——忏悔。

信笺一点点打开，何维尔如同看见高潮的心一点点被打开。

他爱着他的欧蒂。欧蒂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有一次来酒吧参加一个学生的生日主题晚会，当高潮看见欧蒂第一眼的时候，高潮立即被她白皙得几乎透明的脸庞和肌肤、迷人的带着淡淡忧伤和无助的眼神摄了魂魄去。

那晚，高潮伴奏，欧蒂唱了一首歌曲《雪绒花》，她穿着洁白的拖地长裙，声音如天堂里飞扬着的薰衣草的味道，高潮和一帮子男孩顿时被迷住了，沉醉了。

欧蒂家境较好，她如同一个高贵的公主那样被很多男生追捧着，而高潮是个四川美术学院的落榜生，每月在学校旁边的酒吧靠唱歌赚

钱，期待第二年能继续报考。

高潮得知欧蒂即将过生日了，他想送她一份令她惊喜的礼物。

欧蒂从此以后经常去酒吧玩，对待高潮，她似乎很矛盾，她知道那个忧伤的酒吧歌手的目光不再从她身上离开。欧蒂对高潮的感情欲爱不能，每次想起高潮的时候，她那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庞上会泛起淡淡的红晕。可是，她又不希望高潮靠近自己，爱上自己，她害怕着，躲闪着。她总是故意给他炽热的眼神投过去一个冰凉的回应。

可是，高潮偏偏就是爱着她，欧蒂一个冰凉的眼神都会让他魂不守舍。

高潮悄悄画了一幅油画，画中就是美丽的欧蒂带着纯真的微笑，如一朵永远不会凋谢的白玫瑰。

高潮准备在欧蒂生日的时候，把这幅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他想，那个时刻，她该会灿烂地微笑吧?

欧蒂的二十岁生日在高潮唱歌的酒吧举行，高潮为欧蒂写了一首歌，然后捧出欧蒂的画，送给了她。

高潮看见，欧蒂的眼里写满了惊喜和感动，当着众人的面，她在高潮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那晚，欧蒂跟着高潮回了高潮租住的小屋。

Blues在空气里流淌，高潮打开屋里所有的灯，欧蒂如一朵含苞的蓓蕾，在缓缓盛开。

高潮用手机给自己和欧蒂拍了一张合影。高潮大胆地拍着欧蒂的脸蛋，欧蒂在他怀里痴痴地羞涩地笑着。

高潮微笑着，点燃一支烟，让欧蒂也吸了一口，然后一层层剥落欧蒂裹着身体的束缚。

欧蒂格外紧张，浑身收缩。高潮从她的发梢吻到她的脚趾，欧蒂缓缓舒展……

高潮嚎叫的时候，一个炸雷在高潮的窗前爆裂开来，一切亮如白昼，高潮拥紧了欧蒂。他噙着欧蒂胸前粉色的蓓蕾，如同一个婴孩，甜甜沉沉地睡去。

中午时分，雨声惊醒了高潮。身边，欧蒂已不知去向，一朵小小的血红的玫瑰在高潮身下的床单上悄然绽放。

凌晨，下班的时候，高潮没有看见欧蒂的影子。

一对夫妇，走进酒吧，拿来了那张欧蒂的画和一封信。

“请问，你是高潮?”女人一脸哀伤。

“是我。”高潮仰起头，诧异地看着陌生的女人。

女人眼睛红肿，严厉却又无力地说：“是你害了我女儿!”

男人轻轻拉了一把女人：“拿去吧。欧蒂留给你的。”女人递过来一幅画。

“她呢?”高潮急切地问，那幅画在高潮手中颤抖。

女人递上来一封信给高潮。

那封信里告诉高潮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事实，一个晴天霹雳的结局：

欧蒂其实一直患着先天性心脏病，她已经离开，她不希望父母记恨高潮，因为高潮是她今生唯一的男友，毕竟在他们有生之年爱过，真正地爱过。

高潮悔恨，他宁可一辈子牵着欧蒂的手，也不愿因为一夜的拥有而失去她一生。

玫瑰凋零。

美丽的玫瑰，悄然盛开了一夜，然后迅速凋零。

高潮极端忏悔，可是，人生没有Ctrl+Z，没有“如果”。

高潮一直不相信欧蒂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在这家酒吧静静等待，直到他看见另外一个猫眼女人走了进来。

他叫她欧蒂，他尝试着去爱她，去和她拥抱，激吻，戒烟……

可惜，她仍然不是欧蒂，她是何维尔。

难道她注定是亡魂的替代品

一切都有预兆，只是何维尔故意忽略。这个故事比较起来，远比戒烟如你的更加真实。维尔相信这次是真实的，沮丧的她已经认命。何维尔不敢去细想，她害怕黑夜，她惧怕死亡。那一个个凄美的亡魂，总是缠绕在她的心尖，飘忽在她的身边。那戒烟如你死去的女友，高潮的已故的欧蒂，那殡仪馆存灰房地上的灰，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个死去女人的肉身替代品，难道是因为她离死亡很近，就总被魂灵附体吗？就总是安排她去替代她们，为她们去圆那生前不曾圆过的

梦吗?

其实，何维尔早就感觉到，每次享受快乐的时候，高潮游离而哀伤的眼神恍恍惚惚。她不想去问，她只是单纯自信地认为，这次她会认真地爱，她会让他爱上她。她喜欢高潮阴柔忧伤的艺术气质，如同一个受伤的孩子。

何维尔泪眼婆娑，这是她近段日子最长的恋情了。可是，半年过去了，高潮最终留下了一张信笺，薄薄的一页纸在她指尖抖动:

维尔，我在这里对你忏悔!

在我还没有给你带来彻头彻尾的伤害之前，我决定离开。

你对我的爱，你对我的好，让我愧疚。

你不是她在世间的替身，我努力过，但我无论如何暂时还无法爱上其他的女人。

我走了，不知道去哪里，我想我这样的人还是适合流浪。趁着我还没有给你带来更多伤害。

高潮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他认为他没有给何维尔带来任何伤害，可是，何维尔心却碎了。

难道，爱情永远只是一场错误?

她爱上了他，他却爱着另外一个她。而另一个她，已经阴阳两隔。可他，仍然无法开始新的爱情。

可是，高潮和何维尔在一起的时候，他能说自己难道没有一点

爱吗?

真的如他所说，他没有给何维尔带来伤害吗?

猛然，暴雨袭来。

雨如瓢泼地下，满耳都是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天空中瞬间如白昼，那黑色的夜幕被雷电扯开巨大的惨白的口子，何维尔看见自己惨白的脸和撕碎的心。巨大的雨点从天而降，使劲往地上、玻璃上、树叶上摔打着，像是在发泄内心极度的愤怒!

何维尔在车站狂奔，寻找高潮。

綦子琪在车站狂奔，寻找何维尔。

綦子琪撑着伞，走到月台的尽头，一列列火车呼啸着驶出车站，天黑时分，站台空空如也。在白色的冰冷的灯光下，綦子琪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雨里，伸长着胳膊，在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可是，没有人能听见她在喊什么，雨声已经把她的声音，把她的爱完全淹没了。

然后，那女人无助地跌倒在雨里。

雨水把她的悲伤与泪水统统吞没。

綦子琪冲过去，把她拥在怀里。

綦子琪担心她受凉，因为她知道，这个受伤的女人的腹部已经再一次缓缓膨胀。

这次，何维尔原本是要等待那小生命瓜熟蒂落的。她想等到那一天，给高潮来一个惊喜。可是，高潮却悄无声息地走了。眼看着，何维尔的人生即将迎来真正的新的高潮，却没料到一下子跌落进低潮的深渊里。

何维尔一直犹豫着。綦子琪也不知道该怎么为她出主意，因为何维尔已经到了适合做母亲的年龄，可是她的个性能够担当起单亲妈妈的角色吗?

直到胎儿在何维尔腹中孕育了四个月，她终于决定，瞒着綦子琪，悄悄找了一家离家较近的私人诊所去拿掉那缺乏营养、缺乏关爱的小小生命。

綦子琪赶到医院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大夫已经把何维尔反反复复地推上了两三次手术台，孩子很折磨人，但终于下来了，似乎是个男胎。

这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孩子，挣扎着不肯离开温暖的母体，坠入冰凉的器皿里。

可是，孩子没有选择自己生存的权利，他唯一的抗争就是挣扎，就是虚弱到几乎为零的呼吸。

綦子琪把何维尔送回家，买了红糖和鸡蛋，熬了阴米粥，看着虚弱的何维尔叹气。

綦子琪发现，这个娇艳的女人突然间就枯萎了，何维尔的脸色毫无色泽，苍白里泛着青色，额头的青筋也因子宫收缩的疼痛冒了出来。洁白的手臂无力地垂着，任由维皮皮讨好地趴在床边舔着，如同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

两个女人不说话，因为无论说什么话，只会勾出何维尔的眼泪。

不如把一切话吞进心里，无论如何的伤疼，都会深深隐藏。

綦子琪担心，何维尔的子宫壁是不是已经薄得像透明的纸，她还有机会再次孕育生命吗?

有人说，爱情如沙砾，你若是把它轻轻地捧着，它会安静地待在你的手心里，你若是把它紧紧捏住，越捏越紧，那它就会从指缝中悄然滑落。

何维尔就是这样，她对待每一段长长短短的感情都非常投入，倾其所有的热情和智慧，她奋力想成为最核心的女主角，她总想化身为一个手持钢鞭的女猎手，把所有男人都降伏在自己脚下，成为自己可以任意主宰的坐骑。

但是，何维尔怎么会想到，男人是一种根本无法降伏的野性十足的雄性动物。爱情的沙砾被何维尔捏得越来越紧，到后来只留下一两粒贴在掌心，让她怅然回忆。

何维尔很哀伤。夜里，她突然想起那张纸条，她从包里的一个角落摸索了出来，存进手机，然后发出了一条短信："孤单，想你，想知道你。我想借你肩膀靠着哭，玫瑰要凋零了。"

然后何维尔发过去自己的地址和名字。

一分钟的时间，何维尔就收到了回复："等着，我就来，我会让玫瑰粲然开放。"

然后，再次收到短信回复的时候，何维尔打开门，他来了。

有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何维尔也很憎恨自己，她觉得自己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如一具一刻也不停歇的行尸走肉，披着华丽的外壳，灵魂却杳无踪迹。

何维尔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个个爱情故事的男主角，都有着悲悲戚戚的故事，他们故事里的一些女

主角已经化作灰烬，她始终怀疑，自己是不是那诸多亡魂的替代品，在她工作的间隙，飞到她的身边，潜伏在她的身体里，替她们和她们的爱人一起缠绵温存……

一想到这些，何维尔就忍不住颤抖。

肉欲和报复男人的欲望，让她贪婪不止，却又让她跌入无尽的空荡荡的深渊里。何维尔深陷这种恐慌而不能自已，她总想用在男人身上获得的欢愉减少自己失眠的痛苦，她请綦子琪带她去咨询心理医生，好让自己调整心态，逐步走出来。

心理医生的办公处所是一个安静的小院，每间小房间都保持绝对的独立，以保证咨询者的私密性。门口挂着竹制的帘子，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人，只有咨询者和医生在里面窃窃私语。

医生的结论是让何维尔无法接受的，当“躁狂症”这几个字出现在她耳边时，她简直无法面对。医生说的几项症状何维尔几乎都占全了：注意力不集中或随境转移；语量增多；思维奔逸，意念飘忽；自我评价过高或夸大；精力充沛、不感疲乏、活动增多、难以安静，或不断改变计划和活动；鲁莽行为，爱挥霍、不负责任、不计后果；性欲亢进，对性很随意。而这种病发展到最后，会变成躁郁症，加上抑郁，让病人更加难以自制地痛苦。

医生要何维尔稳定情绪，进行一些物理和药物治疗。綦子琪也劝何维尔听取医生的建议好好接受治疗，可是何维尔根本不接受这个现实。她说：“没事，我自己不吃药也会调整好的。放心吧！我相信自己！我要彻彻底底改变自己！”


白玫瑰
BAI MEIGUI





其实,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爱情,我们也真的不懂包容,那个时候其实不适合着急考虑婚姻的。婚姻如同一座大厦,当你没有能力设计好构架,没有足够的钢筋搭建好骨架,那座大厦会经不起风吹雨打,总有一天会轰然倒塌的。

在我们热恋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往情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很多感情都会变得淡漠,那个曾经爱你的人成了别人的新娘、新郎或者情人。那个信誓旦旦的男人在不经意间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就悄悄离开了,就去牵了别人的手。爱情似乎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轨迹:追求、热恋、牵手、拥抱、激吻……平淡、猜忌、跟踪、撕毁、争吵、离开。





臭鸡蛋气味的池子里爬出一个绿怪物

在地图上有一个查也查不到的南方隐秘小镇，小镇上不知何年何月建起了一个化工厂，綦子琪的父母作为化工专业知识分子从北方支援三线建设调到了南方，来到了这个小镇。小镇依山傍水，宁静幽雅，养育了很多美丽单纯的妹子和帅气刚直的小伙子。这些孩子们简简单单，从小相伴到大，心无城府，和外界很少联系。

綦子琪在西安出生以后，就跟随父母来到这里，和这里的孩子一起成长，上幼儿园，在子弟学校念完小学、中学。

不知从哪年开始，这家工厂开始生产农药，江风吹来，绕过山梁，小镇的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有毒的臭鸡蛋般的硫化氢气味，令人作呕。綦子琪有点怀疑，虫子杀得死光光了，人吃了那些被喷洒了农药的农作物，会不会也死翘翘？但是她不敢问，也不敢想，因为那不是一个孩子可以考虑的问题。大家都盼着销售人员卖出去更多的农药，大家的奖金才会丰厚。

綦子琪的语文成绩很优秀，班上第一，数学却很糟糕，也是第一，但是要倒着数。每次上作文课，老师把綦子琪的作文当范文念的

时候，她那种得意劲儿就甭提了；而每次上数学课，綦子琪就读望天书，一问三不知，一切自尊和骄傲荡然无存，那种沮丧的模样让人不忍心看见。

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有时候在背地里唉声叹气，綦子琪时常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自卑到极点，觉得自己给这个家丢尽了脸。这个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成绩使得綦子琪与那年的高考失之交臂，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只有参加厂里的用工考试，进了这家厂的农药冷冻车间当了一名冷冻工人。

车间挨着长江边，綦子琪每周早中晚三班倒，她最害怕的是上夜班，夜里风呼呼地吹来，如鬼在哭狼在嚎。夜晚蚊虫也特别多，有男同事把蚊子打死了后，把蚊子尸体排成了一行行大雁贴在墙上。

这还不算什么，特别可怕的是爬虫，路灯下，各种怪模怪样的爬虫，有像螃蟹般的硬壳虫张牙舞爪地朝着光亮爬过来，更可怕的是一种叫“影子虫”的带着如金环蛇那样一环黑一环金色的尖屁股小虫，一爬过你的皮肤就会跟着溃烂一大片。綦子琪虽然害怕不已，但是每晚必须胆战心惊地把衣服所有的扣子扣好，迷迷糊糊地打盹值班。

冷冻车间里始终保持着零下的温度，以便使农药迅速结晶，所以特别潮湿阴冷。制冷剂氨气有时候会泄漏出来，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呼吸，不停地流泪。而农药发出的臭鸡蛋般的硫化氢气味，更是令她无法忍受。

一天半夜三更时分，车间里突然传来凄厉的女人撕心裂肺的喊叫，直让人听得毛骨悚然。好在每晚车间都安排了几个男同事值班。大家慌慌张张地跑出去一看：散发着臭鸡蛋浓烈气味的农药结晶池里，一个绿乎乎的怪物正在起起伏伏地挣扎怪叫！

男人们觉得不对劲，女人们拿来手电，赶紧捞怪物。稀里哗啦折腾半天，捞出来一个糊满农药的女人。

原来是一个女同事晚上出来查看晶体结晶的情况，不小心脚下一滑掉进了农药结晶池，她咕咚咕咚喝了不少的农药，人捞出来的时候整个都变绿了，头上身上沾满了农药和结晶体，如一个小型的绿巨人，一直趴在那里呕吐，吐出不少绿水。足足一个月，这个女人排出的小便都是绿的，而此后，这个女人的眼睛也变成绿色，视力变得模糊。

綦子琪真的不敢想，在硫化氢气体随时充斥着鼻孔的环境下，将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接下来的命运就是找个同厂的子弟结婚生子，打麻将、织毛衣，了此一生。綦子琪作了一个决定，她买了一对塑料耳塞，开始每天看轻蚊子，看扁爬虫，抱着高考用的参考书籍在机器轰鸣声中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綦子琪被重庆的一家高校录取了。

綦子琪离开这里的时候，小镇上依旧飘洒着浓烈的臭鸡蛋的气息，而癌症患者逐渐增多起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叹息，淡化了思考，顺从了生死由命的人生定律，也习惯了参加婚礼、满月酒和葬礼……

那个绿色的女人却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出现在綦子琪的梦里。

炽热夏季，在陌生城市的开始

当满街低矮榕树上的知了逐渐开始闭嘴的时候，秋季就已经来临。

一个初秋，穿着一袭黑裙的綦子琪飘到这座散发着炽热的余温的城市。

这次，是第一次离开家门，她不希望父母来接接送送的，但是父母仍旧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一直送到前来重庆的长途汽车站。

綦子琪从此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她拎着沉重的皮箱走出车站，阳光把她的黑色齐腰长发晒得滚烫，她有些眩晕和不真切的感觉，这座城市热辣的天气让她难以抵挡。虽然已是秋季，但是这座城市的余温仍然烤熟了一群群趴在路上躲避不及的蚂蚁。

站在阳光下，綦子琪觉得自己也如同一只毫不起眼的蚂蚁，很快要被烤熟贴在地面上。

綦子琪要前往的学校位于江北区的松树桥，当她刚钻下公交车的时候，一群拎着一根粗粗的竹棒的人疯狂地向她跑来，抢夺她手上的箱子，把她吓了好大一跳，綦子琪一直使劲儿握着箱子的提手，拒绝了他们的低廉的有偿服务。后来，才听人说，那些人是重庆的“特产”——“棒棒军”，因为重庆山高坡陡梯子多，才衍生出这样的特殊行业，这些人扛着棒棒帮别人担东西，赚点微薄的体力钱。

綦子琪当时的学校主要是中文系和艺术系，那时候，艺术系鲜见女生，班上清一色男生。中文系和艺术系的老师似乎势不两立，彼此抱着偏见，中文系自认循规蹈矩，艺术系被指随心所欲。然后，老师们阻止着彼此学生的交往。于是，两年的学校生活简单而又安静，很快就滑过去了。

周末的时候，綦子琪就约上同学去打工，帮一些公司挨家挨户送产品宣传单，每小时可以赚到十五元钱。可是送传单也是很有风险的

体力活，有一回差点被一变态男人拖进屋子欲行不轨，幸亏同学发觉不对跟了上来；有一回又被房主刻意放出来的大狗追得绕着楼梯一路跌跌撞撞地狂奔，差点摔了个鼻青脸肿。

更荒唐的事情还有呢，有一次綦子琪通过招工中介公司去应聘一家单位的“公关小姐”，几位女同学都不知道什么是公关小姐，满以为是公关公司的客户经理之类。经过一男一女的一番打量，结果七八个女生里，就綦子琪和一个女同学应聘上了，其他女生羡慕不已，据说一月可以赚好几千呢！

綦子琪和那女同学被招聘公司通知晚上七点上班，俩女孩开开心心地想着第一天就可以拿到加班工资，拿到薪水可以请那几个落选的女生吃饭，也安抚一下她们受伤的心灵。结果，那晚，她俩被约到了龙溪镇一家挂着厚厚的红布帘子的屋子，进了一间灯光昏暗的歌厅，然后陆续有男人进来，大都三四十岁左右。

老板是一个男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俩。綦子琪和同学面面相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有男人招呼她俩过去，老板催：“快去啊！”见她俩不动，就连拉带推地把她俩送过去。

那边有四五个男人在喝酒，要她俩作陪。然后咸猪手就摸摸索索上来了，綦子琪突然大叫：“我们是学生，我们不是来干这行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公关小姐，放我们走吧！”那同行的女生开始哭哭啼啼，老板一脸恼怒地跑过来：“得罪了我的客人，耽误我的生意，看你怎么赔我的损失！哭什么哭！”

那几个男人有些尴尬，反过来劝老板：“算了，人家还是学生，万一出个什么事情还麻烦，换几个得心应手的来吧！”

见老板去叫其他女孩去了，綦子琪和女同学赶紧夺门而逃！回去

大气也不敢出，其他几个羡慕嫉妒恨的女生问起来的时候，她俩才呜呜地哭诉了这场可怕的经历。几个女孩心有余悸，终于弄明白了“公关小姐”的含义。

从学校毕业出来，綦子琪没有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厂里，没有想过希望得到厂里的提拔，涨那么几十百来块薪水。她知道未来的路很迷茫，但是她必须留在这里，留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一直走下去。

同学们陆陆续续被家里人接走了，綦子琪只是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找到了一个住处，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那时候的一切都没有计划过，也不知道留下来将会谋得一份什么职业，会不会如愿，会不会到处碰壁。

綦子琪在学校是很优秀的，学校负责就业分配的老师四十来岁，是一个个子矮小秃顶的男人，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老师主动找到她要她到教务处办公室去一趟，问她就业的意向，她其实很迷茫，和很多学生一样，走出校门就失去了方向。

綦子琪满怀期待地来到办公室，老师见她进去，把办公室门悄悄锁上，走近她，关心她……突然，那张胡子拉碴的嘴就贴了上来。他说：“你不用租房，不用急着找工作，我有套小房可以让你住，我会给你提供每月的开销。”

綦子琪用力推着这个步步紧逼的秃顶男人，胃里一阵作呕，她想起儿时一段可怕的梦魇。她一把抓掉老师的眼镜，踢了老师一脚，夺门而逃。

很快，綦子琪通过同学帮忙，租到了一间位于曾家岩的贴着石壁

修建的小套间。綦子琪呼啦啦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搬进了住处，屋里有一张藤编的绷子床，床板是几块稀稀落落的木板，綦子琪用脚踩了踩，还算结实。屋里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深黑色的油漆已经剥落，斑斑驳驳如阳光刻下的影子，还有两根木凳，显然也是经历了不少岁月，看上去远比綦子琪沧桑老到。还有一个简易的布柜子，可以放衣服、被褥。

綦子琪很开心，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想着房东还是蛮细心，虽然房子家具像博物馆的古董，但还算齐全。她乐呵呵地铺上床单，给窗户挂了块花布当窗帘，桌上也铺上一块花布，权当桌布，桌布上放上一面可以折叠的镜子，一根结实点的凳子拿来坐，一根凳子放上洗脸盆，家里很快焕然一新了。綦子琪刚刚把房间收拾好，灰尘打扫完，房东就来了。綦子琪一脸堆笑地迎上去，房东说："对了，姑娘，你只预缴了一个月租金，还差三个月押金，还有，租金是三个月的一起交！"

房东轻描淡写的话语让綦子琪简直是如梦初醒，她以为就只是缴纳一个月的房租就OK。结果，冒出来那么大一堆钱！

綦子琪希望房东通融一下，先交两个月的租金。

房东笑意全无，像是川剧里的变脸，眉毛一抖、眼睛一眨、脑袋一扬，从脸上迅速扯下了一个温暖的笑脸面具，戴上冰冷的怒脸面具，态度坚决地要綦子琪离开："要租我房子的学生多的是，你快搬走！真是，也不用脑袋想想，我这房子不缴押金能就这样给你住？我活雷锋啊我！你把床弄坏了、桌子弄坏了，我找谁赔去？"

房东执意要綦子琪搬走，綦子琪第一次感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周围的人是如此陌生，没有人会给你莫名其妙的笑脸，没有人会无缘

无故地给你开绿灯放行，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綦子琪收拾好行李，心酸地拎着箱子，拿出记着同学电话号码的通讯录小本本，跑到电话亭挨着拨打同学们的电话，有同学说快来花卉园，这边租金便宜，不少同学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綦子琪拎着箱子沿着石阶一步步吃力地攀爬，几个同学站在山顶上呼喊着她的名字，对着她招手，她爬啊爬，几个男同学从山顶跑了下来，帮她把箱子扛了上去。直到走到花卉园后山上一间农家的小院子里，綦子琪才歇了一口气。那里还剩下几间没有被租出去的空房，綦子琪选了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间没有纱窗，白炽灯灯光如豆，但租金特别便宜，每月只要五十元钱，也不要押金，可以一个月支付一次。而且院子里还住着綦子琪的几个同学，也很安全，又不孤单。

山上总缺水，房东老太太也蛮和善，下雨的时候，总是拿着大大的脚盆接了雨水，等到水沉淀了一层灰尘，干净的部分，綦子琪他们可以拿来洗衣洗菜。

山上总停电，停电时，綦子琪就会和几个中文系的同学及艺术系的校友在院子里，一人搬一根小木凳，吃着房东老太太从热热的柴灰里扒拉出来的烤红薯坐到天黑，谈理想、谈未来、谈文学、谈艺术。

雨过天晴的时候，会有很多小虫爬出来在叶间跳跃鸣唱，偶尔还会有细细的蛇爬在院子里，把綦子琪吓得尖叫。她的尖叫总会引来房东老太太的小狗，小狗会用稚气的汪汪声为綦子琪和自己壮胆，直到吓跑那条蛇。

心血来潮的时候，几个男同学会约綦子琪去偷路边的南瓜，綦子

琪和小狗望风，他们就像探地雷一样小心翼翼地寻找地里金灿灿的果实。

有时候收获很大，运气好的时候，一人可以抱一个回去，南瓜大得够一人吃一个星期。还有同学掐了一大把豇豆，掰几个苞米，再弄几个青椒，摸几个茄子，一起出点油和盐，一顿丰富的晚宴就摆上来了。

傍晚的时候，綦子琪通常会和几个同学带上小狗一起去石子铺就的山路上散步，看月光下宁静的田野，看山下阑珊的灯火。

山上是一个宁静的天堂，山下是一个喧嚣的世界。同学们计划着，等到哪天赚钱了，就搬到山下去，不再被山上的蚊子亲热地啃咬，不再点着蜡烛写字画画，不再在半夜摸索着上那四处透风的男女共用厕所。

那段美好而难忘的日子被綦子琪称作自己的山居岁月。

三个月后，綦子琪就搬到了山下。

一个英俊高大的年轻男子把她和她的行李带走了，留下一院子羡慕的眼光，小狗站在山梁上，汪汪不舍地呼喊着，想挽留綦子琪。

一种感觉，朦胧而美妙

綦子琪由于各项成绩优秀，受到班主任老师的推荐，来到重庆的一家报社实习。

到了报社，綦子琪被分在法制报道组实习，报社安排她去各个律师事务所和公检法机构接洽采访。

一个周末，綦子琪跟随报社的老记者们来到一家看守所，来报道这个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

那天，綦子琪采访完，所长邀请她留下来吃饭。

綦子琪是第一次来这里采访，她始终有些紧张，不停地用喝水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做完采访，她想寻找那女厕，可是又不敢四下胡找。毕竟这里是男子看守所，自己不敢轻举妄动。

綦子琪满脸通红，悄悄捂着肚子，有些局促。

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年轻的警察俯身低声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那小伙子蛮帅，个子高高的，这会儿白皙的脸上由于紧张开始泛红。

綦子琪终于说想寻找厕所。

那帅气警察的脸一下子也变得绯红起来，那红色瞬间把他的耳根也一并染红了，脸上宛若盛开了两朵红色的花。

他转身四下看看，正列队离开活动厅的服刑人员全都佯装不经意或者故意把目光投射在綦子琪身上。

帅气的警察挠挠后脑勺，似乎想挠掉那里盘踞着的众多嫉妒的眼光。

他把綦子琪带到活动厅外，那里有一个女厕。

他说："你进去吧，我帮你看着。别怕！"

綦子琪一边言谢一边羞红了脸。

那天，帅气的警察红着脸索要了綦子琪的名片，綦子琪也把他的电话记在了采访本上。知道了他叫陈家梁。

一个半月后，綦子琪苦于没有新闻线索，突然想到了陈家梁。

綦子琪认为，陈家梁是重庆人，再怎么也比自己认识的人多，通过他去找几个线索肯定不难。于是，她拨通了陈家梁的电话。

话筒里陈家梁的声音还是那么羞涩和腼腆，陈家梁嗫嚅着说："线索没有，不过我想请你吃顿饭，让你多认识几个朋友，可以吗？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拓展自己的交际范围，就会获得更多的新闻线索。"

看来，这陈家梁蛮有心的。

那天的聚会，綦子琪认识了很多人，他们积极热情地给綦子琪提供了好几个线索，也帮助綦子琪完成了这周的工作任务。

周末的时候，綦子琪为了表示感谢，特意请陈家梁去附近的水吧坐坐。

闲聊中，綦子琪用记者的惯性提问得知了陈家梁的身世。陈家梁如同一个被警察询问的犯罪嫌疑人，一五一十地坦白交代。

陈家梁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有两个姐姐，直到父母四十五岁时，才终于生了他这么个宝贝儿子。为了培养这根来之不易的独苗，两个姐姐全部辍学，一心一意、毫无怨言、加倍小心地予以呵护，直到他考上大学分配了工作。从小，两个姐姐面对这个宝贝弟弟都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现在，最让姐姐们操心的就是弟弟的终身大事了。

得知綦子琪一个人在这个城市，连一个亲戚也没有，现在住在花卉园后山上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陈家梁有些鼻酸。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陈家梁就告诉綦子琪，为她找了一间自己朋友的房子，这房子离陈家梁住的宿舍只有一站路。

当綦子琪还没有从惊讶和感激中回过神来的时候，陈家梁一把把

綦子琪拉上了自己借来的单位的车里，一起前往花卉园后山上，把綦子琪的行李从山上搬了下来。

綦子琪在家一直受到溺爱，依赖感很强，也不会做家务，陈家梁也看出了这点。他帮綦子琪收拾好床铺，帮她买回一些生活用品。綦子琪坐在床沿上，看着陈家梁忙碌着，一脸的感激。

从那以后，陈家梁每天下班后都去接綦子琪，然后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买上一些菜，做好饭，如同一对亲密的恋人那样，一起吃饭洗碗、谈天说地。

綦子琪心里泛起一种感觉，朦胧而美妙。

金钱为非作歹，尊严被挤在了屈辱的角落

綦子琪每天第一个来办公室，这天一早就接到一个热线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无比紧张与慌乱：一个患了尿毒症的年轻人无经济实力医治，正躺在家里拒绝治疗，准备跳楼寻短见。他的母亲劝说无效，希望报社记者能去开导并呼吁社会捐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綦子琪一听，带着相机，呼啦啦地拎着包包就冲了出去。

小伙子的家离綦子琪的好友何维尔家——殡仪馆——不远，位于一座即将被遗弃的两层小楼里，小楼是干打垒结构，地上有着浅浅的绿绿的苔藓。綦子琪往屋顶一望，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苍白的脸

上一对黑黝黝的眸子死死地“钉在”前方，他个子高大，左手扶着屋顶低矮的石头栏杆，右手拄着一根细细的拐棍，颤巍巍地站在楼顶准备跳下去。

小伙子的母亲一见到綦子琪，就泣不成声，她讲述了一个简短却让人心碎的故事：小伙子名叫梁萧斌，以前是一名网页设计师，经常一坐就是一天，加班加点，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了尿毒症，后来家里人四处借钱给梁萧斌换了肾，可是现在过去四年了，那个肾已经开始坏死了，每天的排异药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为了节约钱，没有选用昂贵的进口药，而国产的药物只能保住这个肾三到五年。梁萧斌又开始做透析，还要承受坏死的肾的折磨。

这天早晨，梁萧斌起床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黑了。

他跌回到床上，想着自己估计是饿得头昏眼花或是药物导致的短暂眩晕。

等了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食物也在床上吃了，可是眼前还是黑的。

梁萧斌的母亲挥着手在儿子眼前晃动着，他仍满眼空无一物。他心里一沉，他知道自己的病开始进一步恶化，眼睛看不见了，瞎了。

梁萧斌突然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自己是母亲十足的累赘，决定放弃治疗，他摸索着爬到楼顶，准备一死了之。他想，即使不死，也该用这次行动来换点什么，因为，家里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

梁萧斌的母亲原本想报警来救他，但是梁萧斌威胁道：“只要一报

警我就立即跳下去！”

綦子琪了解到这些情况，安慰梁萧斌的母亲不要担心，请梁萧斌的母亲和邻居在楼下备上一些棉被，尽量避免梁萧斌不慎掉下去的时候摔伤。

綦子琪悄悄地爬上楼顶，慢慢靠近梁萧斌。梁萧斌察觉到有人上来了，但摸不清方向，他大声问：“谁？谁？”

綦子琪不言语，然后迅速冲过去，这时候她也顾不上女性的矜持，一把从背后抱住了梁萧斌，把他拖到了安全地带。

梁萧斌愣住了，他觉得一个人用温暖的身体靠紧了他，然后一只温暖的手牵住了他的手，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腰。

这显然是女人的手和身体，修长的手指和柔软的身体正在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梁萧斌听见一个温柔的急促的女声：“你怎么这么傻！你对得起你母亲和爱你的人吗？”

梁萧斌怎么也猜不出这个陌生的女人是谁，是谁请来多管闲事的，或许这个女人正是他一直盼望着在这个当口上出现的。梁萧斌觉得这个女人站着说话不腰痛，但肯定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这女人哪里知道，一个尿毒症患者和一个患了癌症的母亲所组成的家庭的窘境，除了母亲，哪里还有爱他的人。他笑了笑，苦苦地笑。

綦子琪看着他笑了笑，知道他的情绪已经放松了。

这是一个长着一对黑漆漆的大眼睛的英俊男人，让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双眼睛已经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了。

綦子琪牵着梁萧斌的手，扶着他进了他的小屋。梁萧斌白发苍苍的母亲已经坐在床沿低声抽泣，梁萧斌也一言不发地挨着母亲坐着。綦子琪细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小屋只有一盏很暗的小白炽灯，没有厨

房和厕所，一张床、一个桌子、一套音响、一台破旧的电脑，一面墙壁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梁萧斌的母亲说："斌斌，你不要再做傻事了。这是记者綦子琪，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她说说。"

梁萧斌的母亲起身给綦子琪倒水。

梁萧斌终于开口说话："妈妈，请您回避一下。我想和这位记者单独说说。"

梁萧斌的母亲离开了，梁萧斌叹了一口气，开始缓缓道来他的心事。

他曾经有很多梦想，虽然成为不了一个腾云驾雾的龙，但想成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有用的人，他想成为知名的网页设计师，设计有创意的网络广告，网络给了他一个令他无尽遐想的空间，他很痴迷这个世界，于是可以废寝忘食，忘记时间、忘记自我，陶醉其中，但一切梦想都在他患病后被彻底击灭了！

自从他被查出了尿毒症，就开始透析，然后又换了肾，但那个肾却再次失去了功能。换肾之举对尿毒症患者来说也是极端矛盾的，要么不换肾而一直透析，要么换个好肾让生命重新恢复活力。但是，换肾的风险也是极大的，要么幸运地继续活着，要么花了钱还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跟着黑白无常走人。

当初换肾的时候，梁萧斌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得到一个救命的肾，而获取同一个死者另一个肾的人在当夜就因为排异活活痛死了。梁萧斌就是在同住在ICU重症监护室里那人凄凉而逐渐无力的呻吟声中昏昏沉沉睡着的，醒来的时候，那人已经带着刚换好的肾去了天堂或地狱。

梁萧斌的母亲看得出儿子的任何一点心思，她摸出丈夫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笔借款，一字一句地说："只要你继续活着，我也会继续活着。"

梁萧斌叹气，他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另外一个孕育他、抚养他、需要他回报的生命罢了，他不能给母亲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不能背着疲惫的母亲回家，不能给母亲带来发自内心的轻松的微笑，他唯一的回报就是活着，毫无质量地活着。

那一天，梁萧斌还看得见，而他却巴不得眼睛早点瞎掉，那一天是他无奈无力充满悲凉和耻辱的一天，母亲在那里跪着，抚着胸口，捧着哺乳过他的双乳，疼痛不堪，那里早已经干瘪下垂，母亲瘦削的肩膀抽搐着，是因为母亲在哭，在乞求医生为她减免一些手术费，因为她的乳腺癌已经完全扩散到双乳。她跪在那里的每一秒，都如同梁萧斌耻辱地也跪了一小时。终于，梁萧斌也陪着母亲跪下了，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孝子，他口袋里没有一文钱，而这每一分每一秒，永远刻在了他满是伤痕的心里。

最终，医院减免了母亲的大部分费用，切除了母亲的一对病变的乳房。母亲在那里磕了响亮的头，冰凉的地板上淌下几颗晶莹的露珠，那是母亲的泪，梁萧斌不知那泪珠是感激还是伤心，或许都有，或许掺杂了更多的因素。在金钱为非作歹的世界里，尊严被挤在了屈辱的角落。

如今，梁萧斌换好的肾又罢工了，母亲又开始拖着病残之躯带着儿子去透析，能借的钱都借光了，母亲好歹还有一点退休金，梁萧斌还有那么一点低保。

梁萧斌虚弱无力地走着，弯着腰，靠着母亲的肩头，牵着母亲的

手，似乎这辈子都不曾松开过。他希望回到小时候，变成婴儿，吮吸母亲丰盈甘甜的乳汁；他希望钻回母亲的子宫，变成胚胎，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发育完好地重新孕育出来。

可是，命运偏偏安排他和母亲来这世间受尽折磨，失尽自尊。

梁萧斌觉得越来越浑身无力，下肢由于缺乏运动越来越发软，本来有人捐助了一个轮椅，可是居委会的某小领导说他有个残疾人亲戚需要新轮椅，于是就先借用了。梁萧斌能说什么呢？长期借用不如直截了当拿去吧，何必对他客气地虚伪一回。

梁萧斌不知道母亲的生命靠毅力能拖延多久，他总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开始学习盲打电脑，开始坚持写日记，他想把最后的时光记录下来，留在那里，兴许会让别人看见，悟出生命的意义。

为了活下去，梁萧斌每周需要花两三个下午的时间透析，耽误太多的时间，梁萧斌只有放弃自己喜爱的职业。而此时，眼睛开始逐渐模糊，这一切对梁萧斌来说，虽然不得不接受，但却难以忍受，他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一片微弱的光亮，他开始参加盲校的学习，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写作，开始创作，他觉得这一切都可以克服，可以自己摸索着做一份蛋炒饭，做一份蜂蜜柠檬茶，自己乘坐公交车，他可以从一段乐曲里听出有多少种乐器。但是，当母亲被查出癌症后，当他的眼睛被医生宣布彻底失明后，天真的塌下来了。这些年来，母亲为他耗尽了以前的积蓄并债台高筑。这个家，是如此潦倒，如同一个破败不堪的房屋在风雨里摇摇欲坠。

母亲是梁萧斌能生存下去的唯一依靠，而现在，梁萧斌没有爱情，没有职业，没有梦想，一无所有，他总是胡思乱想自己死了到底

对于母亲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如果他离开了，母亲可以像其他老太太那样去广场上跳跳坝坝舞，上上老年大学，而现在他让罹患癌症的母亲治不起病，还要忍着病痛照顾他。他就是生来折磨母亲的祸害！他能为母亲做到的就是让自己立马死去，他在黑暗里构思着自己的N种死法：没有人照顾饿死；不小心出门摔死……最终他选择自己跳楼而死。

结果鼓足勇气的梁萧斌没有死成，因为綦子琪来了。

綦子琪虽然觉得自己的话残忍，但也是事实，她说："你没有权利选择你的死亡，因为你是你母亲活着的希望。"

梁萧斌很悲哀，他知道，自己对生存的确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使是死，也是无权的。

綦子琪答应梁萧斌，只要有空了，就去看他，给他带碟子，甚至有可能的话，可以带他去听音乐会。

打那以后，綦子琪会经常带着一些朋友去看梁萧斌，綦子琪还把梁萧斌自己写的文章拿去发表，很多读者不相信梁萧斌是个盲人，文章见报后，梁萧斌陆续收到了一些捐款，一些读者也前来看望梁萧斌，梁萧斌的医疗费用问题也暂时得到了缓解。

有时候，綦子琪会带梁萧斌去逛商场，梁萧斌最喜欢那种感觉，可以一直牵着綦子琪的手一刻也不松开。有一次，綦子琪给他买了一条雪白的羊毛围巾，梁萧斌围着围巾，綦子琪说梁萧斌很像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帅得一塌糊涂。梁萧斌回家后，一直把围巾放在枕边，羊毛围巾柔软而温暖，如同綦子琪柔软温暖的手，这样他会感觉綦子琪似乎一直陪在他身边。

梁萧斌知道，綦子琪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命运。他的眼睛似乎亮

了，可以看见这世界的美丽了，他看见阳光穿透进他的小屋，穿透进他原本潮湿发霉的内心和满是毒素的血液。很多时候，他好想把綦子琪拥抱进怀中，闻一闻她身上那股玫瑰般淡淡的香味。可是，每次，都有两个自己钻了出来，一个怂恿他去拥抱，一个阻止他的手脚。他知道，这两个自己一个充满幻想，一个秉持理智。

有时候，人最需要的是一碗皮蛋瘦肉粥

日子就这样淡淡地静静地滑过，重庆的气温也在逐渐升温，酷热的夏季就要来临。

八月，重庆酷热的天气把柏油马路烤化了。知了在树上让人心烦意乱地叫着："炽热啊，炽热啊！"那几天，气温超过了四十摄氏度。也难怪知了会无奈地、焦躁地吼叫个不停。

陪了梁萧斌一天回来，綦子琪觉得嗓子要冒烟了。奔波了一天，晚上回到住处时，她头疼欲裂，躺在床上，闻着隔壁厨房飘来的饭菜香，听着不远处传来的孩子笑声，她的眼睛开始湿润，她想家了：此刻，父母在做什么呢？是不是也思念着远方的女儿，担心着她？

有人轻轻叩响了房门，綦子琪挣扎着起了身。

是陈家梁拎了一些菜回来了，他摸摸綦子琪滚烫的额头，用湿毛巾搭在她额头上，让她好好睡一会儿。

綦子琪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时，一碗皮蛋瘦肉粥和两个煎蛋，一份青椒肉丝，一小碟豆腐乳，还有一份绿油油的青菜诱人地摆放在綦子琪眼前。

陈家梁正目不转睛、满怀关切地看着她，温柔地说："醒啦？吃点东西补充体力。"他坐在床沿，用小勺子盛着粥，吹吹，喂到綦子琪口中。

温热的粥滑进喉咙里，綦子琪心里顿时有股温热的液体在涌动，泪水忍不住下来了。

陈家梁用手抹她的眼泪的时候，綦子琪勾着他的脖颈呜呜地哭得更厉害，泪水弄湿了他的衣领。

陈家梁轻柔地抚摸綦子琪的发，唇烫烫地吻了过来。

綦子琪一阵眩晕。

陈家梁深深地吻了起来，然后有些失控地摸索着綦子琪的衣扣。

"不行！不要！求求你！"

綦子琪拼命想推开陈家梁，可陈家梁有力的双手拧住了她的胳膊，压在了她的身上。她惊慌失措，想用腿蹬开他，可是两腿开始抽筋。

"求求你！"綦子琪的泪水从眼角滑落，陈家梁把她的泪水舔进了嘴里。

她想逃跑，可是身体已经融化在了陈家梁的身下，陈家梁已经兴奋异常。

剧烈的疼痛袭遍全身，如同一发子弹迅速射入身体的内核，又蹿入脑际，再旋回腹部，蹿到脚底，她浑身颤抖，几乎昏厥。她无力地呻吟，她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裂开，痛苦地裂开，如同玫瑰花从花蕊里被人撕裂开来，四分五裂地疼痛。

她想说话，想告诉他，她不知道她未来是否会选择和他一起生活，她还没有作好准备，而且她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可怕的梦魇。

她想告诉他，她内心的矛盾和恐惧。

可是，陈家梁用滚烫的嘴捂住了她冰冷的唇。

“别怕，我会永远陪伴着你，永远。”

綦子琪听到耳边有很动听很温柔的男声，她不知道，这声音到底是陈家梁的还是梁萧斌的。

她知道，梁萧斌需要她的照顾，就如同她需要陈家梁的照顾，为什么上天会这样安排，她很无助很无奈，她不由得泪流满面。

半夜，陈家梁仍然睡在綦子琪的身旁。陈家梁睡得很沉，腿压在她的腿上，手抓住她的手，似乎担心她逃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中，一个男人，走到床边。

这是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他对着綦子琪天真地笑着，他牵着綦子琪的手，牵着她，一刻也不松开，带着她走进一片银白的世界。

那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松鼠在树上跳跃，鸟儿在快乐鸣唱，风吹过来，带来阵阵芬芳，綦子琪一仰头，玫瑰花瓣从天而降，她在花瓣雨里旋转，旋转。

突然，眼前的银白变成了漆黑，綦子琪眼前一片黑暗，那个人也突然消失不见了，跌入了万丈深渊……

醒来，綦子琪一身冷汗。

她想唤醒陈家梁，想告诉他，她一直犹豫徘徊，她不知道是否就这样接受陈家梁的感情，她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那个人是如此无助无奈，那个人有一双看不见世界的大眼睛。

可是，陈家梁睡得格外香甜，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綦子琪又是如此的不忍。

綦子琪又悄悄钻回到他的怀里。她抓着他的手，把脸颊贴在他茂密的头发上。如果能一直躺在这怀抱里多好，就这样拥抱着就变老了，什么都不知道，该多好。

鸟窝里的草戒指套住了无名指

周末的时候，陈家梁带綦子琪回到家乡。

家乡就在重庆的城郊，得知他要带女友回来，陈家梁全家上下都忙活起来了。

老爸老妈早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家里杀鸡宰鹅，忙得不亦乐乎。

陈家梁牵着綦子琪抵达乡里的时候，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把綦子琪围成了房间里最具观赏性的动物，綦子琪的脸羞得通红。午饭的时候，姐夫们把綦子琪灌得晕乎乎的，綦子琪只觉得自己宛如踩在云朵上，脚底绵软。

夕阳西下，乡野里的风带着泥土和植物芬芳的气息。

陈家梁牵着綦子琪的手来到家门口的黄桷树下，陈家梁用轮胎做了一个秋千，推着綦子琪在上面晃荡着。

黄桷树上有一个鸟窝，里面有一对小鸟卿卿我我、唧唧喳喳地

叫着。

陈家梁顺着弯曲的树干往上爬。“子琪，我去给你掏个鸟蛋看看。”

一会儿工夫，陈家梁果然从树上摸到一个东西。

那东西被陈家梁捏在掌心里。他要綦子琪闭上眼睛，摊开右手。他把东西放在綦子琪的手心里。

綦子琪睁开眼睛，是一个鸟窝。

綦子琪心怦怦地跳得厉害，鸟窝里有一个红盒子，盒子在她手中打开，里面是一枚草戒指。

陈家梁单腿下跪，一脸堆笑：“亲爱的綦子琪女士，今天我用我的真心编制成一枚草戒指，期望得到您的芳心的青睐，套住您美丽的无名指，把您套进我的婚姻。”

綦子琪“扑哧”一声笑了。

她小心翼翼地戴上。

陈家梁说：“綦子琪女士，我不能给您金山银山，我只能给您粗茶淡饭，您愿意接受吗?”

綦子琪依旧笑着，点头。这家伙一定是在开玩笑。

綦子琪说：“我不需要什么金山银山，我喜欢粗茶淡饭，我只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呵护我一生。”

陈家梁得到答复，把装戒指的盒子再次打开，里面还藏着一个夹层，里面露出一枚银色的铂金戒指。綦子琪知道，这枚戒指一定是陈家梁花费了一个月的薪水买来的。

陈家梁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他单腿跪在了綦子琪身前：“嫁给我，子琪！虽然只是一枚铂金戒指，不是钻戒，是因为我只能给你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我会好好珍惜你一生。”

陈家梁泪光闪闪地说："我们的未来，会像这个鸟巢那样，虽然小小的，也是简陋的，但却是温馨的，我们会在自己的小窝里，生下一个宝宝，一直幸福到永远。"

陈家梁把草戒指从綦子琪手指上取下，把铂金戒指戴在了綦子琪的无名指上，闪闪发亮，綦子琪把草戒指紧紧握在手里，她更喜欢这样的独一无二的一枚草戒指。她其实不喜欢陈家梁为了一枚铂金戒指花钱。

陈家梁说："我现在和你在一起，真的无法给你一套房、一辆车，我只能给你一个小小的窝。虽然我们的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窝，但我会倾我所有给你最好的。"

綦子琪是一个浪漫的女子，陈家梁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但这样的求婚方式是完全出乎綦子琪意料的。她心里溢满感动，但又有些恍惚，虽然欣喜，又有些犹豫。她有些不满意陈家梁每次喝醉酒时的态度，他的言语总透着一种大男人的强硬。

认识才一年，难道真的要嫁给他吗?

她想起自己的闺蜜何维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找个人嫁了吧！你比不得我，我的生活没有男主角，只有我。你适合婚姻，有个男人照顾你不是很好吗?"

綦子琪红着脸轻轻点了点头。

那晚，綦子琪内心其实还在犹豫着，陈家梁的母亲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红帐子、红双喜贴纸和崭新的被褥。

在乡下，就算是成婚圆房了。

回到重庆，陈家梁就向单位打了未婚证明，陪着綦子琪去给朋友

散发了糖果，两人确定了婚礼时间。

綦子琪内心突然萌生莫名的伤感，难道真的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

她心里溢出淡淡的哀伤和莫名的恐慌，还有矛盾，她知道她的心里放不下那个在黑暗里望眼欲穿的梁萧斌。她不知道，梁萧斌如果知道这一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打击？也许会装作若无其事、淡然一笑，也许会在暗夜里低声哭泣、极端自卑。綦子琪不敢想，但是她有自己的正常生活，梁萧斌对于她来说，融入了更多的复杂感情，而同情的成分是其中最重的。可是，綦子琪不愿意去无心伤害梁萧斌，他内心已经很脆弱，只是假意坚强地活着。

綦子琪穿着大红色的旗袍，坐在陈家梁从单位借来的宿舍里。

宿舍大约只有十个平方米，里面放着一张陈家梁从单位搬来的单人床，一张被其他人遗弃的布沙发，还有几根方凳和一张旧桌子。唯一的新电器就是綦子琪父母送来的电视，和他们自己买的小小的冰箱。

宿舍的玻璃裂着缝，仿佛一个人张着嘴傻笑着。綦子琪用透明胶带贴牢，给那嘴上打个封条。再把大红喜字覆在上面，喜气一下子就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荡漾开来。

结婚的喜帖已经发了出去，綦子琪给何维尔也写了一份，想请何维尔来做伴娘。她可算是綦子琪在重庆唯一的闺蜜了。可是这疯女子不知道何时已经跑到外地会网友去了，还责怪綦子琪不提早几个月通知她。何维尔总是行踪不定，綦子琪唯一可以和她联系的，就是偶尔的一条短信。何维尔会去哪里？估计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游荡猎食。

没有何维尔陪伴在身边，綦子琪心里有些失落，她想和何维尔好

好谈谈她内心的犹疑不安。

可是，等到何维尔潇洒地走一回后，綦子琪的身份已经是陈家梁的妻子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她买了九对大大小小的红双喜，意味着“地久天长”。可是屋子很小，屋子里的墙上已经被贴得满满当当，綦子琪在门上也贴了一个。

陈家梁下班回来，喜形于色。

他看见綦子琪的脸却并不像他那样快乐。他皱眉道：“难道不愿意嫁给我吗?”

“不是啊。”綦子琪赶紧昂起笑脸，“我刚才一边贴喜字一边笑呢，这会儿嘴都笑累了。”

陈家梁眉头这才舒展开了。

陈家梁借来单位最好的奥迪车迎娶綦子琪。

酒席定在朝天门大酒店，这里可以看见两江环抱交融的景象，如同两支相爱的河流，历经千难万险，在此地终于融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家梁的父母和姐姐姐夫们都赶来了，綦子琪的父母也特意从西安赶来。

清晨，陈家梁装扮一新，已经恭候在门外。父亲牵着女儿的手，把心爱的女儿挽出小屋，交到门外的女婿身边。

婚礼喧闹而热烈，陈家梁牵着綦子琪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

“今天，你成为我的新娘，也是我一世的新娘，我将好好用一生来爱你!”陈家梁深情地拥吻他的新娘，泪光闪闪。

“好好和他一起生活吧，他是爱自己的。”在他怀抱里的时候，綦

子琪掉泪了。

夜深人静，回到小屋，陈家梁的兄弟伙们坐了一屋子，他们把这对新人折腾得筋疲力尽。直到凌晨，这群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才悻悻而去，留下一地果皮、瓜子壳。

喧闹过后的一片宁静，綦子琪心里有些怅然。

陈家梁倒在床上，脸被酒灌得通红。綦子琪给他洗了洗脸，扶他起来坐在床边，把他的脚抬起来，脱掉鞋袜，准备放进脚盆里。

陈家梁猛然起身，骑在她的身上。

綦子琪知道他又醉了，她反抗着，她怕他把自己弄伤。

“你居然还反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人了，法律都要保护我的权利！难道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从今天开始，你是我老婆，你要让我开心快乐！我想怎么就怎么了！”

綦子琪挡住他满是酒味的嘴。她想和他说话，好好说说话，因为从今夜开始，他是她的丈夫，一个将要相伴终身、长相厮守的男人。

綦子琪想告诉丈夫那个可怕的梦魇，她希望他能静静地听一听，帮她排解内心的阴霾和恐惧。其实，陈家梁只要清醒的时候，是很通情达理的，但是嘴唇一沾酒就必醉，一醉酒必动手。

可是，话刚刚游弋到嘴边，她看见，一个大大的耳光扇了过来。

“我告诉你，你已经是我老婆了，你就别再想东想西了！我想做什么，你都必须服从！”

接着，又一个耳光。

鲜血从綦子琪嘴角流了下来。

新婚之夜，綦子琪的心在下沉、沦陷。

綦子琪知道，其实陈家梁心里一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綦子琪的职业会让她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圈子，身边更不缺乏优秀的男人，他担心綦子琪会离开他，他也一直信任綦子琪会铁了心跟着他，但自从他发现她包里藏着的一份情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必须采取强硬行动了。

结婚这一夜，綦子琪突然觉得自己的天空变得灰暗，开始下雨了。

她不知道，下次去梁萧斌的小屋时，是否该告诉梁萧斌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还有自己的婚姻。梁萧斌从来不问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他知道她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世界，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过问。

其实，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爱情，我们也真的不懂包容，那个时候其实不适合着急考虑婚姻的。那时候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感情，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陪伴，什么时候该有一个成熟的心态去面对家庭的琐事、家庭的责任、彼此的父母，什么时候该有一个孩子，是不是该完全敞开心扉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两个人之间如何沟通，如何经营；婚姻如同一座大厦，当你没有能力设计好构架，没有足够的钢筋搭建好骨架，那座大厦会经不起风吹雨打，总有一天会轰然倒塌的。

在我们热恋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往情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很多感情都会变得淡漠，那个曾经爱你的人成了别人的新娘、新郎或者情人。那个信誓旦旦的男人在不经意间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就悄悄离开了，就去牵了别人的手。爱情似乎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轨迹：追

求、热恋、牵手、拥抱、激吻……平淡、猜忌、跟踪、撕毁、争吵、离开。

在当今中国人的婚姻观念里，信仰缺失严重，法律和道德对人们的约束似乎越来越淡，男人也不会把妻子当作自己那样来疼爱，反正都要找个人结婚，而婚姻意味着有了一个女人放在家里做保障，男人并非就能因为家里的女人而禁得起外界的诱惑，反而可以有借口逃脱外界女人无止境的纠缠。中国式的婚姻，很多男女并非因为纯粹的感情才结合在一起的，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所以我们的感情和婚姻在很多时候行走得格外艰难，走着走着就散了，走着走着就不爱了。

不知道是哪篇文章里说过，中国人的婚姻要经历三次才稳固：第一次是不成熟的结合，很多矛盾无法化解；第二次是为了虚荣，一定要超越第一次；第三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逐渐成熟，静静地思考后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婚姻，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陪伴自己。

綦子琪从未曾想过，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她没有奢求过大大的房子和舒适的车子，她只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困了倦了的时候，有个男人会爱她，会疼她，会拧亮一盏小小的灯等她回家就足矣，虽然这个家只是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挡不住外面的喧嚣，但是可以给她一个温暖有力的臂弯和一张舒舒服服的床。

綦子琪从来不曾想过，有那么一天，如此在乎他的陈家梁会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冷漠如冰、形同陌路。他们的婚姻是否存在问题？彼此都未曾想过是否应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谈，直到那裂缝越来越大，有一天无法缝补的时候才察觉，但为时已晚。

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当陈家梁拥抱着綦子琪的时候，他看出她眼中躲闪的神情。

她如一只惊弓之鸟，她的身体总在微微颤抖。她始终觉得黑暗里有一双大大的清澈的眼睛在看着她，说不清是祝福还是憎恨。

他想抚摸她，她躲开。

他想吻她，她抽身离开。

他想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见到她一直躲闪，始终未曾开口。

他不明白她为何会如此抗拒。

也许是初次的体验让她没有适应。

陈家梁满满一肚子懊恼。

整整一个月了，綦子琪终于允许他吻她，抚摸她，可是仍然不能触及腹部以下的部位。

綦子琪一直处于矛盾的心情里，甚至有些自责，对于陈家梁、对于梁萧斌，她在犯着糊涂，她不知道该向谁倾诉。

一个夜晚，陈家梁回来得很晚，酒气熏人。

他躺在床上生闷气。

綦子琪拿来毛巾给他洗脸，又端来热水，把他的皮鞋脱掉，袜子

扯掉，给他烫脚。

他还是不开心。

“怎么了？”綦子琪坐在床沿，摸摸他的额头，“家梁，我想给你说一件事。我想说说一封信的事情。”

陈家梁突然亢奋，他一把抓住她胳膊，把她拖上床沿，她挣扎着，他一个巴掌扇了下去：“你憋不住了哈！我等这一天等了那么久，什么狗屁一封信，我不想听！我告诉你，你已经是我老婆了，你只要给我戴上一顶绿帽子，你就彻底死定了！”

綦子琪一肚子委屈：“你想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綦子琪哭泣，他又一个巴掌扇了下去……

陈家梁满腹狐疑：“采访对象！你那么多采访对象，个个都可以写情书？我看得出里面的情真意切，爱得无所适从、死去活来的。结婚前你就该向我坦白啊，为何等到这个时候？”

綦子琪说：“我接受你的爱和婚姻，是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那份感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纯真的感情……”

陈家梁咆哮着，歇斯底里地说：“你承认你们有感情！我不是傻子，我看不出他对你的爱和感情？好吧，你终于也承认了！你们纯真，我们不纯真，我他妈就是流氓！我他妈就是要折磨你！给你的那个相好戴绿帽！我原以为你很纯洁善良，都他妈是伪装的！”

他报复性地使劲进入她的身体，他快乐地呻吟，她什么话都不想再说，因为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唯有痛苦的泪水涌上他的脸庞。

当陈家梁清醒的时候，他发觉綦子琪的衣服已被撕坏，脸上、胳

膊上、腿上已经全是瘀紫。

陈家梁看见綦子琪躲在角落里哭泣。

他“扑通”一声跪在她的面前，那巴掌再次扇动起来。

这次，落在他自己的脸上。

他抽打着自己：“我不是人，我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我不应该多心，我应该好好听你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子琪，原谅我，好吗？我是那么爱你，哪怕你做出出轨的事情，我也会原谅你！你告诉我，好吗？”

綦子琪看着身上的瘀紫，很是伤感：“我何时做过出轨的事情，陈家梁，你不要这么武断，好不好？你这样让我怎么和你说话，怎么敢告诉你事情经过呢？你总是误解我，用你自己的猜想误解我。他是一个盲人，一个尿毒症患者，你这样说我真是令我寒心，也无辜地伤害了别人。”

“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我发誓！”陈家梁用烟头在自己的手臂上烫了一个烟疤，“子琪，我不管什么盲人病人，我再也不过问了！”

其实，綦子琪很想把事情说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陈家梁又担心綦子琪觉得他太在意此事，故意回避，他也想给綦子琪留一个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又总是不能给她一个空间，每次把綦子琪伤成这样，他又于心不忍。

这次綦子琪真是伤得不轻，整个大腿和下巴全紫了，连说话都困难。为什么陈家梁总是喝醉，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动手？为什么陈家梁不愿意安静地走进她的内心，倾听她的内心？无助的伤感深深地袭上来。

她想起了梁萧斌，梁萧斌总是一张快乐阳光的脸面对着她，听綦

子琪讲述自己工作上、生活上的琐事，一点点、一滴滴、一个小小的细节，他都记在心里。每次，他都会笑得如此灿烂，每次出去散步时，他的手都是如此温暖，他从来不问綦子琪的感情生活，从来不去打探她的家庭状况，他只是盼望着綦子琪有空的时候能来陪陪他，和他一起听听音乐，讲讲最近的新鲜事。梁萧斌嗓子不错，有时也瞎创作几首歌曲，綦子琪是他唯一的听众。偶尔唱到爱情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哈哈大笑。綦子琪觉得梁萧斌似乎不是一个病人，他是如此快乐、没有烦恼地活着，而且还渴望着一场美好的爱情。有时候梁萧斌想策略性地问问綦子琪的感情生活，但是綦子琪却不愿意提起，她担心另一个男性的名字对他来说是一种刻意隐藏起来的刺激，如果告诉他自己遭遇的家庭暴力，梁萧斌又怎能释怀呢？他难道窸窸窣窣地摸着去揍陈家梁一顿？綦子琪知道，只要讲述了实情，只会加重梁萧斌的心理压力和病情。綦子琪知道，梁萧斌的内心看似敞开，其实是封闭的，从那封信里，已经能读懂他脆弱的内心和不堪一击的自尊。

綦子琪请假在家疗伤，一周了，没有和陈家梁说一句话。她一句话也不想说，她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一种越来越浓的恐惧和失望。

陈家梁知道自己做了难以弥补的错事，他悄悄打了电话，邀请綦子琪的父母来重庆住一段时间。

父母的来临的确让綦子琪万分欣喜，当陈家梁牵着她的手去车站的时候，他看见她脸上有了一丝难得的微笑。

陈家梁在綦子琪父母面前极力讨好着綦子琪。

两位老人觉得小伙子蛮不错，对女儿也很体贴。只是他们发现，

女儿的身上有不少瘀紫的痕迹。问綦子琪，綦子琪只说是低血糖经常发晕，跌倒撞伤的。

父母住了半月就回西安了，他们觉得把女儿托付给陈家梁可以完全放心了。

日子宁静如水，陈家梁再也没有动过手。

只是，夜晚的很多时候，她如同在地狱，他如同在天堂。

生日，全被那一封盲人写的情书搅乱了

綦子琪的内心充满迷茫和苦涩。

她发现陈家梁和她之间始终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那鸿沟很深很宽，跨出去，只会跌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陈家梁从来不问她的内心世界，也不关心每天她采访了谁，写了什么稿子，心情怎样。他只知道，自己的妻子回家了，就应该完全回归家庭，不谈工作上的事情；一起逛逛超市、做做饭才是一个妻子该做的。而綦子琪很希望陈家梁能像一个知心朋友那样，彼此交心、倾诉。可是，陈家梁却总是不肯给出时间让綦子琪倾吐内心的烦恼。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此刻，綦子琪宛如跌入一个漆黑的墓室，伸手不见五指。

陈家梁主宰着这黑色的二人世界，没有其他人可以闯入拯救綦子

琪柔弱困惑的心。他的反复无常让她极端恐惧，她总想逃避，找借口晚回家，她实在不愿意早早就回到那个令她感到恐惧的“坟墓”里。

陈家梁总是怀疑，綦子琪从来没有爱过他，或者在爱着其他的人，因为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快乐，总是躲避，总是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綦子琪很想告诉他，自己内心埋藏着的那段往事、那个小小的秘密。其实，綦子琪知道，自己的挎包里曾经藏着一封情书，但不知在哪一天，这封情书突然失踪了。那封情书，写得热烈真挚，綦子琪看得潸然泪下，那封情书是梁萧斌写给她的，可是她又怎能接受这个盲人将她带入另一个看不真切的感情世界呢?

进入报社的这一年以来，只要一有空，綦子琪就会去看望梁萧斌和他的母亲，给梁萧斌带去最新的碟片，给他母亲带去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

母子俩每次都把綦子琪的到来看作是过节。

母亲会把水果削好，梁萧斌会泡上一杯柠檬蜂蜜水，然后母亲会找借口回避出去散步，让梁萧斌和綦子琪享受在音乐中的二人世界里。

梁萧斌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依赖綦子琪，他希望能有更多机会见到她，他感觉到了母亲的开心和病情的好转，他希望自己的小屋每天都能传出她的笑声，他甚至想过他眼睛恢复了视力，他重新开始了工作，他获得了成功，他的新娘是綦子琪……每次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就充满矛盾。他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天马行空地想象，越是抱着希望，越是会换来失望，一切都是痴人说梦。他知道自己的奢望太多，綦子琪对于自己顶多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更多的是

同情。

綦子琪的生日就要到了，梁萧斌不知道自己该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他想了想，写了一封信给綦子琪，这一封信也是他自从失明以后写的最长的一封信，他写了足足一个星期，他写得尽量含蓄，但他认为那是一封情书，他知道綦子琪能看懂里面的含义。

梁萧斌摸摸索索着跑出去，找到最近的一家打印店，请人打印了出来。他想，写完这封信，他将要作出一个决定，一个重要的决定：

子琪，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容颜，但你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姑娘。你的声音比那纯甜的葡萄甜蜜香醇百倍，犹如甘露沁人心脾。我似乎能看见你眼眸里的蕴藏，比水晶葡萄还要清澈透明，像是嵌入一弯晶莹的清泉。你就像是一位跳着妖艳舞蹈的宠妃，让人迷幻而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你用你率真的火热、温柔而清澈的爱包裹着、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或热情或伤感，或纯真或绝望的人。

子琪，我心中的子琪，你是尼罗河万千流沙里的一粒闪亮的金子，你是浩瀚宇宙最璀璨绚丽的一颗明星！

容我第一次称呼你"亲爱的、亲爱的子琪"，我不知道我该送你一份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只能以一个我虚构的场景和一篇虚构的文字相赠，告诉你我的心事：

八月七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之所以说很特别，是因为这是一个最最关心我的朋友的生日。

我早早地起床，刮胡子、洗脸、漱口，穿好衣服，露出微笑，兴冲冲地拉开家门。

哇！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关上门又再次打开。是真的！真的下雪了！我有些愣神，好美好美的雪啊！

一片雪白的世界，还有凉悠悠的风儿，吹得人心里好爽。我不禁泛起一丝莫名的喜悦，然后转身跑回卧室，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围巾。那是我生病时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总觉得那像是一根哈达，你说我围上就像是电影里的小马哥。

我围上围巾，不是像小马哥那样挂在脖子上，而是像“五四”青年那样，在脖子上交叉，一半在前一半在后，真酷啊！

之后，我穿入那个银色世界里，时光在一阵波动后平复……

我在夏季里感受到雪，因为你给予了我一片纯洁的世界。

雪花在空中跳着曼妙的舞蹈，所有矗立的树木都披上了洁白的婚纱。

我一路欣赏一路向前走，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一个路人，没有嬉闹，没有喧哗，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仿佛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按下了暂停键。我可以丢掉拐杖，无忧无虑地前行，毫无障碍。

我突然觉得有些冷，我不禁搓起手来，然后捂住自己的脸，好温暖！我想你那时是不是也这样温暖自己的脸蛋儿的。

渐渐地，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建筑物。那应该是你住的地方，我心里更是暖意融融，带着微笑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走近，走近，哦，天！我有些惊讶，这是一座城堡吗？有尖尖的屋顶、高高的瞭望塔、大大的落地玻璃，还有红色的砖墙……

我跳进满是玫瑰花的花园里，悄悄地来到落地玻璃的一个角落，探出我好奇的头。呀！宽阔的大厅的一边摆放着一棵又高又大的圣诞树，上面围绕着光芒四射的彩灯，将挂满礼物的圣诞树照耀得五彩斑斓，绚丽至极。

尤其是壁炉里的熊熊火光，让整个屋子充满了温暖。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是你，对！我的朋友子琪。你在大厅里忙碌、穿梭，喜悦填满了你的笑脸。

我想偷偷地给你一个惊喜，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阵热闹的喧哗。那是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他们有的手里拿着香槟酒，有的拿着鲜花，还有的拿着蛋糕。

他们一路嬉笑着步入了大厅，还有你的很多很多的朋友。瞬间，整个城堡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舞曲飘散，彩带飞扬，嬉笑声、打闹声混成一片。

看着欢叫快乐中的你，我真想上去给你一个拥抱。

我看看我空空的双手，不禁哑然失笑，我吐出一口白雾，慢慢地转身，轻轻地走出花园。我伸开双臂，踢着积雪跳起碎步舞，走向来时路。

我慢慢地回过头，看见你在窗前眺望，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傻傻地猜想你是在等待着我……我用力搓动冰凉的双手，再次捂住脸，嘿！还是那么温暖哟，嘻嘻！我还活着！

我返回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黑暗的世界，轻轻地说："子

琪，忘记我，远离我，你才会快乐！”

綦子琪知道，这封情书是她收到的最昂贵的、最值得珍惜的生日礼物，她悄悄地珍藏起来，一直放在包包里，每当自己倦了累了的时候，她就拿出来看着，捂在胸前，幸福地掉着眼泪。可是，有一天，这封信突然消失不见了。她几次想开口问陈家梁，可是当她看见陈家梁表情怪怪的样子，却总是欲言又止。

綦子琪也审视过自己对梁萧斌的情感，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抑或是一种更复杂的同情。綦子琪知道，梁萧斌这封信是想说明，他很想走进綦子琪的内心世界，走进她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能力走进，她身边有很多健康的男人，可以照顾她，可以给她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她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阳光明媚的天空，而不是被他拖进一个只有黑暗的无底深渊。

“请不要喊醒我，让我幸福地离去”

还是像往常一样的一个下午，梁萧斌还是那样，被母亲搀扶着去医院做透析，让仪器把自己满是毒素的血液清洗一遍。病房里睡满了做透析的人，梁萧斌感到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患尿毒症；最小的，还是几岁的孩子。有的老病号是自己独自前来，有的是家人陪伴着，梁萧斌想若是自己眼睛还好的话，会给母亲减少很多负担。可

是，自己是如此悲催的一个尿毒症患者。

下午，做完透析准备回家，医院发的牛奶和面包梁萧斌一口也没有吃，血压格外的低，头也格外的昏。梁萧斌觉得自己最近长胖了，他担心綦子琪再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肚子和下巴上的赘肉会偷笑。綦子琪上次开玩笑地说过："梁萧斌，你被你妈妈喂成肥猪了，等过年的时候，不用买肉灌香肠，把你的肥肉切下来，足足可以弄一大盆！"

梁萧斌哈哈地笑着，想着自己的肉灌香肠，綦子琪会不会吃得很香。不行不行，有那么多带毒素的肉，根本是不能吃的。他又笑了，自己的肉和自己这个人一样，百无一用，只有拖累。

梁萧斌想悄悄减肥，起码让綦子琪看上去这个失明的男人还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起码让綦子琪牵着他的手出去散步的时候，别人也会看见一个最英俊的盲人。想到这里，梁萧斌开始悄悄对食物摄入进行了控制，这一控制，头就开始晕了。

家里的每一分钱都需要精打细算，母亲的退休金和梁萧斌的低保是他们母子赖以生存的全部经济来源，母亲时常拖着日渐消瘦的身躯背着背篓坐上一元钱的公交车到终点站的一个镇上去买菜，那里的菜比超市新鲜又便宜。

上次綦子琪作了报道后，会有读者陆续寄一些钱过来，也有不少人前来看望梁萧斌，陪他说话，梁萧斌的性格开朗很多，笑容越来越多，他知道綦子琪私下里费了很多心思，因为他感觉得到很多来陪伴他的人其实都是綦子琪的朋友，他们在轮流换班来看他，不让他孤单。何维尔是最闹腾的一个，每次还没有走进屋子，老远就听见她和母亲打招呼的声音。何维尔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零食，很大一堆，如

果有巧克力，梁萧斌就会留起来给綦子琪。

梁萧斌把这些捐款存着，一点点地计划着用。他总是处于一种难以自制的矛盾之中，很多时候，他很想一死了之，很多时候，又抱着一线希望，自己会不会突然就好了起来，眼睛能看见了，肾脏恢复了功能。他多想看看綦子琪的容貌，牵着綦子琪的手在游乐场里疯狂地玩上一天。唉！别的男人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对他来说却是天方夜谭。梁萧斌清晰地记得，綦子琪带着自己去听过两次演唱会，她一直想努力满足他的某些愿望，只要她能办到。他跟着綦子琪去听过两次音乐会，一次是马克西姆的钢琴曲，一次是萨顶顶的。每次自己坐在车里，下车时都吐得一塌糊涂，音乐会的美妙旋律在胃里翻江倒海，让他灵魂幸福、肉体痛苦，每当他吐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知道綦子琪在一旁揪心地看着而又束手无策。其实，听音乐会只是想有一个和綦子琪单独相处的机会。他喜欢徜徉在舒缓的音乐里，有綦子琪陪伴在身边，那么宁静地陪伴着，就这样慢慢陪伴着老去该有多好。

梁萧斌有时候又突然黯然神伤，自己一天天度日如年，每天苟且地活在别人的怜悯和同情里。尽管看不见，他也察觉得到，綦子琪对他的感情更多的是怜悯和惋惜，难道自己还能奢求她心里会产生不切实际的爱情吗？梁萧斌也察觉得到，最近綦子琪来得不如以前那么勤了，仿佛心事重重，每次想说话，却又欲言又止。她是不是已经有心上人了？身边是否有个男人在照顾着她？他知道，总会有一天，她将不再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梁萧斌一路上哀哀地想着，头耷拉着靠在母亲身上，脸如同一张没有写字的白纸，嘴唇如雪地里冻坏的白兔子，毫无血色，不停哆嗦

着。母子俩在车站拥挤的人群里走着。走着走着，他踩着了一大团棉花，他脚下一软，跌了下去。

旁边的男子不小心和他摩擦了一下，突然一下子如袋鼠般跳开，吼着："他自己倒的，不关我的事！"

梁萧斌的母亲淡淡地白了那男子一眼说："当然不关你的事，没有人说关你的事。"

母亲浑身是汗，怎么也拖不动浑身瘫软的儿子，她给梁萧斌嘴里塞了两颗糖，梁萧斌努力用最后的力气咀嚼着，努力让自己恢复一点儿体力。

这时，旁边一只很有力的胳膊将梁萧斌的胳膊挽住了，把他搀扶了起来，让他坐在公交车站的座位上。梁萧斌也如同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无力地靠着公交车站的广告牌，坐在冰凉刺骨的金属座位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他想，綦子琪若是看见这一幕，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梁萧斌知道，他的身体如同一个破旧不堪的从垃圾堆里捡拾回来的闹钟，早就生锈了，母亲每日在锈迹斑斑的地方擦拭着，让他还是时不时地偶尔嘀嗒两声、转动两下，但这嘀嗒声随时都会停止，他的时钟会就此停摆。梁萧斌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权利对綦子琪开口说那一个字了。

泪水淌了下来，倘若就这样死去，自己会对母亲、对綦子琪说些什么呢?

晚上，綦子琪的电话响了，是梁萧斌的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又断了，綦子琪知道梁萧斌在黑暗中摸索着电话的按键。

綦子琪拨打过去，梁萧斌说："子琪，你在忙吗？"

綦子琪说："我没有事，在写点东西。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梁萧斌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綦子琪觉得有点不对劲，她故作镇静地说："梁萧斌，你说吧。"

梁萧斌说："今晚，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请妈妈回去休息。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一直没有机会。"

梁萧斌接着说："子琪，谢谢你，你是我这一生最真挚的挚友。"

这一句轻轻的话语，让綦子琪已经泪流满面，她请梁萧斌继续说下去。

梁萧斌说："我想写一封信给所有关心我的人，可是我的眼睛看不见，体力不支，我请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情。我说你记录吧。"

"好的。"綦子琪手指抖着，按下了录音键。

我首先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是他们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生命。这些年来，我治疗用的钱都是来自于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

其次，我要感谢救护我的医生、护士，我能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医院给我减免了很多费用，我妈妈动乳腺癌手术，医院也给妈妈减免了很多费用……

第三，子琪，我要感谢你，自从你知道我患病以来就一直陪伴我左右，你是我这一生最真挚的朋友！你要听话，乖乖的，不要流泪。

梁萧斌在电话里嗓子完全哑了，他已经泣不成声。他继续说：

我为什么哭？是因为我感到幸福。

我为什么哭？是因为我很感动，我欠了很多人对我的关爱。我无以回报。

子琪，你不许哭，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许哭，你要学会微笑；你如果哭泣，你如果痛苦，我就会更加痛苦。

我无法给你和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所有关心我的人其他东西，我只有把快乐阳光的一面给你们，我必须把快乐阳光的一面给你们看，因为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的东西。

我很爱这个世界。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快乐，我说上帝给了我很多，我很满足。

我流泪，是因为我幸福。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快乐。世界上什么都有，有花开，有鱼游，有石头。只是很多人没有在意过它们。我就像它们一样，默默生长着，活着。这些美好的事物在我脑海里支撑着我，我不断反省自己，让自己换了一个心境看世界，并不是瞎了就不知道世界的美丽。

我曾经写过：出淤泥而不染的并非只是莲花，它也可能是小草。有一种小草叫酸榴草，我吃过，酸酸的。那些花草不论生长在哪里，都会存活下来，如果有来世，我多想做一棵酸榴草，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我要让大家知道，世界是美好的，该离去的时候，不要流泪，请不要叫醒我！

亲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有好的心态，不要哭泣，不要痛苦。

你们痛苦，我就会痛苦。

如果有来世，请老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活一次，让我好好爱一回！

挂上电话，綦子琪泣不成声。她知道，梁萧斌的生命已经再次走到了边缘。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如果不是实在撑不下去的话，他不会表现得这样脆弱。此刻，她只想飞到梁萧斌身边，陪伴着他。

当綦子琪赶到梁萧斌身边时，他已经戴上呼吸机了，梁萧斌的母亲说梁萧斌已经拒绝继续治疗，也拒绝医生再次切开他的腹腔，把坏死的肾取出来，最近的一笔捐款已经在医院消耗殆尽，他真的不想继续撑下去了，身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想彻底轻松地离开。

梁萧斌昏迷不醒，他的母亲犹疑着该不该强迫他继续延续生命。

原来，“盲人”看得见她的身影

医院死一般的寂静，时钟嘀嗒的声音和梁萧斌一起一伏的呼吸声充斥着这小小的空间。白色的床单和梁萧斌的脸庞一样毫无生命的颜色。梁萧斌的母亲把头趴在床沿打盹，这个患了癌症的母亲，一直支

撑着，支撑着，直到自己和儿子都撑不下去的那一天。

綦子琪心情沉重，她看着这个如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那样奄奄一息的男人，违心地想：如果她能一直守在梁萧斌身边，他是不是会慢慢好起来?

她轻轻握着他的手，冰凉的手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梁萧斌眼皮微微动了下，睁开了眼，嘴巴也微微动了一下，綦子琪用棉签蘸着水把他的嘴唇润湿，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梁萧斌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努力地想微笑，吃力地说："子琪，你要笑，不要哭……你要学会笑，我的家庭、我的母亲、我的身体已经熬不下去了，死亡和我那么多次擦肩而过，死亡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是对自己、家人和社会的解脱。子琪，你不能哭，你若哭，我不会走得安静和幸福。"

綦子琪依旧泣不成声。

梁萧斌抬起手轻轻抚摸着綦子琪的脸，泪水从他大大黑黑的失明的眼睛里淌了出来："子琪，别哭，好吗? 子琪，我多想看看你的模样，看着你笑的模样。"

梁萧斌顿了顿，说："子琪，有件事情，不知我提出来是不是冒犯你?"

綦子琪呜呜地说："不会的，傻瓜。"

梁萧斌终于说："子琪，抱抱我，好吗?"

綦子琪答应着，脱掉鞋子爬上病床，将梁萧斌的身体轻轻挪动着，让他的头小心翼翼地靠在她的怀里。

这么多年以来，梁萧斌第一次靠进綦子琪的怀里，他感觉到了这陌生而熟悉和渴望已久的温暖，他迷迷糊糊地如婴孩般快乐，闻着綦子琪的身体散发出的淡淡的温润的香味。

梁萧斌微笑着，他感到幸福和满足："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经历很

丰富多彩的人，虽然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我仍然认为人生是美好的，但是，美好的东西不可太过眷恋，要学会该离开的时候就离开！”

说完，他沉沉睡去，恍然中，一个白衣仙子向他走来，微笑着，容颜如天使一般。他沉沉睡去了，这一次，也许不再醒来。

綦子琪的朋友们连夜接到綦子琪哭得撕心裂肺的电话，大家四下张罗着，先后又筹集来了一笔捐款。綦子琪醒来的时候腰酸背疼胳膊麻，梁萧斌的身体是温暖的、绵软的，他一直靠在她的怀里，嘴角挂着微笑，睡得很香。

綦子琪就这样搂着梁萧斌睡了一夜，他缓缓睁开眼睛，用冰凉的手摸着綦子琪的头发说："子琪，你的头发真长、真软、真好看。你的眼镜框太大了、太重了，不适合你。"

綦子琪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她感到一丝很浓郁的冰凉的恐惧。

因为，在綦子琪眼里，梁萧斌一直是个盲人，他的那一对既黑又亮的大眼睛让人总是忽略了他是盲人，有时候梁萧斌要綦子琪和他在他家楼下院子里玩躲猫猫，他的眼睛会跟着綦子琪的身影游动，綦子琪一直认为是他听力好，循着声音找到她的。朋友们看着梁萧斌黑黝黝的眼睛，觉得他不像盲人那样眨巴着看不见，且一直对梁萧斌眼睛看不见这事儿将信将疑，只是綦子琪一直说他是盲人，大家也就认为梁萧斌是盲人。可是，梁萧斌今天醒来的第一句话显然暗示着他能看见綦子琪的模样，而朋友们也私底下给綦子琪说过，梁萧斌曾经在大家不经意的时候很顺利地端起桌上的汤喝，只要綦子琪一出现，他就摸摸索索装作看不见。

梁萧斌说："我索性说明白吧！免得这样折磨你，我着实心疼。"原来，梁萧斌拿着一笔捐款悄悄去做了眼底手术，能看见物体模糊的影子和颜色了，但是他继续假装盲着，是因为他希望綦子琪牵着他的手，希望能继续感受她的温暖。

梁萧斌盯着綦子琪，这让她感到非常害怕。他苦笑了一下，说："请你理解我，好吗？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子琪，在这样的一个毫无保障的生存环境里，我的生活毫无质量，也无法谋生，更拖累家人，其实，我很矛盾，我想过死亡，但是我不能死，我没有活够。我一死，我的母亲也无法生存，我唯一能做的是变着法子让大家关注我，你是一个记者，你能够通过你的笔筹集捐款帮助我，通过媒体这个渠道博取大家的同情换取金钱，让我们母子继续生存。但是，我不想欺骗你，子琪，我不忍心继续欺骗你！我今天的坦白，是经过考虑再三的，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的。至于你以后是否愿意继续帮助我，我已经不在乎了，起码我心里不再愧疚。"

梁萧斌的摊牌如同一盆冰冷的水兜头浇来！綦子琪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傻，自己才是一个盲人，什么也看不清楚、看不明白。

綦子琪失神地离开梁萧斌，她决定从此不再让这个看得见的盲人走进自己柔软的内心。她突然发现，自己才是一个没有辨别能力的盲人。

门开了，他的心狂跳不已

綦子琪回到家中，陈家梁此刻还没有回来，估计是去邻居那里打麻将了。陈家梁除了喜欢喝酒，还喜欢打麻将。綦子琪却是一点也不会，也不喜欢他这种爱好。但是又能如何呢？婚前，男人会把优秀的一面尽情展示，缺点全面掩盖；婚后，优点渐渐淡化，甚至消失，缺点则全盘呈现。

綦子琪很是伤感，她很想找时间把压抑在内心的关于梁萧斌的故事向他敞开，从头到尾地给他讲。可是，陈家梁满心嫉妒着，压根儿不会相信也不想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在她心里逐渐变得冰冷的已经离开的那个人！她哪怕再挨打，也要让陈家梁把梁萧斌的信还回来。

綦子琪感觉得出来陈家梁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在由着自己的想象幻想着她的不忠，不愿意倾听。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陈家梁开始跟踪綦子琪，他躲在黑暗里，吸着烟，远远地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妻子的一颦一笑，他规定綦子琪每天最迟不得超过晚上十点回家，否则反锁房门不得进入。他偶尔看见綦子琪和几个男女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很是开心的样子，其中一个男人离綦子琪最近，一直给綦子琪献媚。他还看见綦子琪拎着一大包水果走进一家医院，一进去就是一两个小时。陈家梁恨从心来：

她在这里潇洒，还给别人献殷勤，去伺候别人，难怪对我这么冷漠，让我回家一个人独自面对冷锅冷灶。

綦子琪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黑暗中的陈家梁，加上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又有谁在行走、坐车、吃饭的时候瞻前顾后呢?

离开梁萧斌那一晚，綦子琪万念俱灰。一位看望梁萧斌的朋友见天色已晚，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回家。到她家楼下的时候，离陈家梁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綦子琪按门铃，没有人开。她拿钥匙开了锁，家里空无一人。放下包，綦子琪去洗澡换睡衣，然后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刚在沙发上躺下，陈家梁回来了，他急促地敲门，不停地敲，綦子琪的心随着敲门声咚咚咚地响，綦子琪害怕他的眼神，那是让綦子琪心悸的眼神。

綦子琪起身开门，陈家梁带着杀气的眼神和她的眼神刚好相对。

“你到哪里鬼混去了?”惯常的开场白开始了，门“哐”地一声锁上了，这个家一下子与外界隔绝。綦子琪内心一阵痉挛，肚子里兀地冒出一堆火。

“我没有鬼混，请你不要用这么难听的词语来形容我!”

“豪华轿车送到家门口来了，你是不是想告诉别人你住这里，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好带人来!”

綦子琪眼里满是厌恶:“你不要这么无聊，好吗? 送我的人第一次认识，别人看天黑了，就送我回家。”

“啪!”一个耳光甩了过来。綦子琪看见陈家梁的手掌在发抖，眼睛似乎冒着红色的火焰，一股恐惧袭来，她本能地逃到卧室，想锁上门，陈家梁追过来，胳膊挡住了门，綦子琪缩进床上，钻进厚厚的被

窝。陈家梁扑了上来，吼叫着："贱货！第一次认识就坐上别人的车，是不是觉得别人比我有出息！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你怕什么！"

綦子琪躲在被子里大声辩解："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有地位吗？你根本不信任我，你让我感到极端恐惧！"

"是啊，我没有钱没有地位，你今天才晓得吗？你怕！就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我没有！"

"还狡辩！"

綦子琪愤怒地吼道："我今天不开心，我那么伤心失落，你不但不安慰我，却这样对我！"

"难道是你的那个瞎子相好死了！早该死了！死了活该！"

綦子琪真的要气疯了！她抓起手边的枕头向陈家梁狠狠扔去。

陈家梁更是火冒三丈，他一把抓过床头柜上的一瓶白酒，用牙齿一口咬开瓶塞，一把把綦子琪身上的被子掀开，把她拖下床，狠狠地扔在地上。然后他把酒一股脑浇到綦子琪的头发上、身上，在一旁不停地按打火机的开关，准备点燃綦子琪的头发，綦子琪浑身颤抖，神经紧张得要崩溃了。然后，她听见陈家梁狰狞地笑："看看什么叫怕，这才叫让你怕！"她睁大了双眼，看着陈家梁扯掉了他的裤带，看见陈家梁扒掉她的衣物，看见他骑在了她的身上……又开始了！她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疼，她的泪水无声地滑落……

綦子琪仿佛看见了梁萧斌，黑色的大眼睛一直在那里流泪，在那里无奈地说："子琪，原谅我，我欺骗你是因为为了生存我很无奈，我利用了你；原谅我，我无法帮助你、无法保护你！如果有来世，我一定不会让人伤害你！"

綦子琪哑然失笑，这个世界你还能相信谁？谁都比谁活得更自私。綦子琪突然如此厌恶男人，厌恶一切男人！他们一个个戴着虚伪的面具，面具下面谁知道是一张张什么样的脸！

陈家梁烦躁不安。

让陈家梁烦躁不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明白，为什么綦子琪最近和他彻彻底底地反目成仇、势不两立。綦子琪一反常态，只要他一靠近她，她就像个精神失常的疯婆子，居然还斗胆提出了离婚。还有一个懊恼的事情是：那朵娇艳的夜色玫瑰为何突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很后悔，那次，也许他该向她说明自己的身份。毕竟，网络太过于虚无，两个陌生的人可以在一分钟前聊得火热，也可以在一分钟后冷漠无比。

心静下来的时候，陈家梁觉得自己对綦子琪还是很残忍。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委屈，本来是想对綦子琪袒露心扉，请求得到她的宽恕。可是綦子琪却疯了一样地拒绝听他的倾诉，似乎天已经塌了下来，她失去理智地去拿墙角的啤酒喝，喝不了几口就会大醉，大哭。陈家梁感到心烦，每次就会抢过綦子琪手中的酒瓶，然后借酒装疯，拿綦子琪来发泄自己憋闷的心情。

自从上次的暴力事件以后，綦子琪很少按时回家，她更喜欢在单位加班，让自己沉浸在文字里，那个家，已不再让人留恋。

深夜回家的时候，綦子琪和陈家梁各怀心事，不言不语。陈家梁在客厅看电视，綦子琪就在客房里看书。陈家梁在书房上网，綦子琪就在客厅看电视。

綦子琪有时想缓解这种气氛，想和他说话，可是说什么呢？回忆

过去的亲昵，过去的爱抚，可是如今，好像这一切已经很遥远了。她渴望陈家梁像以前那样，从背后冷不防地拥抱着她，她会把头靠在他怀里，任他从背后亲吻。可是如今，她看见陈家梁眼中冒出的捉摸不定的光和冰冷的面孔，她把一脑袋的想法又按了回去。

陈家梁呢，偶尔想从背后拥抱綦子琪，可是他的心总在阻止他的双臂。拥抱过后，是否能弥补两人已经开裂的距离？似乎不能。

一天晚上，回了家，和平时一样，陈家梁在书房上网，綦子琪闷闷地独自吃完饭，就躲进了房间里，反锁着房门。

陈家梁打破了很久的宁静，他终于轻轻敲响了綦子琪的房门，綦子琪用被子蒙住头，把耳朵堵上不理睬，陈家梁的暴力行为让她感到恐惧。她仇恨那个女人，那个和陈家梁一起鬼混了一夜的女人。如果知道她是谁，非得把她撕成碎片。

陈家梁摸摸硬硬的地板，“扑通”一声跪在门外，用柔情的声音乞求妻子开门。

“子琪，我是那样爱你，我是担心失去你，我只是一时糊涂、精神失控，我再也不会这样对你。”

“子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淡得都快忘记了。你干吗还记在心里?”

“子琪，我都给你跪下了，你还不原谅我吗?”

綦子琪仍然不说话，她对陈家梁一次次反反复复的失控感到厌恶。

陈家梁失去理智的时候，会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会突然很温柔，又会突然很暴戾。

陈家梁霍地站了起来。右手捏成一个拳头，开始砸门。

“綦子琪！我都给你道歉了！不要给你台阶你不下！”

綦子琪知道陈家梁又要发作了，她赶紧拨打何维尔的电话，可是何维尔的手机一直占线。綦子琪又打何维尔家里的电话，没人接听。

綦子琪开始颤抖……

陈家梁开始用脚踢门。

綦子琪在低声哀求。

这哀求声，似乎是陈家梁的兴奋剂。

房门被踢开了。他拎着手铐，扑了上去。

陈家梁清秀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

綦子琪的头发被扯乱，纽扣已经被扯掉。

两只胳膊被陈家梁用手铐铐在了床头……

夜很黑，“嘀”的一声，陈家梁的手机屏幕闪了一下。

梁萧斌人生唯一的一场演唱会

周末，早晨，綦子琪正在刷牙，突然接到久违的一个电话，是梁萧斌打来的。

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綦子琪已经刻意遗忘了这个尿毒症“盲人”。

听上去梁萧斌心情不错，声音仍旧那么爽朗。

他说："子琪，你是不是已经快把我遗忘了?"

綦子琪说："怎么会? 只是这些天太忙，自己也遇到些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梁萧斌问："怎么回事?"

綦子琪说："没事，都成为过去了。今天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呢?"

梁萧斌说："这些天来我想我不该再打扰你的生活，所以一直在克制自己不和你联系。我有一个想法在内心酝酿已久，只是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想法需要你来共同完成。我以为你换手机号码了，所以今天试着给你打，居然打通了。"

綦子琪心想梁萧斌不会是钱用完了，又需要捐款了吧? 她耐着性子问："你讲，看我能否办得到。"

梁萧斌接下来的话让綦子琪出乎意料："这些年我创作了不少歌曲，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我的理想：办一个演唱会!"

"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綦子琪顿了顿，"你办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什么?"

梁萧斌说："子琪，我以前的确有过对不住关心我的人的地方，但是希望你能理解，对于一个长期患着大病的人来说，生存的质量到了最低点，生存的压力却到了最高处，我没有生存和自理能力，我只有谋取大家的同情来保留我和我妈妈的性命。子琪，我的生命随时可以失去，时日不多，如果再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而且我会悔恨自己这一生就靠大家的怜悯和同情活着，我心有不甘。现在，我想我只有用这个机会才能够回报社会，如果可以，我想举行一次演唱会，你来主持策划，筹集到的捐款全部捐献出去给更多尿毒

症患者和盲人。”

綦子琪的心突然烫了。

举办梁萧斌的个人演唱会谈何容易？没有多少人认识这位从来没有正式演出过的盲人歌手。场地费、伴奏、乐队、音响、宣传费、门票印刷费等，这一系列费用从哪里筹集？

綦子琪知道梁萧斌满怀希望，但是办一场演唱会不是那么容易，她没有太大的把握，她只能回答梁萧斌说：“这事情需要很多步骤，不那么容易，我们一起试试吧，你先把歌写好、练好，万一不行也无所谓，就当练歌。”

綦子琪请各路朋友来商量此事，媒体的、电视台的、演出公司的、舞蹈团的、广告公司、重庆大剧院的、乐队的……

办一件事情果真不容易啊！

重庆大剧院当即表示利用空档期免费予以场地支持，这简直太好了！最大的一笔费用解决了！

各家媒体的记者朋友表示免费宣传募捐筹款，一家舞蹈团免费伴舞、乐队免费伴奏，电视台抽出一帅哥和綦子琪搭档做主持人，提供服装道具，广告公司免费印刷演出需要的宣传品。

綦子琪和朋友们商议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她向朋友们一一道谢，突然落泪了。有这么一群热心的人能够聚在一起才能努力让梁萧斌的梦想实现，而更重要的是，梁萧斌的梦想可以让更多的大病患者和盲人群体获得自信，演唱会将免费为残疾人和尿毒症患者提供门票。

一大早，綦子琪给梁萧斌打了电话，梁萧斌在电话那边的兴奋劲儿通过话筒激动地传了过来，綦子琪可以想象梁萧斌苍白的脸庞终于

泛起红晕的样子。她说："别过分激动，接下来就等着好消息吧！"

各家媒体开始采访和宣传了，重庆的几家慈善机构和企业捐助了六十万元，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也捐助了大约二十万。梁萧斌说这笔钱除去演唱会所需，暂时一分也不动，他留着有用处，希望綦子琪给予保管和监督。他递给綦子琪一个信封，要她等到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拿出来念给大家听。

演唱会选在了梁萧斌四十岁生日这天，一大早，梁萧斌就和前来帮忙的乐队和伴舞们排练，重庆大剧院那日迎来了一场奇特的"盛宴"，大剧院提前两个小时就请观众入场，大剧场一千七百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轮椅大约六百个；人群里压根儿看不出哪些是尿毒症患者，因为大家看上去都那么神采奕奕；盲人们依次有序地被工作人员或家属搀扶着入场，有两只导盲犬乖乖地守在剧场外，和主人分享这个不一样的夜晚。

当綦子琪和英俊的男主持人推出坐在轮椅上的梁萧斌的时候，梁萧斌第一次听见这么热烈的掌声。綦子琪和主持人悄悄退下，把偌大的舞台交给了梁萧斌。

他为大家献上了第一首歌：《如果你是我的眼》。

"如果你是我的眼，你会带我穿梭在大街小巷，世界会是如此不同，不再黑暗；如果你是我的眼，你不会让我的眼眶里滑出泪水，里面写满真挚的情和爱；如果你是我的眼，请你今生今世和我融为一体，直至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会说不再见……"

梁萧斌深情地唱着，他可以感受得到綦子琪在暗影里悄悄地哭泣。

梁萧斌演唱了第二首歌：《我们不是残疾人》。

"不要说命运不公平，不要说我们被这世界抛弃，可以抛弃的只有

你自己；坚持你的梦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它就会实现；我们不是残疾人，我们阳光，我们热情，我们的身体残疾，但我们的心健全；当有人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我们时，请忽略那种眼神，因为我们不是残疾人！”

台下掌声一片，座位上走出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孩子和几位美丽的女子，她们是一家智障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孩子们打起小花伞，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如一个个美丽的小天使。梁萧斌虽然无法看清楚，但他能听见孩子们用并不太清晰的稚气的声音唱着《春天在哪里》。

这是一场完全互动的演唱会，随时会有人上台来和梁萧斌一起表演一曲。还有一位无臂书法家送上来他用嘴写的“身残志坚”的书法，赢来一片叫好声。

梁萧斌感激涕零，泣不成声。他和在场所有人一起感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夜晚。

两个小时的时间，如同一群折翼的天使在天堂里度过了一个最幸福的世纪。梁萧斌最后请出綦子琪静静地握着他的手，坐在他身旁，听他唱《让我说爱，是如此的难》。

让我说爱是如此的难，
因为今生上苍没有教会我说这个字——爱。
我把这个字藏在心底，
最暖最软最真的地方，
那里是藏着你呵护着你的小小世界。
你也许不知。

但是，

我今天勇敢地告诉你，

我爱你！

因为我没有明天！

明天，我只有用我的生命祝福你！

綦子琪的眼泪随着梁萧斌哽咽的歌声滑落下来，任凭它们肆意流淌。

梁萧斌唱完最后一曲，声音戛然而止，梁萧斌的头无力地往一旁耷拉着。重庆大剧院格外宁静，綦子琪赶忙快步走过来，梁萧斌摸索着握紧綦子琪的手，把他的头无力地靠在她的怀里。

綦子琪拿出那封信，颤抖地念着梁萧斌写下的每一个字："亲爱的各位朋友，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这次演唱会是在大家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之下才得以开办的，也算圆了我今生的一个梦想。这次演唱会的所有捐款将用来设立一个基金，以便能够挽留更多的生命，哪怕是挽留一个人的生命……我这一生，都是靠大家的捐助活着，甚至是通过利用善良之人的同情心活着，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綦子琪念完的时候，看看梁萧斌，梁萧斌泪痕未干，嘴角挂着微笑，一言不发……

梁萧斌这次是真的离去了。綦子琪微笑着，流泪。

“宝贝我想你，但是她怀孕了”

梁萧斌的离开让綦子琪的内心沉浸在失落和悲痛之中，她也许该假意接受他最后的感情，让他活在幸福的人生结尾里。可是，綦子琪知道，陈家梁是不允许她去演一场苦情戏的。她也很矛盾，自己对梁萧斌并不是爱情，真正强迫自己去假意爱他，是不是更大的欺骗？綦子琪想让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不去想梁萧斌，不去想那场演唱会，可是脑袋却不听使唤。

陈家梁和綦子琪的婚姻生活陷入一个瓶颈，他俩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已经是形同陌路的感觉。

陈家梁看见綦子琪痛苦失神的表情，感到非常烦躁。

綦子琪每天疲倦地回家后，陈家梁就开着QQ，挂在网上玩游戏、聊天。

自从在网络上认识了夜色玫瑰后，他内心隐藏着的欲望猛然又燃烧了起来。

每个夜晚，他都在等待着那朵玫瑰，他的欲望被玫瑰强烈地勾引了出来。每个夜晚，他如同一条敏锐的猎犬，在网络上寻觅，寻觅……

綦子琪出差回来了，刚洗浴完毕，正换着睡衣的时候，陈家梁开

门进来，他看见她光滑的背，不容分说，他从背后一把拥抱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深深地、狠狠地……他闭着眼，幻想着那朵玫瑰在眼前粲然开放，他被那浓郁的花香迷醉了……

陈家梁沉沉睡去，綦子琪起身，去洗手间洗了很久很久，那种疼痛，却仍然无法缓解。

她很厌恶枕边的男人，他为何自己享乐的时候总是不考虑她的感受?

一个多月后，綦子琪总感到头晕目眩，并伴着越来越强烈的呕吐。

去妇幼保健院检查，做了尿检，医生告诉她是怀孕的缘故。

綦子琪内心充满了矛盾，她总有预感她和陈家梁的感情不会长久，但她又希望能有个孩子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也许命中注定该有个孩子陪伴她了?

虽然她有一个家，有一个丈夫，可是她却总感到孤单无助。

怀孕最初的日子，陈家梁很是激动了好一阵子，他对她越来越温柔，每天会来单位接她下班，每天给她做营养食品，每天晚上陪她散步。陈家梁还主动提出和她分床睡，他说他担心自己万一忍不住想亲热，会无意中伤着腹中的孩子。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綦子琪拖着越来越臃肿的身体到楼下的街心花园里散步，骄傲地挺着越来越圆润的肚子。独处的时候，她会和腹中的胎儿说话，和胎儿一起听听音乐。她告诉自己腹中的小宝宝，爸爸妈妈期待着小宝宝的到来，会让这个小宝宝格外幸福。

可是，綦子琪怀孕以后不久，陈家梁开始忙碌了起来，经常很晚才回家。

胎儿孕育到第四个月了，开始如一条顽皮的好动的小鱼在腹内游荡，从左窜到右，从右窜到左，提醒着綦子琪一个生命在自己腹内的成长。綦子琪喜欢用手去摸那调皮的小生命，她感到，幸福才刚刚开始。

綦子琪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腹中胎儿的小脚小手常常很明显地在那里蹬啊打啊的，綦子琪很惊喜，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不再是个孤单的女人，而是一个幸福的母亲了。

她悄悄地对腹中的胎儿说："宝贝，妈妈期待你的到来！"

第一次使用"妈妈"这个称呼，綦子琪兀自羞红了脸。她知道自己已经在向成熟的少妇蜕变。她的乳房渐渐膨胀，乳晕也越变越大，胸前圆润的双乳膨胀得连自己都羞于自持了。她的头顶也无端冒出很多短短的白发，她时常感觉腿在抽筋，似乎快要支撑不住这日益庞大的身躯了，她的眼角开始长一颗颗小小的斑点，瞌睡增多，饭量猛增，她知道，自己迅速变胖变丑，那窈窕的身姿已经变成膨胀的气球或者水桶，但是她已经不再顾忌那么多了，因为腹中的胎儿要吸收更多的营养。

陈家梁又去外地出差去了，即使是他出差的日子，他也是每天几个电话打来仔细询问綦子琪一天的琐事。綦子琪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幸福的滋味越来越浓。

吃饱喝足后的午后是困顿的，綦子琪歪在沙发上，给腹中的孩子编织一件小小的毛衣。

突然，她的手机"嘀"的一声提示有短信，肯定是陈家梁来特意问候她和宝宝的。她微笑着笨拙地弯腰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打开，翻阅那条短信。那字字清晰的表述令她几乎昏厥："宝贝，你在做什么？

她怀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是继续下去还是分手呢？和你在一起是多么愉快啊！我舍不得离开你，我很矛盾，你愿意等我吗?"

綦子琪的大脑“轰”的一下子完全空白了，她迟疑了两分钟，回过去一条：“我愿意等你！”

短信很快就回了过来：“宝贝，我喝醉了，我好想你，喝醉的时候更想疯狂地要你！”

綦子琪颤抖着手，继续回复：“可惜，我肚子大了。陈家梁，请你不要乱发短信。你发错了，呵！”

这下，手机一下子安静了，綦子琪哑然失笑。

这的确很好笑，陈家梁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綦子琪想象着自己的丈夫吃惊、尴尬的表情。

她捏紧了手机，吃力地腆着肚子靠在沙发上，一遍遍看那条短信，腹中的胎儿又狠狠踢了她几脚，她揉揉肚子，泪水不知不觉滑了下来。

不知道坐了多久，外面的天渐渐黑了，她觉得有些饿了，缓慢起身去开灯做饭。她觉得自己发那两条短信似乎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她浑身瘫软无力，浮肿的腿也开始抽筋疼痛。

綦子琪满怀悲伤，她失神地站在窗口望着远方，远处的余晖被黑夜渐渐啃噬蚕食，一切白日里鲜活的草木全失去了色彩，一片黑色、一片灰色。

黑夜漫漫，家里的灯为陈家梁开着，可是今夜他会回来吗？今天，他肯定不会回家了吧？他怎么解释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呢？他是在忙，还是在做其他事呢?

腹内一阵拳打脚踢，是宝宝要和綦子琪玩耍了。

綦子琪满心伤感："宝宝，是不是不想让妈妈孤单。告诉妈妈，有你陪伴。"

她这会儿才发觉腿肚子很疼，还有些抽筋，她龇牙弯腰去抚摸腿肚子，突然感觉到下身有液体往外涌，她开了灯，往厕所走去。

拧亮了厕所的顶灯，綦子琪慢慢地去掉身上背带裤的肩带，缓缓地坐在马桶上。她发现自己并无尿意，她呆呆地坐着，看着对面墙上镜中的女人的脸：这是一张多么丑陋的陌生女人的脸，浮肿、枯黄、毫无血色，甚至因为浮肿而变了形。想起以前对面镜中的女人，青春、美丽、富有弹性的脸上充满了光彩。那时有多少男人跟随在那女人身后大献殷勤，而现在镜中的女人……唉，她不忍心再看那张变形的脸庞和身体。

綦子琪伸手摸索马桶旁的卫生纸，自从怀孕以来，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行动日渐迟缓，如同从一个活泼的麋鹿变成一只笨重的河马，她用纸擦拭干净，起身冲水。她迟缓地转身，看见马桶中满是鲜红的血！

她"啊"地失声尖叫了起来，惊慌失措！她忙用纸垫在裤内，穿好，用双手捧了滚圆的腹部快步向客厅的电话机走去，她开始拨打那熟悉的号码，呼叫陈家梁。可是，她耳旁只有一个女人重复的唠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綦子琪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泪水倾泻而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陈家梁，你在哪里？看在孩子的分上，你快回来！妈妈，我的远方的妈妈，女儿此刻多么需要你，妈妈！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谁来帮帮我？宝宝，宝宝，别害怕，妈妈要保护你！

她失声痛哭。

哭不是办法，为了腹中的孩子不能哭，綦子琪抹掉眼泪，去橱柜里平时放钱的地方找钱，准备去最近的医院。可是她把柜子翻了几遍，只翻到二十元钱。她又哭了。她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她继续给丈夫打电话，可是仍然关机。

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孤单无助的感觉很深刻地袭了上来。

深夜，房门清脆地响了

最终，何维尔搀扶着綦子琪到了医院，并帮她垫付了费用。何维尔在医院足足陪伴了綦子琪一天一夜，一晚上气得睡不着觉，她气愤地把电话打到陈家梁单位，非要他们领导在电话里保证把这失踪的男人扭送回家才罢休。

何维尔愤愤不平，她骂骂咧咧地刚刚离开医院的时候，陈家梁终于回来了，他坐在綦子琪身旁，没有说话，一直低着头。綦子琪也无话可说，躺在病床上的她一心牵挂着腹中的胎儿。医生告诉她，一周的时间是考验她腹中的生命能否延续。一周，如果胎儿继续发育，就不用担心；如果，一周过去还是出血，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保胎了，证明这个胚胎发育是有问题的……

綦子琪不敢想，只觉得心里很疼，疼得揪心，她只是一遍遍地告诉腹中的胎儿："孩子，你究竟该不该来这个世界上呢？妈妈不知道。

你是如此柔弱的一条生命，我没有权利抉择你的命运，你自己选择吧！"

终于，经历了一周的心惊肉跳后，血终于止住，胎儿终于保住了。綦子琪跟随着陈家梁回家，夫妻俩没有说一句话，似乎陈家梁存在与否已经与她无关，她的心已经凉了。

自从綦子琪经过这次惊吓之后，陈家梁开始按时回家了，只是回家后他就躲在自己房间里上网，綦子琪偶然进去，他赶紧关闭正在聊天的QQ对话窗口，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

綦子琪不愿意去想太多，心情不好对孩子发育也不好。也许有了孩子，陈家梁会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吧？也许，孩子会让他的心收回吧？她给孩子取名"果果"，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因为果果的出生让这个家有个安稳的结果。

但是，也许，生活中似乎没有也许。

预产期到了，可是綦子琪腹内的果果迟迟没有动静。整个怀孕期间，綦子琪去医院保了五次胎，每次的担惊受怕都让綦子琪备受折磨，她看着输液瓶里冰凉的液体注入体内，每天喝着艾草熬的安胎汁，可是内心在一点点地往下沉，她一直默念着阿弥陀佛，希望上天能为这个孩子祈福，祈福孩子的平安诞生。腹内的每一次动静，她都会长舒一口气。她默默数着胎动的次数，她不想去计较果果的性别，这无关紧要，她只需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预产期过了半个月，果果还是迟迟不愿离开母体，綦子琪内心焦急，请求医生把果果取出来，她实在难以承受这种担惊受怕的心情了。

綦子琪的血压极低，推上手术台的时候，高压四十，低压二十，

麻醉护士一直在拍打着她的脸，不许她睡着，这一睡，估计就永远睡过去了。

迷迷糊糊中，綦子琪感觉到一块冰凉的金属在切割她的腹部，一股水流从身体里奔腾而出，她浑身无力，虚弱得似乎忘记了怎么呼吸。

“哇！哇！……哇！哇！”满头黑发的美丽的果果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的时候，綦子琪的泪水也如自己滋养果果的体液那样决堤了，果果的声音并不像哭声，倒是更像一段抒情的咏叹调和一段美妙的翁达音乐，这四个“哇哇哇哇”，綦子琪给谱上了曲，分别是“一声四声三声四声”，似乎是果果用朗诵诗歌的形式对这个世界发出的陌生的惊叫。

綦子琪听见医生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看看，一个女孩！”

但是綦子琪看不见，她满眼是泪，她只知道，这个小小的婴孩虽然已经脱离了她的身体，但和她早已血脉相连。她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觉得生命真是奇特，一个人可以用身体孕育一个小小的人儿，然后脱离母体，逐渐成长。她有些怀疑，自己居然也能成为一个母亲，她很庆幸，这十个月以来，压在心头的大石块总算落地了。

当陈家梁得知果果是一个女儿时，他并不是那样欣喜，綦子琪看见他脸上并没太掩饰的失落的表情。

毕竟，陈家梁是独子。在农村里，独子可以成为家中的“皇帝”，可以任意颐指气使地把姐姐们当丫头使。

陈家梁抱着果果认真地一遍遍地看着，这是一个漂亮的婴孩，满头乌发，皮肤如一朵粉色的玫瑰，如此娇嫩，婴孩身体里发出淡淡的芬芳，黑黑的眼睛如两颗大大的葡萄，忽闪忽闪地盯着他。陈家梁突

然柔情百转，这是自己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儿。

出院的那天，綦子琪坐着电梯刚到楼下，眼前一黑，倒下了。还是那超低的血压让她昏厥，陈家梁抱着果果，一下子慌了神。两个路人把綦子琪扶到医院的一排椅子上躺下，又有护士找来葡萄糖水，给綦子琪服下……綦子琪渐渐缓过神来，陈家梁说要不再住两天院，但綦子琪执意回家，因为医院的费用实在太贵了。

陈家梁打电话邀请果果的奶奶来帮忙照顾果果，可是，果果的奶奶年岁已高、身体不好，只能作罢。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没有长辈帮忙带孩子，都面临着有一个人将失去工作的现实。不过爷爷和姑姑们陆续来了，给綦子琪带来土鸡和鸡蛋，给果果带来了新衣服，果果美丽娇嫩，特别爱笑，姑姑们总是忍不住抱着亲了又亲。

果果出生三十天的时候，綦子琪自己也早已能下地做事，加之奶水充足，不会麻里麻烦地半夜起来冲奶粉。綦子琪觉得长期要姑姑们照顾也不太现实，她谢谢姑姑们的照顾，请姑姑们回家，自己来照顾果果。

姑姑们离开的那晚，陈家梁洗漱完毕就说自己很困很困，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喂足了果果的奶，见果果正香香地轻声打鼾，綦子琪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只要果果发出一点小小的声音，綦子琪就会惊醒。

半夜，房门轻轻地但清脆地响了一声，像是被谁打开了，又悄悄锁上了。如同一个人在暗夜里，悄悄地极力掩饰自己的咳嗽，却怎么也掩饰不了。

綦子琪喊陈家梁，要他看看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连喊了几声都没有人回应。

她赶忙起身，看见陈家梁房间的门关着。她估计陈家梁在熟睡。

她推门进去，拧亮灯，她揉揉眼睛，眼睛似乎有些模糊，因为，床上的被子已经叠得很整齐，床上空无一人。

她猛然清醒，是陈家梁悄悄离开了家。

綦子琪回房看看熟睡的果果，果果正呼噜噜睡得香甜，綦子琪锁上房门，冲了下去。

夜格外安静，綦子琪穿着拖鞋往下跑，她听见楼梯上响起沉重、急促的声音，有人在拼命地往下夺路而逃。

她三步并做两步，边喊边跑。

那声音越来越急促。

楼梯口的大铁门“砰”地关闭，那人刚跑了出去。

当綦子琪冲出大铁门的时候，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往小区里的树丛里钻。

綦子琪叫他停住。

那黑影却不肯停。

綦子琪跑过去，钻进树丛，把他扯了出来，扯到了路灯下，果然，那黑影是陈家梁。

此刻，陈家梁头发已经散发着淡淡的香香的定型摩丝的味道，西装笔挺，只是有些歪斜的领带让他看上去有些滑稽，粘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也狼狈地挂在胸前。

綦子琪有些发抖：“你……半夜三更的，要去哪里?!”

他迟疑着不说话。

綦子琪又问了一遍。

他嗫嚅着说：“我，我……我去打牌。”

綦子琪看见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她去抢，他不让。

她使劲一扯，袋子里的东西掉了一地，一瓶小容量的啫喱水和一包崭新的男士内裤掉了出来。

一切都不用再解释了。

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陈家梁不敢去接，也不敢挂断，他突然跪下了。

“你走吧！”綦子琪的心被这寒冷的冬夜冻僵了。

“果果呢？”陈家梁问。

綦子琪不愿意说话，眼前的男人是那样让她恶心。

底楼的大铁门在綦子琪身后关闭了。

很沉闷的声音。

綦子琪的爱情，綦子琪的爱人，綦子琪的婚姻，被锁在门外，被冰冷的黑夜彻底吞没，瞬间成为过去和曾经。

跳下去，再不会感到忧伤

因为生果果和买房子，已经花光了积蓄，陈家梁的人影早就见不到了，也不回来看綦子琪母女。綦子琪知道，浑身长满茸茸胎毛的果果诞生的那一瞬间，陈家梁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非常复杂的表情。所以，陈家梁不肯回来看果果，是因为对果果性别的失望吧！

不回来也罢，心都走了，带着个空壳身子回来还有意义吗？

綦子琪黯然承受。

果果出世四十天的时候，已经出落得很漂亮了，圆嘟嘟的小脸，那红润的小嘴小得像颗小蚕豆，头发黝黑发亮，小手小脚修长。綦子琪最享受的事就是捧着果果粉色的小脸，亲吻着，闻着果果身上的奶香。她知道，这柔弱的生命将是她今生的精神寄托，将和她相依相伴。

“宝贝，知道妈妈好爱你吗?”果果小手小脚张牙舞爪，用葡萄般圆润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妈妈，然后，果果开始微笑。綦子琪很惊喜，果果居然懂得用微笑来回报妈妈了。

如果陈家梁能看见小小的女儿开始微笑，会有多开心。

可是，他不会回来。此刻，也许他沉浸在某个女人温软的怀抱里，也许他带着愧疚在忏悔，也许他正忘记一切在疯狂……

綦子琪不敢再往下想。

她把果果放进有木栅栏的小床里，去厨房拉开冰箱，看见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

她去柜顶摸出自己存放着的一笔一直没有动过的稿费，小心翼翼地摸出一张。

她又去看看果果，给果果喂足了奶，小家伙就甜甜地睡着了。

綦子琪轻轻出门，去住处对面一公里外的菜市场买菜。她准备给自己买只鸡，这几天心情很糟糕，她担心奶水不够好，果果吃不饱，半夜会哭闹。

她背着一个竹背篓，匆忙跑下楼，生怕自己耽误了时间，果果醒来看不见妈妈肯定会号啕大哭。

菜市场卖活物的地方总是出奇的难闻，綦子琪满心焦急地等待卖

鸡的人拔毛。终于，她拿到了鸡，她心里惦记着果果，准备抬腿就跑的时候，脚下一滑，她重重地跌倒了，她虽然用手支撑着，但是仍旧觉得自己的腰似乎都要摔断了。

她顾不得疼痛，挣扎着爬起来，手掌已经磨破了皮。可是她已经顾不上疼痛，她担心床上的果果，她几乎是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往家里冲。

綦子琪打开房门的时候，她听见果果在柔弱地哭泣，她心里慌乱，赶忙洗干净手去看果果。

她冲进卧室，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果果的脸被一块湿润的尿布盖着，果果的嘴呜呜地哭着，小手乱抓，小脚乱蹬。

綦子琪顾不得放下背篓就扑了过去，轻轻拿掉果果脸上的尿布，她看见果果的眼泪已经打湿了粉嫩的小脸。

她的心都要碎了！

綦子琪的心里突然腾出一团火：他在哪里？这个负心的混账男人在哪里和别的女人温存？

愤怒和仇恨组成一股剧烈的风，伴着剧烈的腰疼，强烈地涌进綦子琪的心里和骨髓里。

綦子琪给自己煲了锅鸡汤，她勉强自己喝了一碗，又吃了一小碗饭。

果果吃饱了香甜的乳汁，又香香地睡着了，看来果果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一个人在家的恐惧，也忘记了那块湿湿的尿布遮住鼻子嘴巴的不舒服，妈妈回来了，就安全了。

綦子琪看着果果，百般惆怅。

她恍恍惚惚地搬了根板凳，恍恍惚惚地起身站在窗户外面的不锈钢花架上，她希望黑夜立即吞没她，让她从此不再痛苦。她知道，只要往下一跳，一个才孕育了孩子的女人的生命就会消失，不再有痛苦，不再有责任，不再有泪水和失望。

她穿着宽大的睡衣，披散着齐腰的长发，她想跳下去，她伸开了双臂，闭上眼睛，黑夜里看不清白日的风景，只有冷冷的风从耳边掠过，她想象着自己是否会变成一只忧伤的折翅的大鸟，飞跃下去，明明知道飞下去就是死亡。她知道，往前只迈一步，自己的生命就会在刹那间消失。

“哇哇！……哇哇！”身后传来果果稚嫩的叫喊。

綦子琪猛然睁开双眼，身体下意识地摇晃了一下，她似乎一下从噩梦中被唤醒了。她小心翼翼地从栏杆上下来，回到果果身边。果果的眼睛跟着妈妈的身体转动，看见了妈妈，她抿着小嘴笑了。

天啊，“他”居然是他！

果果出生三个月了，陈家梁还是没有回来看一眼。他每月给的不定量不定时的几百元生活费让綦子琪感到捉襟见肘。没有人做帮手，綦子琪经常是一手抱着果果，一手做其他事情，几个月下来，綦子琪经常感到腰酸背疼，这段日子以来，由于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够，

綦子琪已经懒得梳妆，头发披散着。怀孕期间的衣服显然大了，怀孕前的衣服显然又小了，她根本没有时间去买新衣服，也没有这笔开支，和邻居面对面擦肩而过时，没有人认出来她会是一贯光鲜的綦子琪。她穿着居家的睡衣去买菜，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她自己都不愿意照镜子，里面的女人是如此憔悴不堪，毫无光彩，但是看着果果一天天长大，心里也顿感欣慰。果果也很争气，不爱哭闹，很爱笑。只要看见綦子琪对着她微笑，就是果果最开心的时候。

何维尔从外地旅游回来了。

当敲响了綦子琪的家门的时候，她简直不相信，以为走错了门，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穿着睡裙、满脸忧伤、精神萎靡的女人居然就是綦子琪!

綦子琪居住在一栋很安静的靠南山的楼房里，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何维尔细细打量着，这套房子布置得很雅致清爽，白色的玫瑰墙纸透着淡淡的忧伤，綦子琪的眼里浸满了泪水，她是如此忧伤无助。

何维尔用目光扫射了几个房间，她走进綦子琪的卧室，卧室墙上挂着一幅婚纱照，綦子琪依偎在一个穿白西服的男人怀里，那男人……

何维尔定睛一看那男人，她的眼珠都要掉出来了，她的大脑猛然跳出一个有些模糊的片断，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寂寞的夜里，一杯寂寞的啤酒……

然后，一个可怕而清晰的片断跳了出来，何维尔拍着头，想阻拦这个片断出现，可是那个男人却分明横在眼前。因为，这寂寞啤酒，

竟然就是何维尔在西安的酒店里再次相遇的那个男人！竟然就是后来那个半夜悄悄来她家的那个男人！竟然就是现在正睡在她床上的那个男人。

天啊，“他”居然是他！

为什么老天要开这样的玩笑！

何维尔一阵眩晕。

何维尔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现在的男友“寂寞啤酒”竟然是綦子琪的老公陈家梁。

何维尔有些眩晕。

何维尔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很可怕，一旦綦子琪知道这个真相，后果会不堪设想。她看看綦子琪，心怀愧疚：女人一旦失去了爱情的滋润，就失去了整个美丽的躯体和灵魂了吗？那个过去窈窕的、充满魅力的綦子琪似乎转瞬之间就消失了。

这个体态臃肿的妇人面对自己的情敌一无所知，只会无助地坐在沙发里看着一个刚降临到人世的孩子唉声叹气地哭泣。

得知了綦子琪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委，何维尔破口大骂陈家梁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悔恨不已。自己现在的情感和激情全给了这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低级雄性动物！低级动物还会舐犊情深，这人，拍拍屁股就走人，连用低级动物来形容都不配！何维尔肚子里把陈家梁骂了一千八百回，还是不解气。“晚上，把这混蛋赶出去！”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何维尔看着綦子琪一直摇头叹息，墙上綦子琪美丽的过去和沮丧的现在形成强烈的对比。

“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何维尔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又赶紧熄

灭，走到摇篮前去抱果果。

果果不更事地对她“咯咯”笑了一声，何维尔的泪水就“哗哗”地掉出来了。

“子琪，你得赶紧工作，养这可爱的宝贝！你看她的小模样好乖好乖啊，为了她你怎么都得振作起来！”

綦子琪点点头，又摇摇头：“可是，果果怎么办？谁来带她？”

“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姥姥绝对会很爱果果，把果果照顾得很好的。”何维尔认为目前只能这样做。

綦子琪很是犹豫，父母至今不知道陈家梁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哪个做女儿的会忍心让自己的父母心里淌血呢？

可是，似乎只有按照何维尔的方法去做，才是最佳的办法。

綦子琪不会知道，何维尔是逃也似的满怀羞愧、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窝。

现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简直是一片混乱啊。

“难道自己就这样继续混乱下去？”

陈家梁上班去了，叠好了被褥，锅里炖好了红烧肉，等着晚上和何维尔一起分享。何维尔一声长叹，关着门在家里反省自己混乱不堪的一幕幕。

那个在床上和她翻云覆雨的男人居然是綦子琪的男人，早知道是他，他奶奶的！绝对当时就把他给废了！

何维尔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綦子琪会如此软弱，可是，一个独在异乡的孤单的女人，随时都会受到突如其来的伤害。当她受到伤害时，除了依靠丈夫，还能依靠谁呢？而恰恰伤害她最深的，却是她最

亲密的丈夫。

陈家梁在和何维尔释放激情时，是那样的疯狂，似乎压抑已久，如同火山喷发，简直想要把何维尔折腾得粉身碎骨。

何维尔觉得陈家梁真是个很荒唐的男人，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男人。

何维尔满脑袋都是綦子琪满身的瘀紫和满眼的泪水，她对自己的行为很是懊恼。不曾有过的耻辱感让她无比羞愧。

此刻，何维尔原本雌性激素分泌旺盛的身体瞬间暂停生长，内心熊熊燃烧的欲望渐渐熄灭。

也许这就是游戏的最终结局。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否则真说不准还会闹出什么大事来。

何维尔把陈家梁迅速拖进黑名单，心仍有余悸。

今生今世，她希望千万别再见到这个男人了。

月台空了，心也空了

綦子琪抱着果果去了单位，她也提前打听到，以前的职位已经被人顶了。走到报社楼下的时候，綦子琪徘徊着，她内心很是矛盾，该怎么告诉老总自己窘迫的境况。

最终，她抱着果果走进了报社的大楼，敲开了老总的办公室。

老总是一个魁梧的南方汉子，声音洪亮，个性豪爽。平时，和綦子琪没有太多的沟通，只是开会的时候，会看见她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偶尔在走廊上遇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点头微笑。他知道綦子琪是一个敬业的女子，写了很多深度报道，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埋头写啊写，后来就知道她生孩子了，也不知道她何时会来上班。在报社，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萝卜没了，立即有新的萝卜填补进来。

老总见到綦子琪突然走进来，很是诧异。

“我需要一份工作，我老公有外遇了，我要养我的女儿！”很直接的开场白从綦子琪嘴里弹出来的时候，眼泪也随着一个个字滚了出来。

“坐下慢慢说。”老总给她倒上一杯热茶。

綦子琪用最简洁的语言叙述了自己目前的境况。

老总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格老子，有这种男人！你回去赶紧把孩子安顿好，就开始恢复工作吧！我安排你到一个比较轻松稳定的岗位，既保证经济收入，也保证有时间照顾孩子。”

綦子琪连声道谢，老总过来摸摸果果的脸，又掏出一摞钱塞到果果的襁褓里，綦子琪连声拒绝，老总说：“这是给孩子的，也算是伯伯给孩子的见面礼。”

走出老总办公室的时候，果果兴许是看见了过道上明亮的灯，在綦子琪怀里“咯咯”笑出了声。

这笑声，终于把綦子琪的泪水带出来了。

这孩子，哪里知道自己的母亲现在是如此的艰难。

八月，重庆最炎热的季节又来临，果果刚满半岁，綦子琪的母亲从西安来接果果了。

綦子琪用剪子给果果剪了头发，小家伙不听话，总是晃动小脑袋，结果剪成了个马桶盖。何维尔也来看果果，她买了一堆新衣服、新裙子、新鞋子给果果。何维尔给小果果选了一套穿上，别提多漂亮了，像个玩具瓷娃娃一般。

綦子琪的母亲终于知道了女儿的境况，母亲要女儿放心，果果就是家里的命根子，所有人绝对不会亏待这个小宝贝。母亲要綦子琪放宽心，婚姻走了，感情没有了，无法挽回，就让它走吧，但是自己要好好生活，好好地走下去，因为现在綦子琪的生命里已经多了一个人。

那天，天气酷热，火车就要开了，綦子琪抱住果果不停地亲吻，把女儿从窗口递给了母亲，果果进了火车很好奇，左顾右盼，看也不看綦子琪一眼。车缓缓行驶，綦子琪的心被揪得生疼，她跟着火车小跑，大叫果果的名字。果果转过头来，突然给她一个微笑，綦子琪的泪水夺眶而出。

车越开越快，綦子琪也越跑越快，泪水肆意流淌。她实在追不上了，一下子跌坐在月台上，失声痛哭。

火车开走了，月台上空空如也，綦子琪的心也空了。

孤独患者，是不是真的看破

果果回老家西安后，家里一下子就安静了。綦子琪的世界突然变

成一个人的了，她开始独自生活，虽然和陈家梁还没有离婚，但是他已经不再回家，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住了。綦子琪也不想去单位找他，她已经决定放弃这段婚姻，又不想让单位上的人耻笑陈家梁，耻笑他也是耻笑她自己。

綦子琪万念俱灰，每天深夜，她成为一个孤独患者，一个人孤独地回到空空荡荡的家的时候，她的内心更加孤独，她突然觉得人生的轨迹无论怎么运行，都只是一个结局，她似乎看破了人生的意义。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根本不会按照你设定的轨迹去运行，綦子琪从来不曾想过陈家梁会背叛她，会这样冷漠地离开，甚至对女儿不问不顾。她满以为自己是幸福的，那种小小的简单的幸福。可是，婚前的公主变成了婚后的奴隶，甚至是一个弃妇。

綦子琪认为两个相爱的人在婚姻里如同列车的轨道，最开始平行，然后结合，然后再平行的时候，各自奔向了不同的方向，两个人走着走着就改变了轨迹。陈家梁变了，但是綦子琪感到自己也在变，变得冷静坚韧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可以让一个女人变得理智起来，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更会变得格外坚韧。綦子琪突然觉得自己从一个需要呵护的小女人变成一个大女人了，变成了一个身上承担着抚养女儿责任的坚强的母亲。

綦子琪猛然顿悟，离了谁，天也不会塌下来的。虽然没有了婚姻，但一段不适合的婚姻没有必要强行挽留，这样他痛苦自己也痛苦，第三者也痛苦，不如放曾经爱过的人一条生路。在綦子琪与陈家梁的婚姻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彼此缺乏沟通，担心对方离开，却不曾真正坐下来找到问题的死结将它细细解开。现在月老曾经捆绑着她和陈家梁的红绳断了，就让它断吧。

是该静心了，但是该如何让自己静心呢？于是，在一个周末，綦子琪前往位于南滨路玄坛庙狮子山麓的慈云寺，慈云寺面临长江，背倚涂山。这座寺庙是她烦恼时最爱去的地方，那里依山傍水，清静幽雅，慈云寺门左侧卧一石刻青狮，与长江对岸的白象街遥遥相望，素有“青狮白象锁大江”之说。

慈云寺始建于唐代，重修于清乾隆年间，原为观音庙。

1927年，云岩法师募资重修扩建，成为十方丛林，更名为慈云寺，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座僧尼合庙的佛教寺院。

很小的时候，綦子琪就经常跟随母亲去家附近的寺庙烧香，所以对于寺庙，綦子琪一直心怀虔诚之心，那里是一个静谧的心灵居所，再浮躁的心都会得到安宁抚慰。

綦子琪才到重庆之时就喜欢上了慈云寺，这里安静雅致，没有很多寺庙浓郁的商业气息。

于是，每当烦恼无助的时候，綦子琪会去寺庙烧香，她的忧伤会被驱散，她的心会宁静下来。

綦子琪燃一炷香，在袅袅香烟中叩拜，合掌祈求，唯愿佛赐予自己一颗善良之心，一颗平常之心。

一日，綦子琪来到慈云寺，遇到慈云寺的惟贤长老正在大殿上讲经，长老清瘦，眼睛似乎能参透人的内心，长老给綦子琪摸顶加持。那日，綦子琪有幸拜于长老门下。师父说：“真善美，平常心。此六字足够你受用一生。”

从寺庙里出来，綦子琪觉得自己会有所开悟——不要去抱怨憎

恨，一切要靠自己去努力，坦然面对，一切都会因因而生果。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看似漫长，其实短暂，欲望的驱使让人们活得很累很疲倦，欲望无止，痛苦无休，学会放下，自然静心。每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善缘恶缘皆是缘，学会珍惜学会理解，才知道一切的爱和恨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爱即是恨，恨是因为爱尚未消散。而恨，会让自己更痛，去找寻美好，你会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去在意丑恶，你会觉得世界是丑恶的。所以，学会放下，珍惜当下，一直努力寻求真善美，自然会得到福报。所以，经历再多，也应该一心向善。

于是，周末闲暇的时候，綦子琪总会寻求宁静之所。

慈云寺是一座很宁静的寺庙，如一个孤独的行者，安静地盘踞在山顶上，俯瞰着南滨路的繁华和喧嚣，一扇红色的薄薄木门和一堵红墙，就可以将一切浮华挡在门外。

那晚，綦子琪乘船抵达慈云寺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

红色的木门“吱呀”一声在綦子琪面前打开。着一身青衣的一位年轻比丘来给綦子琪领路。石阶在眼前延伸，拐角处的小石狮对着她微笑。綦子琪看见寺庙里的菩提叶在黑夜里悄然飘落，如一个仙子穿行林间。菩提叶跌落在松软的泥土上，静静地，没有声响。月光如水，在林间流淌，完全应了“明月松间照”的景致。

庙里的居士们已经安排好了綦子琪的住处。

山里的夜晚，当月光被云层遮挡的时候，一片寂静，一片墨黑。

綦子琪住在静寂的寺内小屋之中，听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齐豫低声鸣唱的大悲咒。空灵的歌声充满神秘，綦子琪就在这诵经声中入梦。

清晨，綦子琪被诵经之声唤醒，忽远，'忽近，空灵、虚幻、缥缈……醒来，恍然如在梦境。綦子琪推窗远眺，白色的雾霭在丛林间游弋，恍恍惚惚不太真切，如临仙境。

她起身循声而去，到大殿前，点燃清晨第一炷香，匍匐在蒲团上虔诚叩拜。

今日，师父不在庙里，几位法师已穿着红色镶金边的袈裟在诵经，木鱼有节奏地空空地响着。香烟在寺庙里自由穿梭，飘飘摇摇入林间，化作精灵。

香火很旺，烟雾从正殿一直延续到位于后山的燃灯古佛前。

面对诸佛，綦子琪一一虔诚叩拜，静心跪于蒲团，等待法师们下早课。

虔诚叩首，祈福。

我佛慈悲，保佑众生。

一位年轻的法师结束早课，向綦子琪走来。

綦子琪低声请教："法师……如果我想……"

法师淡然地笑笑，他看得出綦子琪的内心所思，知她的心结难解。这样的心境即使入得佛门也是无法真正静心的。

法师问："居士，您有子女吗？"

綦子琪点头。

法师又说："既有子女，尘缘未了，您不会毫无牵挂。既有牵挂，就要尽到尘世间自己的责任。"

然后，法师带綦子琪去后山上拜佛，他似乎无意地指着一根褪尽红色的朱红木柱上的一行字让綦子琪看，綦子琪仔细辨认，上面写着：善缘恶缘皆是缘！

法师说："缘有始时，缘有尽时。要懂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放下，才会释然。"

綦子琪恍然大悟。

綦子琪连声言谢，然后下山。

她知道什么该结束了，什么该开始了。

结束意味着开始

何维尔在逛街，她掏出手袋里的手机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七八个未接来电，全是綦子琪家里打来的。

她觉得不妙，非常不妙。难道，她必须面对那个男人？不管了，綦子琪的安全更重要。她立即打车向綦子琪家冲去。

失踪了快一年的陈家梁回来了。陈家梁回来是准备离婚的。他没有见到果果，也不问果果去了哪里。他要回来寻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知道綦子琪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这么多的独守空房的日子里，她不会没有其他男人吧？他疯了似的拿着小铁锤，撬开了綦子琪锁着的日记。

綦子琪抢夺阻拦，他敢肯定这日记里肯定隐瞒着什么！

陈家梁一把将綦子琪推倒在床上，从后腰摸出一副手铐。

"你放开我，我朋友就要来了！"綦子琪两手被陈家梁举过头顶，铐在了床头上。

陈家梁从綦子琪嘴里得知何维尔是一个厉害角色。可是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不就是个女人吗？我倒要会会这个女人！”

陈家梁点燃一支烟，对着綦子琪喷了一口。他把几本日记取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贴身口袋里。

在綦子琪看来，这些日记是自己这些年一点一滴记录下来的生活琐事和内心感悟，眼前这男人是既陌生又令人厌恶的疯子，就这样肆意把自己的心血据为己有。她的泪水无助地流淌。

门铃响了，一个女人大声呼喊着綦子琪的名字。陈家梁为綦子琪解开了手铐，若无其事地开了门。

门被缓缓打开，陈家梁愣住了。

眼前这个横眉倒竖的女人似曾相识。

陈家梁再定睛一看，他的心开始狂跳不已。他面前站着的是何维尔！

何维尔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陈家梁发着愣，捧着脸走了，他知道，如果再面对下去，这个女人和他的故事会令綦子琪彻底崩溃！

何维尔陪伴着綦子琪走进了法院。

一个月后，在法庭上，綦子琪再次见到陈家梁，陈家梁看上去很疲倦，满脖颈布满抓痕。

也许，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女人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那个女人是谁？綦子琪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

陈家梁出乎意料地放弃了所有财产，原因是他看完了綦子琪写的

日记，他没有从日记里找到他想要的线索，他只看见一个深爱他的女人记录着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看见一个女人以泪洗面的无数个孤独的深夜。

凶神恶煞的何维尔这次还是好好为綦子琪出了一口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陈家梁打得不轻，把他赶出了家门，陈家梁还是想挽救这段婚姻。他提出不想放弃婚姻，可是綦子琪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了！

綦子琪不想再返身回到她和陈家梁的婚姻里，都说破镜重圆，可是再重圆都有裂痕，这裂痕很脆弱，不堪一击，轻轻一碰，会再次粉身碎骨。对于那一次次的殴打，她心有余悸。

綦子琪枕边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果果无忧无虑地笑着，果果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已经无法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了，妈妈已经尽力了。

脑袋有点乱，綦子琪眼前总是频繁出现几个被剪辑的片断：

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和她的第一次相逢，腼腆的微笑，红着脸……

这个男子向綦子琪走来，穿着花格子衬衫和一条过于肥大的休闲裤，站在上清寺渝中大厦楼下对着綦子琪很不好意思地微笑……

綦子琪穿着红色的旗袍坐在从陈家梁单位借来的七八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听着火车的轰鸣，闻着从房后飘进裂了缝的玻璃窗中的煤烟，坐在单人床上，看着裂缝上的大红双喜，做了他的新娘……

綦子琪腆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吃力地从拥挤的公交车上下来，他站在车门外，对綦子琪伸出了双手。

这些片断，渐渐逼近，又渐渐走远。

走到今天，走过八年的时光，居然一切都没有了？

綦子琪有些迷糊，突然没有了思想。

走出法院的时候，綦子琪突然觉得很轻松。她看见身边苍白着脸的陈家梁，似乎又瘦了一圈，她有些鼻酸。

陈家梁去给綦子琪买了两套大红色的内衣，他看着綦子琪，突然长长叹了一口气。綦子琪背对着他，有些酸楚。

吃饭的时候，綦子琪说这些年来，陈家梁不曾和自己好好逛逛，吃得最多的一道菜就是陈家梁自己做的回锅肉。

陈家梁带着綦子琪去了磁器口，这里人声鼎沸，很多人排着队在买麻花。

两人进了一家餐馆，綦子琪点了三个素菜和一个荤菜——毛血旺。

陈家梁拿过菜单，低着头说："多点些菜呀，最后一顿了。"

陈家梁低头的时候，綦子琪看着他脖子上被抓坏的抓痕，她终于忍不住问："她是谁?"

陈家梁低头："她的名字不重要，认识她，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陈家梁刻意回避着"她"的名字："虽然她在很多方面不如你，可是和她在一起，我会很自信！她让我很多时候很轻松放纵，你让我小心翼翼很压抑，我一直担心你离开我，非常担心，可是我却用极端的手段想挽留你，你能理解，能懂吗？没想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真的，子琪，其实我不想失去你，我们还有机会重来吗？她现在脾气暴戾，动不动就抓人打人，歇斯底里，我忍受不下去……"

綦子琪叹口气，摇摇头："你觉得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綦子琪不想再说话，她不想让自己在他面前掉泪，一切都无法挽回，也不需要再去挽回，她和他已经无法重新返回那个已经失去温情和爱的婚姻了。

从今天开始，她将开始自己的个人生活。綦子琪得给自己的心包裹一个茧，披上一个铠甲，紧紧地保护自己最柔软的部分，不容谁再来侵害。

何维尔来了。綦子琪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需要她，她趴在她怀里号啕大哭。

晚上，何维尔邀请了一大帮“狐朋狗友”海吃海喝，那天大家竭力地让綦子琪开心，用各种夸张的搞笑动作庆祝綦子琪获得“新生”，把綦子琪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何维尔给綦子琪分析了她过去的婚姻生活，得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哲理的结论：由于现在的男人喜欢新鲜的因素，恋爱和婚姻的必然结果就是解体重组，恋爱和婚姻在三年的时间里开始逐渐走向衰亡，所以恋爱要趁早结婚，结婚要趁早结束。然后，离婚也要趁早。然后，继续寻找新的开始……

綦子琪当时猜想何维尔可能是在安慰她，但又觉得满脸爱情分析学家般的神情的何维尔说得又似乎很有道理。

何维尔担心綦子琪会抵挡不住脆弱，强烈要求她搬去与她同住。那帮酒足饭饱的男士歪歪倒倒地帮綦子琪拎着大包小包的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

綦子琪关上房门，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婚纱照。

离婚后半年，綦子琪就得到消息，陈家梁结婚了。

那天綦子琪正和何维尔的一帮子朋友在酒吧一起喝酒聊天，她没有说一句话，她猜想陈家梁在这次的婚礼上是否会像以前一样流泪。

躲在酒吧暗淡的角落里，綦子琪泪如雨下。

最美妙的声音，天使的声音

果果一天天成长，很快就满一岁了。

綦子琪非常思念女儿，可是为了谋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西安和女儿、父母团聚。她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里，她要赚钱养果果，要赚钱报答父母抚养果果之恩，她如同一个拼命三郎，白天风里来雨里去地收集素材，晚上伏案埋头写作。

很多时候，她又感到非常的孤独，文字不能排遣她的寂寞，她渴望听见果果的笑声，想摸摸果果肉乎乎的小手小脚，她是多么想把可爱的果果拥在怀里，深深地亲吻。

为了多攒些钱，除去报社的写稿工作，綦子琪又接下了一家图书工作室撰写小说的活儿。她每天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来换取微薄的稿酬。

重庆的冬季阴冷潮湿，綦子琪回来吃了碗泡面就坐下来，腿上盖着一件陈家梁以前留下来的军大衣仍然冻得直哆嗦，写了一个段落休息的时候，她给母亲打了电话过去，想听听果果的声音，母亲说果果已经睡着了。

綦子琪说："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天亮的时候，果果就一岁了。"

母亲说："家里准备买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还请了附近几个小孩子，来给果果庆祝她人生的第一个生日。等果果醒来，就给你打电话。"

綦子琪有些悲从心来，她多希望果果的第一个生日能和她，还有陈家梁一起度过，她无法给果果一个完整的家，无法给果果一份完整的爱。

綦子琪哀伤地坐在凄冷的夜色里，女儿在千里之外，婚姻已经不复存在，独自一个人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如同一个人拎着箱子来，走着走着，和一个曾经最亲密的男人也走散了，又剩下自己一个人。

每次想家的时候，綦子琪会给母亲打打电话，听听果果咿咿呀呀的声音。这次，她打电话过去，听见父亲的声音，她问："母亲呢?"

父亲总说母亲带果果出去玩去了。

綦子琪晚点又打过去，父亲又说母亲带着果果睡下了。

綦子琪觉得不对。她说："父亲，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请告诉我，我非常着急。"

父亲终于说了："你母亲累病了，由于退休金太低，果果从小缺乏营养爱生病，你母亲就在菜市场架着钢丝床，摆了一个小摊，夏天天热，我们买了一台旧冰柜卖冰啤酒。现在夜啤酒的生意还不错，你母亲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这下人支撑不住了……一查查出来胆管里长了结石，堵住了胆管。你母亲舍不得钱，在家里躺着不去治疗。"

綦子琪这下着急上火了："母亲必须去看病，拖下去怎么得了!"

父亲说："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先吃药看看。"

綦子琪说："爸爸，等我半月，我定会凑足一笔钱。"

那晚，綦子琪奋笔疾书写了一个通宵，当外面的人声车声越来越浓，当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不安静的时候，当綦子琪写完那篇小说的结尾站起来的时候，眼前的天突然黑了。

醒来的时候，綦子琪浑身冷得发抖，她眼前是白色的天花板，冰凉的玻化地板紧紧贴着她的身体。

她躺在地板上，极端的无助和困倦袭击着她。她突然想躲起来，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或者就此躺下，不再起来。

一篇短篇小说《从天空中跌落》终于完稿了，她得到了五千元的稿酬。又一篇纪实性的深度调查文稿完成了，她得到了七千元的稿酬。这可是解了綦子琪的燃眉之急。綦子琪把这一万二赶紧寄去，母亲打电话说不要这笔钱，吃吃药就会好，要把钱寄回来。綦子琪说："母亲，求您去动手术治疗，您只要寄回来，我立马把钱撕掉！"

母亲哭了，綦子琪也哭了。

母亲终于去了医院。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

"嘀嘀"，手机轻柔地嘀咕了两声，把綦子琪从混沌的思绪中扯了出来。

綦子琪打开手机收件箱，看见一条充满温情的短信："你的母亲想她的女儿，你的女儿想她的母亲。好好生活，我们爱你！"

这条短信显然是眼神不好又不会使用手机的母亲托人发过来的。

綦子琪噙着泪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说手术已经动完了，很成功，那天父亲推着果果的小婴儿车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果果一点也不哭闹，安安静静地盯着手术室的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夸果果听话

懂事……

母亲说有份礼物送给綦子琪。

一番安静之后，听筒里传来綦子琪一生中听到的最美最动听的声音："妈妈……妈妈……"那是果果在一声声呼唤着，綦子琪在这边流泪了，母亲在那边也流泪了。

綦子琪想象着，果果呼唤"妈妈"的时候，澄澈的大眼睛正盯着窗外，窗外飘着洁白的雪，天空纯净如果果的眼睛，果果一定想妈妈了。

母亲说，为了让果果说好这个简单的词语，她已经教果果练习了好几个月了。

听着母亲温柔的话语，綦子琪告诉自己，绝不能让自己被生活击垮，要勇敢地同过去的痛苦作别，和女儿一起开始崭新而快乐的日子。

为女儿的将来，也是为自己。

綦子琪的耳边响起齐豫的《女人与小孩》：

我不知道这个小孩
怎样凭空而来
她可能让我告别
长久以来的摇摆
带他回来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每天晚上散一个小小的步
慢慢有人说

那个小孩长得像我

跟我一样需要爱

一样的脆弱

……

果果就是上天赐予綦子琪的礼物，不容她去放弃这个小小的生命和自己的生活。

那个小小的女孩和她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难以割舍。

也许，品尝过了苦涩，才会知道甘甜的滋味。

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之后，才会发觉自己身上肩负着一个责任和使命，那个从身体里孕育出来的婴孩在一天天长大，如一枚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丫，每一天每一寸的成长都那么让人揪心和牵挂。

当一个娇弱的女人成为母亲后，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如此强大，没有什么能把自己压垮，因为你有一个需要你呵护的小小的生命。而你自己生命的意义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綦子琪突然发现自己变了。


红玫瑰与
白玫瑰
HONG MEIGUI YU
BAI MEIGUI





我只期待，在我最美的时候被你遇见，采摘回来。为你一人粲然盛开，哪怕耗尽生命中最青春的年华，哪怕你将凋零的我舍弃。

但请你，永远记住我最美时节陪伴你的时刻。

我愿做你最安静的白玫瑰，更愿做你最激情的红玫瑰。

只求你陪伴终生。





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

果果被送往西安以后，綦子琪越发孤单，每每想起和陈家梁的心酸过往，她就越发抑郁。正月初八是果果的生日，綦子琪一个人坐在空落落的大房子里，黯然神伤。何维尔担心綦子琪的心理状态出问题，盛情邀请綦子琪搬到她家中去住，从此开始了两个单身女人的同居生活。

最初，何维尔的眼神不敢正视綦子琪的目光，因为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极度的哀伤。何维尔后悔不及，自己每次和陈家梁欢愉的时候，自己最知己的女友却在吞噬着痛苦和寂寞。但何维尔要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她知道，这个秘密一旦说破，綦子琪永远不会谅解她，她们的友情也就终结了，她要用真情抹去自己给綦子琪带来的伤害。

怎样才能弥补自己给綦子琪带来的伤害呢？何维尔知道这种伤害其实根本无法弥补，她只能深深叹气。但何维尔就是不愿意接受自己心理上躁狂症的现实。何维尔知道，这也是綦子琪最担心的。

何维尔觉得自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帮助綦子琪恢复自信、恢复身材、恢复对生活的信心。

家里的维皮皮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屁精，真是一个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家伙，它毫不掩饰地、迅猛地转移情感，立马抛弃火辣性格的何维尔，爱上了对它柔情似水的綦子琪，綦子琪不会打它骂它，会柔情地呼唤“皮皮皮皮”，维皮皮自幼在何维尔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中长大，一听到这样的呼唤，维皮皮骨头都酥了。家里新鲜的女人气息让它的雄性荷尔蒙备受刺激，它成天跟在綦子琪屁股后面晃晃悠悠，睡觉地点也从何维尔被窝转移到綦子琪的被窝里。天冷的时候，綦子琪就把肥重的皮皮蹬到脚底，权当超级“热狗牌暖脚皮草”。不过，维皮皮显然乐此不疲，总是开心地哼哼唧唧个不停。

何维尔会骂这个狗东西，这样见异思迁不要脸面。这个狗东西也不在乎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副死皮赖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缺心眼模样，屁颠屁颠地跟在綦子琪屁股后面寸步不离。

在驱赶内心遍布伤痕的日子里，綦子琪和何维尔会去疯狂购物，她们快意地感受男人如衣服的报复心态，买一堆即不中看也不中用的衣物，而这些衣物最终的唯一作用就是霸占衣橱的某块空间。

綦子琪突然想起一句话：“I use a lot of goods to fill my life, because my heart is too empty.”

当你用各种物品填充你的生活时，是因为你的心太空了。

何维尔的住处一公里外有一块墓地，雨天的时候，綦子琪就会心血来潮地和何维尔一起散步，去看墓碑上的墓志铭。她们满怀静穆之心，轻声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走着，那里如此宁静无声，她俩也如同两只蹑手蹑脚的猫，不愿打扰那些安详的魂灵。每次她们都要去一

个最豪华的白色大理石做的墓地去看那个墓碑，那里面埋葬着一个年轻女人，因为墓碑上拓着女人的照片，墓志铭上篆刻着女人简短的一生，女人刚满三十，丰腴而美丽，曾和老公一起打拼，但当家境已臻富裕之时，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老公为了祭奠她，给她购买了这里最豪华的墓地，希望她能安心长眠。

一回到住处，何维尔就会感叹：不管什么样的人生，都是何其短暂啊！一定要好好快乐地生活。

綦子琪却和何维尔的想法不同，她一直很消极，很抑郁。她觉得人活着太累，如果不是因为上有老父老母，下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没准会削发为尼。这种想法一直在她大脑中盘踞着，时不时地在她很抑郁的时候就跳出来，可是每次跳出来后，她就会用一声叹息把这种想法给按回去。于是，在每次看完墓地的深夜，两个女人就会拥抱在一起伤感地哭泣，维皮皮摇尾乞怜地看着两个孤独悲伤的女人，满目怅然，这个家里唯一的雄性动物实在搞不懂女人这种雌性动物为何这样的喜怒无常。

在何维尔的悉心照料下，綦子琪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红润。何维尔真是一个贤惠勤快的女人，每天早上綦子琪总会喝到温热的豆浆，每天睡觉前总会喝到温热的牛奶。中午，两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稀里哗啦地做饭切菜，綦子琪留着尖尖长长的手指甲，每次何维尔都不要綦子琪切菜，担心她的指甲被弄断；每次綦子琪在浴室洗完澡，何维尔就已经帮綦子琪洗完了衣服。两人偶尔分开睡，一人捧一本书看，看到精彩的章节，就会一起分享；有时候，两人合躺在一个被窝里，幸福的维皮皮睡在中间，听见两个女人唉声叹气的时候，维皮皮知道她俩在谈爱情；听见两个女人表现出强烈愤慨的时候，它明

白她们是在骂男人，于是乘机更加搔首弄姿讨两个女人的欢心。

有了何维尔的事必躬亲、精心照顾和维皮皮的奴颜媚骨、极力讨好，綦子琪内心的伤痕渐渐淡去，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生了孩子以后，綦子琪原本干瘪的身体丰韵起来，何维尔给綦子琪重新打扮一番，她觉得綦子琪穿上职业套装的感觉远不如性感的女人味十足的个性服装好看。她开始担当綦子琪的造型师和魅力培训师，一丝不苟地教綦子琪怎么假装非故意地跷跷大腿，怎么微笑，怎么用眼角勾引男人。

何维尔想，是否该给綦子琪找个男人了，免得雄性激素在雌性的体内生根发芽。但何维尔不希望綦子琪刻意去强求爱情与婚姻，也不希望她太认真投入地去爱一个男人，即使对方很爱她，何维尔也不希望綦子琪给予对方的爱超过对方对她的爱。因为爱一个人太怕受伤害，而男人却总是让女人受伤，女人始终是脆弱的，受了伤害会太痛苦，太难以忍受。

谁玩弄了谁，谁控制了谁?

新年就要来临了，何维尔让綦子琪请了假，晚上和她去吃饭唱歌喝酒，迎接新年。那天她带了一个英俊的小伙，一看就是一根何维儿一贯喜欢嚼的嫩草。

嫩草看上去很腼腆，席间频频举杯，何维尔喝得脸上红霞飞。大

家先吃了一大堆美味，何维尔买了单，和小伙子共同进餐的时候，总是何维尔买单。然后三个人打着饱嗝进了附近的一家KTV。何维尔要了一打啤酒，三杯啤酒下肚，綦子琪开始飘飘然，何维尔和嫩草开始暧昧起来，对綦子琪视而不见。綦子琪对他们也视之无物，她也习惯了看何维尔和不同的男人调情，坐在他们的大腿上喝酒说梦话，然后看她去进行一次次惨烈的恋爱，然后哭泣、喝酒、睡觉。

綦子琪喝醉了，就开始哭，这是她的习惯。

看见綦子琪哭了，何维尔就推开了嫩草，过来搂住綦子琪。她说："不哭不哭，我最爱你，我最爱你呀。"

何维尔的脸贴紧了綦子琪，她们一起哭泣。何维尔拎着两瓶啤酒，和綦子琪喝着、醉着、哭着，慢慢地綦子琪觉得嘴里有点甜蜜温软的感觉，感觉到了何维尔温柔的嘴唇，然后一根软软的肉体灵物灵活地钻进綦子琪的嘴里。两个脑袋被酒精麻痹的女人拼命接吻，满脸是泪。

何维尔说："我们不要男人好不好，你和我过一辈子。"

綦子琪说："傻瓜，我们都是女人呀。"

何维尔突然掉泪："是呀，我们是女人，女人不会伤害女人，男人会让我们受伤呀。"

綦子琪说："亲爱的维尔，我们情同姐妹，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境遇，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们今生也会彼此相互依赖，一起生活。"

綦子琪也被惹得痛哭。綦子琪好久好久都没有接过吻了，毫不夸张地说，起码有六七年了，甚至更长。因为陈家梁有洁癖，加之身体不好，不喜欢接吻，不能疲劳，綦子琪就长时间地让身体闲置，舌头渐渐失去了接吻的功能。没有想到，綦子琪为前夫浪费了那么多大好

时光，而前夫却把身体给了其他女人。今天綦子琪终于张开了嘴，对方竟是何维尔这个吻过N张男人嘴的女人。

不过事后想来，和女人接吻感觉很好，带着香甜的气息，没有烟臭，没有胡须，嘴唇柔软润滑。綦子琪和何维尔贪婪地吮吸，就像一个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以至于从那以后，綦子琪和其他男人接吻的时候总免不了回味和何维尔接吻的味道。

嫩草看见綦子琪和何维尔紧紧拥抱接吻的模样有些吃惊，他把何维尔从綦子琪身边拖起来，又拍了拍綦子琪的脸，顺便亲了亲。他给何维尔叽咕耳语，拿出手机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男人，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嫩草介绍说白脸是同校的研究生。白脸一直盯着綦子琪看，经过礼仪培训的綦子琪醉得不轻，还礼貌地对他微笑。

白脸继续和綦子琪喝酒，他喝两杯三杯，綦子琪喝一口。綦子琪想面对学生应该坐得更淑女点，但实在是浑身发软，不知不觉他靠綦子琪越来越近，綦子琪不知道怎么就跌在他怀里了，綦子琪用力推了推，推不开。他似乎也醉了，开始吻綦子琪的头发和耳朵，吻綦子琪的手和脖颈，吻得綦子琪软绵绵地躲闪。綦子琪哭泣，嘴里叫着前夫的名字。

白脸看见綦子琪小指头上戴着代表独身的铂金戒指，想把戒指摘下来，说："是他买给你的吗？取下来扔了，我给你买钻石的，你从今晚开始就跟我好。"

綦子琪摇头，用眼神向何维尔发出求救的信号。

可是，此刻何维尔和嫩草完全把白脸和綦子琪搁置在眼角的盲点处，沉醉在两人世界里，黑暗中仿佛变成了一瓶二合一洗发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哪里有时间顾及綦子琪黑暗中无奈的眼神。白脸

努力地扒拉着綦子琪的戒指，嘴唇就像一头饥饿的猪拱嘴，在綦子琪身上寻觅……

綦子琪庆幸自己始终理智，也庆幸白脸最终没有扒拉下她手指上的戒指，也没有把綦子琪带走，至于嘴唇是否吻到，綦子琪也记不清了。最终的结果是，嫩草和何维尔有些懊恼，嫩草把醉得躺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白脸唤醒，何维尔把綦子琪带回家，像对孩子般把綦子琪搂着哄睡。

凌晨，綦子琪被胃痛唤醒，她软绵绵地下床拧开灯，何维尔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肥胖的维皮皮躺在柔软的羽绒被上，用惺忪的眼神抱怨着綦子琪对它的打扰。唉，綦子琪这女人太淫荡了，掐掉了它刚萌芽的爱情。

亲爱的何维尔又去和男人折腾去了，她从来没有在爱情障碍赛前止步，她越战越勇，不停地奔跑，掠过身边所有同龄的女人。男人似乎很少有人抵抗，而是主动配合制造或浪漫或直白的性与爱的主题。

然而，在綦子琪看来，愚蠢的何维尔认为自己的身体能控制男人，男人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但到头来还不知道谁利用了谁，谁玩弄了谁，谁控制了谁，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相亲的恐惧，单身的自由

单身女人綦子琪的生活是惬意的，可以带着工资卡，约上购物狂

何维尔去商场打折衣服堆里埋头猛选；可以横睡、侧睡、倒着睡，可以凌晨睡、上午睡、中午睡、下午睡、晚上睡；可以裸睡、穿着外套睡、衣冠不整地睡；可以不洗脸、不洗脚、不刷牙就睡；然后天黑起床上网，吃方便面，眼睛不疼不下线；想热闹的时候就邀请一帮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把冰箱里的存货吃得个“精光灿烂”。多么幸福的单身生活啊！多么令人向往、令人羡慕的为所欲为的单身生活啊！谁还会发神经再进围城去自找罪受呢?

但是世间万物都同时存在利与弊两方面。单身女人也是有烦恼的。起初，热心的朋友想让綦子琪进入另一场恋爱来忘记离婚的痛苦，于是络绎不绝地介绍自己要好的同事、朋友与綦子琪相亲。綦子琪不见呢又觉得不好，见呢看不中又觉得得罪朋友，于是总采取统统见面再统统拒绝的策略。

记得有一次去见了一位身板笔挺的军官，军官一见綦子琪就是立正的姿势，要和綦子琪对话的时候就稍息。吃饭的时候稀里哗啦在五分钟内把饭吃完，没有说一句话，吃完饭才开始和綦子琪说话。可是说话时要么看着远处，要么低着头，直到最后也没有敢看綦子琪一眼。綦子琪抿嘴微笑着，不敢哈哈大笑，她在想象着和这军官结婚后是不是要每天被强迫着把平时乱七八糟的被子叠成方块，然后会不会穿上保守的睡衣和衣而睡。她努力压抑着笑神经不敢发泄，也不敢说平日里随意的玩笑话，生怕吓跑一本正经的军官。回到家，綦子琪先是淑女般地关上门，随即疯女般地踢掉高跟鞋，光着脚，趴到床上直笑得肚子疼、泪水流。

还有一次见了一位医生，医生就差没有拿X光检查綦子琪的内部了，身体外观似乎没有问题，体重、身高医生都策略地问了，好歹没

有问三围尺寸，一贯对数字头疼、数学总吃鸭蛋的綦子琪肯定答不上来。医生用审视病人的目光看綦子琪脸上的血色，建议长期没有晒太阳的綦子琪去化验血液是否有贫血；建议长期熬夜上网眼睛有点浮肿的綦子琪去化验小便，检查是否有肾炎；听见綦子琪偶尔用咳嗽反击无聊的话语时，就建议她去照X光看是否肺有点问题，还热情地说可以带綦子琪到他所任职的医院去免费抽血、免费查尿、免费透视X光……綦子琪压抑着骂神经不敢发泄，快憋出精神分裂症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綦子琪回到家睡意蒙眬地躺在床上，恍惚中看见这医生越走越近，戴上橡胶手套的双手向她伸过来，然后开始剥她的衣服，操起了手术刀……“啊!”她失声尖叫，原来是一场噩梦。

还有一次是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去见一位夹着厚厚公文包、面皮像核桃的广东富翁，介绍人称这核桃富翁有郊区别墅一套、闹市区写字楼一层、奔驰一部、宝马一部、雅阁一部，还有一个和綦子琪同龄的女儿、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和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以及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前妻。那次见面，富翁用打量商品一样的目光审视了綦子琪全身上下，确认无残疾后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份崭新的离婚协议书，富翁把硕大的头颅靠近綦子琪，用手指着上面用红笔勾着的重要的字句，并用抑扬顿挫、中气十足的声音念给綦子琪听：“给女方面积一百六十八平米的房一套啦，给女方一百万现金啦，共同生育的孩子归女方抚养啦。”

然后，富翁又拿出写字楼和别墅的购买合同，綦子琪看见两份合同都是复制品，不是原件。富翁明察秋毫，压低分贝说：“綦小姐呀，目前都是办的三十年按揭，但我肯定还款不会有这么长，我一旦有资金就会分期支付完，以解你后顾之忧。”

綦子琪仍然不动声色，富翁随即化身魔术师，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摞照片，像排放扑克牌一样摆在桌上。綦子琪定睛一看，全是青春美少女和成熟性感少妇的艺术照，綦子琪看得有些眼花缭乱。富翁夹了片生鱼片，蘸了芥末给綦子琪，面带得意地说：“綦小姐呀，重庆美女多的是啦！你看，还有大学没有毕业的啦，个个都很靓的啦！我就是想找个再生个儿子的女人啦，介绍人说你的血统是南北结合很优秀的啦，真是太好啦，你又是一个有文化的女人啦，长得也是蛮漂亮、蛮高大的啦，所以最适合繁衍优良品种的啦！”

綦子琪听这话的时候努力往下咽着难以下咽的生鱼片，她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眼泪也被芥末呛了出来，那块没有完全下咽的生鱼片一下子吐了出来。她扔下筷子，没好气地说：“这位先生，我也是生过女儿的啦，我有一个原则的啦，谁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再生的啦！你要找可以给你生儿子的啦，请你去配种市场找的啦！那里才最适合你的啦！”

富翁脸上挂不住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綦子琪愤然离席，心里狂骂穷得只剩下钱的“富翁”一百遍。

当然，也有綦子琪出丑的时候，有一次真是糗到极点了，綦子琪一回忆起就汗颜。那次是去见一个学油画的留长发的艺术家，綦子琪穿着一套新买的职业装。

綦子琪从小喜欢美术，也曾学过几刷子油画、水粉画什么的，有一丁点儿三脚猫功夫，对专业的艺术家当然有点顶礼膜拜，自己也多了几分谦虚谨慎。艺术家眉飞色舞、神吹海侃，綦子琪痴痴迷迷渐入佳境，甚至想着就此拜艺术家为师，但右胳膊却突然痒痒的难受，她不时地挠挠，艺术家关切地问她是不是需要帮忙，綦子琪脸红着说不

用。可是痒却变成有点刺痛了，如同一根针头在扎她的皮肤，綦子琪开始龇牙咧嘴，艺术家果真过来帮忙，来帮忙抖动綦子琪的胳膊，綦子琪疼得更厉害了。

三弄两弄，突然，从綦子琪的职业装袖子里掉出来一个又尖利又细长的东西，艺术家捡起来一看，经过仔细辨认，答案揭晓：一根狗嚼过的小骨头！

“天哪！”綦子琪心中暗暗叫糟，这个该死的维皮皮！准是它干的好事！当然，艺术家之后还是和綦子琪见了两面，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出现在同一个酒吧，但艺术家不是去赴綦子琪的约会，那时綦子琪正去拖喝醉的何维尔回家，她看见艺术家正搂着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亲吻。

兽性十足的人面狮子

綦子琪最可怕的一次相亲经历是和一位“海龟”见面，那“海龟”在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綦子琪是通过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的，“海龟”的网名叫“安详的狮子”，听起来是如此的绅士，綦子琪每次在电话中和他聊天的时候都觉得电脑里站着一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经过了两个月的电话沟通后，“安详的狮子”在网上极为客气地请綦子琪发张照片给他看看，綦子琪就找了两张自己上月出去旅游拍的生活照发到狮子的邮箱，而后“安详的狮子”就

婉转含蓄地约綦子琪见面。

见面地点是在一个风景区，天气炎热，他们在咖啡厅就座，音乐响起，品着香气四溢的咖啡，狮子格外安详地叙述他在海外留学和大学任教的生动有趣的故事。綦子琪听得很认真，只觉得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形象格外高大。末了，狮子用睿智的目光仔细端详着綦子琪，赞赏地说："你比相片更有魅力，很有女人的韵味。"綦子琪脸有些红，但让她更脸红的是狮子眼里闪烁着的光芒让她有些抵挡不住，那种炽热的眼神似乎在一点点撕碎綦子琪身上薄薄的纱裙。

喝完了咖啡，狮子礼貌地邀请綦子琪到他在山上购买的周末休闲的"狮子窝"坐坐，说他有书要送给綦子琪，他说书是最适合馈赠给含蓄才女的礼物。綦子琪有些犹疑，可是看看眼前的狮子是那么的和善与安详，就很放心地跟着狮子去了他的寓所。到了狮子窝，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房里一个占据了一面墙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哲学、经济学、法律和各类文学书籍。书架前是一个别致的暗色的古色古香的书桌，书桌上摆放着一套缠着粉色丝带的余华的文集。綦子琪知道这肯定是狮子精心准备的，心里暗想这男人真会投吾所好。

狮子领綦子琪参观这个小巧但很精致的周末寓所，与书房紧邻的是狮子的卧室，卧室里摆放着一张金黄色的大圆床，床上铺着金色的床罩，摆放着一对金色的枕头，还有一只俏皮可爱的毛茸茸的狮子玩偶，俨然有一种辉煌而高贵的气派。

床边是一个小小的露台，露台上放着一对藤编的靠椅，狮子请綦子琪坐下，把那套书也呈了过来。狮子泡了一壶上好的香茗，壶盖打开，清香扑鼻，綦子琪抚摸着书，品了一小口奇香无比的茶，非常惬意。

可是，惬意是短暂的。

十分钟后，綦子琪感到有些头晕，那些字在纸上跳跃，全变成了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正在爬行的蚂蚁，一个字也看不清楚。

当狮子把綦子琪扶到大圆床休息时，当綦子琪躺在柔软的金色枕头上时，綦子琪看见了狮子凑过来的血盆大口……

那大圆床，那双人枕头，那让人喝了头晕的茶水。恐惧浓浓地袭来，迷迷糊糊的綦子琪努力让自己意识清醒。她奋力推开这头兽性十足的人面狮子，她抱着那只玩偶狮子挡在了胸前，堵住了那头人面狮子意欲继续进攻的嘴脸。

人面狮子左右摆动他郁闷的头颅，玩偶狮子在綦子琪的操控下也随人面狮子摆动着身体。人面狮子折腾得一身大汗，突然双手一松，哈哈大笑，说："綦子琪呀，你真太可爱了。好吧，好吧，你不愿意我就放过你，我应该尊重你这样的女人，不过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子。你也结过婚，还生过孩子，怎么就如此羞涩不堪！好吧，好吧，我放过你。"

尽管开着空调，可是人面狮子还是把自己折腾得热得够呛，他对綦子琪说，你乖乖地坐会儿，我洗个澡就送你下山。然后他带着遗憾摇头踱步进了浴室。

綦子琪用眼角的余光瞄着他关上了浴室的门，浑身发冷汗、抖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她如此造次，可今天……她庆幸好在自己只喝了小小的一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綦子琪起身摸了摸那套余华文集，轻轻地放下，然后迅速而悄声地逃离了"狮子窝"，在山路上一路狂奔。山路崎岖，夜色已暗，綦子

琪内心如揣了只兔子，跑到大路上，等了半小时，她终于看见了一辆黄色的羚羊，忙招了手。

綦子琪心里最遗憾的是，那一套余华的书只有等狮子瞄准的下一个猎物来拾取了。

狮子发现綦子琪不见了，他拼命地给綦子琪打手机，綦子琪不接，她坐在车上给狮子回了一条短信：你并非一只安详的狮子，你是一只可怕的狮子，而我只是一只胆小的老鼠，不是猎人，也不是猎物，所以狮子你去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吧。最后还是奉劝一句：玩火者终将自焚。

狮子回了一句话：你的观察、判断能力真优秀，愿你好人有好报。

自从经历了诸多形形色色的相亲之后，綦子琪对这种方式失去了兴趣。她还是喜欢和维皮皮瞎闹，喜欢和何维尔逛商场，接着她又迷上了上网，从此男人对她来说，更是可有可无了。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綦子琪都是躲在家里，逮着鼠标隐身上网，或是偶尔外出逛逛超市。

她的手在他的掌心，逐渐温暖

綦子琪申请了一个QQ号码，打发自己的孤寂，她起了个网名，叫“红尘内外”。

QQ上的小喇叭响了，提示有人申请加她。

綦子琪看了看资料，萨文丁，三十一岁，北京，个性开朗……她通过了萨文丁的加为好友的请求。

一个圆圆的三毛头像“嘀嘀”地呼叫她：“你好。”

对方的开场白。这是綦子琪加的第一个网友。

“对不起。我打字慢，刚学会上网。”

“没关系，我也慢点。”萨文丁很客气。

“你为什么叫萨文丁呢?”

“萨文丁是英文seventeen的谐音，难道你不想永远生活在十七岁吗?”

“那是每个人的黄金年代。”

“你为何叫‘红尘内外’呢?”

“我有时很想遁入空门，远离红尘，逃避喧嚣；但有时又觉得自己无法远离红尘，因为在红尘里才能历练人生。而红尘的喧嚣，是根本无法逃避的。只有修心静心，才能真正远离红尘。”綦子琪说。

每天晚上下班后，綦子琪一打开QQ，都会看见萨文丁的三毛头像在跳跃，他像一个守时的钟摆，每天都定时出现在屏幕里。

但是，綦子琪不知道他是否在等待她。也许，他和她一样，喜欢在夜里、在网络上打发无聊寂寞的时光。

一来二去，萨文丁发来照片，这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他站在一个篮球场上，很无邪地笑着。萨文丁很快把自己的身份也和盘托出，他是一个职业篮球队员，有极为充沛的精力和极为单纯的情感经

历，在已经品尝过情感失败的綦子琪看来，他似乎还是个孩子，所以思维停留在seventeen这个时段上。

綦子琪也发过去一张照片，一袭黑衣、黑裤、黑色的齐腰长发、黑框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子琪，你穿得太暗色了，像个修女！"这是萨文丁对綦子琪的第一评价。

萨文丁要了綦子琪的通信地址。

他说要给她寄一份很适合她的礼物。

一周后，礼物如期而至，是一条长长的鲜红的毛绒围巾。

綦子琪明白这其中的意思，他要给她的生活带来热情的色彩。

这大男孩的热情，綦子琪用拒绝的态度和不屑的言语面对，她不想这么快陷入感情的网络陷阱里。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婚姻走到死亡，哪个女人还会有多余的精力呢？綦子琪很清楚，和萨文丁的聊天，寻求的是一种强烈的精神依赖。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七点半准时上线，十点准时下线休息。

而在周末的时候，他们会把聊天的时间延长到十二点。

綦子琪疯狂地买IP电话卡，她的床头柜上，堆了很高的一摞。

而萨文丁，在北京已经开始在批发IP卡了。

奇怪的是，这个周末的夜晚萨文丁不在线。

綦子琪心里突地沉了一下。

等了半小时，萨文丁还是不见踪影。綦子琪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样怅然若失。她失落地下了线。

一夜忐忑。

早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临近中午，綦子琪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是否有萨文丁的消息。

萨文丁的头像动了，綦子琪连忙打开。

“子琪，下午两点一刻，重庆机场，接一个最高最壮的人。你穿你最喜欢的黑色大衣，围上那条红色大毛绒围巾。”

綦子琪看见萨文丁的留言。

心狂跳不已。

匆匆去糕点店买了面包和牛奶，綦子琪匆忙赶到机场。

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准时到达，綦子琪站在那里等待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会是什么模样？见面会是怎样的情景？陌生？熟悉？或是熟悉的陌生人？

可是，两点半都过了，那个綦子琪想象中的又高又壮的男人还是没有出现。

綦子琪有些焦急。

萨文丁不是在开玩笑吧？

綦子琪呆呆地望着旅客出站的地方……

突然，身后有人拍打了一下她的肩膀。

她转身，看见的是一个男人的胸口。

綦子琪抬头，再抬高一点。这个身高近两米的男人如铁塔一般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只知道自己张开的嘴唇好一阵没有合上。

大男孩傻傻地笑了，他向她伸过来好大的一双手。

綦子琪迟疑着，冰凉的手被他紧紧握在他的掌心。

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和綦子琪这样牵着手，走在重庆人潮拥挤的大街上。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会顾及身边的这一对陌生人是谁，只是那男人的身高着实吸引了不少行人的眼球。

她觉得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是如此熟悉。他的声音，他的笑容，在这个冬日里将冰凉的她渐渐融化了。

她的手在他的掌心里，逐渐变得温暖起来。

渴望那么久，怎么如此短暂

萨文丁阳光而又健谈，说话大声，笑声爽朗。何维尔小姐见到如此健壮的异性，自然热情十足地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加之房子宽大，萨文丁也不用再去外面花费钞票住酒店。何维尔钻进厨房大施拳脚，让綦子琪好好和萨文丁聊聊。

对于綦子琪来说，关于爱的记忆，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

綦子琪觉得心里原本干裂的地带在发痒，有些润湿，似乎有一棵小嫩苗在挣扎着往外钻，想探出头来舒展舒展。

可是，她仍是如此小心翼翼，她害怕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她跌入再一次的遗憾，毕竟萨文丁离得太远，他又从来没有过婚姻，他的父母是否能接受綦子琪和果果，这些问题綦子琪和萨文丁在QQ里探讨过很多次都没有探讨出个所以然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这么现实地摊在

面前。

维皮皮端坐在綦子琪身边，眼里散发着很不友善的光，尾巴紧张地夹在屁股缝里，如同守护自己心爱女人的武士，随时会抽出一把锋利的剑。它显然没有了平日里的慵懒，精神百倍地竖着耳朵，听着它并不能完全理解的人话。萨文丁稍稍换个坐姿或者移动脚步，维皮皮都异常紧张，即使是萨文丁上个厕所，它也盯着，它鬼鬼祟祟、满怀敌意地从厕所门下的缝隙里偷偷打探这个突然闯入的大个子雄性动物。

何维尔在厨房里忙碌着，偶尔偷偷往客厅看着，她和维皮皮一样警觉，眼睛里放射出灼热的光，她觉得綦子琪运气真好，能钓到那么棒的一个男人，她有些嫉妒綦子琪，以往都是她自己主动出击，而綦子琪在家中守株待兔，就能逮到一个诱人的硕大兔子，千里迢迢赶来自投罗网。

何维尔的厨艺一流，三个人都兀自多喝了几口。萨文丁扶着醉醺醺的綦子琪上床，然后返回何维尔为自己准备的客房。

半夜，客房的门悄悄开了，红色的睡衣的一角撩拨醒了半梦半醒的萨文丁，一股玫瑰的浓郁馨香飘入鼻翼。“子琪……”萨文丁低声呼喊，热辣辣的红唇贴了过来，睡衣跌落在床脚。那唇，润泽而热烈，如同娇嫩的玫瑰花瓣，诱人地舒展、闭合。萨文丁不能阻挡。

綦子琪头疼，醒来。

她想去看看萨文丁，哪怕悄悄地看看他熟睡的姿态不打扰他，也许他很快就会返京，也许他们没有将来，她封锁的心暂时还不想就此打开。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浅浅地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大男孩。

客房的门虚掩着，綦子琪推开，借着月色，她看见床上分明有两

个人裸露的身体，一个是萨文丁，一个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何维尔！她看见他们俩正疯狂地扭在一起。

綦子琪站在那里如石化的雕塑，萨文丁突然停住动作，他愣住了，酒精瞬间从身体里挥发了。他看清自己拥抱的女人不是綦子琪，而是何维尔。

此刻，何维尔的胳膊正如一条柔软的围巾缠绕在萨文丁脖子上。她的脸不知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兴奋的缘故，红得娇艳。

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綦子琪退回到自己的房间，掩上房门，泪流满面，她想慢慢体会重新恋爱的感觉，慢慢解决那些现实的问题，可是一切都晚了；何维尔醉着，毫不知廉耻地裸着，也许何维尔的内心在咒骂自己的一时失控；萨文丁推开何维尔，他知道，说什么话都没有意义了，天亮的时候，他将离开，他将不再回来。

第二天，萨文丁黯然离开的时候，他站在綦子琪床前，一声叹息。

綦子琪和何维尔整整一天没有说话。

深夜里，綦子琪拥着维皮皮睡了，何维尔厚着脸皮钻进綦子琪的房间，把维皮皮挤开，趴在綦子琪身边，向綦子琪道歉，她刻意轻描淡写，她知道綦子琪已经不可能原谅她了。虽然，綦子琪知道何维尔抢了她的男人，虽然只是这一回，而何维尔自己心里却清楚，自己是有前科的，只不过上次是无意，这次是故意。

"子琪，你知道吗？我一直对你羡慕嫉妒恨，萨文丁那晚是迷糊的，他爱的是你，你不能怪他，他一直叫的是你的名字。我那晚的确是喝醉了，我酷爱性的欢愉，你也知道我的心理问题，我抵抗不了我自己的欲望，我自己也很后悔，你原谅我好吗？"

綦子琪不说话。她知道何维尔的病情让她面对异性难以自控。

“子琪，你要懂得及时行乐，女人的青春很短暂，过去了就过去了，如落花一般，盛开的时候不管多美多香，最终都会凋谢。男人都是没有进化完全的动物，他们想要的，绝对不仅仅是你的罗曼蒂克，目的其实永远是你的身体。”

綦子琪不想听，她只知道萨文丁从她的生命里从此消失了。她觉得萨文丁也是那种龌龊男人，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和那些成天趴在网上浮躁的男人们一样，在那里用惯常的伎俩和散发着腥味的鱼饵钓鱼，有饥渴的鱼很快上钩，一拍即合，迅速填饱，各取所需，扬长而去。

张爱玲的《色・戒》引用了一句话：“通往女人心里的路是阴道。”

其实，通往女人心里的路有很多条，只是更多的男人只想走那条最直接最亢奋的路罢了。

可是，又有多少男人愿意花费时间来探索这些路呢？

谁愿意来倾听她的内心，慢慢地靠近……

在她的记忆里，她会让那个萨文丁渐渐远去……

綦子琪喝醉了，她不希望自己太清醒，萨文丁的面庞终于不再出现在她的夜里。她是那样刻骨铭心地爱一个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却永远离开了她，走得那么快、那么突然，让她措手不及。她让自己生活得很累，累了好呀，累了可以不去想很多伤心的往事。

綦子琪不愿意男人不理智不清醒地拥有她，因为男人是不会为自己不理智的情形下做的事情负责的，那纯粹就变成了一种游戏。

綦子琪绝对拒绝游戏，所以她必须要对方清醒地拥有她。而她自己则不能清醒，清醒的话她就没有释放自己的勇气。而且，綦子琪这

样冷静的女人不会做不理智的事情伤害自己。即使要被哪个男人拥有，綦子琪也是事先经过了N次的理智分析，分析这个男人是游戏型的还是诚恳型的，将来是否有好的结局。

可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与自己幻想和设计的完全不同，綦子琪希望有一天何维尔能找到合适的人结婚，过得很幸福。而她内心的爱情刚刚开始萌芽，就被何维尔连根拔起了。

何维尔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厚着脸皮解释并请求綦子琪的原谅，都无济于事。当綦子琪拎着行李搬离她的居所时，何维尔就知道綦子琪这辈子都会耿耿于怀，永远不会原谅她了，她俩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在綦子琪眼里，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内心阴暗的、可怕的女人。难道，自己真的该有所改变?

你的人生际遇里，是不是总是有人无意认识，刻意相见，无缘再见?



红玫瑰，爱的罂粟

HONG MEIGUI,
AI DE YINGSU





綦子琪搬离了何维尔的家，何维尔失去了綦子琪对她的复杂的感情，何维尔审视自己，这样消耗下去，伤人伤己。她想改变，她想好好再爱一回，她倦了累了，是该找个温暖的怀抱，做回脆弱的女人，然后沉沉睡去……然而，她怎么知道，红玫瑰的娇艳热烈，已经把她的内心熏染培植成了一朵爱的罂粟。





那朵散发着罂粟般气息的红玫瑰

汪学儒惊奇地发觉自己居然掉泪了。他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少年。这些年里，他像一个浪子，贪婪、疲惫地消耗自己的体力。

自从在校友聚会上认识了何维尔，汪学儒发现自己彻彻底底地完蛋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男人们志在必得，虽然腆着肚子，但都摆出了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而大多的女人，却逐渐人老珠黄，认真在脸上涂抹着白色的粉和红色的胭脂，努力挽回明日黄花般的容颜，而何维尔这样稀有的亮色女人自然成为了众人的焦点。按理，何维尔一般是不愿意参加校友会的，她不想看到那个导致今天她如此结局的、脚踏两条船的负心汉余永南，可是鬼使神差地，何维尔那日很是无聊，翻看到了同学们发来的校庆聚会邮件，百无聊赖的她想着如何打发无聊的时间，于是回复了同意参加同学会的邮件。

其实，何维尔是个活泼、开朗、直爽的女人，只是很情绪化。她想即使见到初恋时代的余永南，已是爱恨全无了，自从綦子琪走后，何维尔的内心也在发生改变，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自己已经

步入三十多岁的大龄女人的行列，还这样晃荡着，老了会很孤单凄凉的。但是如今，有多少男人值得信任？一个个男人背后又牵扯着多少个女人？一个个女人身后又藏着多少个男人？男欢女爱按理是件享受的事情，如今却成了可怕的，令人担忧，甚至恐惧的事情。

是该收心寻找一个好男人了，管它三七二十一，若是好男人就弄过来霸占着享用，但起码要摆出些许纯净的模样，这样才会吸引到好男人。何维尔这样想着，愤愤然拆掉了两张空着的床，扔掉了那个留下很多男人毛发气味的枕头和被褥。

洗净铅华，镜子里，她看见一个外表看似纯净的女人，眼睛里却透着淡淡的忧伤和复杂的神情。

何维尔重新改变自己的着装风格，有时候她会打扮得很中性，穿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套件白色衬衣，下身是短至膝盖的紧身裹臀裙；有时候她又装扮得很职业化，黑色韩版小西服，白色长裤；有时候又是完全的淑女型，淡雅的小碎花的连衣裙，胸前别着一朵红色的玫瑰；她脸上化着淡淡的妆，不抹睫毛膏，看上去她的眼睛很纯净，但眼皮上总抹着一成不变的淡紫色的眼影，显得深不可测且妩媚妖冶。

于是，在那次的校友聚会上，何维尔认识了牵头的组织者汪学儒。这个男人儒雅安静，风度翩翩，言谈举止透着成熟与稳健。那次聚会，风情万种的何维尔自然成为大家的焦点，男士们搭讪她，女士们排斥她；她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汪学儒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

何维尔私下打听到了，校友会的费用是汪学儒独自承担的，他毕业后有了自己的企业，做起了广告代理的营生。汪学儒的个性稳健，做事踏实，他一步步吞并了两三个小型企业，公司的规模越做越大。

自从那次聚会后，几乎每隔一两个月，汪学儒都会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何维尔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女主角。汪学儒的妻子赵萍和他是同班同学，以往校友会的时候总是汪学儒夫妇一起到场，自从认识何维尔后，同学再度聚会的时候，汪学儒总会安排司机去接何维尔，汪学儒的妻子则不再出现。

在每次聚会上，何维尔总会找些很适当的话题让大家引起激烈的争论，她也会和男人们争得面红耳赤。每次看见何维尔热火朝天地摇晃着她的脑袋、比画着手势以烘托她说话时的语气时，汪学儒总会安静地坐在一边，叼着一根烟，透过迷离的烟雾看着这个女人。在他看来，何维尔的一颦一笑都如同一朵火焰在他眼中燃烧。

但风月场上的老手汪学儒这次却觉得有些棘手，他思索着该如何对这个女人下手，他虽然知道何维尔是个自由身，但这种女人恰恰不好勾引，她有自己的稳定职业，虽然职业令人听起来有些恐怖，但这恰恰使得何维尔的脸上渗透着一种独特而又不俗的、冷冷的傲慢；何维尔薪水不薄，又有着很丰富的朋友圈子，不受拘束，这类女人身边是不会缺男人的，虽然汪学儒举止潇洒，言谈沉稳，但这并没有吸引何维尔更多的目光。

汪学儒这次把聚会的日子定在五月二十日，这是一个被人称为“520，我爱你”的求爱节，没有多少人会特别介意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数字远不如情人节那么敏感，有家的男人、女人会相对好找借口外出寻浪漫。

聚会的地方布置得很煽情，是一个很有异国风情的咖啡厅，汪学儒刻意安排服务员插满红玫瑰。何维尔看着满眼的红玫瑰，想起以前的日子如白驹过隙，那么多男人从身边掠过，没有谁做长久的停留，

于是，她没有喝多少酒就醉了。

时光如流水般流淌着，何维尔的心却一如既往地孤单着、寂寞着。

晚上，汪学儒开车送何维尔回家，何维尔东倒西歪地靠在汪学儒肩膀上，汪学儒一只手搂住何维尔的腰，一只手抓住何维尔的手，表面上看似平静，内心却在火苗乱窜，他很渴望能一把把这个微醺的女人紧紧拥抱在怀里，但他只是很绅士地轻轻抚摩了一下何维尔修长的手指，用很磁性的声音说："我觉得你虽然离我好近，但离我好远啊！"

何维尔呵呵地笑了，那颗努力压抑的心又开始有点蠢蠢欲动了。

520，不一样的寂寞长夜

汪学儒随着何维尔迷迷糊糊的指点，把她送回了家。何维尔住的小区很安静，夜晚格外的寂静无声。醉意朦胧的何维尔无力地任汪学儒把她支撑着，有个男人这样搀扶着，很好。

何维尔软软地被扶到家门前，她指了指自己的包，让汪学儒拿房门钥匙。

门开了，汪学儒把手中的女人轻轻放在客厅的红色皮沙发上，何维尔懒懒地睡下，懒懒地闭上了眼睛。汪学儒看着这个毫无反抗力的女人，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怜惜，他撩了撩遮住何维尔眼睛的头发，让她软绵绵地躺下，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她盖着，悄然打探起她的闺房来。

何维尔一个人住着三居室的大房子，细心的汪学儒发觉另外两间床上空空如也，只能看见床板，只有一张床上有一个单人枕头和一床薄薄的被子，他有些心疼，看来这是个孤单又洁身自好的女子。他拿起被子准备给客厅的何维尔盖上，转身又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客厅抱何维尔，让她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

他抱起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女人，女人正靠在他怀里心无设防地、均匀地呼吸着，淡淡的女人香直扑鼻翼，带着几缕红酒的气息，汪学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把这香味儿很醉意地吸进肺里。他心里迅速掠过一丝躁动。

汪学儒把何维尔放在床上，帮她脱了鞋子，拉好被子，坐在床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开始发呆，他希望时间就这样停止不前。

何维尔的眉头在打皱，胃一阵痉挛，她挣扎着想起身，但浑身无力，汪学儒赶忙扶着她，她吐了汪学儒一身。

平日很爱干净的汪学儒这会儿一点儿也不嫌脏，先去洗手间把外套脱掉，然后烫了热毛巾给何维尔洗了把脸，再拿毛巾把外套上的污物抹掉，去找拖布弄干净了地，又去给她泡了杯热茶，拿着勺子盛着，给何维尔吹着，喂进她嘴里。

汪学儒就这样呆坐着，看着这个娇柔的女人，努力压抑着来自内心的热血喷发。

汪学儒希望时光暂停，就此止步，让他拥着她，拥着她……

然而，时光的指针总是在不停地跳动。何维尔慢慢清醒了，她猛然看见正对她微笑的汪学儒，她粲然地回了他一个微笑，脸因为酒意未散而红润娇羞。

何维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这样深情的目光了，她的泪水

缓缓滴落。

汪学儒再也按捺不住了，俯下身子，用唇吻着何维尔的脸颊，把那颗颗泪珠舔进舌尖，如同噙着一颗颗珍珠。

何维尔的眼睛模糊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深情的男人这样深情地吻自己了。她释放着自己，和这个男人一起燃烧着。

一双柔滑的手在何维尔脸上、身上寻找……

何维尔感觉身体在往上升，她慢慢品味着这美妙的感觉。

直到升到天堂。

汪学儒的唇在何维尔每一寸肌肤上吮吸，何维尔每一个封闭的毛孔都舒展开来。

暗夜里，潘多拉的盒子又被打开了。

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挥动着翅膀，翅膀上悬挂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从何维尔内心深处喷泻着涌出……

“想怎么就怎么！在我身边，你尽情地为所欲为！”汪学儒低声耳语。

这声音，深深地诱惑、勾引着一个女人一颗极度压抑的心。

何维尔极度亢奋，她用尽自己的力气去疯狂地一次次迎合汪学儒。

“宝贝，释放吧！别压抑自己！”浑身无力，浑身绵软，何维尔的灵魂似乎已经暂时脱离了躯体，剩下一个没有思想的空壳。

汪学儒在何维尔耳边呢喃的时候，他柔软的嘴撬开了何维尔紧闭的唇，他尖细的舌尖在何维尔的口腔里跳跃，如一条蠕动的蛇，柔软而润滑；汪学儒的唇在逐渐移动，湿润着何维尔的每一寸肌肤，何维尔肌肤的细胞一个个像玫瑰花瓣儿一样怒放着！

何维尔有些痉挛，汪学儒轻轻抚摸着她，让她的肌肤渐渐放松。

有些疼痛，久违的疼痛。

然而，一种激烈的碰撞和融合让何维尔忽略了这疼痛。

何维尔身体和内心的铠甲已经被彻底解开。

他用他的柔情、他的身体塞满了她孤单已久的身体，她孤单已久的内心。

她用她身体的每个部位将他裹得紧紧的，他放荡不羁的心和灵魂此刻被她的身心包裹着、缠绕着……

这种身体的愉悦似乎是第一次。

“宝贝，睡吧！有我在，放心地睡吧！”何维尔在汪学儒温柔的声音里沉沉睡去。

汪学儒觉得自己被一枚蚌壳紧紧夹住，蚌壳的深处埋藏着一颗珍珠，他努力想撬开，但是很紧，这更刺激他膨胀着，何维尔迷迷糊糊地发出呻吟，半梦半醒。

何维尔的肌肤，湿润光滑。汪学儒拥抱着这个女人，想把她嵌入自己的身体里，每天带着，珍藏在心里。在她尖声过后突然停止时，他已满头大汗，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极限愉悦了。

夜深了，汪学儒深深吻了吻何维尔，离去。

何维尔睁开了眼，泪水夺眶而出。她感受得到，这个男人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爱都释放在这里。

但他最终还是要回家了，家里有等待着他的妻子。

对于何维尔来说，这仍旧是个长夜，并写满寂寞。

第二日夜晚，汪学儒敲响了何维尔的房门，较之昨晚，他似乎已经轻车熟路，他剥了一只香蕉，塞进何维尔嘴里，然后用一种诡异的

眼神看着这个猫一样迷人的女人。

何维尔知道，汪学儒想和她嬉戏了。和汪学儒在一起，她觉得又恢复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充满野性的女人，她用唇很陶醉地舔着香蕉，然后，又猛地扑过去舔汪学儒，这一招让汪学儒始料不及，他的心腾地就燃烧起来了，春心荡漾，无法自制。

“知道吗，宝贝！我就喜欢你这样，这才是你隐藏起来的真实的一面！”汪学儒狠狠咬了何维尔一口，他喜欢听她痛的叫声！

何维尔去洗手间清洗自己疲软的身体，镜中一根根短短的白发从头顶令人难堪地钻了出来。

何维尔很是懊恼，自己的青春在渐渐逝去，必须抓紧眼前这个男人了。

“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乖乖地做事，我来的时候你就和我尽情地做爱。”很多次，汪学儒在她背上咬了一口，抛下一句话就走了。

何维尔想增加聚会的次数，汪学儒会开玩笑地说：“小坏猫，你会让我尽早送命的！”

盼望一次次的相聚，让何维尔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

“在我面前，你要尽可能地为所欲为！”汪学儒总是这样对她说。

汪学儒会经常不经意地扯光她身上的衣服，让她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他眼前。最初何维尔假意羞涩，这种羞涩更加刺激了汪学儒。到后来，何维尔会突然拧身一口咬住汪学儒的嘴唇，然后会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夜场舞女，极力挑逗。

汪学儒很得意于自己对何维尔的改造，眼前这个原本很“规矩”的女人已经被他调教得让他自己也无法抵挡了，这女子越来越俏皮可

爱了！哪怕就是一个口香糖，她都会想出不少新花样来玩。最让汪学儒措手不及的是，她会一边调情一边趁着接吻的时候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到汪学儒嘴里，然后正陶醉着的汪学儒会听见何维尔得意的狂笑。每次汪学儒都很纳闷，明明看见她接吻前把口香糖吐了的呀。有时候何维尔还会把口香糖咀嚼到无味的时候从嘴里掏出来，趁着分手时的抚摩，贴在汪学儒的玻璃纽扣上，等到汪学儒回到自己家不经意地发现时，会吓一跳。何维尔是要告诉汪学儒，哪怕她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也要他时时刻刻想起她。

认识汪学儒这段日子以来，何维尔已经决定洗心革面了，她决定，好好专一地学习爱这个男人，汪学儒温文尔雅，又有一个呈上升趋势的事业，为人豪爽，相貌英俊，这样的好男人已经被某些女人调教得出类拔萃了，如果再轻易放过真是太可惜了。何维尔真要下功夫了，她开始在周末参加服装色彩搭配讲座，参加礼仪修养培训，她每天编织一条饱含深情的短信发给汪学儒，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给汪学儒织了一条围巾，她开始戒烟戒酒，她打扮得如一个纯洁的处女，如含苞欲放的娇羞的荷花。她给汪学儒买了很多时尚的衣物，把这个男人打扮得更加风度翩翩。

何维尔决定，她要好好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好女人，看准一个男人就下手，然后好好恋爱，结婚生子，过一个女人应该过的平平淡淡的一生。她要抓牢汪学儒。至于汪学儒的婚姻，不是她的考虑范畴，她自认有信心获取这个男人的一切。

一个黑影跟进了书房

这段日子以来，每次回到家，汪学儒会顺手把带着何维尔香味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洗个热水澡，溜进卧室，妻子赵萍裹着被子，已经发出淡淡的鼾声，他每次都会蹑手蹑脚地躲进书房，轻轻反锁上房门。

汪学儒在电脑里写下了第一篇爱情日记，准备有一天迎接何维尔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时给她一遍遍地念："已经很多年了，我不知爱情为何物。因为感情的挫折和为了事业和生活的劳累奔波，我已随波逐流，不断放纵自己，渴了、累了、寂寞了，只要有个女人就行了。因为彼此的需求走到一起，完事了又各奔东西，不留一丝牵挂。我在这种平庸而发霉的生活里一天天打发自己，想自己也许会就此终老。她出现了，自从见到她，她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尽管我对她充满好感，但我只是远远地望着她，望着她。也许是上苍的垂怜，老天的眷顾，给了机会让我接近她。我感到她已占据了我的心，我的脑海里全是她的影子，每一天、每一刻，我没法不想她！猛然，我的心中涌出一种感动，一种温暖，一种甜蜜，老天！难道这就是爱情吗？爱情，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好陌生啊！这些年，我可曾想过这个字眼，可曾奢望再度拥有？但是我现在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拥有了感动，拥

有了温暖和甜蜜，拥有了一个让我能为之动心、为之疯狂的女人！”

这个晚上，汪学儒和平时一样洗了个澡，看见赵萍已经睡着，悄悄打开电脑上网，正在写着自己内心的肺腑之言时，一个黑影却闪进了书房，汪学儒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他忘记反锁书房的门了，他打开网页假意看新闻，赶紧关闭了QQ，生怕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赵萍坐在汪学儒身后，手中拿着件正在织的毛衣。汪学儒说：“我以为你睡了，就没有打扰你。”

赵萍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见你进来了，想起毛衣该织袖子了，就爬起来给你量量尺寸。”

汪学儒淡淡地“哦”了一声。

赵萍时不时来帮汪学儒量量胸围、量量袖子，悄悄打量着汪学儒是否心神不宁。汪学儒心中暗自叹气，明明看见她已经睡着，这女人定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线索了。他百般无奈，假意去趟洗手间，躲进厕所里，发条短信告诉何维尔：“今晚有情况不敢上QQ，明日再联系。”

何维尔发过去一条短信，恨恨地说：“我也准备下线关掉电脑、关掉手机了，这样你就彻底放心了，老鼠般的爱情不好玩！”

然后她把QQ隐身，想象着汪学儒面对赵萍如坐针毡的样子，却不由得有点幸灾乐祸起来，忍不住对着屏幕冷笑：“哼！这个女人估计此刻正在折磨汪学儒，免得他生活得太轻松、太游刃有余了。看谁能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

汪学儒魂不守舍，白天上班的时候可以打起精神工作，但一到下班，他就有些心慌意乱，又怎样为不回家找个借口呢？去见何维尔若

是走动太勤，赵萍势必会有怀疑。但是对于何维尔，汪学儒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心似猫抓。他一直盘算着，怎么找茬，向赵萍开口点燃导火索。可是赵萍也不是省油的灯，加之有前车之鉴，曾经成功地大闹过一场，不要脸不要皮地，只要能夺回她现在的婚姻。汪学儒实在不愿意把这婚姻继续下去，但是如今在社会上也算有头有脸，如果处理不当，又得好一阵子灰头土脸的。

其实，婚姻对赵萍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但她就是打死也不愿意放弃，汪学儒现在有钱，事业有成，凭什么让其他女人来霸占，傻瓜才会拱手相让呢！就是占着茅坑拉不出屎，赵萍也得强占着，否则家里人会怎么看自己，这婚姻啊，自己辛辛苦苦一瓢粪一瓢泪地种下一片麦地，几十年过去了，眼看着成熟了，却让其他女人来收割，便宜了别人，自己难道就如此的无能！

“呸！想得美！”赵萍恨恨地想，为了讨好汪学儒，她成天美容美体的，练练瑜伽、洗洗脸，可是汪学儒看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连一点小小的温存都不肯给她。她知道，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在汪学儒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可是，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现在人老珠黄，也没有机会犯错，也没有人引诱自己犯错了。一起锻炼的姐妹们还羡慕赵萍有个成功经营的家庭，抓住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自己的成功，所以，赵萍更得把这个男人抓紧了。

汪学儒最近回家总是假意咳嗽，谎称感冒，说身体不舒服，压根不动赵萍一下，等到赵萍睡着了再睡下，赵萍就知道这个男人在外面已经有状况了。

汪学儒沉浸在和何维尔的温柔乡里，这个家是真的不想再回来

了。每次洗澡的时候，他总会看见自己胸前盛开着两朵红色的花，这是何维尔吻的红印。每次这两朵花要消逝时，何维尔就会用嘴再吻出两朵。汪学儒有时候会假装提出微弱的反抗，何维尔就用哀怨的眼神看着他，责怪他，眼角几乎要掉出泪水来。汪学儒知道，这是两个女人在为他斗智斗勇，何维尔是要用这个红印告诉其他女人，包括赵萍，汪学儒的身心已经属于某一个女人了。这个红印充满了挑衅！

汪学儒有点快意地笑了，想当初在赵萍躲躲闪闪的眼神下，他也曾如此痛苦过。

濒临倒塌的空空城堡

今天是汪学儒四十五岁的生日，何维尔一直等到零点，准时给汪学儒发了一条祝福短信，然后关机睡觉。她希望他能看见生日里的第一个祝福短信。

中午，何维尔刚打开手机，手机就响个不停，她觉得号码虽然陌生，但似乎又有点熟悉，也不是上次那个陌生号码。她扶着头想了想，突然，她心里一惊！她想起来了，这个电话号码经常在她和汪学儒亲热的时候打来，她已经悄悄记住了号码的最后四位数，是赵萍的！她不敢去接，她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怎么会落在赵萍手里。

电话无休止地响着，何维尔把响铃方式设置成静音，让它任性、孤独地响着。她小心翼翼地盯着手机，如同绕开一个正从天而降的越

来越烫的烙铁，生怕一碰，就会被烫伤。

十二个未接电话后，手机终于安静了。

何维尔马上给汪学儒去了电话，无人接听，发的短信也全部石沉大海，电话打过去通了也一直没有人接。

何维尔心急如焚，她很担心汪学儒会出事，担心赵萍会不会伤害自己，也伤及汪学儒，她心里有很多不妙的设想，可是又无法和汪学儒取得联系。

到了下午，何维尔又给汪学儒的助理打了个电话，助理清楚何维尔和汪学儒的关系，有时候还为他们两人打埋伏。助理很坦白地说汪总一天都没有来上班，不知道去哪里了，他打了电话也没有人接。助理安慰何维尔说，应该没什么大事，汪总那么沉稳的一个人不会有事的。何维尔仍然惴惴不安，她觉得有一个定时炸弹随时会炸开，把她才拥有的爱情炸得粉身碎骨。

整整一天了，她和汪学儒都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到了晚上，何维尔快抓狂了。她到QQ里留言，希望汪学儒能和他联系，她是那样牵挂他，可是这人却像是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夜里，何维尔无法入眠，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不解与孤单。她猜想赵萍已经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事，正在家里寻死觅活地威胁汪学儒。整个晚上，何维尔就在担忧中度过了。

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汪学儒的电话终于打来了，他压低嗓音很焦急地告诉何维尔他前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看见赵萍出去打麻将还没有回来，就把外面的长裤脱到浴室外客厅的沙发上。

就在汪学儒在浴室沐浴的时候，赵萍蹑手蹑脚地回来了，翻他的提包，翻他的钱夹，自然翻到了手机。这手机在赵萍手里完全是一颗

定时炸弹，里面存满了汪学儒和何维尔你情我爱的短信，这下赵萍和这颗定时炸弹一起爆炸了！赵萍把何维尔的电话号码抄了下来，把洗了一半的汪学儒从浴室里吼了出来，非要裹着浴巾的汪学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汪学儒感觉自己身上那块遮羞布在赵萍的目光下撕扯着，掉下来，一丝不挂。汪学儒肩头的一块红印令赵萍心往下沉，赵萍一把扯下汪学儒身上的浴巾，他果真一丝不挂地站在赵萍面前，胸口的吻痕令赵萍浑身颤抖。

赵萍要崩溃了，她歇斯底里地大喊。

汪学儒见已经无法隐瞒，赵萍的大呼小叫把隔壁的狗都唤醒了，他想干脆就把何维尔招供了出来，不妨摊牌。

起初汪学儒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他心想原本想推迟半年或一年才交代的事情，居然那么快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捏住了把柄，但这也许是好事呢，也许是天意。

他犹豫着，对于赵萍，他内心很矛盾。有种隐含的报复，又有种隐含的怜悯。

汪学儒曾经提醒过何维尔不要接任何陌生人的电话，因为他在计划着何时摊牌，好早日来到何维尔身边。

本来迷迷糊糊的何维尔一下子清醒了，她居然出奇的冷静："我知道这件事情早晚要发生的，既然发生了，就去解决好了。你也到了实话实说的时候了！只是不要让她再做不理智的事情。"

汪学儒急切地说："好的，宝贝！你安心工作，有事我会和你联系的。其他时间不方便和你联系了，她哭了一整天了，说了很多很绝望的话，她一直在威胁我，她绝对不让步，她的让步就是去死！今天一

天，她连我上厕所都盯着呢！”

电话挂断了，何维尔突然觉得非常失落，想着汪学儒此刻正独自承受着感情的煎熬，想着汪学儒是否会因为赵萍的胁迫而妥协，想到未来的渺茫，想到海誓山盟的无奈，她伤心地蒙着头哭了。

何维尔认为，一个女人如果用生命的死亡来威胁一个心都已经逃掉的男人，证明她的爱情已经死亡。这种垂死挣扎又有何意义呢？不如让该死亡的生命结束，再让崭新的生命开始。这一点，是何维尔看见綦子琪和陈家梁在法庭上握手道别的瞬间体会到的，那一刻，她突然为綦子琪得到解脱而极为快乐。

可是像赵萍这样的女人是根本不会为了不让汪学儒痛苦而放弃他的，她只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家的空空的躯壳，需要一个并没有爱情的死亡的婚姻。因为她容颜已老，没有独立、丰厚的收入，没有吸引其他男人再靠近她的资本。女人最恨的是，青春时代守着一个男人，当没有青春的时候男人却想方设法逃掉，扔下她一个人，去寻找另外一个拥有青春的女人。

很多女人都会和赵萍一样痛苦地维系着一个濒临倒塌的城堡，尽管城内空空如也，一片狼藉，尽管她们在这个城堡里已经不再是骄傲的女王而是卑微的奴隶，可是她们仍然想用最后的努力来挽救女王的身份，但是她们的这种努力换来的只是更多的、无法弥补的伤痕和失去的尊严。

如今枯萎的，也是曾经热辣娇艳的

火山爆发之后就是僵持无言，汪学儒洗漱完毕，走进房间，打开房间的壁灯，猛地倒吸一口凉气——赵萍正坐在他的床上，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那眼神写着失落、哀怨、愤恨和极力的压抑。已经很久了，这对夫妻没有在一张床上同时出现过。

汪学儒不敢看赵萍的眼神，他背对着赵萍坐下，钻进了自己的被子，他觉得脊背被赵萍的目光扎得生疼。他关了灯，裹紧被子，想象着赵萍的手上会不会握把锋利冰凉的尖刀，一下扎在他脊梁上，但他又不敢转过身子和赵萍面对，就只能这样胆战心惊地睡着，也不敢吱声，生怕一吱声，就会引爆身边这颗炸弹。

突然，他感觉到了一只冰凉的东西抵在了后腰，他一个哆嗦，感觉到是一只冰凉的手。那手冰凉地滑过汪学儒的腰际，向他的小腹移动……他伸手用力挡开了她的手，那手一下子“冻僵”了。

背后传了冷冷的失望的声音："怎么？你一点也不想吗？我起码是你法律意义上的太太呢！"

汪学儒也冷冷、失落地回答："法律又能保证什么？这样的心情，做了又有何意义呢？"

赵萍忍不住哭了："你这是在报复我，我知道我过去是犯了错。"

汪学儒叹了口气："五年前我们的婚姻就出问题了，你太让我心寒

了。"

赵萍觉得理亏，压低了哭声："那时候，你常年在外，我孤单寂寞，被人故意下套，稀里糊涂地就犯了错。"

汪学儒皱眉，觉得胃开始翻腾，觉得身边这个女人是如此令人厌恶。恍惚中，另外一个男人模糊的裸体从被窝里钻了出来。那男人就睡在他和赵萍睡着的这张床上，睡在他的位置上。

那个晚上，汪学儒扔下手中的提包，提包里装着他给赵萍买的一套金首饰和一套样式新颖的套装。那晚，他从外地回来想给赵萍一个惊喜，结果……他看见了令他血脉贲张的一幕：一个男人睡在他的床上，枕着他的枕头，盖着他的被子，他火冒三丈，一把掀开被子，一个年轻男子正和赵萍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

他七窍生烟，神志不清地摔门而出，留下两个躺在床上的、一脸愕然的赤裸男女。

恍惚间，汪学儒居然破天荒地跑到家附近的夜总会找小姐，夜总会老板看见来了一个新客，想要拉住这个男人做回头客，就找了一个极其妖媚的小姐来陪他喝酒。小姐自称十八岁，胳膊一伸就黏住了汪学儒。汪学儒只记得昏暗的灯光下半躺着一个小姐，小姐长得比较年轻，脸上画着浓浓的妆，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劣质的香水味，小姐穿着低胸超短裙，至于漂亮与否、姓甚名谁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她长着狐媚的眼睛。

小姐很是老到，让他舒畅地完事。事后，他非常后悔，他觉得自己居然和一个与他几乎是两辈人的晚辈上了床，而且付费，如同去餐馆里狼吞虎咽地尝了一回索然无味的快餐。

那晚凌晨两点汪学儒才回家在沙发上睡了一晚，男人早就落荒而逃。

第二天，汪学儒一整天没有和赵萍说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了整天的烟。晚上，赵萍悄无声息地摸到床上，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汪学儒的后背，汪学儒嫌恶地闪开，他听见赵萍低声抽泣。他用很低沉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们离婚！"

赵萍突然没有了哭声。

赵萍没有想到，自己的丑事会这么快就被汪学儒揭开。汪学儒那时自己开了公司，收入颇丰，赵萍以前是一家民营医院的护士，在外面一月只赚一两千，还累得不行，汪学儒干脆让赵萍辞职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没想到这女人闲着闲着就出事了。赵萍一直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女人，对金钱的欲望，对肉体的欲望，她经常让自己的衣柜塞得满满的，穿着最新潮的衣服出门炫耀，脖颈和手指都戴着首饰，让人看着都累得慌。汪学儒也没有过多地制止她，由着她的性子，女人总是有虚荣心的。年轻时候的赵萍，是一个可人儿，腰肢细细的，双腿修长，一张鹅蛋脸和一对丹凤眼常惹来不少火辣辣的目光，汪学儒觉得自己女人的得意劲儿也代表着他自己的成功。

但是，赵萍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她虽然满足了虚荣，却按捺不住寂寞。

当你的一种欲望被满足后感到快乐，就请继续去满足吧！

当你的一种欲望被满足后感到痛苦，就请你从此止步吧！

而有些欲望，会让你的肉身和灵魂在贪欲中焚烧。

赵萍的欲望顷刻间把汪学儒对她的爱情烧成灰烬。

爱情总是在体验，体验了，才知道欲望有的可以满足，有的不可

以满足，有的满足了只会怅然若失。

汪学儒跟赵萍直接提出了离婚就躲进了书房，他要赵萍考虑下协议的内容，过去了一个小时，赵萍却依旧悄无声息，有种不祥的预兆瞬间涌来。按照常理，这个女人的性格是十分好强的，往往为了一件小事就会闹得个翻天覆地，面对离婚这样的大事情，她岂能如此鸦雀无声。

卧室的门虚掩着，汪学儒推门出去，在客厅里没有见人，厨房厕所里也没有。汪学儒悄悄推开阳台的门。阳台上风很大，凌晨时分寒意逼人，一团漆黑的夜色衬托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的背影。他的心里一惊，赵萍此刻披散着头发坐在阳台的边沿上，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无边的黑夜里。

汪学儒屏住呼吸，脱掉拖鞋，蹑手蹑脚地移到赵萍身后，然后扑上去，紧紧抱住了这个冰凉的女人。他感觉到赵萍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在了他手背上。他把赵萍抱进了客厅，拿了床毯子给她盖上。两人无言以对。赵萍颤抖地打破寂静："学儒，我对不起你……还有一件事，他拿走了我们的积蓄，他要还赌债……我已经没脸面对你了……"

通过赵萍断断续续的坦白交代，汪学儒大致了解到那男人是赵萍的牌友，是个浙江人，也姓赵，大家都叫他小赵，比赵萍小五岁，两人常在一起打牌，认识有三个月了。男人渐渐知道赵萍孤单寂寞，打完牌，就经常在半夜送赵萍回家。这样一来二去地，有一天男人就不再离开了，俨然一个替补丈夫。

汪学儒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还是添置了不少家当，有个十几万元的积蓄。就在汪学儒回来的前一周的一个晚上，被人逼债的小男人很

着急地找赵萍求救，涕泪长留，赵萍把家里的一张五万元的存折取了出来，第二天就把钱递到了男人手上，男人还是写了张欠条给赵萍。

可是，汪学儒前脚出门，男人也拿了钱走了，手机也关了。赵萍跑到男人平时去的麻将馆找他商量怎么面对汪学儒，可是她等了一天男人都没有来。她又去拿了欠条给麻将馆的牌友看，要他们看见男人告诉她一声，牌友们说，欠条上的名字他们不熟悉，这男人姓赵，由于人瘦，穿什么衣服都像个罩子，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罩子”，所以大家叫他小赵，是个无业游民。牌友们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着，一边忙碌地搓着麻将。赵萍的心越来越凉，大脑混乱的她似乎有点清醒了。

那晚，小赵来找赵萍，说是有事商量，然后两人忍不住又激情了一番。结果，男人又来借钱，那笔钱不够还他的赌债。

汪学儒一句话也不想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他也不想继续听下去，赵萍胆怯地瞅着他，不敢正视他的眼神。末了，汪学儒再次清晰地嘟囔出一句：“离婚！”

“不！”赵萍疯了似的跳了起来，这次没有冲到阳台，而是冲向厨房，在汪学儒还没有回过神的当口，赵萍手中握着一把尖利的刀，连声大叫着：“不！不！我死也不离婚！”

汪学儒冲上去的时候已经晚了，赵萍已经拿刀对准了自己的左手腕割了下去，红色的液体溅了出来。

汪学儒赶紧胡乱抓了一张毛巾去堵住赵萍正在流血的胳膊，把她送进了医院。

把赵萍从医院接出来以后，汪学儒在书房里加了一张单人床，离婚的事情虽然不再提起，但他也再没有碰过赵萍。也是从那以后，他

开始注意身边的异性，开始追逐异性，身边再也不缺乏异性伴侣。那个让他学会第一次激情放纵的小姐，凭着高超的技艺成了汪学儒的固定情人。但是汪学儒却并不满足，腻味的时候，他还是到处寻找，他一般是和其他女人维系一两年的关系，断断续续的，偶尔互相想了，就打个电话约到一起，找个地方释放一下，然后走人。有时候，他也会偶尔和谁来段一夜情，彼此留个电话，想刺激的时候就疯一下，再来一夜情又何妨，分开时仍然陌生，毫无牵挂。

这样的日子长久了，汪学儒对赵萍也有了些歉意，也曾经试着和赵萍改善关系，但每次和赵萍上了同一张床后，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就兀地蹿了出来，他一下子就蔫了。每每这样，赵萍就低声叹气，汪学儒就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书房里。

汪学儒很悲哀，他想起过去最艰难最迷茫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他毕业后刚找到的工作被人顶了，新的工作也迟迟没有着落，那时候他很消沉，但一想到赵萍，赵萍那时在医院当护士，每月会把钱拿来给汪学儒一起用，汪学儒那时想老天是公平的，虽然他没有金钱、没有地位，但他拥有一个爱他的女人，他发誓一定要给赵萍幸福，一定要有所成就。

其实，漂亮的女人是非多，追求赵萍的不止一两个。

赵萍和汪学儒谈恋爱的时候，精明的赵萍看出这个保守的男人把女人的贞操看得非常神圣，他爱她，他不会在结婚前得到她，他们之间的亲昵仅限于短时间的拥抱，于是她就投其所好，从不和汪学儒有过分的举动，这让汪学儒铁了心要娶这纯洁的女人。可是，赵萍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死心塌地，在和他恋爱的日子里，赵萍也曾经想过离开穷困潦倒的汪学儒，她也开始和单位的一个医生玩起了暧昧，至于

和汪学儒的恋情，也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但在作斗争的时候汪学儒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汪学儒事业蒸蒸日上以后，和赵萍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新婚第一夜的日子，赵萍把毫无经验的汪学儒轻易就糊弄过去了。但纸掩盖不了火，他们结婚半年后，就有好事的人把风言风语送到了汪学儒耳朵里，汪学儒一直不敢相信，他只要一向赵萍提到这件事情，她就会发疯般地自虐，她坐在冰凉的地上不停地打着自己的耳光，欲死欲活地可以折腾一个晚上。

汪学儒并不是那种对女人很感兴趣的男人，他的公司里不乏年轻漂亮的女人，他有个原则，就是不能动身边的女人，他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更怕赵萍动不动就寻死觅活，他也不愿意把他外面的桃色事件告诉赵萍，只想着一天天混下去就行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遇到了何维尔。

女人最后的招数，男人最终的妥协

赵萍非常痛苦，她知道年轻时和小男人的一段混乱的感情已经深深伤害刺激了汪学儒的心，而现在她是多么渴望这个曾经非常疼爱她的男人再次深情地把她拥抱在怀中，可是这一切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年轻的时候她如同一朵盛开的玫瑰，总是吸引着很多男人的目光，她自然也会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男人身上，他们的赞美和与他们的暧昧

足够她甜蜜地回忆很多年。但现在玫瑰渐渐凋零，不知不觉之中花瓣上爬满了蚜虫，当皱纹像该诅咒的伤痕般悄无声息地爬上赵萍的额头、脸颊时，她才把注意力又重新聚焦到自己的男人身上。这么多年了，她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忽略身边这个男人。

汪学儒的手机里全是令赵萍心惊肉跳的短信：

“宝贝，我爱你，已经三天没有见面了，我根本无心工作，我满脑子里全是你呀！”汪学儒对赵萍从来没有过如此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老公，我好想你呀，我好想你抱抱我，拥我入眠……”

这些短信完全使赵萍内心的堤坝崩溃了，她愤恨地把手机砸到了实木地板上。手机在地板上无辜、沉闷地哼了一声，又打了几个滚。汪学儒心疼地把手机揣进裤兜里。

赵萍脸色惨白，她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咆哮、威胁，一会儿掩面低声哭泣，说自己若要让步也行，那就是她去死！她知道她以死相威胁抓住了汪学儒的软肋，汪学儒虽然在外面风情万种，看似潇洒，但对赵萍惯常使用的绝招却束手无策，最后总是以妥协为结局。

整整一天一夜，赵萍把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妹妹全从外面召唤来，不分白天黑夜地对汪学儒进行轮番轰炸，汪学儒一声不吭，他的大脑逐渐一片混沌，他眼前不停地变换着滔滔不绝的讲解员、演说者，眼睛里却一会儿是满脸眼泪的赵萍，一会儿是何维尔调皮的微笑。

在遇到何维尔之前，汪学儒以前从未动过离婚的念头，他在外面的风月场所和不固定的情人逢场作戏游刃有余，可是这次却完全陷入何维尔的爱情旋涡里了，无法自拔。他把手机设置成振动，放在贴身的裤兜里，生怕赵萍抢了去，手机在裤兜里不时地哆嗦，他的身体也就随着哆嗦，他知道是何维尔在为他担心，在询问他此刻和赵萍把事

情处理得如何了。他根本不敢把手伸进裤兜里，他微妙的一举一动，在赵萍和赵萍庞大的亲友团中都成了他“犯罪”的证据。

最终，为了获得人身自由，汪学儒“妥协”了，汪学儒终于说：“你和她在我心目中其实一样重要，我也爱你。”

赵萍要他立即打电话和何维尔分手，汪学儒当然不从。赵萍一见他不从，立即又满腔悲愤，开始没完没了地数落。汪学儒捧着头再次“妥协”，可是赵萍还是不依不饶，说汪学儒一直对她很冷淡，即使汪学儒重新给了她爱，也是有缺陷的，于是她得寸进尺地要求他重新全心全意地爱她。

汪学儒彻底没辙了，赵萍居然用寻死觅活来威胁他，要求他爱她，还要全心全意，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种幼稚的要求对三岁小孩可能都起不到效果，何况是四十五岁的理智的大男人。他觉得好笑，可又不敢笑，生怕又招来一场狂风骤雨，他只想暂时平息了，好去睡觉，已经耽误了一天的工作了，他真希望赵萍能像何维尔那样善解人意，可以很理性地处理好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他也明白这也如同赵萍对他的要求一样，是一种痴心妄想。

他不敢再惹赵萍，又再次作出妥协的样子，因为他惊觉赵萍有太过充沛的精力。他知道，这一天，她使出了她这一生中的所有招数。

赵萍说，她比你年轻，人又漂亮，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激情罢了，等你再老点、无法动弹的时候，谁会照顾你？这个女人肯定会义无反顾地离开你，抛弃你！那时候，儿子不认你，我也不会伺候你，你自己想想吧！

赵萍最狠的一招是：如果不从，她会把这一切丑事全部告诉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然后去何维尔的单位闹腾得天翻地覆，最后一抹脖子

死掉，让汪学儒和何维尔在一起的任何时候都会想起她满脸是血的仇恨样子。

她在用超人般的精力最后一搏，为了她的后半生和最后的尊严。

而汪学儒，被赵萍和赵萍的帮凶们“严刑拷打”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大脑和身体都混混沌沌起来，他的头滚烫，胃里一阵恶心，眼前发黑。儿子，儿子知道他的事情会如何看他？他一直是儿子崇拜的偶像才对。他知道赵萍说得到做得到，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儿子会仇恨他一辈子！而且，也许赵萍说得有道理，何维尔的欲望如此强烈，他现在都有招架不住、难以应付的时候，可是……汪学儒是那样的不舍，他很矛盾，担心赵萍会毁灭他和何维尔的爱情，也会毁灭他和何维尔的后半生。

爱一个人真的好难

汪学儒来了，看上去很是疲惫，说话的声音吞吞吐吐，嘟囔着很不清楚，看上去很抑郁。在何维尔眼里，此前的他应该是很阳光开朗的，面对一切压力都不会倒下。

何维尔觉得身体和心都有些发冷，她一直处于高度警惕和怀疑一切的状态中，她大脑一直在旋转，旋转，然后变成了眩晕，眩晕。她开始对汪学儒产生怀疑，他那么谨慎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大意的事

情？何维尔甚至怀疑他是否是真的故意这样做，是不是他有什么想法，在占有了她以后，发现新的目标，达到离开她的目的？

可是汪学儒对她付出的半年感情又怎么解释呢？难道是激情已过？但每次相处的时候，何维尔从来没有察觉出他眼神中有任何异样和不安。

汪学儒低着头，如同霜打的茄子，往日的风度全无，他说赵萍查到短信来往，开始上演惯常的以死相逼，他忍受不了了。

看来，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经历一天一夜后就彻底打回原形了。何维尔很清楚赵萍使出了最有力的法宝和武器，可恨的是汪学儒居然就这样乖乖被降伏，而且滑稽的是居然打闹过后他会屈服和赵萍睡到一张床上，真是荒唐恶心至极。

何维尔不明白，这两个远比她成熟的男女在上演什么样的轻喜剧，或者是在策划一场让她退却的双簧戏。

何维尔觉得身体和心都开始僵硬，自从决定洗心革面后，她开始逐步投入最真最深的感情，准备好好爱一场。她觉得汪学儒是一个沉稳的、值得托付的人，她甚至想过要和他长相厮守，相伴终生，哪怕他不给她名分，她也可以永远隐形。可是这次她对他彻底失望了，他在一个威胁、恐吓他的女人面前彻底妥协，他的处境很艰难、痛苦，可这一切都是他的懦弱造成的。

何维尔突然发现他和其他男人一样，在真正事情发生后，也会缺乏勇气和魄力，或者是极度狡猾地顺势逃避。

“对不起！”汪学儒有气无力地说。

汪学儒轻轻抚摩着何维尔的脸和下巴，这个动作是何维尔每天最喜欢享受的温柔，她强烈地感觉到，汪学儒是那样地动了感情，一发

不可收拾。汪学儒的眼睛里写满忧伤，何维尔看了心里是那样无以言表地难受。何维尔也是满眼忧伤，这些天，她也觉得老天给予了她很多前所未有的幸福，但也给了她很多痛苦。

时间过得很快。何维尔和汪学儒依依不舍地分开。

何维尔请汪学儒出去，就这么轻轻一推，他就滑出了他曾经多么渴望迈进的门，像一条疲软的蛇一般滑出。

晚上，汪学儒发来短信：爱一个人真的好难！

何维尔抱着维皮皮，看着短信，蒙在被窝里，泪水夺眶而出。

而汪学儒也蜷着腿缩在被窝里，伴着赵萍疲倦之后不规律的鼾声，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念着："何维尔……何维尔……何维尔……何维尔……"

何维尔彻夜以泪洗面，找不到人倾诉她内心的痛楚。自己最知己的女友綦子琪已经很久没和她联系了，即使她告诉綦子琪，綦子琪也会说她是咎由自取。

早晨，鲜血一口口地吐，鼻血也流了出来，何维尔急火攻心呀！

亲密的时候，汪学儒在耳边说他不会让何维尔受到任何伤害；亲吻的时候，汪学儒在她唇边说，你是我这一生最珍爱的宝贝……

何维尔痛哭过后哑然失笑：去他妈的爱情！

何维尔起身，打开电脑，在QQ里疯狂地给汪学儒留言，她知道这是她给汪学儒最后一次留言。她满腹苦水无法倾吐，她感到非常的无助、孤单，猜忌填满了她的脑海，她无数次地想象着汪学儒无奈或愧疚地抱着赵萍，她猜想汪学儒或许会满怀歉意地亲吻赵萍，她的心都

要碎了。当初她一直拒绝真爱，拒绝男人的爱情，而今拥有了爱情却要经受这么多的折磨，她不知道到底老天是眷顾她还是折磨她，这种折磨究竟哪一天才能结束。她可以告诉赵萍，她不会要汪学儒的一点儿财产，她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很好，她只要这个和她相爱的男人。可是，汪学儒的妥协让她觉得她的努力和坚持已经毫无意义。

一切过去的记忆在此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岁月的流逝最终会把人内心的一切沟壑填平，去微笑吧，戴上一个假面具。

然后，何维尔做了一个汪学儒绝对意想不到的举动，她拨通了赵萍的电话。

赵萍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显然是彻夜未眠的结果，何维尔心里有一丝快意，她很清晰、很轻松地说："请你记下一个电话号码，汪学儒不仅仅只有一个情人，他欺骗的岂止是你！"

何维尔挂断电话，期待第二场暴风骤雨撕碎曾经拥抱着她、对她海誓山盟的男人！

阿桑的歌声如泣如诉：

天黑了
孤独又慢慢割着
有人的心
又开始疼了
爱很远了
很久没再见了
就这样
竟然也能活着

你听寂寞在唱歌

轻轻的

狠狠的

歌声是这么残忍

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

汪学儒的电话响了，执着地响着……

那一年，何维尔三十五岁。

到底是他的第几个情人?

汪学儒以为，没有感情的身体交易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短信就会了结。但是，汪学儒没有想到，有个女人不吃他那一套。

决定和赵萍勉强重归于好之后，汪学儒至少连发了五条短信，打了三个电话，跟这些年所有与他保持着或多或少暧昧关系的女人统统说再见，与过去苍白的生活彻底说分手。

汪学儒的确有着不堪回首的情史，成功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串想分享他成功果实的女人，不需要你主动，自然会有女人贴上来。汪学儒也不是柳下惠，身体正常，心理也正常，对待感情又浪漫，自然免不

了经常发生些艳情。可是，他这次从人群中寻找到的何维尔如一朵出水芙蓉般深深打动了他，这个女人有一种令人抗拒不了的柔媚，但是又似乎被一个精致的壳子包裹着，不容男人轻易冒犯，她的品位和气质有一种很矛盾的、看似白玫瑰却隐藏着红玫瑰般的娇艳，芬芳四溢。原本汪学儒决定让自己彻底沉迷进去，但是疯狂而不顾后果的赵萍又把他从感情的旋涡里生拉活扯出来了。

下班的时候，有个女人站在他的办公室前，这个女人风韵犹存，脸上脂粉厚重，狐媚的眼角有几丝沟壑。

她进了办公室就反锁了门，用冰凉的眼神狠狠地盯着汪学儒："分手的理由是什么？你玩了这么些年，以为可以用一条短信就结束?!"

女人越说越气愤，哭哭啼啼起来："我为了你把婚离掉，你老婆来我单位闹腾得那么厉害，以前的单位也待不下去了，我好好的公职就被你给毁了。我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孩子已不认我，家人耻笑我，以前的同事也对着我指指点点，你呢，却一直不履行离婚的诺言，这段时间对我也不冷不热，然后突然就提出分手，你就这么狠心，不负责任！说散就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给我说个明白！"

汪学儒很是反感，他板起面孔，狠狠地说："你以为离婚那么容易，说离就离！和你交往的这段时间里，我给你花了那么多钱，我们之间不过就是金钱交易罢了。这样吧，我给你十万块钱，但是你要保证以后不再来找我，你如果不要就一分也得不到！"

女人看上去情绪似乎有些缓解："好吧，十万就十万，不过你答应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拥抱。"

汪学儒很不情愿，但是不得不伸开双臂，虚情假意："好吧！"

女人缓缓靠近汪学儒，突然从包里拿出一把匕首，狠狠地一刀捅向这个曾经和他耳鬓厮磨的男人，拔出，又一刀……

汪学儒腹部一阵剧痛，一股滚烫的液体流了出来，他痛苦地叫了一声，脚下一软，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女人脱光汪学儒的衣服，将他拖到沙发上，然后拿出手机拍摄起来。

男人和女人，总是在玩着一个游戏，男人和女人的游戏，但是随着情感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一旦游戏规则被任何一方破坏，这个游戏也就该over了。感情的结局，是谁也无法把控的局面，爱人会成为仇人，所有的爱会变化为无尽的恨，曾经的热烈相拥会变成一摊殷红的血。

何维尔打开手机，“嘀”的一声准时响了，她懒懒地没有马上去看，知道肯定是汪学儒发来的“宝贝起床了”之类的习惯用语。她穿好了毛衣，打着哈欠，伸手拿过手机，看短信。

这条短信的确是汪学儒的号码发来的，短信显示时间是昨晚深夜，但内容显然不是汪学儒本人发的：“我告诉你，我是汪学儒的情人，你不要以为你比我年轻美貌，就能从我身边抢走他。我们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昨晚他还和我在一起。”随即何维尔还收到一条彩信照片，图片上的男人是她熟悉的裸体。

这条陌生人的短信猛然把何维尔的瞌睡虫完全赶走了，她坐在床上发愣，一下子失去了思想。

回过神来的何维尔，立即回拨过去，对方却关机了。

何维尔的心跌入谷底，冷冷地笑道："难道这世界上真没有值得信的男人，没有值得爱的男人?"

她恨恨地想，估计这个女人是她上一届的"情人接力棒传递者"，这女人发现了她，在报复性地进行恶作剧。

何维尔这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胡思乱想了几种方案：一、和汪学儒老婆联手抓这个女人，但不可行，自己也是破坏汪学儒婚姻的人，估计汪学儒的老婆不会同自己联手；二、放弃汪学儒，报复性地找个男人高调亮相，但自己的确没有兴趣再找新的男人了；三、问汪学儒要一笔钱，狠狠宰他一笔，不行不行，这岂不是把一切掩盖已久的庸俗都暴露出来了?

最后，何维尔认为现在还不是摊牌闹事的时候，等到汪学儒彻底成为她的囊中之物以后，再把这事情当作自己的杀手锏，慢慢秋后算账。

早上，电话响了，是汪学儒的手机号码，何维尔心里很乱，迟疑着是接还是不接，她不知道电话那头到底是汪学儒本人还是那个发短信的女人，她觉得凶多吉少。一般这个时候，汪学儒都会来一个电话，说想见她。电话执着地响着，何维尔接通了，这次电话里果然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个陌生的女声听起来憔悴而伤感，说要见何维尔，一定要见。

何维尔觉得这次彻底毁灭了，自己抱了那么大的希望设计了一个如此美妙的爱情陷阱，看见汪学儒一步步渐入佳境的时候，一切都彻底翻盘了。

每次和汪学儒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紧紧地拥抱着何维尔，似乎怕

她一不留神就如一只狐狸般地逃脱了。何维尔清晰地记得，那次汪学儒醉得不轻，一次热烈的拥抱过后，汪学儒给她讲述了过去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他很后悔过去有一次放纵和无趣的低级冲动。汪学儒居然哭了起来，何维尔第一次听见汪学儒这样号啕的声音，这样伤感无助，汪学儒说不知道何维尔的出现是老天对他的眷顾还是老天对他的残忍，和何维尔相识得太晚，他其实活得很累很累，他曾经想和妻子赵萍天长地久的爱情早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相拥着，汪学儒说希望能和何维尔在有生之年相爱相伴，深深地爱，安静地爱，享受彼此最真的爱。何维尔知道很多现实的东西阻挡在他们之间，暂时无法逾越，但是汪学儒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放弃，一定会努力。

每次温存过后，何维尔总会去抚摩汪学儒宽阔的背。她总会从背后紧紧拥抱着汪学儒，生怕他跑掉，生怕自己的体温下降。她很想整晚整晚地被男人拥抱着，她惧怕那种余温渐渐消失、枕边人已然离开的感觉。每每此时，她就会孤独而又无助地掉泪，她就会重新穿好衣服，跑到电脑前一边落泪一边记录自己的心情。她知道，渴望被拥抱的女人其实是一直缺乏异性的爱抚的。

心情非常沮丧，天很冷，汪学儒今天没有任何音讯，两个女人的搅局让何维尔手脚冰凉、内心冰凉，她渴望汪学儒能在这时候从背后悄悄走过来，用温热的胸温暖她冰凉的身体，她给他一条条地留言：想你，想你，想你，好想你……

汪学儒醒来的时候，似乎从迷迷糊糊的噩梦里被剧痛扯回了现实，他浑身冰凉，血从他腹部流出来，如一条细细的、蜿蜒的小溪，他哆嗦着摸到身边的手机，拨打了120。那个女人已经离开。他衣冠

不整，赤身裸体，他觉得他此刻就要死去了。

谁，会想起曾经的那一朵？

那一年，三十五岁的何维尔怀孕了。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汪学儒。汪学儒不知道。

何维尔不想告诉汪学儒，她希望像綦子琪那样拥有一个和她相濡以沫的孩子。看着孩子成长，看着自己老去。

整整一周了，何维尔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医生说胎儿有些流产征兆，需要保胎。

有人敲响何维尔的家门，綦子琪开了门。

是陌生女人，她自称是赵萍。

赵萍的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绝望。

维皮皮这条老处男狗听见响动，缓慢地起身迎接，它已经老得快动弹不了了，但它看见家里来了陌生女人还是伪装成很青春的样子过来摇尾讨好。但它实在太老了，步履蹒跚。赵萍有些心酸，抚摸着维皮皮的头，维皮皮有些湿润的眼里充满了哀伤。

维皮皮带着赵萍来到何维尔床前，然后很乖地匍匐在床前。

何维尔窝在被子里，满脸是担忧，床头放着几个药瓶。

赵萍浑身无力地坐下，她不相信自己丈夫深爱的女人就是这个病

恹恹的苍白的女人，此刻这个女人多么无助啊。

何维尔眼神有些恐慌，她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但赵萍显然没有那种斗志，她似乎在用最后的游丝般的声音说：“汪学儒，在下班的时候被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扎了好几刀！那个女人也是他之前的情人！我真恨他，他给你一遍遍拨打电话你不接，我原本不想告诉你，虽然他的命保住了，但是他腰部的神经被刺伤，下半身无法动弹，半身不遂了，还好捡回一条命。只要他不离开我，我这下半辈子就养着他了。而你还年轻，也开始新的生活吧。现在他想见见你，你愿意见他吗?”

何维尔心里一颤，她突然很怜悯赵萍，也很怜悯汪学儒。她也挺感激赵萍，赵萍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对他们婚姻的涉足。

可是她这个样子和这样的心情，有足够的勇气见他吗?

不，何维尔不能去见，此刻她面如白纸，腹中流血，心灰意冷。她宁可存留最美好的记忆，也不想把自己现在苍白的面孔雕刻于自己深爱的男人的内心，更不想看见一个失意的半瘫的男人的尴尬，他们的激情曾经可以融化彼此的心，如今却已成过往云烟。

“医生说了，如果一周后还流血，估计就保不住了。”何维尔幽幽地说着，泪水也滑了出来。

已经第六天了，血还是时断时续地流着。

还有一天，这孩子的命运就会揭晓。

綦子琪决定搬到何维尔家来，陪着何维尔度过最难熬的这一个夜晚。

何维尔疲惫地睡着了。綦子琪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软软的，头

发深处藏着几缕银丝。耳朵旁的头发湿润着，被何维尔的泪水浸泡得太久了。

綦子琪捧着何维尔的头，悄然落泪。

天亮的时候，綦子琪被何维尔的叫声惊醒。

“孩子没啦！孩子没啦！还在出血啊！”何维尔捧着腹部，撕心裂肺地大叫着，声音是那样地惊恐和无奈。

血不停地流着。

綦子琪赶紧拨通了妇产科值班医生的电话。

医院的气味总是带着点残忍的刺鼻的冰凉。

何维尔被推进了手术室。

一小时后，不仅胎儿没了，就连何维儿备受折磨的最渴望孕育生命的子宫也被切除了！血从她柔弱的体内奔涌而出，如同决堤的洪水。

何维儿靠在綦子琪的怀里，身子不停地流着血，綦子琪和阿姨抬起她的身体换纸，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把黄色的草纸弄成黑褐色。

可怜的何维尔极其衰弱，她挥挥手，綦子琪趴近她的嘴唇，何维尔嗫嚅地说：“子琪，亲爱的，我是那样的爱你！知道吗？我一直是爱你的！我真傻，我该一直和你生活，不要男人！他们只会伤害我！”何维尔的泪水和綦子琪的泪水同时倾泻而出。

綦子琪看见她失神的目光，冰凉彻骨。

綦子琪想给汪学儒打个电话，何维尔摇头。

綦子琪就这样拥着她，直到天黑，她知道这一天是何维尔的世界末日，她希望何维尔养好身子，打起精神，再去寻觅属于自己的生活

和爱情。

綦子琪就这样默默地期待着，躺在何维尔旁边临时的床铺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两天的守候，她实在太困了。

半夜，綦子琪恍然间看见眼前飘过一个白色的影子，似乎是何维尔穿着白色的纱裙，身上的血已经干净了。

何维尔轻轻抚摸着綦子琪的脸，轻轻又深情地吻着："子琪，我对生活已经绝望，希望你能幸福地活着。"但綦子琪有些迷糊，她的眼睛睁不开，何维尔不会这样麻利地起身的。也许是个梦吧?

不知道为何何维尔会这样选择死亡，她从医院的顶楼掠下时，发出安静而沉闷的声响。

重庆的晨雾很大，清晨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发现一个穿着白纱长裙的女人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她惊骇的喊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撕裂了晨雾的纱幔。

綦子琪猛地睁眼，病床上的何维尔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枕边有一封信，她紧紧地握着，她下意识地冲向那晨雾里虚无缥缈却又清晰在耳畔的喊声。雾很浓，没有人看见綦子琪惊慌失措地在雾里奔跑，泪水从眼里奔泻。

啊！愚蠢的何维尔！綦子琪看见何维尔躺在那里，一片片的血迹浸湿了长长的白纱裙，如白色的画布上绽放着一朵朵鲜艳的红玫瑰，她的脸色如画布那样苍白，满是落寞与忧伤！

何维尔眼睛微睁，嘴唇微张，似乎想告诉綦子琪什么。綦子琪号啕大哭，她颤抖地打开那封信，信封上面用黑色的墨汁写着："写给我今生最爱的綦子琪。"

綦子琪哆哆嗦嗦，从信封里摸索出一张纸片。

那上面是何维尔坠落前写下的：

亲爱的子琪，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希望在那里，我能拥有永恒的温暖和爱情。生命是宝贵的，是短暂的，我的人生不够精彩，只有悔恨。我实在太累了，我实在不愿意再继续寻觅根本寻觅不到的爱情了。

我这一生，用身心追逐爱情，我没有把握真正的感情，如同一只贪婪的猫，贪婪地四处觅食，寻找刺激和激情。

我最最最对不起的是父母，我是不孝的女儿，我承认我没有尊重他们赐予我的生命和身体，我这一生是堕落的、不洁的，我回不去了。我在报复我最初失败的爱情，可是最终受到报复的是我自己！我在这游戏之中，失去了很多次拥有真爱的机会。

其实，爱，只要你经历的时候是真的，你就不该后悔。

我也最最最对不起你，我是那样爱你，我最最舍不得放下的是你，虽然在我最后时刻没有一个曾经拥抱我的男人，在最后时刻，我在想，我无法给你带来什么，我今生获得了你纯真的友情，这已足够。对于爱情，我百念俱灰，我只希望你仍保持纯真地活着，活到你满头银丝、身体衰老的时候，看着人生如静静的河流抑或大海的波涛般从你眼中淌过，看着你的果果逐渐成长。

亲爱的子琪，好好爱你的果果，当有一天，在你弥留之际，果果会站在你的床前，和你的心灵对话，温暖你最后的

时光，因为她是你孕育的，是你生命的延续。最好，能有一个爱你的男人拥抱着你，而我，没有。我嫉妒你，我羡慕你，但我更心疼你，更爱你！

子琪，你要好好去爱，去接受真正爱你的男人，答应我，你这辈子不要像我这般孤单度过！而且，我绝不允许你选择我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好好爱曾经经过你身边、曾经拥抱过你的人，不管是一辈子还是一年、一天、一瞬间，打开心扉，好好去爱。

与其用一生的时间去恨一个人，不如花心思去好好爱一个人。

子琪，我走了，带走一切，归于尘土，似乎今生不曾来过。

我不想给你留下痛苦，忘记我，忘记我曾经拥有的、现已失去的一切！

我会常来梦里看你的，我的灵魂会佑护你，直到你找到一个爱你的男人。子琪，勿伤心，我会在那边好好的。

如果有来生，我会好好生活。

信很短，纸很薄，綦子琪的心碎了。

这个曾经欢笑、曾经柔媚的女子，此刻正冰冷地躺在那里。

綦子琪号啕着，近乎崩溃，她拥抱着何维尔的身体，她拍打着何维尔的面颊，她撕扯着这个女人的纱裙；她拥抱着这个疯狂愚蠢的女人的身体，她幻想何维尔的身体会渐渐温暖起来，突然醒来说："子琪，这是个恶作剧。"

可是任凭綦子琪怎么呼喊，何维尔还是保持那离别人世时的最后表情：嘴唇微张，眼睛半闭，白色的纱裙裙摆完全盛开，如同绽放着的花瓣，只是盛开在血中。

綦子琪的嗓子哑了，她知道何维尔累了，何维尔的身体彻底坏了，这个曾经温润的、充满诱惑的女人的躯壳，此刻已变得如此单薄、轻盈。

让她好好歇歇吧！

綦子琪没有给何维尔选墓地，她看着何维尔在炉子里变成灰烬，除了綦子琪，没有人来送别何维尔。那些曾经和何维尔温存的、激情的男人哪儿去了？綦子琪一阵苦笑。

綦子琪把何维尔带到重庆主城区最高的山顶——南山顶上，把她安葬在一块很干净的地儿。从这里，何维尔可以鸟瞰山下喧嚣热闹的城市。

綦子琪把玫瑰花瓣和着何维尔的灰烬，撒下。花瓣满眼、满山都是。

眼前飘过一个美丽的精灵，穿着火红的裙裾，如红玫瑰般娇艳绽放，她微笑着，而綦子琪却苍白着脸，泪流满面。

玫瑰，总会凋零。不管你是如此娇艳和灿烂，谁，会想起曾经的那一朵？

綦子琪眼前掠过一个个虚幻的身影：欧蒂、梁萧斌、何维尔……那一个个离去的人儿，魂灵今归何处？

张爱玲说：“我还在这里，守着我们的过去。那些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白玫瑰，寻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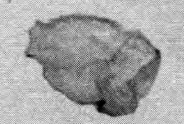
BAI MEIGUI, XUNMI





红玫瑰凋谢，何维尔零落，那么残忍、自私地扔下了孤单的綦子琪。孤独，女人的孤独，女人内心真正的孤独。一个举目无亲的女人在这个夜色璀璨的孤夜里，缩在厚厚的被窝里，回忆一切曾经的温暖，身体和灵魂却依然冰冷。綦子琪是那样思念着何维尔，那个野地里同样孤独的一缕芳魂，她知道何维尔希望她幸福、快乐地活着。可是，幸福、快乐在哪里呢？寻觅，等待？等待温暖的拥抱和真切的爱情。何维尔已然离去，如阳光下一滴露珠的消逝。但是为了果果，綦子琪要好好地苟活在人世。





网络里的“电话爸爸”

何维尔走了，从此远离，纵然思念无尽而绵长，终不能再见。綦子琪一直哀叹着，那种内心的孤单寂寞无法言说。

綦子琪多么渴望何维尔走进她的房间，吻吻她的长发，深情地说：“子琪，我是如此爱你，心疼你！”

綦子琪多么希望何维尔醉意朦胧地走进来，胳膊上挽着一个男人，她嫣红的脸娇艳如玫瑰。哪怕她每天挽着不同男人的胳膊，只要她还活着。

可是，何维尔的笑颜幻化为一个带着黑框的定格照，一切温暖都已冰凉彻骨。

维皮皮蜷缩在綦子琪脚边，微微颤抖，自从维尔离开后，这条老狗伤心欲绝，一步也不离开綦子琪，胃口大减，眼里写满了雾。

綦子琪抚摸着维皮皮，看着它的眼睛，也是泪眼迷离。她登录QQ，给朱忆林留言：“好难受！好寂寞！好心疼！”

朱忆林猛地跳了出来：“我一直在等你。”

其实，从果果被送到西安那一天开始，綦子琪收获了两个人：一个是身边的何维尔，一个是网上的朱忆林。

那是果果半岁时被送到老家西安的那一天。綦子琪心情极为沮丧，回到家格外伤心，她在网上胡逛，打开QQ，胡乱翻看着一些网友的个人资料，她不愿意和重庆本地的男人聊天，也不想和任何男人见面，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搜索出一个QQ，昵称：浪迹天涯；职业：律师；地址：四川。

很长一段时间里，綦子琪都把自己的情感和工作的垃圾全部倾倒进和浪迹天涯的QQ对话框里，浪迹天涯都欣然全盘接受。浪迹天涯的律师职业素养让他历练了长时间倾听的耐力。

最初，他只是把綦子琪当作一个当事人而已。

綦子琪就这样倾倒着一堆堆毫无逻辑的话语，一遍遍啰嗦着工作上的琐事，一提到果果，她的逻辑更加混乱："果果学会说话了，她学会叫爸爸了。可是果果不知道爸爸在哪里，爸爸是谁。我很心碎。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不是一个好母亲，不该生下果果，既然生下果果，就该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

浪迹天涯听完，开始理性地分析：

一、生下果果是天意，你无法把她按回肚子里去，变成未受精的卵子；

二、你的婚姻已经破裂，既然无法挽回，就不要总是责怪过去或者后悔，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

三、你要清醒地知道，有很多孩子生来所得到的爱就不是完整的；

四、你要热爱生活，寻找适合你的男人，重新组建家庭，获得爱，给果果一个完整的家；

五、在果果没有爸爸之前，我可以充当她的“电话爸爸”，我会定时给她电话，用我的声音陪伴她成长。

“电话爸爸”，这是个奇怪的、新鲜的词语。

綦子琪看着一个个跳跃出来的字，内心也随着这一个个字涌动着温暖，泪水也淌了出来。

这一天，綦子琪知道了浪迹天涯名叫朱忆林。

时光如流水，朱忆林就这样扮演着电话里的爸爸，他捧着一本本童话，对着电话给果果讲简单的故事，听果果甜甜地叫他“爸爸”。

朱忆林同时也充当着綦子琪哥哥的角色，他纵容这个娇气的女人，綦子琪在工作中的表现越来越强势，但是一听见朱忆林的声音，她就变回成一个彻彻底底的脆弱女人。

每年朱忆林都会在果果生日那天和六一节给綦子琪寄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着给果果的礼物。綦子琪每年生日之际，朱忆林也会寄来綦子琪自己需要的礼物。不管要求多么特别，朱忆林都会去满足。

随着果果一天天长大，她小小的心里有些纳闷，每次都是妈妈来西安看她，虽然经常得到爸爸买的礼物，但为何见不到爸爸?

綦子琪经常会想：有个朱忆林这样的男人在网络上陪伴你真好，可以让你时不时地微笑。

烦恼的时候他会从网络中或者电话里跳出来，用他磁性的声音帮綦子琪解决很多心理上的困惑。这声音多年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綦子

琪，有一段时间，夜深人静时，綦子琪都是在这声音里安然入眠。

她迷上了这声音。

用温暖塞满孤单的心

和朱忆林认识五年后的炎热夏季，綦子琪准备去拜访这个一直不肯从网络上走下来的男人。而朱忆林也始终不肯给綦子琪传照片，告诉綦子琪他的相貌。

这一天，是朱忆林的生日，綦子琪根据朱忆林寄来的礼物单子找到朱忆林的地址。

站在南方一座陌生中等城市的长途车站，綦子琪犹豫地发了条短信给朱忆林：你的生日礼物已经抵达长途车站，礼物外裹红色短袖紧身衣、白色西式短裤。请速来领取，若不及时前来，被他人冒领，后果自负！

綦子琪想着朱忆林会来接她吗？两人虽然认识了五年，但是从未见过面，仍旧是陌生人。他们会尴尬吗？

朱忆林："什么礼物？"

綦子琪："本小姐。"

朱忆林："别开玩笑。"

綦子琪："没有开玩笑。"

朱忆林："别逗了！我忙先。"

綦子琪很气愤，这家伙一点都不相信人。

她找到汽车站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忆林的号码。

电话里传来惊讶的呼声。

“啊！真的！不会是做梦吧！少骗我！”朱忆林的声音充满了惊喜！

綦子琪说：“是真的，不是梦，傻瓜！”

綦子琪站在车站，心里有些焦急和矛盾。她知道，朱忆林一定会认出自己，因为已经五年了，彼此的声音已经很熟悉。

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就要见面了。

一辆辆车从眼前驶过，朱忆林会是什么样？

一个男人从一辆越野车中钻了出来，他个子不高，身材适中，眼珠特大，眼神里透着一种磁石般的雄性魅力。

朱忆林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喜，他伸出胳膊，想给綦子琪一个拥抱，綦子琪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朱忆林哈哈地笑了。

“来，我牵你，总可以吧！”

綦子琪把手伸了过去，朱忆林紧紧地捏着。

这手很柔软，很厚，很暖。

朱忆林的手掌心被冰了一下，那种彻骨的冰凉。他浮起恻隐之心，这个令人心疼的女人，终于从网上下载到身边了，那么真切，但那么冰又那么冷！

朱忆林的家门前有两棵硕大的黄桷兰，在那里散发着淡雅的芬芳。

朱忆林拧了条崭新的毛巾，让綦子琪洗了一把脸。

朱忆林给綦子琪泡了一壶茶，然后让她在家等待，他去菜市场买菜。

朱忆林买了鲫鱼，买了蔬菜，在厨房里哗啦啦地忙碌了一个小时。

鲫鱼做得很好。而朱忆林内心在打鼓，因为他已经两三年没有做过一顿饭了。

朱忆林的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顶，他喜爱植物，在房顶上种满了花花草草，他每个傍晚就泡壶茶上房顶。冬天的时候，他还在屋顶烤火取暖，他是那种很能享受生活的男人，可大俗也可大雅。

吃过晚餐，綦子琪和朱忆林上了屋顶，屋顶上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室，有一张躺椅和一张木床、一张茶几和一套茶具。

这座城市的夜晚透着宁静和清凉，它不像重庆那样无论清晨还是夜晚都用蒙蒙的雾掩饰着城市的喧嚣，它的空气清澈透底，你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阁楼里模模糊糊温存的身影。夜色阑珊，屋顶可以鸟瞰这座中等城市的喧嚣和宁静；街道两旁的街灯和家家户户的灯次第打开的时候，夜晚的浓浓迷雾就弥散开来。空气里飘来黄桷兰的香气，綦子琪看着千家万户窗口的灯光，有雾气在她眼前弥散开来，她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一双温柔的手从她的腰际拥了过来。

朱忆林说：“妹妹，让我拥抱你，真心真切真诚地拥抱你！”

綦子琪听见了电话里最熟悉的声音，她的额头被一个湿湿的唇靠近，留下一个暖暖的、深深的吻。

綦子琪感觉到了深深的拥抱，她努力让自己坚强太久，此刻，一切坚强的精神堡垒轰然倒塌，温暖塞满了她这座脆弱的心城。

黄桷兰芬芳四溢，綦子琪泪水肆意横流。綦子琪已经不习惯被人

拥抱，暗夜里，是维皮皮给予她温暖。她渴望拥抱，但她又害怕拥抱。其实，綦子琪希望朱忆林最好不要给她拥抱，因为她已经不习惯拥抱，蜻蜓点水般的拥抱，然后是别离，怅然若失，唯余伤感。

朱忆林把屋顶的灯打开，给綦子琪泡好了一壶茶，给她递上去几本书，下楼烧好了一份麻辣鲫鱼，做好了一钵番茄牛尾汤和一份炒青菜。

菜肴飘出家的特有的气息，綦子琪内心的老茧一层层剥离，枷锁一层层打开，释放出难以控制的柔情。

在綦子琪记忆里，陈家梁从来不曾给过那么深情的一个吻，陈家梁一直患着肺病，他们不能接吻，每次冲动来得匆匆，没有任何前奏和序曲，就轰然结束。

婚姻的很多日子里，是无性的。

綦子琪的母亲不许綦子琪看电视里接吻的镜头，不告诉綦子琪关于女性和男性之间身体接触的一切。母亲觉得，女孩就应该是纯洁无瑕的，待字闺中，等待自己将来的丈夫去当启蒙老师，这样的女孩才会是姣美无邪的公主。

綦子琪像个小女孩，期待着一个男人走近她，给她最启蒙的教育。

然而，陈家梁的简单和粗暴让她总是想起那个可怕的梦魇。

这几年来，除了何维尔的偶尔抚摸，綦子琪如同处子，外表嚣张、内心宁静，没有欲望和渴求，她的内心和身体一样，不能背叛自己的精神。

这恍惚中的第一次深情的吻，在綦子琪的内心深处泛起层层涟漪。

綦子琪情愿就这样被淡淡地爱着，深深地吻着，紧紧地拥抱着。

那晚，朱忆林对綦子琪彬彬有礼，小心翼翼，他拥着綦子琪，让她沉沉睡去，他会给她一个深深的、真情的吻，但不会越雷池半步，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

是时候该扮演回自己的角色了！綦子琪的泪水从眼角滴落，她知道自己只是个孤单脆弱的女人。

綦子琪想到了从前和陈家梁的日子，她带着果果，苦苦盼着陈家梁能回心转意，而今，綦子琪终于进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她想到当初她看见陈家梁被情人抓得满身伤痕，她从背后搂住他，泪流满面："家梁，我们离婚吧，你太痛苦了！"

那个时候，她是那么爱陈家梁，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深爱的男人那么为难，进而不得不放弃了他，她清楚地记得陈家梁感激的泪水和最后一个深情的拥抱。

綦子琪离开了这座城市，朱忆林再次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在短暂对视的时候，綦子琪猛然发现，他的眼里包裹着迷离的、复杂的含义，似乎没有一丝挽留或不舍，倒有些轻松的快意。

难道，一夜的相拥入眠过去了，他就打回原形了？虽然只是一个深情的吻，一个真切的拥抱，但也不至于伪装得什么也未曾发生？綦子琪心里开始降温。

透过车窗的玻璃，綦子琪看见朱忆林懒懒、失神地招手。

大巴车启动了，朱忆林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渐行渐远。

綦子琪给朱忆林发去短信，她要他做最幸福的男人，她要把他放在自己内心的最深最温柔的地方，也要把他放在身体最深最温暖的地方。

綦子琪喜欢干净清爽、风度翩翩的男人，特别喜欢闻到男人身上那种淡淡的香皂味道。每每和朱忆林拥抱的时候，她会闭上眼睛沉迷地趴在他的肩膀上贪婪地深呼吸。她会细心地看男人衬衣上是否有斑点、污渍，她还很喜欢男人晶莹透明的人工小水钻的纽扣，她恨不得悄悄拧下来带回去在阳光下玩。

在来之前，綦子琪认为朱忆林是阳光的，如一颗水钻，透明灿烂，但是它折射出的光芒却让綦子琪辨不清色彩是真切的还是虚幻的。

此刻，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和朱忆林的思绪一起犹疑着。似乎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綦子琪的手机终于"嘀嘀"地响了："想我的时候，就来让我拥抱吧。"

綦子琪走了，朱忆林回到家，他感到极端的疲惫，他不知道为何，腹部总是有些隐隐作痛，这种疼痛越来越频繁。

他叹了口气，塞了几颗止疼的药丸在嘴里，然后倒水，皱皱眉，咽下。

童年时，那个可怕的梦魇

綦子琪知道，在她的婚姻里，在夫妻之事上，她一直感到厌恶，所以朱忆林会小心地疼爱着她，而不去动弹她的禁区。因为，綦子琪内心一直藏着一个梦魇；这个可怕的梦魇，她终于告诉了朱忆林。

那是綦子琪六岁的时候。

夏季的一个下午，那天子琪一个人放学在家。住在这层楼最里面一间的叔叔从门前走过，拿着一小塑料袋糖果。那花花绿绿的糖纸透过塑料袋，充满了诱惑。

这栋楼里的人大都不理睬这个叔叔，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叔叔路过子琪家门前，常给她很甜很甜的糖果。子琪很盼望见到叔叔，一见到叔叔，她的心里就溢满甜甜的感觉。每次吃完糖，子琪会把糖纸舔干净，然后压在书里，时不时拿出来闻闻那上面停留着的香甜的气息。

叔叔一手拿着糖果，一手牵着子琪，去了他家。

外面很冷，子琪把一塑料袋糖果抱在怀里。叔叔的房间门口永远挂着一个沉重的、厚厚的布帘，怕子琪冷，他插上了家里的电炉让子琪取暖。

“子琪，喜欢叔叔吗?”

“喜欢。”子琪的脸蛋烤得红彤彤的。

叔叔剥开一颗糖果，放在子琪的嘴里，香甜的气息从舌头传遍了全身。“子琪很乖，叔叔很喜欢子琪。子琪愿意做叔叔的干女儿吗?”

子琪点头。

“现在干爸有点累，要抱着女儿睡午觉，好吗?”

子琪说:“我不想睡觉，我想吃糖。”

叔叔一把抱起子琪:“干爸抱着子琪睡会儿，糖都是我家子琪的。”

子琪被放在了叔叔宽大柔软的床上，她看着天花板，捏紧了糖果，小心翼翼地舌头一点点舔着糖，很担心嘴里的糖掉进喉咙里。

她听见叔叔的喘息，她看见叔叔的额头上居然冒汗。

叔叔的手在她脸上抚摸，他的脸有些变形难看，嘴里喃喃自语:

“子琪真乖，叔叔真喜欢！”

叔叔的手在她身上游移……

子琪感到很不舒服，她开始尖叫，叔叔立即腾出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那糖，一下子从嘴里滑进了喉咙，子琪的脸被憋得通红，再也叫不出来。

子琪看见一张狰狞可怕的男人的脸……

子琪看见一张很大的、散发着臭气的、胡子拉碴的嘴，流着唾液，滴到她的鼻尖上。她努力想坐起来，不要这唾液流进嘴里，这男人会意，趁势抱她到膝盖上坐起来面对着他，他的嘴又伸了过来，子琪一阵恶心，胃一阵痉挛，喉头呼噜噜作响，子琪使劲发力，那颗糖弹了出来，喷射到那男人的眼睛上，像弹弓上的一枚石子。子琪勇敢地伸出小小的拳头，如同那糖飞跃的姿势，对着那邪恶的眼睛打了过去。

那男人疼得叫了起来，捂住眼睛，门外传来脚步声……

子琪大喊着，夺门而逃。

那晚，父母回来，子琪不敢声张，虽然年龄小，但是她隐约觉得这不是什么可以张扬的事。

子琪很厌恶那男人，从此不再理他，并躲着他。

下半年，綦子琪搬家了。可是，她总摆脱不了那天的情景，晚上她总会看见一个狰狞的男人，对着她流着唾液。

綦子琪懵懵懂懂地知道一些男女之事的时候，大约是五年之后。那时她才知道，这个叔叔一直是个光棍，还因为猥亵厂里的女工被劳教过，所以他没有老婆，大家都瞧不起他。

她不能说，也不敢说发生在她六岁的事情，在那个偏僻封闭的小厂里，女孩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朱忆林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想把这个秘密释放出来，是在綦子琪离婚之后自己的生日那天。

夜晚来临，她很孤单很寂寞，她感到极端的恐惧。她自己在家喝得酩酊大醉。

朱忆林的电话打来了，他知道是她的生日。他会在晚上从外地赶来陪伴她。

綦子琪有朱忆林陪伴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他会出现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和你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不会伤害你。

朱忆林知道綦子琪的一切秘密。他知道孩童时期给綦子琪带来的可怕梦魇，这个梦魇导致她对后来的夫妻生活充满了恐惧，于是，他更加小心翼翼。

他更知道为何綦子琪惧怕陈家梁。“这混蛋！根本不配娶子琪为妻！根本不知道爱自己的女人，他只知道自己享乐，哪里知道子琪内心的恐惧，也不去了解并帮她解脱出来。”

从最初认识到现在，在綦子琪看来，她觉得朱忆林始终是在情感中徘徊，这是个始终分不清友情和爱情的、迷迷糊糊的、善良的男人，他始终在过去的爱情和将来的感情里徘徊，回不去也走不动。

漫山遍野都是果果快乐的笑声

暑假的时候，朱忆林来了，他决定和綦子琪带着果果自驾旅游。

这是果果第一次跟随着妈妈和“电话爸爸”一起外出，小家伙兴奋得一大早就起来，自己翻开柜子，选好了要穿的衣服，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小背包。

朱忆林看见果果张开双臂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向他奔过来时，他眼睛湿润了，这是他第一次张开怀抱迎接自己的“女儿”，他把果果紧紧搂在怀里，不肯松开，果果柔软的头发如小鸟轻柔的羽毛。

朱忆林为果果准备了一双旅游鞋，准备了帐篷、驱蚊水、防潮垫、小睡袋、小旅行桌、烧烤架、食物……

果果看见越野车上满满的物品惊讶地叫了起来。

他们决定驱车去贵阳。

抵达遵义，来到一个叫桐梓的地方住下，在酒店放好行李，朱忆林和綦子琪把果果牵在中间，让她像荡秋千般一步步“飞”着走。果果一直开心地笑着，朱忆林和綦子琪被她深深感染着，三个人在路上哈哈大笑，完全没有顾及行人的目光。

第一次，果果感受到了父母同时给予的爱。綦子琪希望这爱能长久延续下去。

夜市格外热闹，果果吃了很多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肚皮吃得饱饱的。

小东西晚上非要“电话爸爸”抱着睡觉，朱忆林搂着她，吻着她的小脸蛋，听着她香甜的呓语。

第二日，他们向娄山关挺近。

山里的风带来野花淡雅的气息。一条清澈的溪流时而伴随左右，果果换上一件小小的游泳衣，朱忆林牵着她，去溪水里摸鱼。

鱼没有摸到，他俩找到一只小螃蟹。最后，果果还是决定把小螃蟹放了，果果说：“我就让它陪我玩一会儿，它的爸爸妈妈在等它回家，见不到它要着急的，说不定它爸爸妈妈也要带它出去旅游呢！”

果果真是个善良的孩子，朱忆林看着自己的“女儿”，看着在一旁一脸幸福的綦子琪，他满足地笑了，但是旋即他又长叹一口气，这种幸福的场景能维系多久呢？

继续驱车前行，野花逐渐茂密了起来，山里吹来一阵甜蜜的风，不远处有一家养蜂场，皮肤黝黑的养蜂人看见綦子琪和果果下车来，居然时尚地一招手，拖长声音喊道：“嗨，美女！”朱忆林哈哈大笑，把蜜蜂都吓跑了。

果果第一次见到蜜蜂，她戴着面罩，还看到了蜜蜂皇后。朱忆林买了一大桶蜂蜜回去，綦子琪要甜甜蜜蜜地品尝很长一段时间的蜂蜜了。

他们向石头镇驶去，车速放慢，穿过一个充满牛粪的小村庄，路上和一架马车擦肩而过，河边水牛悠闲地在湿润的草地上晒着太阳，果果执意要下车和牛玩。朱忆林抱着果果踩着岸边松软的草地，学着牛哞哞的叫声。牛和果果对应地叫着，友善地打着招呼。

果果开心地回头大叫："妈妈，快给牛照相啊！"

綦子琪拿出相机，把这对"父女"在一起的情景都记录下来，果果又怕又想靠近牛的样子着实可爱，她搂着朱忆林的大腿，生怕跌倒，朱忆林用双手紧紧护着她。

河边水草丰美，綦子琪拎着相机也跑过去，却不由得脚下一滑，摔得浑身是泥，朱忆林和果果先是哈哈大笑，一看綦子琪一脸痛苦，半天爬不起来，赶紧跑过去。

綦子琪的脚受伤了，朱忆林把果果先抱回车里，回来小心翼翼地把綦子琪背到了背上，脚下的稀泥吱吱冒着水，綦子琪看见朱忆林的后颈也冒出了水，她很渴望这种简单的幸福，但这种简简单单有时候却那么奢侈。她趴在他背上，把脸轻轻贴着湿湿的背，两臂紧紧抱着他的肩膀，她真希望这段路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她爱这个男人，她想和他生活一辈子！

綦子琪的脚伤不重，只是擦破了一块皮，朱忆林拿出备用的药水给她消毒、敷药、包扎。

晚上，朱忆林带她们母女在石头镇吃了一顿很有民族风味的野味，果果一嘴全是油，小脸脏得让人忍俊不禁。

几天的旅行虽然快乐，也很让人疲惫，朱忆林腹部开始疼痛。他塞下几颗止痛片，不想让他们母女看到自己的样子。

分开的时候，果果突然抱住朱忆林，眼泪汪汪地说："'电话爸爸'，以后你还经常来看果果，带果果出去玩，好吗？"

朱忆林亲亲她："当然，'电话爸爸'会经常来看果果，和妈妈一起带果果出去玩，'电话爸爸'会一直陪伴我的果果成长，直到果果长成大姑娘，不再需要'电话爸爸'那一天。"

朱忆林为何总是玩着爱情捉迷藏的游戏

有时綦子琪在想，她是否为了朱忆林对自己虚无缥缈、无法定位的感情在舍弃自己等待的另一半呢？但是作为母亲，她首先应该考虑果果的感受而不是自私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一直在徘徊和迷茫的朱忆林，难道就是这样让她无法自拔，让她迷迷糊糊地爱他吗？但是，他真真切切地爱她吗？他们之间是亲情的成分更重还是爱情的成分更多？他们是否该回归到过去的兄妹之情？一次的错误就让它继续错下去？还是它本身不是错误而是天意呢？

綦子琪的大脑被这些问题反复纠缠着。她开始质疑朱忆林对她的感情，因为关键时刻，朱忆林总是选择逃避。

綦子琪猜想：朱忆林为什么内心深藏着对婚姻的恐惧？

綦子琪猜想：朱忆林是不是在害怕，要是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了解了他，肯定要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厌倦他，最终彻底离开他。

綦子琪猜想：朱忆林刻意和她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玩着一起走着走着又失踪的游戏，是企盼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维系得更为长久。

綦子琪猜想：难道是朱忆林想掌控她的内心，拥有她一生？但他又害怕她的期望太高，如果一旦靠近，她会发现他原本不适合做丈夫，更不适合做父亲。

綦子琪深陷其中。

感情这东西，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斗智斗勇。

綦子琪有时候很鄙视这个男人，她觉得他是一个懦弱的总是无所适从的男人，总是犹犹豫豫，眼神也躲躲闪闪，心里似乎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她认为，只有在他工作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他年龄和阅历的存在，而面对生活，他是一个脆弱的、不能独立、害怕孤独、家庭责任感为零的男人。

綦子琪认为，朱忆林惧怕承担责任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身边有个女人和孩子成天出现，但是他又害怕夜晚孤寂的时间难以打发。

可是，女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她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綦子琪觉得朱忆林把心思一会儿放在她和果果身上，一会儿又飘忽不定，仿佛一个断线的风筝，她无法抓住那悬在空中的绳索。

綦子琪有时候很是愤怒，扔掉这男人其实只是一念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綦子琪知道自己对朱忆林的感情如同吸食了某种依赖性的药品，明知是毒性很大的伤害人的东西，却上瘾难戒，而且这东西总是让她飘飘欲仙，给她很多遐想……

綦子琪知道内心有一个很难以说出口的原因，因为她是一个内心有着洁癖和对性充满恐惧的女人，她不需要动物般的情绪冲动，那种简单、短暂的快感只会让人觉得越来越无趣无聊，她需要的是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达到精神的愉悦。和朱忆林在一起，她能获得这样极端的愉悦。她不知道和其他男人是否能这样，可是她压根不想去尝试。不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得到她的，她的心和肉体是不能分裂的。

不得不说，朱忆林在綦子琪身上是很花了些功夫的，可是綦子琪总认为当她决定不离不弃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只会是甩手就走。

想到以往的那些美好记忆，綦子琪又忍不住把那个飘忽不定的手暂时拉住。她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手随时会松开。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离离合合，根本不在乎什么责任和情感！

綦子琪不知道自己到底迷恋朱忆林什么，也许，她迷恋的是六年多来朱忆林发来的短信，六年多来数不清的电话清单，还有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释放压抑已久的精神的彻底快感。

她多次在内心权衡：放弃，还是不放弃？

每次有了明确的答案，但不久又会被推翻。

若是在何维尔眼里，这个答案总是很肯定：不值得。

綦子琪总是在安排自己的近期计划、远期计划，她会力所能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綦子琪会想到朱忆林很多莫名其妙的行为，就会抱怨："这真是一个令人愤怒的男人！令人心烦的男人！"

"别再耽误自己，别再犯错！让他早点滚蛋！"大脑特别清醒的时候，綦子琪告诉镜中那个糊涂的女人。

她会在夜里看着他的照片掉泪、亲吻；她又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愚蠢，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值得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和情感吗？

而朱忆林，走一段停一停，最后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因素或者没有理由地退回原地，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

朱忆林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綦子琪永远不知道。

朱忆林总是在犹豫徘徊，游离不定。

他面对女人的诱惑不得不靠近，但是那个女人内心突然轻微地动

一下，他就一下子又溜走了，他总觉得诱惑后面隐藏着一个阴谋，他总认为自己才是女人想要猎取的最大猎物。可是，他忍不住还是要去冒险。来品尝一下，然后又游走。

毕竟，地理上的一定距离让彼此可以很安全地分开。

朱忆林知道，他无法给他人和自己幸福，他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英俊、不富有、不做家务、不谈家庭生活、不结婚……缺点一大堆，他自己很清楚。

但他也知道，最不能舍弃的是果果。

朱忆林深深地拥抱了綦子琪后，离开了。

躺在床上，綦子琪突然觉得自己如同一朵璀璨盛开过的玫瑰，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就枯萎了。她很害怕，没有了爱情，有一天，她的每一寸肌肤会迅速失却水分，如同失去了颜色的玫瑰花瓣，瞬间凋零。

暗夜里，她只能独自叹息。

綦子琪想象着自己变成一个医生，穿着白大褂，脱掉朱忆林的上衣，解剖朱忆林的胸部，掏出朱忆林的心来，进行医学分析，看他心里到底装着綦子琪几分。

可是，即使用再精密的仪器，也分析不出来。

每次，相聚过后，她总看见他犹疑的眼神，他在想什么?

很多男人总以为綦子琪身边不会缺乏男人，因为她的我行我素的个性，走在时尚前沿的言行，想必也会是一个时常寻求短暂激情的女人。

可是，谁会知道，很多时候，她的内心和身体一样孤单，任凭时

光从眼前流逝，流逝……

綦子琪有时候很责备自己，别那么挑剔，给身体更多的快乐，可是内心总在把自己的身体往后扯，告诫自己，往前迈一步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她害怕从此她会迷恋身体的愉悦而使得灵魂堕落。她不敢！

压抑多年的情感被朱忆林完全激发，让她的灵魂达到快乐的极限，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可是，朱忆林总是不由得你有适应的过程，说跑就跑掉了！

很多时候，她会看着朱忆林的照片入眠，她把他放在枕边，或亲吻抚摸，或咒骂怨恨。

这个男人给她太多，又夺走她太多，让她又爱又恨！

每次看见綦子琪欲罢不能的样子，何维尔就来气！男人多的是，只要女人一放开，谁不会来啊？

在何维尔看来，綦子琪是受到这个飘忽不定的男人的诱惑太深，其他男人同样会给綦子琪快乐，只是綦子琪这愚蠢的女人不敢不愿去尝试罢了。更简单的原因就是，这执着的蠢女人爱上了朱忆林这样毫无责任感的男人！

"'爱'，真他妈是害人的东西！"綦子琪想起何维尔对这个字恨得咬牙切齿。

有时候动动手指就可以牵住彼此，可是朱忆林却懒得牵了。他似乎是一个毫无羁绊的人，他想牵手的时候，不管綦子琪在哪里，他必定会不远千里来牵。他不想牵的时候，他会冷不防甩手就走得无影无踪。

他需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可是，綦子琪不是。

她有太多很温存很细腻的感情，朱忆林总是选择逃避。

“你爱我吗?”

綦子琪问朱忆林。

“爱，很爱。”

朱忆林有时候这样很肯定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爱。”

朱忆林有时候这样很迷茫地回答。

送綦子琪上车的时候，他说：“也许我们是介于爱与不爱之间的其他的感情。”

朱忆林在爱与不爱的问题上一直是糊涂的。

綦子琪很厌恶他这点。

朱忆林窝在床上，他一次次地回忆着綦子琪第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情景。

在綦子琪看来，他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人，猜测不出他为何想逃离；一直以来，朱忆林没有家庭的概念，也从不曾想过成家，现在买房的事情就等同于和綦子琪有一个共同的家庭。

虽然朱忆林爱果果，但是要他的后半生承担起果果的父亲的责任，他没有任何准备。再说，朱忆林对綦子琪的感情也没有任何把握——到底是强烈的精神依赖还是自己想拥有一份爱情，抑或是为了果果？虽然，綦子琪拥有独立的事业，在很多人看来“看上去很美”，但是也习惯单身的綦子琪真能适应家庭生活吗？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还好，若是在一起长久地相处，牙齿也会和舌头咬在一起，痛得撕心裂肺。

朱忆林很清楚自己的内心，他其实可以抛弃一切，他知道自己对綦子琪和果果的情感在今生都无法舍弃。他知道綦子琪对他的依赖与日俱增，但是若有一日，他离开了她，她岂不是会一同毁灭？不如在这时候给她埋下恨的种子，让她日后不会那么痛。朱忆林突然感到腹部的剧烈疼痛，这种疼痛最近越来越频繁了。

朱忆林不想綦子琪深深陷入对自己的感情里，那样这个看似坚强的女人有一天会轰然倒下，无法忍受。可是，这种苦楚谁又能知呢？而且，他不想告诉綦子琪，他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如果他告诉她，她会毅然卖掉房子给他的。朱忆林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恨一个人不会痛太久，爱一个人又得不到才确是一世的痛。

朱忆林很想给綦子琪发条短信，他眼圈红着，在手机里写下一条短信，但他没有按下发送键，而是存在了草稿箱。朱忆林的手机里，存着两个倒计时：綦子琪和果果的生日。他的记忆力在衰退，他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忘记。

綦子琪计划着在新房里买张舒服的躺椅，朱忆林来重庆的时候，可以很舒服地躺着喝茶。

朱忆林曾经商议一人支付一半，綦子琪到处凑她的那一半钱。

借钱实在是件很无奈很尴尬的事情。多年不交往的同学的电话也打了过去，如同催款的杨白劳，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生怕债主说“哎呀，哎呀，我正巧手头紧”。

终于，在约定的时间凑足了。

綦子琪东拼西凑弄到了她需要支付的那一半，连同父母唯一的一万存款也弄来了。

朱忆林今天会带着他的房款一起来售房部，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他们会有一个家，和果果一起，一个完整意义的家。

綦子琪被幸福溢满心田。

可是，直到下午了，綦子琪焦急地站在售房部给朱忆林发短信，朱忆林始终不回。

也许正在路上开车吧，綦子琪又不敢多发短信，她不希望朱忆林在高速路上突然停车回复，这很危险。

下午五点了，綦子琪心急如焚。

朱忆林是怎么回事呢？她心里一百种猜测，胡思乱想。

綦子琪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朱忆林的短信。

“我不来了，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为何我不在我身边找一个人陪伴？为何我花钱享受不到很多？所以房子我决定不买了！”

綦子琪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短信简直不像是朱忆林的语气，这房子是他们商议了足足半年才作的决定，朱忆林对这套房子充满了憧憬。她再仔细看了三遍短信，的确是朱忆林的手机发来的。

綦子琪的头一下子蒙了！

一万元定金是一周前朱忆林亲自前往重庆交纳的，那天朱忆林非常开心，主动把这一万元着急地摸出来交了，綦子琪很感动，这房子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物业，而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归宿，承载着他们很多关于幸福的梦想。

可是，眼看着就要实现，朱忆林却突然说放弃就放弃了。

綦子琪实在想不通，她咬咬牙，回复道：“你这样出尔反尔，好吧，我自己买。”

朱忆林继续发来短信："以后有什么事情，请发短信吧。打电话不方便，我也不想听见你在电话里哭泣或吵闹的声音，果果每年的礼物和一半的生活开支我会按时寄到。"

綦子琪的心都凉透了，她一边发抖一边回复："谢谢，不用您这样关心，我和果果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朱忆林继续回复："这不是你能作的决定，那是我给果果的承诺，请不要那么残忍，给我一个做父亲的梦想，给果果一个父亲的爱吧。"

綦子琪觉得这个男人说变就突然变了，连短信回复得都是如此冰冷，唉！离开他吧！他对果果的感情好歹还在，果果也需要他的感情，他爱怎么就怎么吧！

綦子琪其实下过很多次决心。

綦子琪自己也清楚，自己这一次真要彻底下定决心离开这个飘忽不定的男人了。她时常权衡，自己这种所谓的幸福和痛苦，哪种感受更深刻呢?

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幸福，可是一分开，就突然失去了安全感。

心一下子就悬空了。

这次，綦子琪的心彻底被击碎了，被掏空了。

交完需要支付的部分房款和税金，办理好按揭，那晚，綦子琪在朦胧的夜色中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个梦。梦里很安全，自己如同一叶飘荡的小舟，找到一个停泊的港湾。

醒来的时候，她突然泪流满面。

有时候，越想驱赶走某种感觉，它却越是挥之不去。

那种如同坚硬的子弹穿透身体的感觉，是那么深刻，存留在綦子琪身体的深处，挖不出来。

綦子琪很想学会放弃，学会寻找，学会等待，可是，太多太多的记忆却总是袭上心头。

日日夜夜，无声无息消耗着的，是一点一滴前行的生命。

爱情不是方便面

綦子琪搬进了新居。

她耗费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把新居装修得格外温馨，她花费大量时间去淘货，淘回各国各地的手工艺品，还购置了一套茶具，每天安静地听听音乐、上上网、喝喝茶，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她憎恨朱忆林的忽远忽近和临时逃离，她相信她会让这个男人嫉妒和后悔的。

綦子琪的邻居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吃着方便面。雾气升腾起来，遮盖了镜片。从他简单的生活方式谁也看不出来，他就是綦子琪家楼下的汽车美容铺的老板。

綦子琪不知道怎么称呼他，看他成天吃方便面，于是就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面条”。

面条一个人住着一百平方米左右的跃层，住在楼上。

家里陪伴他的就是那条五十元买来的白色杂交京巴狗臭臭，它住在楼下。

面条一米八的个子，体重一百八十斤，却喂养着这样一条很女性化的狗，很是不协调。

浑身上下如拖过地的拖把般的宠物狗臭臭嗅着香味，正在铁链上挣扎，滴着口水，想喝口面汤。

面条捞完最后一根面，把剩下的汤汤水水倒进臭臭的红色塑料碗里，臭臭吃得稀里哗啦，风卷残云。

虽然贵为宠物，臭臭的日子过得其实并不小资，不过倒也会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在綦子琪的呵护下去做一次和它身价一般高的美容。

面条就怪綦子琪宠坏了臭臭。

臭臭每次做完美容，面条就找不到北了，不知道到底哪只狗是臭臭。

臭臭呢？自己也找不到北了，它暂时洗心革面做回新狗：臭臭要面条亲手把狗粮摊在手心上送上，喝水的盆子要干净。

可是，要不了一个月，臭臭的小资情调就会被主人面条根深蒂固的习惯彻底毁灭。

綦子琪总是无奈地摇头。

有一天晚上，綦子琪不知怎么就翻身上了楼下的双杠，却怎么也下不来，鞋跟很高，她生怕自己扭坏了脚。

面条带着臭臭散步，看见綦子琪在双杠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一脸的无奈。

他走过去，伸出手，微笑着，把綦子琪的腰一搂，就下来了。

两人都羞红了脸。

才装修了房子，綦子琪经济上很拮据。

面条看在眼里，他看见綦子琪总是在楼下的面馆吃三顿很简易的面或者粥。他总会假意过去吃面，然后顺便把綦子琪的单也买了。

当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果果跟着姥姥从西安来到了重庆，面条看见綦子琪带着个漂亮小女孩在院子里蹦跳玩耍。

果果见到臭臭就会尖叫着冲过去，臭臭总被吓得屁滚尿流，捂住耳朵，撅着屁股，夹着尾巴就趴下来了。

面条以为是綦子琪亲戚的孩子："谁家小姑娘，这么可爱?"

綦子琪说："我的女儿。"

面条很吃惊："不会吧?"

綦子琪说："你看看她的相貌，再看看我。"

面条仔细打量，果然眼前的这个孩子和綦子琪的模样几乎一样，只是小了很多号，完全是个克隆的小綦子琪。而且她们笑起来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神态。

面条心里吃了一惊。

难道？可是?

他不敢仔细询问。

綦子琪摸摸女孩的头说："她是我的女儿果果，跟着我妈妈来重庆。以后就不离开我了，留在重庆了。"

面条还是忍不住问："可是，她父亲呢?"

綦子琪神色黯然："走了！"

她顿了顿，眼里有很短暂的无奈，继而是坚定。

面条嗫嚅道："抱歉，我……"

綦子琪淡淡地笑了：“没有什么。我已经习惯了。”

面条今天没有心情去打理店面，回家就连臭臭也懒得拴，任凭臭臭的身体在家里胡乱释放臭味。

他用手捂着脑袋，生疼。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相遇和命运！

綦子琪的笑容，她的每一个举动，以及她说话时嘴唇的一张一合，都已经深深在面条心里扎根，如同重庆麻麻辣辣的小面，总让人割舍不下。

可是……綦子琪居然有孩子！居然离过婚！

这是面条无法接受的。

“我就是你的方便面，子琪，饿了就泡一碗吧！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总比饿着好。”一个月后，憨厚的面条又鼓起勇气作出了决定。

生活中，很多懒蛋在饿的时候会泡碗方便面，但是綦子琪婉拒这种快餐式的感觉：綦子琪的爱情不需要方便面。所以，不行！

单身女子綦子琪的单身生活里，其实总不缺乏刻意递上来的方便面，可是，她真的不需要方便面。

呼吸瞬间，这就是天堂

生活是那样的一成不变，綦子琪还是那样，一个人安静地在重庆这个角落里生存。

然而，生活偏偏让她存在的这个角落也不宁静。

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生命就会在刹那间消失，过于简单与轻易。

最近几天一直眩晕，綦子琪几乎无力动弹。

抽空去检查，是低血压、低血糖在作怪。綦子琪决定听医生的建议输液，输入黄芪和参麦，把气血的指数提升起来。

输入黄芪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加入参麦后，綦子琪就一个人躺在二楼看电视。

护士到楼下去拿另外一支针药。

突然，綦子琪感觉不对劲，无比心慌。她浑身滚烫，发麻，全身开始颤抖。

綦子琪立即呼救，可是声音已经开始微弱……她突然意识到这是输液反应，她哆哆嗦嗦地用发抖的手指把药物截断。

护士终于听见綦子琪的喊声，跑上楼来，綦子琪已经无力呼救了，只见她泪水哗哗地流。綦子琪浑身红得像煮熟了一样，脸色却白得如纸。

綦子琪已经半昏迷了，胸口无法出气，喉头痉挛，她抓住自己的

胸口，无法呼吸，无力呼吸。

綦子琪眼神恍惚，她似乎看见护士喊医生拖来输氧瓶，输氧管子插入自己的鼻孔，她大口呼吸。

测血压、量体温、监控脉搏……

浑身发麻、滚烫，綦子琪在想，难道自己就这样死掉了?

突然很平静，很冷静。

这样死去还是不算痛苦的，一切都没有了……

綦子琪不想告诉父母，他们会很担忧。告诉女儿也无用，她还太小。

氧气缓缓进入綦子琪的胸腔，呼吸平顺很多。

护士和医生给綦子琪打了安定，输入能量。

綦子琪缓过来了，一切恢复平静。

綦子琪知道自己不会离开。

护士说："你不要给自己留下心理阴影。你浑身的毛细血管扩张了，还好，你自己把药物中断了。"

綦子琪缓缓地说："好的，我已经没有事了。"

夜里，綦子琪想到白日输液的情景突然战栗起来：是不是该给自己找个男人陪伴了?

陈家梁、朱忆林、萨文丁……各色人等从自己的眼前掠过，但很快消失了。

屈指一算，七年居然就这样滑过了。

每当綦子琪扬起爱情之帆的时候，那条小舟却总是找不到停泊的港湾。

是时候，找个人陪伴了。

否则一蹬腿一闭眼，就什么也没有了。

綦子琪决定，只要活过来，只要对方投入那么一点真情，她就会格外珍惜。

昏昏沉沉中，医生和护士的白衣模糊起来，如同白衣天使，从天空撒下洁白的玫瑰花瓣。

綦子琪宁静地躺着，这就是天堂。

一呼一吸，你还活着。

无呼无吸，你已离开。

果果第一天上幼儿园

睁开眼睛，天堂里还是那张洁白的床和医院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綦子琪想着，死了和活着怎么感觉一样啊！

手机响了，甜甜的、熟悉的声音传来，綦子琪有些恍惚，这声音在呼唤她："妈妈，妈妈，你在哪里?"

綦子琪回过神来，是果果的声音，她的手还有些哆嗦，把医生护士吓坏的白脸终于有了一点血色。

手机里又变成綦子琪母亲的声音，母亲说果果过两天要上幼儿园了，母亲买了条金色的新裙子给果果。

綦子琪缓缓起身，呆呆地坐了许久，问医生要了一颗镇静片服

下，推开诊所的门，返家。

她决定，请父母把果果从西安送来，不再和她分开。

工资终于在推迟了大半月后打到了账上。八月的最后一天，綦子琪把卡里的工资取出来带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去给果果交入园费。那天，加上保险费，大概交纳了四千多元，然后换了一个金色的书包回来，里面有几个本子和一张表格。要求家长写上监护人和联系电话，以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綦子琪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

早上，上了夜班的綦子琪醒了很多次，睡眼惺忪的她索性早早起来，准备好送果果上幼儿园。果果背着小书包，很害羞地看着妈妈，綦子琪看着女儿，突然觉得果果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果果见妈妈一直盯着她看，有些不好意思，轻轻叫了一声："妈妈……"一下子扑到綦子琪怀里。

果果穿上金色的连衣裙，背着金色的小书包上路了，迈向了她人生的新里程。綦子琪牵着女儿的小手走进了大门，进入果果的教室，里面只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小女孩看着果果，很开心。有位老师热情地走过来说，那女孩也是今天才来的。这个小姑娘是果果的第一个同班同学。

綦子琪站在门外，过了一会儿，看见陆续来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很多是父母一起牵着手带来的，每次来一个孩子，果果就会抬头，迅速地看看孩子和他们的父亲，又看看綦子琪。

要开饭了，果果坐在小板凳上，一点儿没哭闹。綦子琪从果果背后的窗口悄悄地看她，看见果果用眼睛瞟着她，然后又迅速移开。果果看看来来往往的孩子和家长，教室里很安静，孩子们等着老师开饭，果果突然问身边的小女孩："你有爸爸吗?"小女孩似乎没有听懂，摇了摇头。果果说："哦，你爸爸也不要你了啊!"随后，果果怜惜地拿了桌上的一个最大的馒头给了小女孩。綦子琪的泪水夺眶而出。

綦子琪终于作出一个决定：为果果找一个真实的爸爸。

其实那一天，綦子琪不知道，朱忆林一直躲在她们的身后，他多想走进她们母女的生活，和綦子琪牵着果果的手，而现在，他只能看着果果和綦子琪的背影，泪流满面。

一个男人捧着999朵玫瑰走来

綦子琪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个人资料上传到了交友网站上，这个交友网站人气很旺，要求照片真实，资料真实，綦子琪把自己的职业和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也放了进去，很快，回复者众多。网站也在首页极力展示着一桩桩成功的案例和大秀幸福的婚纱照。綦子琪其实有点淡然，但也有些落寞，每晚机械、忙碌地收邮件、回邮件，在茫茫人海里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每年的520和1111光棍节或者圣诞、新年，这个交友网站都会组织一些面对面的大型单身派对，綦子琪犹豫良久，

决定报名前往，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为果果找个父亲，可怜的果果生下来还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呢。

这世界上人来人往，红男绿女拥拥挤挤，可是想要找到合适的人成双成对却是那样的难。綦子琪翻看邮箱的一条条来信，突然觉得人生是那样滑稽可笑，男男女女其实是很简单的动物，通过各种方式交友结合，寻觅一生的伴侣，往往希望越大失望越多。

綦子琪看见一个叫刘龙辉的男人连续发来十几封邮件，简直是在刷屏，她有点反感，但是忍不住好奇打开看了看，一个长相敦厚的男人自称“刘龙辉”，说最近一直在仔细阅读綦子琪的资料，知道綦子琪是狮子座，他是白羊座，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是“饮鸩止渴型”，速配指数一百分。初次见面就会擦出火花，磁铁般地相互吸引，而且进展快速而浓烈。刘龙辉约綦子琪一起参加单身派对。

綦子琪对这个男人的长相毫无兴趣，看这男人第一眼就很不舒服，此人看上去起码比自己大十五岁，一副傻乎乎、土渣渣的憨厚样子，一点儿也不聪明。她鼻子里轻轻哧了一下，删除了这一堆垃圾邮件。

520，洪崖洞，星巴克，单身人士八分钟派对。单男单女两两相对，各对只有八分钟的时间交流，大家轮流着介绍自己。綦子琪正在做自我介绍：“职业：记者，单身已久，想为自己和女儿找一个温暖的臂弯。”

那个男人坐在綦子琪对面的茶座里，手里捏着綦子琪的资料卡片，他一直在等待着她的出现。听着她的介绍，眼角和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跳了一下。

他起身，走近綦子琪，微微弯了下身子，低声问："你就是綦子琪吗?"

綦子琪很诧异，这男人看上去很不起眼，微胖，中年，穿的倒是件名牌，看上去有点腼腆憨厚，甚至透着骨子里的土气，和自己的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

綦子琪说："你似乎有一点面熟?"

男人说："我给你写了很多很多邮件，你为何没有回复?"

綦子琪心里不爽，不喜欢这男人的态度："我为何要给你回复?"

男人说："我是刘龙辉，我一直盼着你来，我知道你会来，我看了名单，所以我才决定来，请你稍等我一下。"

綦子琪觉得这男人莫名其妙。她移动脚步，和其他人交谈。

须臾，星巴克的门开了，一丝光亮从门外钻了进来。綦子琪正和一位男士交谈着，一大捧玫瑰从门外溢满馨香地簇拥了进来。玫瑰很美，但那男人土气的脸在那捧玫瑰之后看起来是如此不协调，他笑得是如此不自然。

他抱着玫瑰，走近綦子琪，突然半跪下来："綦子琪，请收下这999朵玫瑰好吗? 我特意为你而买，但是再多的玫瑰也配不上你的美丽和娇艳。"

这憨厚的男人倒是很会说话，也很大胆。

綦子琪说："谢谢，我没有理由接受这一大捧玫瑰。"

男人说："如果你不收，我只有把这999朵玫瑰全扔进垃圾桶里。"

999朵玫瑰，对于綦子琪来说，的确是第一次在眼前绽放，玫瑰散发着诱人的芬芳，綦子琪的脸上如玫瑰那样兀地增添了浓郁的红。

男人半跪着不起，綦子琪好生尴尬，四周，女人们嫉妒的眼神和男人们复杂的掌声一起被吸引了过来。

整个晚上的聚会，綦子琪和这个土气的男人成了一对很不和谐的焦点。玫瑰很沉，男人继续捧着，跟在綦子琪背后，殷勤地说："玫瑰太重，你根本拿不动，我把玫瑰送到你家吧?"

綦子琪不想要这男人知道自己的住处，她说："不了，玫瑰你分给在场的女士吧。我有事先走了。"

说实话，即使綦子琪再浪漫，也不会轻易接受一个离自己感觉十万八千里的男人的礼物。

玫瑰虽诱人，但送玫瑰的男人实在不怎么诱人。

遭到綦子琪冷冷的拒绝，男人有些发呆和手足无措。

綦子琪离开星巴克，叫了一辆出租赶紧离开。她忍不住回头看看，男人和玫瑰突然消失了。

綦子琪回到住处。

刚进门把门锁上，突然听见门外有些响动。

母亲打开房门，没有看见一个人，但却看见一大捧玫瑰，吓了一跳。

母亲脸上掠过莫名其妙而又有点惊喜的表情。

綦子琪却有些异样的害怕，他居然跟踪了过来。

从那一天起，每个周末，綦子琪家门前都会有一捧玫瑰。花里有一张一直没有变过内容的纸条："请给我一个机会，也是给你自己一个

机会，请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母亲终于忍不住，开始询问送花人是谁。

一段算出来的姻缘

男人的确相貌憨厚，属于长辈喜欢的类型，看着踏实可信。

可是，綦子琪喜欢的男人应该是清秀的，含蓄的，斯文的，有品质的。

终于，在送玫瑰的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男子义无反顾地来了，直接来拜访綦子琪的父母，给母亲买了虫草、西洋参、天麻，给父亲买了五粮液、咖啡、茶叶……

男子给綦子琪的礼物是一个镀金镶钻的手机，俗气而招摇，綦子琪却没有什么欣喜和语言，越发感觉这男人是个暴发户。

而果果的礼物更加丰富，一大堆玩具和一大堆食物。果果在礼物堆里眼睛睁得老大："这些都是果果的吗？这些都是果果的吗？"

男子说："当然都是果果的，果果需要什么，叔叔都给买！"

第二天，男子又来了，给果果买了七八条裙子。果果如同灰姑娘突然变成小公主，一条条挨着试，小脸上满是笑容。

綦子琪突然有点隐痛，果果从来都不会要求綦子琪买太贵的礼物，每次去超市选礼物时，小小的她总会去看价格，果果知道，妈妈赚钱不易。贵的东西她会摸摸看看，再摸摸再看看，然后叹口气放

下。这让綦子琪格外心痛。

果果还在镜子前显露出一副欣喜得不得了的样子，綦子琪突然鼻酸了。

男人每个早晨和下午会来，早晨在楼下开车送綦子琪上班，送果果上学，下午接綦子琪下班的时候，已经买好了菜，然后下厨做饭。令綦子琪赞叹的是，他做得一手好饭菜。

母亲的糖尿病犯了，男人带着母亲四处寻医，母亲输液，他寸步不离，困得趴在病床前就睡着了。

綦子琪看在眼里，心里泛起淡淡的温暖。可是，她非常不喜欢这男人身上扎根很深的庸俗之气。

刘龙辉自称自己在一家企业当副总，也是这家企业的股东之一。

终于，一个周六的傍晚，桂子飘香的湖边，刘龙辉请綦子琪一起散步，綦子琪静下心来告诉自己，是时候仔细问问这个奇怪男人的来历了。

刘龙辉这下欣喜劲儿提到嗓子眼了，他有些受宠若惊，语无伦次："你也许不信，我相信缘分，相信上天注定。我看了你的资料，记住了你的生日，我这人很相信命运，我的属相和你的很相配，我俩的姻缘指数很合。"

綦子琪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她觉得这男人真的很可笑，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封建迷信。

刘龙辉继续说："南山上有一个算命先生，算得很准，不信我带你去算算。我先拨他的电话，让他说给你听听。"

刘龙辉按响免提，一个含糊不清的中年男人的声音钻了出来。

刘龙辉报上二人的生辰八字，那个男声传来惊讶之声："确实难遇，确实般配！真乃天作之合，请二位明日来我处面谈。"

第二日，刘龙辉带綦子琪去南山拜访算命先生，綦子琪半信半疑地去了。南山上有一座古刹，里面住着一些打扮飘逸的道士，常有游客旅人来辟谷养生。

算命先生是个道士，看上去似乎仙气道骨，他掐指一算，算出二人的确是上好的姻缘。

道士说得神乎其神，还掐指算出今年年末必须结婚，否则会遇事不利。道士说："错过一班车，只用再等十几分钟；错过一桩婚姻，等一生都不再等来。你们一定要珍惜！"

刘龙辉抽签，是一支吉签，开运。綦子琪也抽签，居然是上上签。道士取来一个供果，让两人合吃。綦子琪心里有些打鼓，如果真是一段好姻缘，究竟是应该就此擦肩而过还是委屈自己接受？

第三日，刘龙辉怕綦子琪不信，在晚上等綦子琪下班后，又带她去了巴南的农村，去拜访一个"看水碗"的农妇。农妇住在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家里摆着一些香火，看见刘龙辉带着綦子琪进门，就让两人赶紧坐下，拿出一个碗，碗里倒上清水，又抓进去一把米，念念有词："水米交融，天赐良缘。"

刘龙辉一脸兴奋状，冲动地握着綦子琪的手。綦子琪躲闪不及，脸都红了。刘龙辉越握越紧，诚恳地说："子琪，明日去见我父母好吗？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綦子琪抽出手来，她很矛盾，自己面对这个男人没有欣喜，没有

激情，甚至有些厌烦，但是她眼前总是浮现出果果的眼神，似乎心里驱赶不了这个男人的身影。

綦子琪回家，叹气，问父母，这段姻缘是否再迈前一步。

父母的想法是传统而简单的，谁不希望女儿有一个珍惜她、呵护她的男人陪伴左右呢？父母建议綦子琪去拜访一下刘龙辉的父母，也算是多一个了解。

綦子琪依旧很矛盾，这男人如一团炽热燃烧的火焰，虽没有点燃自己的内心，却灼烧着果果和父母的期盼。

但綦子琪心中始终有些不踏实，隐隐藏着一种不安。难道，这真是一段算出来的姻缘吗?

綦子琪要刘龙辉和她一同前往自己皈依的慈云寺，去静静心，去看看那里的法师怎么说。

寺里的住持是一位刚升座的年轻法师释正澈，秀气文静。

正澈法师看见刘龙辉的时候，眉头突然一皱，他觉得此人虽然看似憨厚，其实眉宇间暗藏隐晦和狡黠，似乎深深埋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再看綦子琪，眼睛里写着简单、清澈、忧伤、茫然和无奈，间或泛出淡淡的希望。

正澈法师开口对刘龙辉说了三句话。

他问刘龙辉一句话："你会真心对这个女人好吗?"

刘龙辉眼睛滴溜着、盘旋着，低着头说："我会的，肯定会对她好的。"

正澈法师第二句话是："你若真心待她，你的命运才会随着扭转。"

正澈法师拿出一个拴着红绳子的玉佩递给了綦子琪，玉佩正中镂空，有一个雕刻的乾坤圆盘，可以旋转，意为“扭转乾坤”。

刘龙辉很想要这枚玉佩，法师看出他的心思，对他说了第三句话：“玉只属于善良之人。玉，随善人才会善，随恶人自会恶，也会失去灵性。此玉识人，不属于你。”

刘龙辉只好作罢。

正澈法师挥挥手不再言语，二人道谢，出了寺庙。

綦子琪突然觉得法师似乎是在暗示着什么。

一点一滴在渗透，这种幸福牵挂着多少人？

刘龙辉说他从最开始就看穿了綦子琪，所以在遭到綦子琪的拒绝后，他仍然继续追求着她。

他说她是棵植物，绿色环保植物，天然的，没有污染的。他找到她，是那么费力。

在他看来，綦子琪拥有果果这个乖巧的小天使，是他理应欣然接受的。

看到綦子琪嘴唇发白，他给她买了阿胶和西洋参，磨成粉，装瓶里，带到办公室，要她每天清晨喝。他很自信，他说他一定会得到綦子琪的心。而且，他说她是一个只能让他这样的男人“喂家”的女人。他不阻止她的野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只是说，女人是不该太

累的，终有一天，綦子琪会乖乖回到一个他营造的很温馨的家，在那里享受家的温暖和宁静，看看书、听听音乐、写写文字。

刘龙辉带綦子琪去看了新房，签了购房合同，他给果果一间房，房间里要放着果果心爱的玩具；綦子琪说她要在墙上涂鸦，他说那就留一面墙让綦子琪和果果涂；綦子琪说要间书房，他说书房可以安在宽大的阳台上，因为他想把綦子琪的父母也接来同住，所以那房间就作为父母的房间。綦子琪很感激他的细心。新房临江，很多年前，綦子琪就想过，想要一套临江的房子，可以看见江面，重庆的游轮货船低声鸣叫着划过水面，激起一串串浪花。现在梦想成真，新房离綦子琪皈依的慈云寺很近，方便了她常去进香礼佛，寻求清净。与此同时，南滨路与洋人街也近在咫尺，可以去那里享受热闹凡尘。

手有些凉，终于，綦子琪把自己的手放在刘龙辉的掌心里。

很厚，很大，很温暖。

被人爱着，真好。

久违的幸福滋味在綦子琪心里蔓延。

姐妹们对綦子琪说，我们觉得你的爱情故事像是在做梦。

綦子琪也犹豫着，是啊，幸福突如其来，如梦如幻，不太真实。

可是，跟随綦子琪脚后跟多时的维皮皮先生并不欢迎这个男人，总是一眼睛的怒气和杀气，咬牙切齿。只要綦子琪不在的时候，维皮皮就会咧着牙“呼呼”地发泄怒气，刘龙辉总是用恨恨的眼神和维皮皮对视，恶狠狠地说：“有一天，看老子把你弄成狗肉汤锅。”

綦子琪也看出维皮皮对刘龙辉的敌视。在綦子琪眼里，刘龙辉对这何维尔遗留下来的老狗一直在大献殷勤，经常买回维皮皮最爱吃的牛肉和最喜欢的玩具皮球。可是，这家伙在人前人后对刘龙辉都是一

副凶巴巴的恶狗样。

每天早上，刘龙辉像闹钟一样准时打来电话叫醒綦子琪。

天气降温的时候，他会发来短信：天冷了，今天冷不冷？我给你买件毛衣。

不容綦子琪回答，随后，她就会收到温暖的羊绒衫，而且爸爸妈妈和果果也会收到一件。

綦子琪怕冷，刘龙辉会到农村买两只山上到处跑的土鸡回来熬汤给她喝。

綦子琪的父亲突然患了眼疾，刘龙辉前来陪伴綦子琪的父亲去西南医院看眼睛，好在老天保佑，父亲的左眼不是白内障，也不是视网膜脱落，是眼底陈旧性出血。医生说不用吃药，保护好右眼的视力。

綦子琪看在眼里，这个男人对自己父母的孝顺让人赞许，她终于答应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刘龙辉的父母。她知道，去拜访刘家意味着完全接受这个男人。

刘龙辉的家在巫溪，的确蛮远。那日，原本阴雨绵绵，抵达巫溪时，天空突然晴朗，久违的阳光穿透出云层。

刘龙辉父母年岁已高，刘龙辉一直在道歉，说本该他父母上门去求亲的。但是，綦子琪的父母很能理解。

直到去巫溪的前一天，才知道它的遥远。巫溪地处渝东北、渝陕鄂的交界处。这里是巫文化的发源地，“巫”，顶天立地，一男一女，构筑一个世界。而“巫”，总和巫术、巫师脱不了干系，有种神秘的感觉弥漫开来。

綦子琪和果果足足坐了八个小时的车。

正因了这遥远的路途，在綦子琪想来，巫溪应该是保守和贫瘠的，而贫瘠会是繁杂和无序的。但当巫溪展现在他们眼前时，着实让人诧异：巫溪犹如一个待字闺中盼人识的美娇娘，穿着自织的五彩布衣，纯净含蓄地浅笑，优雅地向他们招手。于是，难免不被诱惑。这是一座绿色的城池，鲜见喧闹，整洁宁静，小桥流水，群山环抱，杨柳依依。

到家之后，开始烧香。果果很乖，站在左侧，刘龙辉站在中间，綦子琪站在右侧，宛若一家三口许愿。烧的香成了圆环。

刘龙辉老父老母见到儿子带了一个女人回来的开心劲儿就别提了。老母亲搓了汤圆，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汤圆，果果剩下的，刘龙辉连汤汤水水都喝了。

老父亲说：果果在哪里上学，可以来这里读书，我们来接送。

在老父亲眼里，果果就是他们的孙女。

下午，刘龙辉带着綦子琪和果果去了盐泉游玩，盐泉是神奇的，流淌了五千年，却依旧咸着，如同一个女子永远流淌不尽的泪水。

盐泉的彼岸是沿河而建的宁厂古镇，因为盐泉的天然资源，盐业应运而生，盐使得巫溪宁厂古镇的繁华持续了上千年。

宁厂古镇的一排排破旧的木屋背靠着山岩，面对大宁河，弯弯曲曲，依势而建，如一幅褪色的《清明上河图》。木屋看似摇摇欲坠，风吹即散；到处残垣断壁，一派萧衰；乱石林立，杂草丛生；锁锈门倒，满目苍凉。但依然有两三百个老人驻留在这里，带着他们的孙

辈，坚守着旧时的记忆，活在那段历史里，不肯离开，不肯走出来。

刘龙辉带着果果和綦子琪一起踏上宁厂古镇的石板路，他走在前面，綦子琪却沉浸在一位住在古镇的老人的故事里……这里曾经一片繁华，这里曾经扬眉吐气，一千多个工人忙碌着，这一眼盐泉让这里繁华了千余年。

刘龙辉牵着果果走到了前面，果果看见了一片杜鹃花，一脸兴奋地跑了过去，她在花丛里如一只欢快的小鹿，鲜花撞了个满怀。

刘龙辉看见古镇石板路的一侧，是高约五米的山崖，崖边有一棵造型曲折的桃树，树枝上桃花开得粉艳醉人。刘龙辉跑到桃树前，在那里站了好一阵，跺了跺脚，眼睛突然狡黠地眨了一下，然后看看崖下，皱了皱眉，咬了咬牙。

刘龙辉手上摘了一枝开满枝头的桃花，呼唤果果过来。在城市里关久了，果果如同一只逃脱樊笼的小鸟，抱着满怀映山红一下子就“飞”了过来。她伸出双手站在崖边去摘桃花，刘龙辉站在她身边也伸出手为她摘花。突然，果果脚下的石块松动，她一声尖叫，用双手使劲抓住树枝，由于体重轻，人被悬空挂在了桃树上。

果果的尖叫声通过古镇窄窄的巷子闯入綦子琪耳膜的时候，綦子琪打了一个寒战，当她看见果果的时候，果果已经跌落崖下；果果惊魂未定，但她已经趴在刘龙辉怀里。綦子琪顺着路边的石梯下到崖下，检查果果的身体，发现没有伤痕，而刘龙辉胳膊磨破了，小腿也瘸了。綦子琪不用问也看明白了，刘龙辉为了果果的安全，自己抱着

果果一起跌落下去了。

当果果完好无损地回到綦子琪怀里的时候，刘龙辉已经跌破了膝盖和小腿，綦子琪百感交集，这个男人为了果果甘愿不顾自己的安危，綦子琪突然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晚上，刘龙辉老母亲买了甘蔗、核桃送给他们。

上车的时候，果果很乖，亲了两位老人。

老母亲拉住綦子琪的手不放，眼圈突然就红了，身体有些微微颤抖。老母亲说："我已经这把年龄了，今年八十五了，我多想看见儿子有个家，才能安心啊！"

綦子琪一把拥抱住这位满脸沧桑的老母亲，在她耳边说："我今天作了个决定，我一定会做你家媳妇的！"

然后，綦子琪趴在听力不好的老父亲耳边一字一句地说："我会成为你儿子的妻子，你儿子深爱的妻子，他会成为我的丈夫，我会如他爱我那样深深爱他。因为，他的细心，他的善良，他的执着，他的温柔，他的爱是那样认真、那样专一，值得我用一生来爱、来呵护！"

老母亲、老父亲和綦子琪的眼泪夺眶而出。

刘龙辉站在一旁，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落泪了。

泪眼花花的九十岁的老父亲擦了擦泪，裂开掉光了牙的嘴。

綦子琪知道这个决定，也许是一时冲动，但她的确太需要一个幸福的家，需要人呵护自己和果果了。父母年岁渐高，这个男人已经成功地通过了家人和朋友的考察，就连綦子琪的同事们都说："这样的男人你都不嫁，还要嫁谁？"

那天，刘龙辉哭得稀里哗啦："子琪，你善良，纯洁，漂亮，温

柔，有孝心，相信你过去的苦难是人生一笔珍贵的财富，苦难终究会结束的，现在你的幸福来临，你的幸福是前世修来的，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我们相依相伴，精心呵护我们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和我们的家。"

幸福突如其来的时候，怎么阻挡也阻挡不了。刘龙辉带着綦子琪挑选了两人结婚时穿的新衣。綦子琪选了一条红色真丝旗袍，刘龙辉看着即将嫁给他的妻子，不由自主地傻笑着。

綦子琪带着刘龙辉一起前往自己皈依的慈云寺面对古佛许下诺言："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相依相伴，我们绝对忠诚，像爱我们的生命那样爱自己的爱人和家人！"

这么些年来，綦子琪如同一枚生命力旺盛的野玫瑰，在陌生的城市打拼、扎根，然后恋爱，嫁人，怀孕，忍受背叛，生下果果，独自承担着生活的压力，流泪，喘息，渴望，失望……

这些年来，綦子琪像一只容易受惊的刺猬，随时警惕着，小心翼翼，怕被伤害。

在不经意间，爱情就来了，很温柔地，很执着地来了，驱赶了綦子琪内心的忧伤……

綦子琪想起席慕容的诗：

很多次我在佛前虔诚地求着我的姻缘
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美丽的时候
为此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綦子琪陡生伤感，自己韶华渐逝，想不到上天还会再赐给她一段姻缘。

刘龙辉抽空去选了酒店，超五星的，金碧辉煌，价钱不菲。

綦子琪不想请太多的人，想低调嫁人。刘龙辉说一定要高调地娶她，綦子琪有些心疼钱，毕竟是刘龙辉一天天、一夜夜一点一滴辛苦所得。而刘龙辉执意要在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婚礼，他认为綦子琪这一生太苦太累，下半辈子该跟着他享福了。

葫芦里一直悄悄埋着一包药

婚礼即将举行，领取结婚证的日子也选好了。12月3日，123。这一天，刘龙辉和綦子琪带着各自的户口本去了重庆南岸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的、离婚的人都不少，结婚的一对对进一对对出，离婚的一对对进一个个出。他俩填好表、排好队，等待那个红色的本子。

婚姻登记处有哭的，有笑的，既有携手的新人，也有大打出手的曾经的旧爱。婚姻就是这样，两个人憧憬幸福的时候不曾预料到未来的分离，两人一起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牵手时的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凉，如同一年四季，从初恋般萌芽的春走到热恋般如火的夏，

再行到收获爱意果实的秋，最后就是冷酷飘雪的冬。

前面的一对对要么一起牵手走了，要么就是一对对沮丧地散了，终于轮到綦子琪和刘龙辉了。綦子琪突然觉得有些心慌，这婚姻是不是来得太快，来得太不真实？

二人把户口本递了过去，办理结婚证的女士打开户口本，突然说："刘龙辉，是叫刘龙辉吧？你的户口个人页呢？"

刘龙辉忙上前说："没了！"

綦子琪和那女士异口同声诧异地问："没了?!"

刘龙辉说："我以为没有用，给撕了。"

綦子琪和那女士继续异口同声诧异地问："撕了?!"

刘龙辉说："嗯。我没有注意到，以为没有用，就给撕了。"

綦子琪突然有点眩晕，她心里更加发慌，这个男人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行为？

办理婚姻证的女士说："撕了就办不成了。走吧，下一位！"

刘龙辉说："请帮帮忙，我多给钱。"

办理手续的女士不想理睬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强硬地摆摆手。

綦子琪狠狠地、不解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突然觉得好陌生，不知道这个男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她拔腿出门，转身就走。

刘龙辉追了出来："子琪，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以为那几页没有用，我就在家撕了，我回去从垃圾桶翻出来，等着我。"

綦子琪已经不想理会他了，她隐隐觉得这里埋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为什么会撕毁户口本？难道他不想真正结婚？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但是婚礼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这件事，又怎么向父母、朋友

交代?

刘龙辉紧追不舍，抓住綦子琪的胳膊，綦子琪的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了。前一天还海誓山盟的男人，却在领取结婚证的早晨撕毁了户口本。他到底是想结婚还是故意不想结婚？真让人想不明白。

刘龙辉带着綦子琪回家，从他住处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被他撕毁的户口页，里面除了刘龙辉的名字，还清晰地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徐芬芳。

綦子琪觉得这事情越发奇怪了，刘龙辉的前妻并不叫这个名字。徐芬芳又是谁呢?

刘龙辉执意要把户口页贴好，继续去婚姻登记处。

綦子琪已经心灰意冷，满腹狐疑。她无力地摆摆手。

綦子琪思索着如何面对父母，她假意用轻松快意的声音告诉父母已经办理了结婚证，还要回去上班，回避着父母和刘龙辉。

她昏昏沉沉地来到报社，刚走到门口，同事们就说：“有两个男人来找你，在茶水间等你。”

綦子琪走进办公室，给朋友群发了四个字的短信：“婚宴取消！”然后关闭手机，她不想看见一条条惊讶的短信回复过来，而且肯定会有电话打过来询问原因。

她走进茶水间，看见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敦厚结实，一个高挑清瘦。他俩说明来意，介绍自己是刘龙辉的两个堂弟。一个叫刘龙彪，是刘龙辉所在公司的董事长，一个叫刘龙杰，是刘龙辉的司机。綦子琪的心迅速往下坠，早上才经历的刘龙辉撕毁户口本事件还惊魂

未定，接着又来一桩更加莫名其妙的事情。她预感现在发生的这事情和早上的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龙彪给綦子琪讲述了一个令她瞠目结舌的故事：

刘龙辉以前经营着一个家族企业食品公司，刘龙辉的妻子莫晓蕾是一个雷厉风行、吃苦耐劳的女子，跟着刘龙辉一路打拼，风风雨雨，从一个经营食品的小作坊摊位，成长为拥有自己品牌和一百来名员工的中型企业。这对夫妻事业有成，在巫溪镇上已小有名气，他们生育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但自从遇到一个叫徐芬芳的女人以后，一切都变了。

徐芬芳妖娆年轻，是那一带出名的美人儿，她在当地做着保险的营生，经常东窜西跑，认识不少人，平时最爱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在一次麻将席上，她和刘龙辉认识了。那时候，刘龙辉出手阔绰，自然很容易得到女人的青睐。在眉来眼去、你搓我摸之中，两人自然很快从麻将桌上摸到了床上。

徐芬芳也开始在脑海里盘算着未来的日子，看是否能当上企业的老板娘。而事实上，刘龙辉的妻子莫晓蕾个性强悍，处事精明，对企业的管理比刘龙辉更胜一筹，公司的里里外外大都是她在筹划、打点。徐芬芳自然只看见刘龙辉给她展示的美好画面："抛弃糟糠之妻，迎娶美貌佳人。"但是糟糠之妻并不是那么好"下堂"的，加之莫晓蕾的个性独立，刘龙辉还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让她退位让贤。

徐芬芳每每提起此事，内心着急而不由得叹息，她悄悄扔掉了手中的避孕药，准备逼婚。

云云雨雨销魂事，癫狂不堪岂罢休，刘龙辉一"射"千里，徐芬

芳暗自含笑。一个半月下来，徐芬芳果然频频作呕，欣然有喜。

刘龙辉这回肚子里开始七上八下，每次陪完徐芬芳，看着爱妾的腹部故意自豪地腆起，刘龙辉的心里就多了几分沉重和着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对男女也想成为那周瑜，两人左盘算右合计，绞尽脑汁思遍各种歹念，终于心生一计。

圈套暗中套住莫晓蕾

莫晓蕾喜欢跳舞，经常在镇上的中心广场上跳得欢畅，她喜欢让自己眩晕的感觉，把内心的压抑通过一个个旋转甩掉。刘龙辉一直反感她这种爱好，他认为一个女人经常被这个抱那个搂，一点儿没有女性的矜持，被男人占尽便宜。但自从和徐芬芳好上了以后，刘龙辉巴不得莫晓蕾跳出些苗头，跳出些绯闻，跳出家庭的束缚。

一个傍晚，广场上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身影，男人有二十八九，个高帅气，皮肤略黑，透着青春健硕的气息，一件黑色的衬衣和紧紧裹住大腿的牛仔裤直看得广场上的女人们两眼迷离。

这个男人是外地人装扮，应该是来巫溪旅游的，傍晚来广场闲逛。只见那晚莫晓蕾穿着金黄的大摆连衣裙，如一只麋鹿般在森林中跳跃，男人猎人般的目光竟相追逐着。

一曲终了，一曲又起。男人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莫晓蕾面前，一张帅气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他向莫晓蕾伸出结实的手臂："您是这里

舞姿最优雅的女士，肯赏脸和我跳一曲吗?"

傍晚的光线昏暗，可以掩盖莫晓蕾已经由于兴奋扩张了所有毛细血管的红色脸庞，她娇羞地一笑，只觉得头一阵微微的眩晕，不由得轻轻一点，身子就轻轻地歪在了那结实的臂弯里。

他俩无疑是当晚最抢眼的一对，他们如双双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舞步那么轻盈，神情那么沉醉。

那一个晚上，莫晓蕾就一直被这个男人拥抱着，一曲又一曲。舞会后，莫晓蕾又魂不守舍地跟着男人来到溪边，吃了一条烤鱼，喝了几瓶啤酒。这么些年了，她一直在公司里忙碌着，而自己的丈夫刘龙辉却不知在哪里逍遥着，莫晓蕾想着想着有些悲戚，当初她也是在刘龙辉的猛烈攻势下，众里寻她千百度，几番周折才到手的。而今，刘龙辉和徐芬芳的那些尴尬事，她早知悉一二，只是白日里装着笑颜，暗夜里独守空房，暗自哭泣。

喝着喝着莫晓蕾就哭了，喝着喝着莫晓蕾就醉了，喝着喝着他们就进了灯光昏暗的酒店……当莫晓蕾有些意识的时候，她睁眼看见自己一丝不挂的绵软的身体，还看见一张熟悉的冒着青筋的脸，刘龙辉已经一脸愤怒地站在床边，大发雷霆，拍桌子、砸茶杯。那年轻男子早不见了踪影，莫晓蕾努力回忆男子的脸庞和醉酒后的情节，但怎么也记不起来，除了头痛，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显然，刘龙辉已经在酒店里大闹了一场，因为在莫晓蕾穿好衣服走出酒店门的过程中，她感觉每个服务员都把鄙夷和轻蔑的目光变换成一柄柄利剑，狠狠地戳着她的后背。

莫晓蕾哆嗦了一下，忽然清醒，她发觉自己中计了。她知道，这个时候刘龙辉和徐芬芳躲在暗处快意地狂笑着。

她深深地叹气，走吧，算了吧，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吧。

离婚协议书上，刘龙辉还是相对公平，把五十万现金和一套商品房给了莫晓蕾，而企业由刘龙辉自己掌管。莫晓蕾心里淌着血，但不想声张，她咬咬牙，她已经习惯了把一切痛苦全部吞进肚子里。

当莫晓蕾躲在窗帘内，偷偷看着刘龙辉下楼，走上那条长长的通往公司的街道时，她看见街道尽头，徐芬芳的手高高地招呼着刘龙辉过去，心满意足地招着手，期盼已久地招着手。

莫晓蕾知道，一切的伤痕和痛楚，必须自己来承受，没有谁能帮你承受。当事件制造者往自己伤口撒盐的时候，那就让痛更为透彻，让伤痕更为深刻一点儿吧，虽说岁月能冲淡一切，但那个伤痕仍会在阴雨季节里隐隐作痛。

徐芬芳也没能笑到最后

徐芬芳这下不用再对日渐滚圆的肚子遮遮掩掩了，第二天就站在公司的院子里大声喧哗，让上上下下的人认识这个即将“转正”的老板娘，刘龙辉觉得很尴尬，也很无奈。但是刘龙辉心里其实清楚，以前的客户大都是莫晓蕾建立起来的关系，很多人对刘龙辉的为人处世有些看法，对他并不认可，也为莫晓蕾的离婚打抱不平，刘龙辉和徐芬芳偷偷摸摸的事情在朋友圈子里已经人尽皆知，他们对他俩很是鄙视，虽然最终一对狗男女给莫晓蕾卑鄙无耻地下了圈套，大家仍旧很

同情莫晓蕾。徐芬芳的存心插入，自然使公司丢掉了一大半客户。

随着腹部逐渐膨胀，徐芬芳的心态也开始膨胀，她直接插手货源，并接管财务。为了谋取更大利益，用化工明胶替代食品里的生物明胶，陆续就有客户前来投诉，食品销售逐渐下滑，库存积压越来越严重，徐芬芳就叫人多添加些防腐剂。

徐芬芳用父亲的名字暗地里开了个户头，把一笔笔“节约”下来的钱统统打进父亲的账户名下。可是，随着公司的不景气，这个存折的进账越来越少。

等刘龙辉彻底清查这件事情的时候，徐芬芳腹中的胎儿已经发育到七个月了，这个败家的女人已经让刘龙辉无法忍受了。

徐芬芳却毫不识趣地提出结婚的事情，刘龙辉冷漠地说：“孩子可以生下来，可我怎么着都不会娶你，你把我的公司全毁了！你这样下去还会把我毁了！”

徐芬芳晃晃悠悠地假意头晕坐在了地上撒泼，满以为挺着个肚子，又赶走了莫晓蕾，这下十有八九可以转正，却没料到被刘龙辉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公司的院子里哀号起来：“你个没良心的，我为你怀孕生子，为你打点公司，你却这样对我，我不活了我！我不活了我！”

刘龙辉说：“你不嫌丢脸你就吼，产品卖不出去，公司里职工的薪水已经发不出来了，你想好好过日子的话，起码把你暗中存的钱先拿出来。”

徐芬芳知道事情无法隐瞒了，抹一把眼泪说：“好，只要能和我结婚。”

刘龙辉没有吱声。

徐芬芳把家里的钱和存折都掏了出来，全部还给了刘龙辉，然后要求刘龙辉写一纸协议，以此要挟作为结婚的筹码，并要求把公司的一半资产划在她的名下。

刘龙辉这下憋不住了，开始咒骂："老子早晓得不离婚！你个疯婆娘，把我害惨了！原来就是盘算着我公司的资产，这样下去，公司都要被你折腾光了，有个鬼的资产。你还想着结婚，结个狗屁婚，我看你是脑壳昏！"

徐芬芳已经把辛辛苦苦克扣的钱全部掏出来了，见刘龙辉不讲信用，完全要崩溃掉，她也顾不上自己的肚子了，扑到刘龙辉肩头就是一口。

刘龙辉气不打一处来，肩头的疼痛让他下意识地狠狠给了徐芬芳一巴掌，只听徐芬芳一声尖叫，捧着肚子跌倒在地。

徐芬芳的肚子一阵剧痛，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她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刘龙辉见状也着急了，立即把她抱到了医院。可惜，胎儿没能保住，徐芬芳这下彻底失望了。

拿掉孩子，徐芬芳的小月子还没有坐满，刘龙辉就向莫晓蕾提出了复婚请求，因为公司没有莫晓蕾的经营没法支撑下去。莫晓蕾轻蔑地一笑，将刘龙辉的电话狠狠地挂掉了。

刘龙辉返身告诉徐芬芳，莫晓蕾就要答应复婚了。徐芬芳这个败家的女人已经让他伤透了心，公司再这样下去就要垮掉了，还有那么多人靠着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呢。

徐芬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失去孩子的同时，还即将失去自己盘算这么久的一切。她哭哭啼啼，歇斯底里："我会好好打点公司的，我对你一心一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若是要离开我，我一定会和

你一起粉身碎骨！”

其实，刘龙辉猜测得到莫晓蕾压根儿不会复婚的，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他用无奈的语气对撒泼耍横的徐芬芳说：“莫晓蕾愿意投资五十万让我重整旗鼓，你呢，你能给我什么？”

徐芬芳不愿意就这样败下阵来，这样会被左邻右舍笑话死的。她咬咬牙，认真地说：“我也可以拿出五十万让你重整旗鼓！不要她的钱，以后我也不插手公司的事情，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女人有时候会蠢到无可救药，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付出，她还觉得自己是在为真爱真情付出。但是女人一旦陷进去，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只会执迷不悟地越陷越深。

徐芬芳将自己唯一的房产卖掉，还差五万，她去父母家借钱。徐芬芳的父母每年靠着卖猪卖菜过日子，拿出五万堪比登天，徐芬芳回家扫视了家里的猪圈，看见十几头正在长肉的架子猪，心里着急。

徐芬芳这回回家传达两件悲剧的事情：一是谎称走路不小心跌倒，孩子流产了；二是打麻将输了个精光，欠下巨债，希望父母拉扯女儿一把，否则高利贷债主会来砍死她。

徐芬芳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怎么经得起这种惊吓，他们问：“刘龙辉怎么不出来帮忙筹款？”徐芬芳说：“刘龙辉晓得了的话，都不会和我结婚的。现在孩子也没有了，我这一年来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父母心疼自己的独生女儿，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三万现金给了女儿，又决定把尚在生长期的猪儿提前卖掉，凑足了五万给女儿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刘龙辉从徐芬芳手里拿到这五十万时，着实感动了一把，他满

嘴海誓山盟把徐芬芳也好好呵护了一回，徐芬芳感觉爱情重新回来了，但这是花了五十万的大价钱买回来的。

刘龙辉拿到五十万的第二天，徐芬芳也终于拿到了和刘龙辉的结婚证。

其实，这五十万刘龙辉另有用处，他已经打听到堂弟刘龙彪准备凑款组建一个建筑公司，正在招募人合伙入股。

其实，徐芬芳不知道，当初刘龙辉急于和莫晓蕾离婚，一直在做假的财务报表，徐芬芳看到的只是一个看起来收支稳定的账目，而事实是，公司已经欠下一笔数额不菲的债务。刘龙辉把自己的公司转手卖掉抵销债务，准备入股刘龙彪筹组的建筑公司一百万，但是还差五十万。刘龙辉希望刘龙彪看在兄弟的分上，先借款五十万给他入股，日后一定加倍奉还。刘龙彪想了想，刘龙辉毕竟是自己的兄弟，日后公司靠二人共同经营，投入越多自然就会产出越多，况且刘龙辉还写好了欠条又不会不还，于是欣然应允。

刘龙辉入股后，他的能力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价值。刘龙彪四处找业务，豁关系，累得昏天黑地，慢慢地找到了好几个项目，公司也逐渐红火起来。刘龙辉虽然挂着公司副总的职务，但在公司只起到一个驾驶员的作用，跟着刘龙彪东跑西跑。随着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多，看着刘龙辉整天无所事事的得意劲儿，又不肯花一点儿精力为公司拓展业务，刘龙彪突然有一种气不顺的感觉。

刘龙彪希望刘龙辉退股，可以拿出翻倍的价钱。但是刘龙辉显然不肯，这两年来，他其实已经囊中羞涩，所有开支都是从朋友亲戚那里借来的，买车装面子，加上日常开支，不知不觉又借了四五十万。

他内心焦急万分，但却显得十分淡定，只等着公司有起色了好分红，这下半辈子也可以衣食无忧，甚至可以挥霍一把。

当刘龙彪给刘龙辉提出退股的事情时，刘龙辉知道自己不是刘龙彪的对手，加之刘龙彪一直对刘龙辉有所防范，使他对公司财务一无所知，只大致知道有几个大项目在运作。刘龙辉早就盘算着，等这几个项目大约三年之后完工之时，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发一笔大财。

刘龙彪中途突然提出要求刘龙辉退股，刘龙辉虽觉此事大大不妙，但又似乎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刘龙辉又想到惯常的办法：女人！

于是，他回到家，开始威逼利诱徐芬芳，说公司这边还需要五十万增加股份，自己实在无法，准备再去找莫晓蕾救急。

徐芬芳咬牙切齿，她终于感觉自己的内心底线一下子被毁得瞬间决堤，这是一个多么无耻又无能的男人啊，别说跟着他发大财，就连拿回自己的五十万都成了天方夜谭！

刘龙辉假意温情地说："其实我是爱你的啊！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是一个金钱社会，有钱才能活命，才有尊严！"

刘龙辉接着说："你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我们的债务债权你都要承担一半，我提出离婚，是为了对你负责，免得以后把你拖进无底深渊。"

刘龙辉见徐芬芳眼神空洞，知道这女人也快撑不住了。他提出写下欠条，除了这五十万以后要偿还，再给予徐芬芳每年两万的利息，和徐芬芳离婚。

徐芬芳也的确撑不住了，她想着死马就当活马医吧，再拖下去只会毁了自己的下半辈子。这个男人是个无底洞，谁捡去谁倒霉，况且离了婚每年还会分到两万的利息，就当作是存钱放贷好了。

她终于决定放弃这个男人，她原以为自己会笑到最后，而结局是哭都哭不出来。

那双眼睛早就盯上了綦子琪

刘龙辉开始以单身的身份四处托人说媒，也在交友网上注册了实名的资料，赫然标明自己的职业是企业老板。有很多女人撞上门来，刘龙辉大都是摇头。

他设置了高级搜索，按照年龄进行分段，他查到了一个叫綦子琪的女人的资料，当他看见她的职业一栏填着“记者”二字时，眼睛突然兴奋地跳了一下。

于是，在交友网站组织的派对上，刘龙辉到处寻找这个女人。当綦子琪自我介绍时，刘龙辉兴奋至极，他觉得机会来了。

在他这个惯于利用女人的人眼里，綦子琪虽然看似强势，但内心简单，一眼就能看穿她心中对爱情的向往和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在刘龙辉这种久经情场处于不败之地的男人看来，只要肯用心思，没有女人不上钩。

綦子琪终于明白刘龙辉追求她的目的，果然应验了那句俗话：“当一个陌生男人对你异常好的时候，就是他想靠近你害你的时候。”

刘龙彪觉得自己借五十万给刘龙辉入股，怎么想都有种上当受

骗、被人利用的感觉。公司准备劝刘龙辉退股，希望綦子琪不要以记者身份参与进来，用媒体的压力来迫使刘龙彪拿出不愿支付的钱，导致黑白不分。

綦子琪满腹疑虑地听完这个漫长的故事，只觉得心寒，她有些回不过神来："我不知道事情原来这么复杂，这事情也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下午的时候，办公室又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女人说是来反映綦子琪男友刘龙辉的情况的。綦子琪的这一天，宛如做了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这个噩梦还没有结束，那个噩梦却容不得你喘息就又开始了。

女人就是刘龙辉撕毁的户口本中的徐芬芳，徐芬芳拿出两张刘龙辉亲笔写的借条，一张五十万加每年两万利息的分手协议。

徐芬芳此行的目的，是要綦子琪还这笔欠款，因为她得到消息綦子琪和刘龙辉已经结婚，结婚了自然债务共同承担，她本来觉得刘龙辉还钱无望，这下又扬起了希望之帆。

綦子琪彻底崩溃了，上午刘龙彪和下午徐芬芳的出现，使她终于了解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特级好男人"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过去。

綦子琪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徐芬芳也真是厚颜无耻之徒，也许是真的受了人蛊惑前来闹事，或者是和刘龙彪串通一气，在极力阻止綦子琪对刘龙辉股权纠纷一事上助其一臂之力?

綦子琪脑子里一直在自问自答，她有些将信将疑，但是显然，一切都回不来了。

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金钱还是情感?

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什么?

金钱还是情感?

你觉得令你最快乐的因素是什么?

金钱还是情感?

一切都回不来了。

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也许注定再次无缘自己期盼已久的幸福。但是，她又不愿意彻底弄清，她觉得自己的思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已经分辨不清真假黑白了。

綦子琪内心纠结而痛楚，刘龙辉还是按时在单位门前接她回家。

綦子琪告诉他，刘龙彪和徐芬芳前来单位的事情，刘龙辉内心慌乱，踩了个急刹，鼻子都差点撞车窗上。他告诉綦子琪，自己被刘龙彪和徐芬芳陷害，他们串通一气就是为了阻止他和綦子琪幸福的婚姻。他承认是因为担心綦子琪不开心，才撕户口本的，因为那上面徐芬芳的户口还没有及时迁移走。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受害之人，入股一百万，只等着分红，却没有想到会被人见利忘义地赶走。刘龙辉说刘龙彪使用下三滥的手段，把徐芬芳这个贱货也差遣前来闹事，刘龙辉希望綦子琪不要上当。

流血事件终于发生了

这一天，临到下班的时候，刘龙辉没有准时出现在綦子琪的办公

室门外。

綦子琪感到有些诧异。

她给刘龙辉打电话，手机关机，一种不祥的感觉让她一阵短暂眩晕。

手机一遍遍提示关机，她不得不放弃继续拨打，任凭自己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

离下班时间已经过去半小时了，綦子琪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吓了一跳，来电显示是一个座机，她赶紧接通，里面传来刘龙辉急促的声音："子琪，我被打了！现在在派出所，你快来！"

綦子琪这下真的蒙了，她浑身颤抖起来，跌跌撞撞地往门外冲去。

她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语无伦次地半天才说清楚地方。司机把车开得像一条游弋的鱼，左晃右窜，没多久就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门前聚集了一大堆人，其中的男人不下七八十个，刘龙彪站在里面骂骂咧咧，很多人刺着文身，有人手上拿着工地上的工具，眼神狠狠地盯着綦子琪。綦子琪已经顾不得看周围这群男人凶神恶煞的眼神了，她在人群里寻找刘龙辉，她看见两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其中一个是刘龙彪的弟弟，担任公司司机的刘龙杰，衣服袖子也被扯掉了一只，领口也被撕烂了，胸口被染红了一大片。

看到刘龙辉，綦子琪的泪哗哗地就流出来了。

眼前的刘龙辉是这样无助，这样孤单，如一个被伤害被抛弃的孩子，用一双企盼的眼神看着綦子琪这根救命稻草。当綦子琪出现在他眼前时，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綦子琪冲过去抱住他的头大哭，虽然这个男人可恶，但此刻是如此无助。她把刘龙辉带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前，小心翼翼地帮他清洗掉

鼻腔和嘴巴的血迹，她看见刘龙辉的耳朵还在淌血，耳根被撕裂了，她觉得心碎成了七八瓣。

民警告诉她大致经过，刘龙辉想去看公司财务的账目，看几笔工程的收支情况；刘龙杰认为他没有走公司流程，私自钻进去翻看财务账本。两人你争我夺，账本也被撕烂了，然后就是互相撕扯，打得个鲜血淋漓。

民警进行了调查、协调，二人承认自己行为过激，是场误会，回家反省。

刘龙彪怕自己的弟弟刘龙杰吃亏，也担心刘龙辉找一帮人来打架，于是从工地上带了几车工人和其他人等前来助阵。而刘龙辉的救兵只有一个女人——綦子琪。

綦子琪早已没有了恐惧，她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异样的情况发生。在金钱面前，这对堂兄弟已经彻底反目成仇，在金钱的争夺方面，他们谁也不会退让半步。

綦子琪在人群里找到刘龙彪，希望就此和平解决，通过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找机会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才是正道。

綦子琪希望双方都冷静下来，过几天气消了，再协商，以避免再生冲突。

刘龙彪对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点了点头。

把刘龙辉接回家，綦子琪突然觉得肩上多了一种责任。

此时，綦子琪在想，若放弃刘龙辉，自己可以一了百了，不再牵涉其中，但是刘龙辉的境况可想而知。此时，綦子琪知道，她是刘龙辉的唯一精神支柱。綦子琪也相信，经历这些磨难，刘龙辉一定会知道她的付出和决心，一定会给她一个幸福的家。

刘龙辉此刻已经撑不住了。晚上，他趴在綦子琪怀里号啕大哭，他一字一句认真地说："子琪，你是这世界上最美丽善良的女人，我以后拿回股份，拿到钱的那一天，我一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给你一个婚礼，要你做世界上最幸福最美丽的女人，你现在，就是最美丽的女人，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

綦子琪说："你真的知道我需要什么吗？我需要你的真心和一个家。"

那晚，綦子琪知道，股份争夺战只是刚刚开始，她的婚姻保卫战也打响了。

半夜，綦子琪听见抽泣声。她睁开眼，看见刘龙辉泪流满面。他拥抱着綦子琪说："子琪，我说过，你嫁给我，我会给你幸福，可是……"

綦子琪用手抹掉他眼角的泪，可是刘龙辉的泪水此刻怎么也抹不尽。

綦子琪说："龙辉，知道吗？我不在乎，我嫁给你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资产，我嫁给你也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家，成为果果的父亲！我很感激你曾经给我们一家人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刘龙辉泪如泉涌，綦子琪的泪水和他的融在一起。

那晚，刘龙辉，柔情似水，痛哭流涕，死心塌地，海誓山盟。他说："子琪，你那么善良，你才是我今生最宝贵的财富！你吃了那么多苦，你盼我给你一个婚姻，可是我……我一定要好好爱你，爱我们的家！"

綦子琪说："龙辉，别哭！我们之间的感情用金钱是买不来的，我

们一起渡过难关！"

泪眼婆娑中，刘龙辉摸着綦子琪脖颈上的那枚"扭转乾坤"的玉佩，满怀期盼地说："子琪，这枚玉佩从此不要离身，它会是我们的护身符，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

綦子琪玉佩中间的"扭转乾坤"突然发出清脆的叮叮声。

那条流泪的黄金大蟒

夜晚的时候，綦子琪做了一个梦，一只黄金大蟒缠绕着她的身体，和她缠缠绵绵。綦子琪抚摸着大蟒，它乖巧得如一个听话的婴儿。

突然，刘龙辉冲了进来，手中拿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来剥开綦子琪的腹部，鲜血淋漓。大蟒泪水长流，死死用它的身子包着綦子琪的身子，不忍离开。綦子琪眼里全是大蟒的惊恐和刘龙辉的杀气。

醒来，綦子琪一身冷汗，真是一个奇怪的梦魇。

日子一天天过去，綦子琪不让刘龙辉在吃喝上再支付什么，希望他平心静气地思考出一个解决方法，希望他节约每一个铜板。但是刘龙辉每天开车出去找人帮忙出主意，他开始借债度日，委托这个、委托那个，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他如一只毫无头绪的热锅上的蚂蚁，焦头烂额。

綦子琪和刘龙辉找到綦子琪的好友黄律师。

黄律师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从事律师职业已经二十年。

黄律师看了綦子琪带来的一大堆材料，眉头皱了起来。

他说："綦子琪，我是你的老友，容我直言不讳吧。也许有些话我说出来会得罪人，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不说的话，会心怀愧疚，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綦子琪请他明说。

黄律师说："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没有一点儿有利因素，你这个男朋友的股份都没有写入公司章程，而且公司的账目他一概不知，公司的业务往来他也一概不知，收支也无法把握，公司的项目还是一概不知，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没有任何胜算。我的建议也许得罪你男朋友，你和他分手吧，免得给自己惹来麻烦!"

刘龙辉脸一下涨红了，猛地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黄……黄律师，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不是帮朋友的态度!"

黄律师说："对不起，我只是綦子琪的朋友，我并不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你是故意把綦子琪拖进这个无底旋涡，即便你能拿回一百万本金，都已是莫大的胜利了！我的个性就是如此，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这人不清白！我担心我的朋友的将来！我也不会代理这个案子，因为根本没有胜算。"

綦子琪的心一下子凉了。

綦子琪起身和黄律师握手道谢的时候，喉头一阵作呕，脑袋一阵眩晕。

刘龙辉一路上骂骂咧咧，说这个黄律师简直不够朋友，不帮朋友一把，反而把人拒之门外。綦子琪听着刘龙辉的一席话，胃里更加恶心。

夜里，那只黄金大蟒如此清晰，它缠绕着綦子琪，眼里流着泪，让綦子琪难以逃离梦境。突然，綦子琪看见另外一条黑色大蟒蹿将出来，它扑过来撕碎了黄金大蟒，用冰凉的眼神狠狠地盯着綦子琪。

綦子琪一下子惊醒了！

这个梦有什么寓意？她上网查了查周公解梦，是怀孕得子的预兆。

綦子琪去了一趟妇产科医院，果然，她怀孕了。她很矛盾，这个孩子是去是留？当初这孩子的来临应该是綦子琪梦想的幸福的开始，而现在却是噩梦的起源。但是那条哀伤的黄金大蟒，是如此缠绵不舍地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个生命已经萌芽，已经在孕育。果果也会喜欢有个弟弟或者妹妹陪伴的。

綦子琪其实很想再拥有一个孩子，和果果做个伴。她觉得这孩子一定是个男孩，会是个小男子汉，将来会好好保护果果和自己。

至于和刘龙辉的婚姻，没有也罢。即使刘龙辉不愿意抚养或者无力抚养，自己再累也要抚养大这个孩子。

刘龙辉很快察觉了此事，执意要綦子琪放弃这个孩子。他希望綦子琪一心一意地为他拿回股份，再考虑孩子的事情。

綦子琪想，也许他是担心股份拿回，孩子会分一杯羹吧。

綦子琪冷冷地说出了刘龙辉心中的顾虑。

刘龙辉没有作声，但他这一日对綦子琪出奇的好，不仅给綦子琪

买了营养品，还给綦子琪煲了热气腾腾的鸡汤，綦子琪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于这个孩子，她是犹豫和矛盾的，孩子是无辜的，可是眼前这个男人——总让人看不透。

夜晚的时候，刘龙辉终于忍不住把葫芦里卖的“药包”抖散了，他担心綦子琪生下这个孩子，他无力抚养，孩子的到来会有很多麻烦，要么就请綦子琪写份协议，孩子由綦子琪一个人抚养。

綦子琪开始颤抖，腹部也开始隐隐作痛。夜晚的时候，那条大蟒又出现了，它哀嚎着，从綦子琪腹中挣脱出去，綦子琪一下子惊醒了。夜晚，泪水把枕头润湿了，綦子琪内心十分纠结和痛苦：这孩子看来是无法降生了。

第二日，綦子琪决定去妇产科医院，放弃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若拿回股份，刘龙辉也担心孩子分割财产；若拿不回，刘龙辉会以这个孩子为纠缠，这将会成为她一生的牵绊，虽然綦子琪真是舍不得已经相伴自己四个月的胎儿。

医生给綦子琪做了全面体检，问道：“你真舍得?”

綦子琪泪水一下子涌出，点头。

医生在取出胎儿的瞬间叹息：“可惜了，这胎儿发育得很好，很棒，很健康，太可惜了！”

随着麻醉药的作用，綦子琪睡了过去。

她清晰地知道，那条黄金大蟒哀怨地离她而去了。

骑虎难下的那种滋味，深刻地体会到了

刘龙辉还是好好地照顾了綦子琪一段时间，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担心自己一旦一无所有，还可以靠这孩子依附着綦子琪，但是如果自己拿到股份，这孩子和綦子琪都是有继承权的。他犹犹豫豫地左思右想，但是现在孩子已经没有了，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这都已经无关紧要。刘龙辉知道，綦子琪作出拿掉孩子的决定是离开自己的一个开始。在强劲的对手面前，刘龙辉的确束手无策，他看着窗外的黑夜，一筹莫展，但是他也很清楚，他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綦子琪。

那一晚，刘龙辉再次痛哭流涕："子琪，你为我付出太多了，我一定好好对待你，孩子虽然没有了，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发誓，我会好好爱你！"

綦子琪叹气，但还是心存一点点希望，走一步看一步吧！

綦子琪休息了一周的时间，开始着手帮助刘龙辉梳理自己各条线的关系链，找会计师、审计师、工商局的朋友，从各条线进行搜索。她希望，虽然孩子没有了，刘龙辉的后顾之忧也没有了，她要他相信她对他的金钱毫无占有的欲望，哪怕只拿回本金，刘龙辉也能拿这笔钱有一个新的开始。

綦子琪了解到，刘龙辉的股份实际上出资五十万，又向刘龙彪借

了五十万，才作为一百万原始股金入股，因为刘龙彪觉得刘龙辉在公司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入股的事情也故意弄得含含糊糊。所以，没有把刘龙辉的股份写入公司章程。

最终，綦子琪通过工商局的朋友根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入股协议以及跟刘龙彪的协商，使刘龙辉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公司章程，成为合法的股东。如果不是因为綦子琪的介入，刘龙辉还不知道什么叫进入公司章程。

那一晚，刘龙辉一下子给綦子琪跪下了。他再一次流泪了。

綦子琪却长叹，她知道，父母为她的婚姻已经耗尽了精力，操心太多、祈祷太多却盼不来一个安宁，何谈幸福。

綦子琪只希望刘龙辉的眼泪真正能感动他自己，洗心革面，给綦子琪一个真正意义的家。

事情有了好的进展，刘龙彪有了一丝让步。綦子琪分析，继续谈判下去，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但是，自从进了公司章程以后，刘龙辉突然疏远了綦子琪。

刘龙辉经常找借口不回家，也不知道在外面和哪些人在交往。最开始，每天会打电话回来，而后，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一周。綦子琪的父母每日担惊受怕，綦子琪只瞒着他们说刘龙辉回老家静静，过段时间再协调。

让綦子琪心焦的是，母亲开始整夜失眠，口腔溃疡每天在蔓延，綦子琪知道是自己这桩莫名其妙、没有成功的“婚姻陷阱”把整个家庭都拖了进来，果果脸上也不再有笑容，因为她很久没有看见妈妈脸上有过笑容了。除了叹息和伤感，又能怎么办呢？只有帮着刘龙辉把事情解决了，大家才能轻松。

骑虎难下的那种滋味，綦子琪是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

看似憨厚老实的刘龙辉一开场就设计了一个陷阱，把綦子琪整个家庭带入一个黑色的深不见底的旋涡，他总幻想着那旋涡底部有大把大把的金钱，他迫不及待地想蹿入海底，不管是不是粉身碎骨，不管綦子琪的幸福梦想是不是已经濒临破碎。

綦子琪真的要崩溃了，她的内心洪水泛滥，真要决堤了！

其实，綦子琪后来才知道，这段日子，刘龙辉伙着不同的人和刘龙彪在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谈判，威胁，威胁……周而复始。

刘龙辉要两千五百万，刘龙彪坚持只给一百五十万。两人如同拔河，力量相当，谁也不肯松懈一步，生怕自己败下阵来，因为这一瞬间的松口，会让自己失去巨大利益，两个堂兄弟所有的亲情和友谊在金钱面前全部化为乌有，全部归零。

刘龙辉已经消失快半月了，带着那枚从綦子琪脖颈上死乞白赖要走的“扭转乾坤”的玉佩“扭转乾坤”去了。

一个下午，綦子琪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快来酒店，要出人命了，我被黑社会的人包围了！”

刘龙辉所说的这家酒店位于解放碑，重庆最繁华的中心地段。綦子琪立马请假打车，刘龙辉那一幕血淋淋的场景浮现在她脑海。綦子琪是矛盾的，这个男人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他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可以抱着一大堆钞票游到对岸，结果每次都是要溺水身亡的时候想起綦子琪这根救命稻草，他想死命抓住金钱，但首先想到要保命。

綦子琪也清楚，自己可以不帮他，但是自己和家人也永远安静不了；如果帮他拿到部分金钱，他可以远走高飞，永远别再出现。在没有金钱的时候，这个幽灵会永远缠着她，直到她完全窒息。

赶到这家酒店的时候，綦子琪看到三四十个文身、平头的男人围着刘龙辉和刘龙彪，刘龙辉见到綦子琪就一脸可怜相地哀哀喊叫："你终于来啦！"

他手里捏着碎了的"扭转乾坤"玉佩："子琪，玉佩也因为和他们抓扯被扯下来摔碎了，我没有办法还给你了！"

刘龙彪见到綦子琪来了，走过来指着刘龙辉的鼻子，冒着怒气，大骂："这人真他妈不要脸！简直是漫天要价！敲诈！"

刘龙辉看见"救命稻草"綦子琪来了，依旧执意要两千五百万的买断股份的资金。刘龙彪说："一千个不可能，我倒了八辈子血霉，还借钱五十万给他入股，他怎么知道拿到项目的艰辛，他怎么知道一个项目要投入多少！只晓得贪婪地要钱！他为公司付出过什么？扪心自问！什么都不会，充其量只能当一名并不优秀的司机！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和不再有纠葛的条件上，我给他一百五十万都很不错了，多一分都没有。"

綦子琪知道，其实一两百万对于刘龙彪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刘龙彪觉得刘龙辉太令他恶心烦躁，他就是想收拾收拾这个不要脸不要命的男人。刘龙彪也觉得自己真是傻瓜，活脱脱被他人空手套白狼，借钱给人不说，还弄得这样的局面。

綦子琪揣摩着刘龙彪的心态，把刘龙辉扯到一边问："你也知道黄律师认为拿回本金都是一个胜利，这样谈判下去，根本不会有结果，

也不得安生！"

刘龙辉说："我就是要拿到这笔钱，我要为我们的将来考虑，做有钱人，才会有尊严！"

綦子琪很是冒火："是你的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是我对你的感情重要还是钱重要？"

刘龙辉顿了顿说："都重要。"

綦子琪说："好，那我不管你了，我走了。"

刘龙辉扯住綦子琪："别走啊！万一他把我弄死了，你可以作证。"

一群打扮怪异的男人围了上来，一个胳膊刺着青龙的人说："我们来不是为了消磨时间的！尽快解决吧！"

刘龙辉急了。他如同一只抓耳挠腮的猴子，急不可耐，但无计可施。

綦子琪去问了问刘龙彪，希望他让步加一点钱。

刘龙彪说："凭什么！一点儿本事都没有，只晓得耍心机折腾，我上了他的当还给他钱。"

双方僵持不下。

綦子琪两边跑来跑去地协调，几个回合下来，双方僵持的状态开始动摇。

刘龙彪松口答应给两百万。

綦子琪再次协调，几个小时的谈判过后，天已经完全黑透了，所有人几乎都撑不住了。綦子琪说："如果继续消耗下去，还会有下一次的折磨，还会有更多的无法预料的纠葛，龙辉和龙彪，你们也是亲亲的堂兄弟，为了这些身外之物折磨折腾了一年整，就快过新年了，你们还准备继续下去，再折腾一年吗？谁也不会安身安心，我来作为中

间人，五百万吧，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不再纠葛，兄弟情分断绝！"

刘龙彪末了终于对綦子琪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成交！从此一刀两断！但我实在是一分钱都不想给，看着这人都反胃！我倒了八辈子血霉，遇到这等货色！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刘龙彪看着綦子琪说："这钱打你卡上吧，我不放心那人。"

刘龙辉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斜眼偷看綦子琪。

綦子琪说："不用，直接打他那里，我不要这里的一分钱。我和他想要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刘龙辉的眼神一下子恢复了光芒，那是金钱让他焕发的刺眼的光芒。

刘龙辉见状，立即嗫嗫嚅嚅地请綦子琪签上她不要一分钱的字样，而綦子琪也希望刘龙辉签上两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从今以后不再影响到她的生活的字据。綦子琪从内心加重了对刘龙辉的鄙夷，她只想事情尽快了结，早日画上句号，也就轻松了。整整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的担惊受怕在心烦意乱中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刘龙辉请綦子琪陪他去刘龙彪公司附近的银行转账，徐芬芳也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刘龙辉的面前，准是刘龙彪不想刘龙辉那么安生而特意找来的讨债鬼。这讨债鬼在银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这个女人看见綦子琪就冲过来骂道："今天你如意了吧！这一大堆钱都是你的了！"

不容綦子琪争辩，刘龙辉嫌徐芬芳烦，冲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刮子，两人在银行大打出手，徐芬芳披头散发对着刘龙辉的手臂大咬特

咬。徐芬芳带去的两个高大黝黑的汉子其实也不敢动手打人，只为图财，装腔作势，他们俩只是把綦子琪夹在中间，假装帮了徐芬芳的忙。綦子琪觉得正好懒得参与，冷冷地看着闹剧热辣地上演。

綦子琪面对这一幕，感到很是屈辱。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可怜可憎的女人，一门心思都卡在了钱眼上。綦子琪可怜她，是因为这女人的命运也就是如此了，没有尊严，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綦子琪憎恨她，徐芬芳不明白，两个人都只不过是这个男人精心策划的一盘棋的棋子而已，可是，这愚蠢的徐芬芳永远不会明白。

最后，徐芬芳和刘龙辉被带去了派出所协调。

为利来，为利去，一切羞耻之心皆被利毁。

大方地拿出一万元的感谢费

拿到钱后，刘龙辉说话的气势突然变了，很有一种财大气粗腰杆壮的感觉。他计划着把之前借债谋生的一百五十万的债务先还了，再买辆奔驰，请个司机，换套房子，做点生意。

当然，他对綦子琪心存感激，并很认真地对她说："感谢你和你家人的付出，虽然我们写了协议你不要一分钱，但是我自愿拿出一万元作为对你和你家人的感谢。"綦子琪忍不住笑了。

綦子琪冷笑着说："你收回吧，如果我安心要分这些钱，那孩子我会存心留下来的，这笔钱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是你的命和尊严以及一

整年的担惊受怕换来的，我自己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刘龙辉执意要给说："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子琪，你不收我岂不是无颜见家人和朋友。"綦子琪对眼前这个男人满怀鄙夷，她有种预感，她想要的幸福已经渐行渐远，因为这个男人的嘴脸日渐清晰。

刘龙辉又消失了，他消失途中还发来一条短信："亲爱的子琪，这一年我实在太累了，我准备去找几个自己一直想去的景点旅游一番，因为你太忙，没有时间，我也是去考察下项目，考察好了就回来，然后重新开始，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

綦子琪有些心灰意冷，但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这个男人真能给她一个家，给果果一个家，这一年来遭遇的折磨也是值得的。

刘龙辉回来后，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运作汽车修理厂的生意。

綦子琪担心他从未涉足过这一块业务，而且投资也不小，劝他三思而后行。

刘龙辉说："我一直在做生意，你不懂，这钱是我拿命换来的，我珍惜得很，还是我来做主吧。"

刘龙辉在沙坪坝井口一带僻静处租了一间大大的厂房，又租了一套员工宿舍，添置了一些汽车修理设备，开始招兵买马。

可是，做陌生领域的生意谈何容易，刘龙辉始终处于被动局面，一个月下来，一单生意也没有。刘龙辉请来的烤漆工俨然也成了厂里的老大，他带着四五个小工，一起提出只要涨了工资就出去跑业务。刘龙辉想这样也好，涨点工资让他们再拉钱回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安排任务下去，拉不到扣钱，再把涨工资的钱想法弄回来。

但是，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只有烤漆工拉来了一单一百五十元的

生意。

刘龙辉有些心慌了。

綦子琪要他印制一些开业酬宾特惠的宣传单到处散发。

刘龙辉也印刷了一些广告单试了试，可是这附近虽然租金便宜，但是谁也不会把车开到这既陌生又偏僻的修理厂来修理，当初选址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周围的两个修理厂家都有老主顾，而自己从头开始，确实是举步维艰啊。

綦子琪有时候想出出主意，刘龙辉就开始发火："当初怎么不劝着我别干这行！现在再出主意已经晚了！"

綦子琪的好心好意反倒弄得一肚子气，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由着他自己去折腾吧，她更加庆幸自己没有在刘龙辉的那笔钱里分一杯羹，否则这辈子真有扯不尽的烦恼。

汽车生意打倒了，刘龙辉开低价转让了厂房，他再一次用几十万打水漂的钞票证实了自己的失败。

刘龙辉那晚有些坐不住了，他很是着急："亲爱的子琪，你不会瞧不起我吧，觉得我一事无成，我也想好好创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刘龙辉的确该着急了，还债还了一百五十万，房子的款项还完花了八十万，这半年来汽车生意亏损掉二十万，好歹在綦子琪的强力制止下没有买奔驰，只买了辆二十万的新车。这钞票完全如长了翅膀，只剩两百多万了。五百万其实可以在一夜之间拥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

刘龙辉说下次再看项目，一定要綦子琪一起去看。

不久，刘龙辉在网上看见一则卖烤鸭致富的信息。烤鸭店的确生意蛮好，他带着綦子琪悄悄去看了看，一早上烤鸭卖掉了三四十只，

下午二十只左右，成本按照十五元一只计算，每只售价三十元，一天五十只就可以净赚七百五，除去人工、燃气、佐料、租金，一天起码有好几百元利润。一个月也可以有上万的利润。

但是，刘龙辉是不肯亲自下手学习烤鸭的，他请来自己的姐姐开始学习。

半个月后姐姐就可以自己制作了，每天试着在师傅家做几只，味道已经差不多了。

一个月后，刘龙辉在江北松树桥菜市场附近租下来了一个店面，开起了烤鸭店。綦子琪和姐姐一起只要忙完工作，就来做烤鸭、卖烤鸭。

这次刘龙辉提前印制好了宣传单，但他打死不肯去散发，也为了节约成本不请人，綦子琪带着果果和姐姐一起走到菜市场去散发传单。光卖烤鸭菜品还是太单一，姐姐还卤得一手好菜、做得一手泡凤爪，于是卤菜和泡凤爪的菜品也添加了进来。每天利润还不错呢。

綦子琪白天在单位忙着编辑采访，每晚来店里帮忙清洗一个个烤鸭的铁架，手渐渐变得粗糙，有好多次铁架把她的手划得伤痕累累。铁架洗完，要把腌好的鸭子一个个撑开挂在铁架上，刘龙辉看着綦子琪也在那里放下身架忙里忙外，自己也终于戴着手套、围着塑料防水围裙一起制作烤鸭了。

开烤鸭店是维皮皮最欣喜的事情，它每晚跟着綦子琪去散步都会晃到烤鸭店，去吃鸭屁股。这期间，维皮皮尽管吃了N多鸭屁股，但它对刘龙辉的好感还是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綦子琪也觉得奇怪，维皮皮为何这般讨厌这个男人。维皮皮也心烦，这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其实真是连狗都嫌。维皮皮讨厌他滴溜溜转的贼眼，讨厌他在房间里

转来转去如无头苍蝇的样子，他好几次把维皮皮的饭碗都踩翻了。维皮皮真想张开自己牙齿都不太利索的嘴狠狠地咬这男人一口，可是碍于綦子琪的情面只能作罢。

捧着你的命和钞票，滚吧，越远越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龙辉又有新的想法了，他觉得卖烤鸭还是很丢人的，是不光彩的职业。卖烤鸭每天尽管有一些利润，但是的确累人。

尽管綦子琪让他坚持，因为生意刚刚上路，但是刘龙辉已经觉得尊严很重要，坚持不下去了。

刘龙辉没有和綦子琪商议，把烤鸭店转让了。他总想着能一口气赚到大钱，成为“受人尊重的有钱人”。綦子琪渐渐觉得这个男人离她越来越遥远，他和她如两列背道而驰的列车，她渴望缓慢开往宁静的幸福驿站，而他渴望迅速抵达布满金钱的天堂。

得知烤鸭店被转让，姐姐也被刘龙辉气回了老家，綦子琪气不打一处来，刘龙辉动不动就说：“投资的钱都是我的，我说了算。”

綦子琪只有连叹三声罢罢罢，随了这贪婪的蠢货的心思吧。

綦子琪终于忍不住告诉刘龙辉自己的决定：“你演的这一出戏已经一年了，也该结束了，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你视钱如命，你就捧

着你的命走吧！"

刘龙辉有些吃惊，綦子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提出过分手，拿到钱也没有提出过分手，如今怎么突然想到就此了断，而且不要一文钱。他其实也在盼着綦子琪哪一天忍受不了提出分手，但这一天到来时，他又很矛盾和犹豫。毕竟说实话，刘龙辉心里清楚，这笔钱綦子琪付出很多，只是自己不愿意不舍得给她分一杯羹。而且，万一自己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綦子琪还是会心软伸出援手的。

綦子琪知道，这样消耗下去，他们之间尚存的一点点感情如同已经被一次次伤害割开的动脉血管，终有一天流尽流干。

刘龙辉嗫嗫嚅嚅地说："真要分手，我们还是白纸黑字写清楚，免得以后给你带来麻烦。"

綦子琪鄙夷地苦笑，她知道，不写明白分手协议，刘龙辉是吞不下这颗定心丸的。协议里按照刘龙辉的要求写着：这五百万和自己毫无瓜葛，因为婚礼没有办成，婚也没有结成，没有合法婚姻，这笔钱与綦子琪过去和将来都没有任何关系。刘龙辉也无权以各种理由再打扰綦子琪平静的生活。

分手协议字字如刀，一刀刀扎进綦子琪的心里，这一年来的泪水期盼，这一年来的担惊受怕终于结束了，虽然换来了如此结局。写协议的时候，綦子琪看见刘龙辉脸上掠过快意的表情。刘龙辉想必是激动得心脏快跳出肉体了，他一遍遍仔细阅读着协议，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綦子琪似乎看见一只丑陋的鳄鱼，正盯着一堆沾满肮脏的泥浆的金币流着奇臭无比的唾液。

写完协议，綦子琪突然如释重负，也恍然大悟：整整一年了，这段突如其来的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个陷阱，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圈套，刘龙辉是其中自导自演的反面一号男主角，可悲的是选中了綦子琪做女主角。她一心渴望爱情和家庭，他心里盘算着如何把她拖进陷阱；她满以为为女儿找到一位父亲，他却心怀鬼胎连自己的儿子也抛弃；她满以为拿回股份他会恢复常态好好过日子，他拿到钞票却真的本性暴露，丑态尽显。

一切的一切都变回了本来面目，綦子琪曾经幻想着天使丘比特带着爱情之箭来临射中了她，但其实天使的面具下一直隐藏着一个拎着夺命锁的贪婪的狰狞魔鬼。

可怕，可叹……可是，终究结束了。

故事的结局綦子琪已经预料到，这个男人怀揣着剩下的钱，瞬间烟消云散。

捧着协议，刘龙辉如醉酒般兴奋得红了脸和耳根，维皮皮看着綦子琪慢慢淌下的失望的泪水，突然咧开吃足了卤鸭屁股的嘴和牙齿跳了起来，一口咬住了刘龙辉的屁股。

刘龙辉疼得大叫一声，使出全力挣脱维皮皮，转身一脚猛地踹向这条忠诚的白色的老狗，维皮皮躲闪不及，肚子正中挨了一脚。綦子琪大叫着扑上去护住维皮皮，维皮皮挣脱綦子琪的怀抱，拼命扑过去，又猛咬了刘龙辉小腿一口，它似乎想把这男人一口气咬死方能解心头之恨。刘龙辉再次死命地踢过来，一脚踢到维皮皮的头。

维皮皮头一歪，跌倒了，綦子琪扑上去抱住它，发了疯般地往附近的宠物医院跑。可是，维皮皮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身体逐渐变凉，嘴角流着鲜血，医生摇摇头，维皮皮没有抢救过来，它的身体抽搐

着，眼睛努力睁大看着綦子琪，泪水哗哗地流淌着，似乎想告诉綦子琪："从今往后，我无法保护你了，但是这个恶棍走了，我去找维尔去了。"

綦子琪悲痛欲绝。

见綦子琪抱着维皮皮抢救的当儿，刘龙辉踉踉跄跄地怀揣着那份协议，逃也似的消失在深巷里。与刘龙辉的一切瓜葛，也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了，綦子琪终于彻底解脱了。滚吧！越远越好！

用尽最后的生命，寻找日记里的玫瑰园

刘龙辉消失殆尽，无影无踪。綦子琪的记忆里其实一直隐藏着一个男人，如果这个男人不离开她和果果，不会有这段刘龙辉的故事。

其实，一直以来，綦子琪很想带着果果去看看朱忆林，果果心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这个无可替代的"电话爸爸"。在朱忆林和綦子琪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因为果果而存在着。但是，朱忆林总是挂断电话发短信拒绝綦子琪的想法。綦子琪感觉到这个男人的变幻无常和冷漠无情。

但是，在每年六一和果果生日的时候，果果会收到一大箱子爱吃的食物和喜爱的礼物。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每年的每个节假日，在綦子琪几乎快忘

记他的时候，朱忆林仍会给綦子琪和果果发条短信。

朱忆林一直期盼着綦子琪真能为果果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和一个爱她的父亲，他一直在微博里、在QQ空间里看着綦子琪的一切动态，感知着綦子琪的一切情绪。

朱忆林的QQ一直开着，设置为移动QQ，从不下线，又设置了自动回复。他想让綦子琪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请随时留言。

可是，綦子琪却不愿意给他留言，似乎内心变得越来越独立和坚强，越来越有主见。

朱忆林得不到綦子琪的消息，通过QQ提示看见綦子琪开通了微博。微博里短短的一百四十个字，他通过她掩饰的语句感知得出她敏感脆弱的内心。他恍惚中觉得綦子琪找到了幸福，但恍惚中又看出綦子琪不幸福，甚至伤得更深更痛。他知道綦子琪白天是阳光的，但是在暗夜里，他能看得见她孤独的心和心酸的泪水在悄悄流淌。他其实很想陪伴綦子琪，陪伴果果，他其实很想给她们母女今生的幸福，就这样牵着果果的手，一直走下去。

朱忆林穿着白底带着蓝色条纹的衣裤，护士把输液管从他身上取下，他从病床上摸索着爬了下来。他其实一直在托朋友打听綦子琪的近况，他摸了摸胸前，心有些疼。他依稀听到綦子琪被卷入一场经济纠葛的消息，他希望她平安，希望果果平安。

他知道他对綦子琪的“不负责任”让她非常恨他；他知道以綦子琪的个性，若她得知他身体每况愈下的真相是不会离开他的。他不愿意綦子琪为他耗尽精力，因为果果还小，果果的成长更需要綦子琪。

然而，他虽然让綦子琪带着恨离开自己，却又让她带着迷茫卷入一场可怕的阴谋。他不由得骂自己，然而又能怎样？他多想找到那个男人把他千刀万剐，对着那男人拳打脚踢，但事实摆在眼前，他连动手打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綦子琪在感情上的“白痴”状态始终令他不放心：一个愚蠢的女人，始终活在虚幻的浪漫里，这样的年龄还如此简单，怎么不会被人利用欺骗?!

朱忆林知道这耗费了一年时间的事件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他想着綦子琪发短信告知自己要结婚的消息时的恨意，他知道綦子琪是故意利用这次婚姻来让他着急生气的。朱忆林记得自己那晚着急地用笔写了一封信给綦子琪快递过去，綦子琪看也不看一眼就撕碎扔进了垃圾桶里。如果那封信綦子琪看以后，她的命运是否会改变呢？

凭着曾经的律师经验，朱忆林其实一直怀疑刘龙辉给綦子琪带来所谓“幸福”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但綦子琪是那种一投入感情就极端愚蠢的女人，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那封信里，朱忆林希望綦子琪冷静对待这段感情，他总是认为：“一个人突如其来地对她如此好，非奸即盗。”事情果然应验了。

可是，綦子琪看到了信件，却把信撕碎扔进了垃圾桶里。

朱忆林总是在想，经历这件事以后，可怜的綦子琪会如何看待人生和爱情呢？

綦子琪的QQ空间里，写满她灰色的心情，写着她儿时的记忆与四散的儿时伙伴。那些曾经盛满童年记忆的在工厂里的快乐日子，记载着她儿时的那一个小小的玫瑰园。

朱忆林甩甩脑袋，脑袋里怎么也甩不掉綦子琪带着泪水恨恨地看

着他的那双眼睛。

宁可让她恨吧，也别让她无辜卷入自己这个只剩下半条命的命运旋涡。

綦子琪此刻在做什么？果果心里又在想什么？果果是否还记得自己的“电话爸爸”？朱忆林捧着脸，无声地哭了。

朱忆林决定，綦子琪的生日就要到了，他要给她送上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他决定根据綦子琪的文字寻找她儿时的地方，去寻找那些随岁月遗失的伙伴。只要綦子琪能获得一时的快乐，脸上有一丝会心的笑意，就是值得的，也可以减轻自己对她的无奈的愧疚。

朱忆林增加了药物的剂量，他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裤，贴胸的口袋里放着打印好的綦子琪的一篇日记，挎包里放着一个相机。由于考虑到要走狭窄的山路，朱忆林选择了骑摩托车上路。

那是一个盛夏时节，太阳热辣辣的，晒得人头皮生疼。骑着摩托车才能够从柏油路驶向水泥路，再驶向机耕道……

朱忆林其实担心，经历刘龙辉的折磨后，綦子琪会不会一蹶不振，变成一个内心灰暗阴冷的女子，或者变成一个报复社会的可怕的女子。如果綦子琪夸张了儿时的记忆，或者瞎编乱造了这篇日记，那自己岂不是去寻找根本不存在的世外桃源？但是他很快打消了疑虑，因为他眼前的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符合綦子琪文字中描述的场景。朱忆林越来越开心：“这个笨女人，还是没有学会撒谎和掩饰，这一年的折磨还是让她保持着内心的真实。”

花费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正值中午最热的时候，朱忆林终于看见了一湾江水围绕有着百年历史的古镇，小镇边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工厂，被绿绿的森林覆盖着，上千级的石头阶梯和松林牵引着他往綦

子琪成长的那栋小屋走去……

小屋是土石结构，有个竹帘遮住了屋里的陈设，屋外有个小小的院子，綦子琪的父母带一双女儿从北方迁居于此，院子里有张石桌子和两根石头凳子，綦子琪和姐姐经常趴在那里写作业。院子的地面边沿有一层苔藓，如果是雨天，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院子里有一棵腊梅和一棵桂树，綦子琪的姐姐是冬日里诞生的，綦子琪出生在立秋之日，日记里记载着父母种下腊梅和桂树是为了让这两棵树和女儿们一起成长。院子旁有一个小小的花园，朱忆林眼前突然一亮，一股馨香飘来。盛夏时节，花园里绽放着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这些玫瑰是谁种植的呢？朱忆林感到很奇怪，花园显然是经常有人打理着，这些花才会如此美丽。朱忆林想到綦子琪如今的容颜是不是还如玫瑰那样娇艳？

朱忆林走近小小的玫瑰花园，想把这芬芳嗅进心里。

"叔叔，不许摘花！"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朱忆林扭头，一个梳着厚厚的刘海、留着妹妹头的大眼睛女孩走了过来。

"叔叔不会摘花的，花这样美丽。叔叔可以给这些花和你拍照吗？"朱忆林笑着。

"好！叔叔给我照相！"小女孩很大方。

朱忆林一张张拍着，綦子琪小时候会不会有和这女孩一样大大方方的一脸甜甜的笑呢？

拍完女孩和玫瑰小花园，朱忆林又找到了綦子琪读书的学校，又找到了綦子琪跟着爸爸妈妈买菜的菜市场，又拍摄了綦子琪几个儿时的伙伴和老邻居，总之他把看到的都一一拍了下来。

傍晚时分，朱忆林苦苦支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城市、自己冷冷清清

的家，他似乎浑身都要散架了，头部滚烫，汗水把衣服一遍遍地打湿，身体已经彻底透支了。

他熬着夜给綦子琪写了一封信，他计算好时间，綦子琪一定会在生日之际，收到这封信，收到他拍摄的照片。

公交车站，身后跟上来一个人

莫杰终于鼓起勇气来到重庆。

一个夏季的夜晚，上清寺，465车站。

綦子琪才采访完出来，先上车，一个中年男子尾随而上；綦子琪拿出一份报纸在看，这个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对她说出第一句话："重庆真热！"

綦子琪盯他一眼，没有说话。

他说第二句话："重庆女孩皮肤真好！"

她看了他一眼，还是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听说重庆女孩脾气大，个性火辣，让男人害怕。果然如此，我遇到第一个重庆女孩就充分感受到了！"

她冷冷地说："对不起，我不是你嘴中的所谓'重庆女孩'。"

他顿了顿，又碰了一鼻子灰，再次无语了。

他又说："容我冒昧一下，您不是重庆的，可否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呢？嘴巴这么厉害，态度这么强势，请问您从事什么职业呢？"

綦子琪说："你管我是哪里人！我的职业是卖字为生，目前做着一本杂志，名叫《单身》。"

莫杰对眼前这女人提起了更多兴趣，他笑了，暗自想着："这个重庆辣妹子很拽，但又很直率，很有意思。"

于是，交谈开始了。

他又说："我想去一个地方，可是不太清楚在哪里。"

綦子琪歪着头，眼睛眨巴了一下："你想去哪里？"

莫杰觉得这女人的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忧虑的光，这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女人，他微笑："别担心，这个城市是你的，要拐卖也是你拐卖我，不如，我先自报家门吧。"

綦子琪终于咧了咧嘴角，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说："我叫莫杰，是一名律师，西安人，这次是来重庆参加一个司法部组织的高峰论坛。我想去找一家酒店。我也是单身，能否成为你的《单身》杂志的采访对象呢？"

綦子琪暗想：切！你就吹吧骗吧，太老套的手法了。但是她嘴里却这样说："当然可以，只要是单身的人士，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不分地域，只要成年，就可以在我们杂志上免费征婚，当然你要有吸引女孩关注你的故事。"

莫杰说："哈哈，征婚是下一步，我还要梳理下我的故事，看能否有重庆女孩青睐于我。我曾经来过重庆，很喜欢这个城市，重庆这些年变化大啊！不知现在有哪些新的景点？"

的确，綦子琪很喜爱这个城市，她认为这座城市充满热情张扬、大气时尚的气质；重庆人的个性耿直豁达、勤劳包容；这里美食遍地，美景满眼，山水相依，两江合璧。提到这座城市，綦子琪会变得

很热情，她给莫杰介绍起重庆的旅游景点：渝中区有解放碑、洪崖洞、朝天门、大礼堂；看演出有重庆大剧院、国泰艺术中心，曲艺、杂技、歌舞、川剧、话剧啥都有；沙坪坝有磁器口坝坝茶、毛血旺、脆麻花、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村；渝北统景有温泉；南岸南山一棵树观夜景、南滨路美食连连看，慈云寺古刹宁静听钟声；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奉节巫山小三峡、武隆仙女山、南川金佛山、巫溪红池坝……綦子琪滔滔不绝，拿出记者特有的口才，把重庆介绍得区区有美景，县县有特点。直把莫杰听得分不清南北西东，云里雾里，遐想不断。

莫杰的目的地是位于江北、渝北交界处的五洲大酒店，他将在人民大厦参加司法局的一个法律高端论坛，将参加一周的会议。

汽车驶过华新街、观音桥、渝北、海关，第五站就是五洲大酒店。

就要到目的地了，莫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下，说期待綦子琪的采访，也好找个重庆妹子结婚留在重庆这座美丽的城市。

綦子琪目送着他下车。下车的时候，莫杰转身又看了看綦子琪，眼神里似乎藏着什么故事，欲言又止。

那时，綦子琪的生活正处于迷茫困顿中，她代理着一份杂志《单身》的广告，但是去了两个月，一个广告也没有拉到。

第二天，綦子琪带着自己代理的《单身》杂志和杂志社的一个同事，一起前往五洲大酒店。她想，若莫杰是骗子，也无所谓。若不是，就给他几本《单身》看看，顺便写篇文章。

到达五洲大酒店，一条红色的横幅横在眼前，上书某某某法律高端论坛。

綦子琪拿出记者证，去前台查莫杰的名字，去找他的房号。服务员很热情地翻开会议册子，綦子琪清晰地看见："领队：莫杰"。

还好，不是骗子。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綦子琪心里总是有一丝奇怪，莫杰看自己的时候，眼睛里似乎刻意隐藏着一个故事。

当莫杰打开房门见到綦子琪的时候，有些惊讶，更有惊喜。他忙把綦子琪和同来的女孩请进房间，挨着通知其他自己熟悉的参会人员进来认识。

綦子琪看着莫杰忙忙活活地招呼人进进出出，心想：自己是不是太疑心，总把人往坏处想。

那晚，綦子琪带莫杰去南山山顶一棵树旁，俯瞰了重庆的夜景，被一弯江水环抱的渝中半岛那么璀璨，那么华丽，如一个靓丽俊秀的珠光宝气的美丽女子，在若隐若现的霓虹灯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格外令人捉摸不透。

三天后，綦子琪收到莫杰发来的短信：我回去了，也许很快还会来的，希望那时候能有个重庆女人让我留下。

綦子琪笑了，她不知道这话是真心话还是玩笑话；在她的眼里，男人总是不可信的。

綦子琪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动物，他们和她们行走在一样的岁月里，行走在不同或相同的城市里，行走在一样或不一样的时空里，但思维却永远相差万里。

当你真正病倒时，你才会明白的道理

一年的时光，恍然间就过去了。

这一年里，綦子琪加入了公益组织，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会去孤儿院养老院和寺庙做志愿者，为大家服务。

綦子琪的工作一直是她喜爱的，采访、拍摄、策划画展、推广演唱会，都是她喜欢的，闲暇时光就拿来写作和投身公益活动，她和她的朋友们上街卖报纸为白血病患者筹款，和大家一起去养老院过新年，去孤儿院过圣诞，带着果果和福利院的孩子一起植树……她很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她想就这样慢慢充实地老去。她已经不愿意再把精力消耗在感情上，她认为那纯属浪费时间。

她忙忙碌碌的，让生活变得格外充实。只要不陷入感情，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很精彩，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个夜晚，綦子琪的腰和腿开始酸疼起来。她一直忍着，忍着去谈合作，忍着去谈策划，直到有一天忍不住了……左腿钻心地痛，已经忍耐了一个月了。瘸着走进医院就再也无法迈步了。在医院做完核磁共振，才知道腰椎第四、第五节椎间盘突出，帅气的主治医生不再要她下床，她的第五节椎间盘处如同露馅的汤圆，液体溢出，牵引已经无用了。

綦子琪第一次坐在了轮椅上，左腿一刻也不休止地疼痛，也在不断地提醒她已支撑她太久，这下该是报复她的时候了。綦子琪想想自己做媒体人这些年，一坐就是从黑夜坐到凌晨，总以为自己可以支撑，因为年轻，因为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有那么多素材可写。加之迫于生存和抚养果果的压力，一鼓作气连续签约五本书的编写，直到写吐写晕在厕所里。

暗夜里，躺在病床上，綦子琪突然落泪："年轻时我们拼命用身体赚钱，年老时我们用年轻时赚到的钱养护支离破碎又饱经摧残的身体。"这句话果然不假，现在她是深刻地体会到了。她觉得自己不曾珍惜、不曾在意，不曾停下脚步认真思索一下，不曾真正静下来审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如同一辆疲于奔命的汽车，没有多花些许时间去好好检查机油、检查车轮、检查每一个"内脏和器官"，一路奔跑奔跑，直到在忙碌而浮躁的世界里跑漏了油、跑丢了齿轮。

输液输了一个星期，病情未见好转，綦子琪心灰意冷，医生要她准备好灌肠打封闭了。

灌肠就是在夜晚的时候把肥皂水灌进肠子里，排出废物。那晚，肚子翻江倒海地腾空了。第二天早上，綦子琪坐上轮椅去打了封闭针。骨髓泥通过钢针扎进了骨髓里，可是綦子琪的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地好转。

她知道手术在劫难逃了。

莫杰再次来到重庆出差，这次他会待上整整一年，他一直想象着再次和綦子琪见面的情景。

他拨通了綦子琪的电话。

綦子琪住在位于渝中区观音岩的中山医院。莫杰再次站在綦子琪面前时，他发现她已经失去了阳光的笑容，腿部肌肉有点萎缩，变得有些消沉。

病床旁柜子上摆设着莫杰捧来的粉色、白色的玫瑰花，綦子琪没有赏花的心情，脸色苍白如纸。

她已经卧床半月了。

綦子琪看着眼前这个男子，陌生而又熟悉。

他说："我是莫杰，难道你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吗?"

綦子琪笑了笑，努力想了想："哦，公交车上遇到的男人!"

"明天，就决定手术了!"綦子琪说，"谢谢你来看我。"

莫杰说："看来，我来得很是时候。"

他看着她日渐瘦削的脸，有些心疼。他很想袒露心扉地讲述一个故事，但他看见她却用质疑的、提防的眼神审视着，封锁着的内心也就无法敞开了。

第二日手术的时候，綦子琪接受了全身麻醉，在手术室里躺了整整一个上午。医生把她骨头上多余的组织小心翼翼地取掉，让她的神经不受压迫。

父母朋友都来了，当綦子琪如一只被捕的章鱼般插着尿管、氧气管、输液管、导流管、血压管、心跳检测管……被从担架抬回病床上时，一直和綦子琪家人、朋友等候多时的莫杰突然觉得鼻酸。

莫杰决定在重庆多待上一段时间，他想好好陪陪綦子琪，他此行是筹备和一家当地律师事务所合并设分部的事儿的。他每天忙完工

作，开始进超市，买烹饪书籍，上网查询，咨询好友，学习煲汤，什么番茄牛尾汤、羊腿木耳汤、山药炖鸡汤……为了煲汤，他的手指常被骨头和刀刃割伤，为了煲汤，他先在网上认真搜索一把，再开始按照流程制作，往往每个周末，一煲就煲到凌晨。

然后，他每次都是直接拎着煲汤的电饭锅在中午时分给綦子琪送去。

綦子琪每次见到莫杰拎着锅子走进病房，一脸欣喜，每每打开锅盖，香气扑面而来。

她很惊奇这个大男人怎么会一夜之间通过临时抱佛脚的网络搜索，手忙脚乱地把如此美味的汤煲得鲜香浓郁，她觉得他是一个上天安排来的守护她的天使。

莫杰每次最喜欢最渴盼的场景是，綦子琪把他做的汤着实赞美一番，然后香喷喷地一口口喝进嘴里。

綦子琪忍不住大声赞叹，病房里飘起令人分泌唾液的香气。

可是，他知道，他终有一天要返回自己的城市。

他不敢告诉她，也不希望她爱上他。他只想寻找个机会告诉她他藏着的一个故事。

经过一个月的调养，綦子琪出院了，她还是无法下床，腿部肌肉已经萎缩，莫杰每天下班会来帮她洗脸洗脚，按摩按摩腿。

终于，第三个月的时候，綦子琪开始逐步下床练习行走，她趴在他的背后，莫杰用双手把她的双臂拉着，小心翼翼地让她一步步地艰难行走。

他开着车带她到附近的公园透透气，牵着她的手，扶着她无力的腰肢，让她发软的腿慢慢地迈上一级级阶梯，走得太累时，就背着她

到椅子上休息。

綦子琪突然明白：若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枉然。她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棉花上，如此绵软无力，汗水淋漓。原来，行走竟然是那么难。

一步一步，一分钟、五分钟，一刻钟、半小时，半天、一天，綦子琪在莫杰的帮助下，终于恢复了自如行走，她在莫杰面前已经如一只乖巧的小猫，狮子座女人的骄傲早已消失殆尽，她的脸颊开始红润，她的双腿开始有力的时候……他说：明天，我将返回自己的城市。

綦子琪的心瞬间跌落。

莫杰看着綦子琪，红了眼圈。他顿了顿，终于决定说出自己内心隐藏的一个秘密。

两个“朱忆林”？

莫杰其实是一个人的替身，那人名叫——“朱忆林”。

那天，在公园里，綦子琪的状态特别好，莫杰搀扶着她在树荫下坐了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一部手机，拨通了綦子琪的电话，綦子琪一看：这个号码居然是朱忆林的号码。她大脑有些眩晕，她完全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有朱忆林的手机卡？

莫杰讲述了一个让綦子琪无法接受的故事：

莫杰，是朱忆林最好的同窗兼朋友，曾经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上下

铺兄弟。

朱忆林已经离开人世两年了。

在朱忆林离开的这两年来，都是莫杰拿着朱忆林的手机给綦子琪发短信，挂着朱忆林的超级QQ和綦子琪交流，莫杰每天在微博里看看綦子琪的消息，偶尔回复綦子琪一句。让綦子琪以为朱忆林还一直陪伴在她们母女俩左右。

其实，朱忆林一直都患着一种叫主动脉夹层的病。朱忆林生前告诉莫杰，主动脉夹层这种病目前医学上不太清楚病因，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因大约是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由于内膜局部撕裂，受到强有力的血液冲击，内膜逐步剥离、扩展，在动脉内形成真、假两腔，从而导致一系列包括撕裂样疼痛的表现。主动脉是身体的主干血管，承受直接来自心脏跳动的压力，血流量巨大，出现内膜层撕裂，如果不进行恰当和及时的治疗，破裂的机会非常大，这种病死亡率是90%。朱忆林知道自己无法给綦子琪和果果一个幸福的未来，他最后一次去见綦子琪和果果之前，已经住院治疗了，那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朱忆林是拿着当时给綦子琪的那封信离开的，他委托莫杰寄出这封信，疼痛令他逐渐昏厥，失去意识，直至离开的那一刻。莫杰把这封信拿到邮局寄出的时候，看到了朱忆林对綦子琪和果果的生命之爱。他决定，接受朱忆林的委托，担任起朱忆林的替身，让綦子琪和果果继续幸福地依赖着朱忆林的这份感情。

莫杰请綦子琪打开朱忆林的QQ空间里加密的标题为“我的挚爱”的相册，密码就是綦子琪的生日。綦子琪点开，里面是他们认识的这些年来，朱忆林在綦子琪空间里扒拉下来的綦子琪和果果的照片。照

片时间截止到两年前綦子琪的生日之际，然后再无更新。

綦子琪泣不成声。

莫杰说，朱忆林其实是一家医院妇产科手术室外的弃婴，他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妇产科医生将他抱给了一直没有生育孩子的远方亲戚，朱忆林的养母是一名教师，养父是一名为人清廉的法官，他们用最热诚的心迎接这个可怜的男孩来到世间上，一直陪伴他成长。养父母非常疼爱他，把他抚养成人，送他读书，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律师，给予他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他很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拥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但他的身体状况让他无法满足自己的心愿，他感谢綦子琪给了他一个女儿，给了他爱果果的权利。他之所以没有能够拿出另一半房屋的钱，是因为他希望綦子琪恨他、忘记他，如果支付了房钱，就没有办法拿出一笔钱支撑到果果长大。朱忆林委托莫杰定期给果果寄钱，让果果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过程里一直有一个深爱她的父亲陪伴着她……朱忆林也委托了莫杰在每年綦子琪生日之际送上一份礼物。

朱忆林在昏迷中呼唤着綦子琪和果果的名字，所以自从朱忆林离开后，每年綦子琪生日之际都会收到莫杰冒充“朱忆林”寄来的礼物，非常丰盛，有綦子琪喜欢的羊肉泡馍、肉夹馍、腊牛肉，还有果脯、山楂饼、柿饼、桂圆干、红枣等很多很精致的食品……有时候莫杰还会自己制作一些小点心寄来。

綦子琪只觉得自己的心被这个“骗局”彻底绞碎了。

莫杰其实也是一个很细心的男人。

他会冒充朱忆林给綦子琪发来很长的短信，足足有六七百字，教

她怎么热肉夹馍，哪些吃的要放冰箱，羊肉泡馍怎么泡才会软。他把寄来的腊牛肉切片用油炒炒，以便保存时间更久，肉也更香。

莫杰还买了綦子琪老家西安的工艺品给她寄去，皮影“喜上眉梢”和“才子佳人”。莫杰有时候思维很混乱，他不知道是自己还是朱忆林在许愿：祈祷有个才子呵护着綦子琪，陪伴她度过今生，照顾她。

綦子琪有时候突发奇想地发过去短信：“我们干脆给果果一个完整的家吧?”

莫杰会回复：“‘爸爸’这个名称太普通，而果果只有一个‘电话爸爸’，这样最好。”

莫杰可以想象綦子琪那一时刻的失落。

这些年，莫杰已经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朱忆林的角色，摸清了綦子琪的思维，淡定地应对自如。他很想说清楚真相，但他又不能违背朱忆林的意愿。

莫杰每天挂着朱忆林的超级QQ，说随时可以和他联系，特别是綦子琪生病的时候，每晚他都是看綦子琪说睡觉了才下线。

自从经历了刘龙辉事件后，綦子琪不再相信爱情，她害怕爱情，如一只保持警惕的刺猬，随时提防着异性靠近，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她紧张，她的内心系着加锁的铠甲，不轻易敞开。可是，有时候，綦子琪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又在缓缓地敞开，她会突然很思念朱忆林，很想看看朱忆林，可是“朱忆林”却回答：“又不帅，你又不是没有见过，不用看。”

綦子琪有时候想打电话听听朱忆林的声音，“朱忆林”会挂断电话，发短信说：“在开车。”或者是：“在和当事人谈事情。”

“朱忆林”就这样糊弄着，安然度过了两年。

朱忆林的替身莫杰让綦子琪感受到朱忆林就像一个随时牵挂着她的亲人那样，为她操着心。

莫杰把朱忆林的手机交到綦子琪的手里，里面储存着一条朱忆林亲手写的很长很长的短信：

一个人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会将萦绕心怀的东西彻底吐出来，如此他方可卸下尘世的包袱。但此时果果还小，我尚不能卸下尘世的包袱。子琪，你是一个善良简单的女人。自从在网上认识了你，一直躲在网络里看着你经历人生的苦辣酸甜，感知你的喜怒哀乐，已经完全融入你的生活的一点一滴，果果是你的生命的延续，你对她的爱就如我对你的爱。子琪，我是那样爱你和果果，如同爱我的生命那样，可是，有时候爱很伤人，而且是致命的伤！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和果果。我会一直陪伴果果成长，努力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我的身体无法让我给你和果果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会看着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能真正走进你的生活、疼爱你的健康的男人。

子琪，我能做到的就是让你变得不再脆弱，当你面临再大的困难和坎坷时，你依然能独自面对并圆满地解决，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坚强。路，需要一个人走下去，恕我不能奉陪到底。别了，我深深爱着的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子琪和果果，是你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的温

馨，只是我无福消受。

每一个人都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过客，来来往往，接接送送，离离合合，未来的结局早已是固定的版本，每个人都将归于尘土，人生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人生的过程无法圆满；有的人陪你几十年，有的人陪你几年几个月，有的人只陪伴你一天，这就是人生和生活的本质。我想一直陪伴你们母女，但是上天让我没有办法继续陪你们走下去。

子琪，我多想留在重庆陪伴你，但是我无法留下来，因为我不得不离去，我多想留在重庆，每天下班回来看见你，带着果果去散步，和果果一起吃饭，和你一起做做家务；你苦闷的时候，和你促膝长谈，你疲惫的时候，我为你按摩肩膀……

子琪，当你知道我的离开之后，千万别哭，那样你会打湿我的内心，你们的欢笑就是我的快乐。我虽然走了，但我是幸福地走的，我不曾离开过你们。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有缘人陪伴你走到白头，相依相伴，直至生命的尽头……

当有一日，你见到这封信时，我方能卸下我内心的包袱。子琪，祝你安好，一直到老！

綦子琪紧紧握着朱忆林的手机，如同握着朱忆林一颗滚烫的跳动的心。如同当初维尔离开那样，她感到心碎了。

这十年的岁月里，如此激烈，如此跌宕，如此让人不堪忍受，悲欢离合，欢笑泪水……一个个离去的人是否安然，而留下的人却是如此难以承受和不舍，但又能如何？你唯一可做的，就是淌着泪一遍遍

回忆在一起的日子。

“子琪……”莫杰的一声温柔呼喊，让綦子琪回过神来，她这才真真实实地相信：朱忆林，真真切切地走了，留下綦子琪泣不成声，她无力地倒在莫杰怀里，失声痛哭。

她写下这段文字，发在朱忆林还亮着的QQ头像的对话框里：“朱忆林，为何不给我道别，为何不给我说一声再见，你就走了？朱忆林，你用最真的爱打开了我的心窗。”

你的人生际遇里，是不是总是有人无意认识，刻意相见，无缘再见？你以为他还在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安静地生活，安静得似乎不曾出现过，可是他已经安静地走了。

生活这个剧本在任意修改，不由得你想象和设计；你不相信这会是生活，如此戏剧，如此不真实。真实的，其实是电影；不真的，却是生活。很多人在刻意安排设计，他一直是导演，把你扯入旋涡。抽身而出的时候，你已伤痕累累……如今再回头张望，一切依旧是云淡风轻，一切了无痕。

綦子琪不知道朱忆林最后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离开这个世界的，她不愿意去想象他的痛苦，她希望他能在回忆他跟她和果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中慢慢离开。她也知道，她其实和果果是一对幸福的母女，这些年来，两个“朱忆林”都一直信守诺言，不曾离开过。但是，人生为何又是如此残忍和无奈？

天黑的时候，莫杰送綦子琪回家，他不忍看见她已经哭红了的

眼，他给綦子琪热好了汤，然后默然地离开，他给她足够的时间去回忆和朱忆林在一起的日子。他觉得，自己该退出了。

萧萧红尘，一墙之隔

綦子琪的腰伤经过三个月的修复，终于可以自己独立行走了，她去了慈云寺，她熟悉这里的一尊一佛，一草一木，一石一阶，每年的年夜她也是在这里忙忙碌碌地度过的。她喜欢寺庙萦绕着淡淡的香烟，傍晚时分格外宁静，虽然位于灯火阑珊的南滨路，但身在此处一切城市的喧嚣已经远离。

慈云寺的木门会在晚上七点悄然关闭，每次綦子琪会在晚上七点之前出了庙门，返回红尘之中。

庙门之外，是霓虹闪烁的南滨路，那里是食客的天堂，尘世的腥浓之味四溢弥散。很多时候，她都想脱下身上这身时尚的衣物，换上青衣布履，不再回到那喧嚣之地。

有时候，你只需要迈出一步，生活就会全然颠覆。

萧萧红尘，只是一墙之隔。

慈云寺褪色的红色木门虚掩着，天色渐渐黯淡，这次是在傍晚时分，綦子琪缓缓走近。她内心是纯净的，平静的。

这一步步，似乎记录着她过往的岁月。一个剪着妹妹头的女孩微

笑着，一步步走着，走着，一个身影从綦子琪的身影里穿透过来……红色的旗袍，白色的裙裾，灰色的布衣。

“子琪!”

身后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褪色的红色木门虚掩着，天色渐渐黯淡。

往前一步是红墙，退后一步是红尘。

綦子琪的脚步停住了。

綦子琪回头，莫杰一步步向她走来。

后 记

我们总是渴望能和自己相爱的某一个人走完一生，可是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实现的愿望，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人生总是由一个个美丽又痛苦的情感故事串接起来，让每一天充满未知。我们总在经历自己不愿意经历的一场场离别，每一次牵手的幸福会让每一次的分手更加痛苦。爱，是那样的难。但，依旧要勇敢地去爱！生命仍在继续，故事尚未写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闺蜜
作者=郭琳著
页数=349
SS号=13671692
DX号=
出版日期=2014.11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